

11



文學筆
記叢書

小豆棚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3 0475 5905 3

小豆棚，閒書也；我忙人也；作此等書，必其人閒，其所遭之時閒，其所處之境閒，而後能以閒心情為閒筆墨。我為秀才，忙舉業；為窮漢，為幕，為客，忙衣食；那得工夫閒暇，作一部十餘萬言的閒書？即偶有閒時候，閒境地，又焉能忙裏偷閒，向百忙中草草幹這閒事？然則我何以有是書？我問之我，我亦不解。我平日好聽人講些閒話，或於行旅時見山川古蹟，人事怪異，忙中記取。又或於一二野史處抄本剩錄，亦無不於忙中翻弄。且當車馬倥傯，兒女嘈雜之下，信筆直書，無論忙之極忙，轉覺閒而且閒。蓋能用忙中之閒，而閒乃自忙中化出。無他，貴心閒耳。心一閒，則無往不得其閒。將所有諸般貪嗔愛惡欲，種種不可思議，而我心閒，閒不與之逐，而與之適。把那些閒情閒話，閒事，閒人，竟成一部閒書，於我這忙人之手。或有諛余者曰：「七如閒人也。閒者而後樂此。」余唯唯否否。或有諍余者曰：「七如閒乎哉！夫我則不暇。」余亦唯唯否否。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九月，曾衍東七如氏書。

857.37
982

敘

余家有豆棚閒話一編，愛其自出機杼，成一家言。暇時嘗玩適之。閱數年，客有談及曾七如居士所撰小豆棚閒話，其義類頗相似，亦即取前書豆棚之名而名之矣。七如係東魚嘉祥人，工詩文及書畫，尤精古篆。筆墨豪放不羈。由乾隆王子舉人，任楚北江夏令，望吏議戍溫。每因行縱所至，見夫山川古蹟，人事物類，或取一二野史家鈔本剩錄，及座客談論，博採旁搜，輯成一部，十餘萬言，奇奇怪怪，若無關於世故者。其自目爲閒書，意在此與余從友人處借讀一過，覺衆妙畢具，層見疊出，以爲得未曾有。然原本隨得隨錄，意義尙煩尋繹，因爲之分門別類，詮次成帙，計十六卷。大而忠孝節義之經，次而善惡果報之理，常而藝文珍寶，變而神鬼仙狐，以及山川風土，鳥獸蟲魚，詩詞雜記，諸凡備載。雖曰「閒書」，而無不可。於花晨月夕，展玩流連，可以助談笑，可以長識見，并可以寓勸懲。較豆棚閒話，更覺取精用宏。安得以閒書目之乎？余獲是書，不敢祕諸所有，亟爲校讎付梓，公諸同好。他日騰貴雞林，亦未可知。博古君子，可藉以略識七如氏之梗概矣。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孟春月，項震新東垣謹識。

傳

曾七如名衍東，字青瞻，號七道士，山東嘉祥人。乾隆王子舉人，爲楚北江夏令。註誤成溫，居郡西曾氏依綠園之旁，名其地曰小西湖。性落拓不羈，工詩及書畫，筆墨狂放，大致以奇怪取勝。鐫圖章，摩古出奇。自榜其門曰「挂冠自昔曾騎虎，閉戶於今好畫龍」。慕鄭板橋爲人，常謂曰：「難得糊塗。」遇赦後，貧老不能歸，卒於溫，著有小豆棚八卷，啞然集一帙。嘗作元霄燈鼓圖，題云：「驚人歲月千搗鼓，老我乾坤百盞燈。」讀之，令人有「勝事長新，年華暗老」之感也。嘉慶丙子，永嘉彭左海撰。

小 引

食以山珍海錯，飲以瓊漿玉液，費數千金，猶謂無下箸處，此盛宴大嚼也；不徒非人人所可望，日日所得；抑且可望可得矣，亦夫人之陽胃所不能堪。龍圍雀舌，地泉活火，圍爐共酌，臨窗獨品，逸矣韻矣，不復有煙火氣，但覺胸際性靈自然，活潑潑地，誠足樂哉！然濁世滔滔，強存弱亡，「小品人」亦大難爲難爲，而爲不其殆哉！然則，其唯青菜淡飯，既不傷及脾胃，亦不累及事業，無論貴賤賢愚，得之則生，不得則病，誠養生之坦道，而古諺所謂菜根滋味長也。飲食之道，固如是矣，以言文學，曷不似是長篇小說，洋洋百萬言，不厭其詳，而究其實，則無非爲寫實與抒情而已。此猶饕餮之徒過屠門而大嚼也。詩詞歌曲，或引商刻徵，或苦琢新奇，亦無非寫實與抒情而已。特形式一變，乃近爲消遣欣賞之作，殆無異於對花品茗，臨窗味泉也。然二者過或不足，動違本旨。處今之世，所謂「動的世界」，非力有所未及，即勢有所不逮，而筆記速寫等作，隨在可取題材，發爲文章，既不必十年禿萬管，亦不必撚鬚尋奇字，妙造自然，相得成趣，既可以爲寫實，爲抒情，復可以爲消遣，爲欣賞，此恰爲青菜淡飯之無所不宜者矣。最近筆記本之盛行，彼袁中郎實譽於前，此小豔棚標新於後，豈謂無因偶然哉！

小豔棚一書，贈炙於人口久矣。其文筆綠漁、留仙、曉嵐、隨園諸作之長而一之，蓋夷初志後一書而已。偶得珍藏原本，與流行者離校而讀，覺其內容豐富，情文並茂，迥非率爾操觚者可擬其項背。讀竟而喜喜，而更讀擬爲「懷中良友」，暇輒展閱，不僅可以破悶消閒，且於文字之寫作，性情之陶冶，處世之態度上，得益良多。蓋不僅爲抒情欣賞而作，且寓勸懲於嘻笑中矣。是非南方士大夫，羣處終日，作不及義之談者可比。是非盛筵大嚼，亦非隨意小酌，直可謂青菜淡飯矣。因特爲之分瀛海校，推荐於當今之讀書界前，此中滋味長，願讀者細玩味之。

新式
標點
小豆棚目次

忠孝(節烈貞女附)

顏氏忠孝錄	一
趙孝子傳	三
李將軍全城紀略	五
王世名	七
人耳	八
吳老人諸子婦輪養傳	八
封邱陳女紀事	九
烈女銘	一〇
馬姑	一一
張烈婦	一一
義夫烈婦	一二
金貞女傳	一二
陳戍節婦	一四
薛魯氏	一五

義勇(俠附)

張氏	一六
常運安	一七
秃梁	一八
二班頭	一九
送匾	一九
張二嘮	二〇
葉祿	二〇
張陳武	二一
斷頭兵	二一
周劈刀	二二
喬一琦	二二
潞衣婦	二三
齊無咎	二四
報應(惡善並附)	二四

陸脩	二五
擲狐裘	二六
一枝花	二六
冬烘生	二七
江善人	二八
牆折弄	二九
金駝子	三〇
孫元昌	三一
張民感	三一
小李兒	三二
張二稜	三二
薛清來	三三
李湘	三五
徐國華	三六
大算盤	三六
三生贊	三七

沈肯堂構堂錄	三九	文酒	四六	雨鏡	六六
李可久	三九	夢花記摘略	四八	琉璃	六六
頸上瘰	三九	鍾子慕	五〇	水晶眼鏡考	六八
手掌痕	三九	十八娘外傳	五一	鐵人	六九
黑氈帽	四〇	助陽太守儉約文	五三	僧道(女道士附)	
償負驢	四〇	奸淫變相判	五四	再來人	六九
男女變易	四〇	曹月帆	五五	了拳	七〇
拔一毛	四一	討蜘蛛網檄	五七	懷上人	七一
鬻僧	四一	種痘說	五八	禹城道	七二
李五	四二	秦檜墓詩	五九	燒丹	七三
祥瑞		寺壁詩	五九	高道士	七四
祈夢事徵	四三	上寮翁焙鴨論	五九	殘菊詩	七五
青陽	四四	骨種羊考	六〇	常靜蓮	七五
玉鈎形	四五	賈鼻西鼓詞	六〇	閨閩(姬妾妓女附)	
亦暢園芝鶴小辨	四六	珍寶(器用附)		董子玉一家言	七七
龜走	四六	寶藏庫	六五	鄭延	七八
藝文		熟卵石	六五		

孫筠	七九
陳萬言	八〇
幽宮詩	八二
鄭讓	八三
小霞	八六
喜娘	八八
吃磨老娘	九〇
二妙	九〇
頗當	九一
紫歡	九二
阿嬌	九三
仙狐	
紅葉	九五
莊仙人	九六
石帆	九八
小青	九九
劉祭酒	一〇一

小豆棚 目次

拜書	一〇三
醋姑娘	一〇四
李維敬	一〇七
神童	一〇九
金丹	一一〇
小蓮	一一一
神道	
黃州張離陽	一一二
判官鬚	一一三
折腰土地	一一三
深深	一一五
泗州城隍	一一七
湘潭社神	一一九
鬼魅	
劉碧環	一二〇
胡曼	一二一

泥鬼博	一二三
鬼酌	一二三
娟娟	一二四
馬二娘	一二六
沈耀先	一二七
孟氏家鬼	一二七
僵鬼	一二八
楊椒水	一二九
鬼妻	一三〇
鹽亭舊屋	一三一
床前影	一三一
鬼頭王	一三一
金酒缸	一三一
朱廣	一三二
羅浮心	一三三
泥娃娃	一三五
怪異	

畫版	一三五	常正吾	一四九	折鐵叉	一六三
曲居士	一三七	霍環燕	一四九	鐵腿韓昌	一六五
耿姓	一三七	水烟枝	一五〇	平頂僧	一六六
地市	一三八	陳抱拙	一五一	放鷹	一六六
海風	一三九	孔小山	一五一		
猪妖	一三九	聶小玉	一五二	物	
楊汝虔	一四〇	翠柳	一五三	人參考	一六九
石氏妻	一四一	輓聯	一五三	葫蘆棗	一六九
曹公洞	一四二	曾廣	一五四	龍三則	一七〇
場中兒啼	一四二	吳門三戲	一五四	大沽橋	一七〇
口中吐火	一四二	亞羅仙	一五五	南山獵	一七〇
獬鬚出蟬	一四二	淫暱(盜騙附)		警者搏虎	一七一
黃玉山	一四三			義鳥亭	一七一
雜技				鸚鵡辭	一七二
指畫渴筆掬始	一四五	李嶧南	一五六	金蠶盡	一七三
王浩	一四七	太恨生	一五八	猴訴	一七四
黔中兒	一四八	郝驥	一六一	鷹	一七五
		褚小樓	一六二	廬	一七五
		趙殿臣	一六三		

魚躍	一七五	柳孝廉	一八一	張兆富	一八九
小蝦子	一七六	小黃梁	一八四	野寺宿	一九一
雜記		呂公子	一八五	生員有	一九一
鄭板橋	一七六	邵嗣堯	一八六	傷臂夫	一九二
朱高安	一七八	邵士梅	一八六	南中行旅記	一九二
袁碩夫	一八〇	賈秀才	一八七	旱魃辨	一九三
簡翁	一八〇	賣菜李老	一八八	述意	一九三
		李福	一八九		

小豆棚 目次



新式
標點
小豆棚

忠孝 (節烈貞女附)

顏氏忠孝錄

顏公衍紹，復聖六十五世裔，居曲阜。少孤，讀書攻苦，舉崇禎進士，出知鳳陽。會有能聲。會流寇橫行江淮，公練兵濬隍城，爲戰守計。賊知有備，不敢逼。已而丙召，將入都。適上遣宦者楊林時、淮安陳啓新給事吏垣，欲交結公，公以其大言與糊上封事，又矯着布絮見上，公曰：「此罔上者，又沽名小人也。」屢謁，公不報。陳怒，遂劾選擢諸臣，多大吏私人，率罷歸。公左遷廣平府經歷。是時王師入關，所向皆摧。邯鄲直其衝，吏部請以習兵事者，公前守禦江淮，故補邯鄲。城庫薄，勢在旦夕。公馳就譙門，到任，部署日夜，募得鄉勇者千人。邑人張執塘統之，塘故兵校也，勉以大義，咸踴躍思奮。開公帑給軍，守者不可。公曰：「此城失，皆非我有也。」公犒千金，有兩士夜縋欲遁，邏得之，諸生多爲丐免。公曰：「吾治軍，當行軍法。」卽拔佩刀，斬二人，人心肅然。三日，兵薄城下，不解去。時各城失守，村堡被焚，執塘尋獲數人，至縣，瞋目曰：「吾高總兵部兵也。」公曰：「吾治焚劫吾民者。」鞭之極刑，列其罪狀。太監高起潛怒，適部將侯拱極敗績，起潛劾公阻撓，冀卸其罪以歸公。撫按皆力爲辯，始從薄罰。鐫三級守城之功不敘，將告歸西山，盜發，受命遷真定府同知。往捕之，賊曰：「顏邯鄲安在？」公躍馬而出，曰：「汝欲識顏公耶？」賊望見，投戈羅拜曰：「我輩恨不爲邯鄲民。公至，自能活我。」皆乞降，盜悉平。時公冢子伯環、次子伯玠，皆家居。三子伯駒隨任，甫六歲。壬午，公知河間府。閏十一月，王師再入關，攻河間城急。公縱火焚其梯，反風吹火，燒延樓櫓。公知勢不可支，趨署，令諸僕拒門守，乃集家人一室中，積薪縱火。火烈，公衣冠北面再拜，躍入

自焚。僕呂有年冒饑負公季子出。上聞嘉悼不已，勅予優卹。初公有幕客嚴柏齡，善察休咎。及之河間，密言此城不可居。公伴不省，陰使人諷之出。柏齡揮涕去。又公赴河間時，長子伯環在寢，夜夢一人僵臥，支體焦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明日公除河間信至，環涕泣不食，寄書極諫不可往。公笑曰：「兒曹欲吾爲自全計，此方百姓安所逃死乎？」視事如故。夫人顏氏亞聖裔也，公舉於鄉，喜甚，典簪珥佐觴客。及捷南宮，臥不起，姻黨相賀，答曰：「國家多難，而遽以身許人，吾滋懼焉，何以賀爲？」當公之未遇難也，伯環既得惡夢，日夜憂慮，道阻事不相聞，未幾兵至，竟城破，兵民皆走竄。環體肥，不良於行，玠掖環疾走，環之曰：「吾等父在河間，存亡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玠泣不去，環給之使他顧，遽自睨，睨間躍下。玠遂死亂兵，環仆地傷左足，至夜乃甦，爲邏者所得。見其修髯廣額，狀甚偉，不敢害，車舁以告其帥。見帥不爲屈，帥驚曰：「吾自入關，未嘗見如此人。」既知爲顏子後，遂留帳中。有人語環，昨日驅婦數輩，一婦罵不肯行，卒反刀擊其背，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指曰：「此顏氏婦。」環曰：「必吾妻也。」環告帥至牆下覓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試其息，猶未絕，載還曲阜，而帥告環曰：「汝日念父，兗州破時，破河間已一月矣。」環聞痛哭投地，絕復甦，告帥曰：「吾父素矢忠貞，義無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吾去，俾收骸骨？」帥憐而許之。因得間道歸曲阜，已遂匍匐赴河間。當是時，室人朱氏創劇，二子患痘，毅然不顧，兵火充斥，嘗積日不得食，或被執，環慷慨與語，聲泪皆迸，輒爲感動，釋去。遠河間，得遺骸灰燼中，壁踊慘怛，觀者泣下。先是僕有年負伯珣走道中，流矢至珣，竄民間。環訪得之，攜與歸。因悲玠之死，而愈篤珣之愛也。鼎革後，暇輒讀書鼓琴。平生坦易，遇人甚溫，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三十年無間言。恆自言：「年至六十一卒。」後果驗。有子六人，朱淑人出者三，皆知名。長運使，次考功，三學使。公時人號爲一母三進士。後科第連綿至四世。今崇芳崇簡崇芬，一母三孝廉云。蓋忠孝之遺澤長也。余讀唐書，天寶河北之變，忠節公父子死節負骨，與此事昭合。是顏氏之於忠孝，有所由來者矣。此傳蓋採貼上彙，尊諸傳合成，最稱詳確。

我五世祖宏毅公，字泰東，爲宗聖六十三代嫡裔，襲世職。內遭家變，外侮憑凌，負奇概，有胆略。崇禎八年，公行取入京陪祀，過歸德州。時登州游擊孔有德叛，騷動州邑，遇總兵楊御蕃爲賊所困。公素與御蕃善，遂與賊戰，身中流矢，活挾其一賊歸，擲於馬前，已斃。後十四年，嘉邑滿家嗣土寇襲二麻作亂，先後攻城。公率家丁與闔邑紳士遷守之，保無恙，竟以勞瘁，三十二而卒。其義勇，直可與顏氏比烈。惜子孫微薄，無傳之者。東不文，謹附篇末，用備採訪。

〔趙孝子傳〕

趙江，商邱人，性方執而慈善，讀書不求仕進。常見貧者，輒與一錢，卽百旬與百文，亦不吝。外此鹽米自供，皆謹細，因是多蓄。妻李氏，賢且美，有二妾。李氏生二子，二妾各生一子，陶陶、遂

遂，鄉隣稱之。後李氏又生一子，婉之夕，室有異香，落草後，一足短，爲跛。週歲又壞一目。江惡之，以爲不祥，欲棄之。榛莽中，其母不可，因名曰榛。會當旱魃爲災，連歲不登，荒脊流亡者，十室九空。趙幸溫飽，賴以存。至夏疫行，一村傳染，李氏病，繼而兩妾并諸子下，暨僕婢牛馬，無一不疴瘠。枕藉乎其間。時榛已七歲，江與榛獨無病，而藥爐鼎沸，巫醫相望。旬日之間，妻喪妾死，子殤畜斃。江雖殷實，罹此百凶，亦不能支。抑且吊問皆絕。榛又幼孤，有殘疾。江於此時呼天慘地，撫境捶胸，自問生平固無大善，亦無大惡，何降禍之烈！至此極，每每憤不欲生。旣而幡然有遷引之志，乃束資欲發，榛牽其衣曰：「阿爹，去兒焉往？」江曰：「去去當復回。」榛曰：「一行行恐別離。」泣不已。江誑之，絕裾以去。出門惘惘不知所向。斯時巷無居人，僵屍在室。榛以巾兜土掩其母屍，反闔其戶，竟出渡河，奔外氏家畜養焉。閱月，其外氏攜榛返舍，門庭扃如故，自窗櫺視內，床上皆土壘。問榛，榛泣告。外氏憐之，遂爲之營葬，經理家事。僕婢亦漸漸歸。外氏乃與延師，年十三入庠，以家務棄舉業，而恆產十倍於前。十六畢姻，十八育一男。踰年謂其妻曰：「死者已矣，生者曷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過此倫常。此彝教。吾父棄家避難，亦越於今，蓋十有二年。其杖履如故乎？音容如故乎？未嘗一刻去諸心。今我有子，而我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我將不容於世矣。」乃治任，誓

以不見父不返。其妻及外氏戚黨，勸之不聽，因餓於野亭。家人送之，皆白衣冠。榛乃一肩行李，孑孑伶仃，飄然南下。以南方多佳山水，意其父或隱於僧。至維揚，登金焦之山，訪吳淞諸名勝，探謁穴上九巖，入閩嶼，而跨粵峒。凡有茅庵卓錫之地，莫不遍訪周諮。星霜寒暑三易，而迄無消耗。既而行資告匱，乃背書其尋親之由，招搖於市，乞食藍樓。夜宿破廟，敗堵間人見之，皆以為假乞憐而給人者。由是行益困。一日暮至贛江，將趁渡，舟人以爲丐，不與濟。其舟至中流，風起而覆，人盡溺。榛望而喟然曰：「天不死我，我必見父生還也。」其志愈堅。又三年，而西自蜀黔入滇。古云：「蜀道青天。」而滇黔更難於蜀道。復出鐵關，達野人居，其地產生銀寶石。榛得之返，售于都市，稍壯行色。如是由西欲出漢中，度陰棧，天晦霧徑滑，墜懸崖下，了無損傷。尋樵路出，乃至太原。當大雪，凍餒行僵臥，忽見一人峨冠朱緋，與馬甚都，指曰：「此吾孫也。」從人急救之。至一廨，冠者撫之曰：「兒尋爾父，當出口，不在此，會不遠矣。」一丸納榛，吞之，甦。起身便不寒，亦不飢，且暢支體。可數日不食，乃隄燕都，出居庸。又東至遼陽關，東豐腴地，人物蕃阜，無殍丐，粟爛雞黃，且多豫人為賈。詢厥由來，食曰：「吾鄉人，可屈指獨無趙姓。當他處覓耗。」榛絡以神語為異，遲徊不能去。忽一日，見一翁年七旬內，白鬚行甚駛。遇榛，輒投數錘而去。榛甫欲問，而翁已遠。榛急追之，三里許，至一籬落柴門，翁即入。榛聞內書聲朗朗。少頃，翁出見榛，曰：「適遇諸塗，今又過門耶？」榛曰：「聞長者口音似豫人，敢以一事動問。此地未審有河南趙姓僑寓者否？」翁異之，又見其璧曰：「爾榛兒耶？」榛聞聲，一號氣噫，欲絕。江亦泣曰：「吾以汝為死矣，是吾之過也。」掖之入內。少息，哭訴顛末。十五年浮萍浪跡，海角天涯，靡所不到。江解頰曰：「吾自離鄉井，別故土，便欲南轅。聞其地澆漓浮侈，俗不長厚，因轉念而北。然雖餘生放廢，終不肯以清獻世裔。甘心黃冠緇流，亂我儒風之素守。藩陽敦龐之所，食裕人和，作童蒙館，教小兒識字，鄉俗與河南頗異。每晨來學，以一錢識一字，十字十錢，百字百錢，日可青蚨數百。二十餘年，餽粥于斯，計所積可千金。」旋問榛家計，則對以十倍從前，乃勸其父歸。父許之。先是江翁不言豫人，又諱其姓，號天水江先生，人咸以為江也。今始知之。其居停梓里，爭

相延譽，爲之躡蹑甚衆，一月而行旌甫動。抵家十里許，其家人已候於道，問其何以預知家人云：「十日，村中同夢多人云：朔越某日，趙孝子迎其父歸。前夜舊塋上，有慈烏千百，集楊樹巔。」是時其孫趙環，已成，將婚，鄉黨聽其事，數百里皆來觀。云：趙樸不惟眇，且又黜縮，獨能擔荷大任，立身修行，爲第一流人，斯亦奇矣。噫，寧殘其形而不殘其性乎？將不全于人而獨全于天乎？曾生寓曹南，隣其地，感其事不傳，求其鄉之父老，津津道之者，以書銘曰：「眇能視，跛能履，不盲于心，而不墜于行，止視履考祥，純孝之子。」

按孝子有萬里尋親錄實紀，其太翁卒于滇，孝子負骸以歸，與此傳小異。

【李將軍全城紀錄】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長身鳩面，有膂力，以胆略自雄。起行伍，至裨

將，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吏咸以筆墨抑制武職。士元鬱鬱無所施。崇禎壬午冬，大兵略東，士元登陴誓守城。北隅有庫圯處，士元率衆邏守，衆戒嚴。士元獨不寐，夜半聞城外犬狺狺，俯堞而窺，則甲聲鏗然，萬騎屯集壕塹。士元大呼，衆驚欲散，士元立藏一人，乃止。急燃火礮擊之，騰而過，不能中。黃指揮桓立陴間，放萬人敵，皆頓地熄。士元乃倒提礮尾，以氈帽塞其口，附堞而發，而桓以束薪投城下，萬人敵忽响如轟雷，雲梯環攻者殲焉。敵兵雨射城中，桓與士元相而立，桓中流矢瘡，士元屹而不动，矢紛紛不及身，意氣愈壯。抵明，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東去。城中百姓咸以手加額曰：「徵將軍，城其屠矣！」癸未三月，大兵率衆東返，去青州六十里，下砦于灤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兵護衛，藩督師范志宅頓兵王乘埠，鍾將軍曉東門，經略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門，總兵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衆凡數萬。日視兵士焚戮，燬廬舍，牽持纍纍以去，莫敢如何。而澤清一部，尤橫恣狡謔，反首鼠兩端，爲襲城之計。乘夜假冒大兵攻城，士元備預恭嚴，燃萬人敵，焚殺數百人，遂宵遁。踰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僞尊號，建國大順，改元永昌，遣僞官姚將軍，將以五百人填青，皆鐵衣綉纓，以紅帕首，勢饒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中惴惴不自保，未幾，吳三桂由寧遠抵關門，請我大兵獻

燕都自成西走。士元遣急足偵探，一日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規知非內潰，卽外逸，青人必罹其害。適賊於是日設讎于邢尙書宅。士元率標下數十人來進謁。姚倉皇離席起立。士元直前踊身越几，揮斬姚於席上，左右皆披靡。士元大呼曰：「若知吳某引兵百萬，已滅闖賊乎？動者如姚罪，去留悉聽之！」是時城中萬戶，莫不屏息以遵士元。士元介冑見衛王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王親憲皇之子孫，據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戈礪刃，日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峴之山，北扼河濟之衝，迤邐而西，以光復大物，將見燕薊士女，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光武中興漢祚，肅宗再造唐室之業也。否則，坐失事機，鹿死誰手，瞻烏靡定，異姓代興，彼下尺書以徵王，王其犢車出郭，烏能享此藩封乎？」王素懦，又吝財自封，乃趨起曰：「卿言大不是。」士元知事不可爲，乃棄官快快歸里。泊我朝定鼎，遣兩固山安集青郡，士元亦隨固山至。隄月有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持僞符，乘傳至，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言報謁，隨文衡肩輿，並從卒數百，擁而入，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鰲永，而欲挾衛藩南渡。事出倉卒，人情洶洶，兩固山以士卒少，思檄諸路重兵圍城以濟。士元方剿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脅從，非誠心事賊。脫大兵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濫及無辜，豈安集之謂哉？」曰：「如君言，計將若何？」曰：「應元以敗亡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入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大有所在。但在騎虎之勢，急則拚死，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請按兵以待，其計如是如是。」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耳其名，歡然迎迓。曰：「李小溪爲兩固山作說客耶？」曰：「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州，已月餘，孤城自畫，不能拓尺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命，專制一道之爲得耶？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過福將軍威，爲目前自守計，非能拊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韋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聞言色變，曰：「將軍爲我謀，奈何？」曰：「是莫若與諸帥和，令撫軍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

之其餘不戮一人。今復以全城歸命，則通侯之賞，可立至也。應元喜曰：「唯君命。」士元乃導應元出謁諸帥，甲士皆隨之。晚遂令應元張筵招飲，譙于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參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向坐。而士元與應元貼肩坐，以示親暱。至則鑽刀插血而誓。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俟。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炮聲，則啓扉。再則各家以床几之屬頓衢中。三則闔戶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喧闐，與城柝相亂。而礮响忽發，士元佯驚曰：「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乎？行誅。」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君當有他謀，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倏而三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右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攜手睥睨間，輒以右手掣刀斬應元於城上。而昭宣以銅錮踏王休于座。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砲時，先約伏兵殺守城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器隔闕，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啓戶，皆屍橫於市。方藉藉言今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徵士元計，加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之數萬生靈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參戎至。當時亦未有表其功者。士元仍遁跡歸田里。後二十年，有人于粥市見士元駕馬絡自給云。

讀李將軍傳三全青城功蓋齊地卒之不獲封賞湮沒以終是豈當軸壅于上聞抑如田疇輩不受爵耶噫李廣難封生不遇時將軍之時爲何時厥功雖偉而淪落不遇遂令英雄坐老市廛間可勝嘆哉

【王世名】

陳惺齋有杏花村傳奇載王世名報父讎多失實附會傳信適足滋疑余略言其概焉王世名

武義人年十七父良爲族俊毆死已成訟而父屍暴露世名泚頰痛心急欲掩蓋會族尊者議輸田以和世名遂伴應之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乃下帷攻苦冀得志遂而叩關庭以大雪冤既而游庠不第卽棄舉子業與猛士游習拳勇陰鑿一刀鏢曰「報此」又繪父像又繪佩刀者在側其妻俞氏問之曰「刀劍古人所常佩者余何獨不然」妻頷之而泪熒熒亦不言踰年生一子乃曰「王氏其有後乎」嗣是常出不以時兩月之

後，遇俊暮歸，世名挾刃伏而刺之死，遂斬其頭於蝴蝶山下。世名乃出其向所封識租銀及宿擣首狀，赴邑請死。邑令廉得其情，別館之上。其事於大吏。大吏欲檢其父屍，屍傷重，則世名罪緩，蓋欲以死者而生之也。世名曰：「吾所以臨痛至今始發者，不忍殘我父屍也。本吾殺讎，即以吾命抵讎命，情罪允當，何必曲原？奚檢為？但母恩未斷，祈歸別母。」吏從之。世名歸，母見之泣。世名曰：「兒身乃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生離母，得死從父，母何憾焉？」邑中直名世者幾千萬人，邑令始昇其父棺至，世名見即大痛，以頭觸塔，血噴如雨死。環觀者悉為之慟。邑令亦泣。當世名飲恨於嬉笑，而誓必報也。婦俞氏知之，曰：「君為孝子，妾必為烈婦。」及世名歸別母時，以母老兒幼，囑之。俞氏曰：「為君忍三載，過此以往，非君所能禁也。」逾三年，俞氏果絕粒死。後有直指馬君聞於朝，旌王之廬曰「孝烈」。

【人耳】

文登黃光燦，幼負至性，年十三，值母病，百里外匍匐延醫。醫言調治必須人參，黃詢人參何物，價值幾許，家人正以貧不能購給之，曰：「人參人耳也，那可得？」黃乃密赴僻處，以利刃自割其耳，持告其父曰：「母病可療矣！」父驚惻，隣里共異之。噫！黃之天性純篤，出自誓鬻，非愚孝可比也。

【吳老人諸子婦輪養傳】

崇明吳老人者，生四子，家貧鬻子自給。四子咸為富家奴。及長，皆自立，贖身娶太疎。當每日輪養。繼以一日一輪，亦必歷三日，乃以一餐為率。如早餐，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則季周而復始。逢五日十日，四子共設食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西則四媳及孫媳坐，以次稱觴上壽。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嬉，買菓餅啖之。廚中錢總無匱，則其子潛補，不令老人知也。老子間往知交游，或博奕，或樽藉，四子知其所往，隨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游之家，并囑其併贖於老人。老人勝，踴躍自喜，持歸告其孫稚，或買嬉食之物，以為娛，亦知其子為之也。嘗終日怡

然一家喜氣溢於庭楣。昔子與曰：「曾子養志。」斯之謂與？老人年九十九，婦年九十七，長子七十七，次子七十六，餘皆頽白。五世一堂，曾玄纒膝，約二十餘人。崇明鏡，劉公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此豈非人生第一樂事哉？凡爲人子者，皆當如是。竭力盡孝，及時奉養。誠以喜在此而懼亦在此；不見世之失怙者乎？欲孝父而何追也？不見世之失恃者乎？欲孝母而何由也？甚至雙親永訣，劬勞之恩，徒存夢想，又何可言。世有居高官，食厚祿，席豐履厚，父母已不獲身受其奉，回憶貧賤時，又不克以甘旨承歡，即今日推牛諷祭，而黃土長埋，綠醅空奠，一滴何曾到九泉，不更令我慟不能禁，泪盡而繼之以血乎？吳老人諸子之傳，可以風矣。

此段文字，如和靖詩。

【封邱陳女紀事】

曰：豫封邱，二人爲儔，不出其鄉。農家者流，略紀姓氏，曰陳與劉。聲氣投洽，往還綢繆，如兄弟。如弟相愛相將，朝偕輶里，暮聚井鄉。三里而遙，衡宇相望。陳育一女，劉誕一郎，相與談讌，約爲婚姻。交換酒盞，爰割衣襟。昔爲密友，今其至親。兩姓永好，願結同心。人事變易，不可終量。生死難齊，厥有彭殤。陳也日富而壽而康，劉也日貧而壽而康。劉之子岐嶷，女兮及笄，嫁當以時。劉母心怒，念茲凍飢，蕭蕭四壁，兒何以妻。適有大賈，欲備老婦，泔衣炊廚，十千而募。劉母忻然，往投其戶。取緡與兒，亟其完娶。子負緡歸，乃易衣裳，葺爾舍宇，潔爾酒漿。乞諸隣里，借彼車行。陳女于歸，夜其未央，入此室處，欲拜高堂。皇皇四顧，問我姑嫜。劉曰：「我母，備而求償，然後得娶。」言罷，心傷。女曰：「我郎，何須憂切？我有餘資，宗彼富室。我母其旋，同侍朝夕，以安子心，盡我婦職。」翌旦之辰，女曰：「歸寧。」往彼母家，密挾私金，置諸緡筐，覆之餅蒸，及暮而還。女也一人，來叩我門，眩篋扃關，詢諸其隣。墻在田間，女手欲掩，皮筐石端，蓮步出村，招招夫還。隣窺其遠，爲之倒傾，始食菓饈，俵觀多金，利令心憤，慢藏抽身。夫與偕返，虛篋在門，夫爲啓管，女入房幃，笑言宴宴，挈金而回。迅贖我母，迎奉春暉。女兮孝思，夫曰：「賢哉！」孰知中變，誰料非災。

啓視箴籠，不見其金。魂喪魄失，血泪盈盈。明知有偷，富以其隣。呼而相問，不知以磨。夫曰：「毋庸爾實証許；焉得蓄存付之筐篋？」言詞譏誚，女羞不語。中心惻怛，無以自處。夫也宴息，女獨酸悲。夜如何其，徘徊以思。洗冤覆盆，何說之辭？何說之辭，胡以生爲？仰視屋梁，俯解衣帶，投諸其環，斷情割愛。父兮母兮，生我何賴？夫兮姑兮，鑒我怨艾。雞鳴呼曙，之子夢清，披衣翌覺，起不見人在。棧在榜，延頸結繩，驚心卻走，奔告其親。陳翁頓顙，陳母涕淚，羣奔塔所，解懸而梯。塔踞陳詞，訴厥金遺，贖姑不遂，痛溢長辭。翁曰：「命也，嗟予愛女，塔爾何仇，寧忘舊雨？」號泣相隨，殉其斂履。言昇女棺，葬之村墟。惡隣惡隣，又生覬覦，聞有埋衾，喪中多具，晝夜舂來，新墳頓圮，開棺出屍，剝膚拔珥，懷貨竟去。屍移墓旁，皇天湛湛，洞鑒其僵，欲然女起，魂返其鄉。依稀行路，曰歸迷茫，黯黯古道，若識母閭，抵門呼款，父母驚懼，疑之爲祟，回煞來居，女也泣告，生轉非虛。父審母語，開戶始納，重生相逢，悲喜言答。所失多金，隣人實挾，翁聞女云，糾黨排圍，其來洶洶，奔爾隣東，傾箱倒櫃，竊金出籠，更有衣飾，得自柩中，乃知其惡，厥罪重重，羈彼凶頑，訟之公庭，邑宰毗裂，笞撻交懲，按律以定，環首相停，官乃止讞，翁亦釋寧，歸尋其塔，女返其夫，解囊出錢，方贖其姑。天道昭彰，善旌暴劬，生死曖昧，割斷不模。惡兮隣人，善夫陳翁，慈如劉母，孝婦克恭，言報其慈，用懲厥凶。嗚呼噫嘻，紀之談叢。

【烈女銘并序】

淮邑孤山有烈女臺，不詳其姓氏，里居崇禎辛未，登兵之變，起吳橋，破新城，而東下也。潮人在

始知此女自新城來。初諸賊掠得之，強以馬不乘，強之車不登，呼天觸地，誓不欲生。諸卒以爲奇貨，欲獻之主帥，乃覓一大轎，強昇之行。女連日不飲食，惟求一死。諸卒使同掠諸婦，百方勸諭，皆不應。追及主帥，帥大叱曰：「誰教爾爲此者？」亟返之，啓轎，女已自剄死。乃昇野中，積薪而焚。邑之士大夫義之，爲碑瘞其骨焉。

銘曰：「骨如雪，心如鐵，真金入鍊，金不折。沉香遇爇，香不滅，黃犀辟塵，塵不生。白璧經玷，玷不涅。浩浩元氣，還太虛，刊碣孤山，同嶽嶽。」

【馬姑】

崇禎末年，高傑等爲亂，兗豫不靖，盜賊竄起，肆掠城邑，擄玉帛子女，所過一空。會賊寇金鄉，鄉守具及賊薄城，攻數日不能下。夜，賊以牛車數十輛，直擁城下。賊伏轅底挖垣，令以灰瓶硫磺車上，賊多烟燄。且賊譁曰：「彈丸小邑，悉力死守，得爾城不足以威吾去矣。」遂圍而散衆曰：「寇退應樵汲。」令不可曰：「詐也。吾見其散而整也。」嚴備之日，晨聞鉦聲自西北來。令即率衆登埤以觀。踰時，塵揚馬驟，旂幟鮮新，衆疑之。及臨城，輒聲言曰：「魯王師至，來護民。」衆皆喜，即令初不料賊之僞也。方欲啓管，忽隊中一婦女，額面猿臂，騎劇馬衝而出。大呼曰：「是賊謀，將賺爾城，何王師之有！」賊聞之，怒圍之三面，鬻斬於馬下。令與城上人皆見之，守益力，賊無計乃去。三日，士民出城，歛其屍，視衣幅上有小字一行云：「濟寧城南馬防屯馬思敬之女，誓不從賊。」邑人感其義，葬而祀焉。顏曰：「忠義烈馬姑祠。」前不載邑乘，聞濟寧潘兆遴芳晨小記有之。今秀水盛百二修濟寧志，載入此條。惜太略，嗚呼！婦人女子之德，恭順慈貞，以爲賢。至若流離顛沛，明大義，救全城，勇烈凜凜，此鬚眉丈夫之所難能，馬姑之行，雖古仲連，何以加茲况又蹈酈生之禍也哉。

【張烈婦】

文登成山張烈婦，同邑孫士奎之妻。適孫後，不數載，孫歲試入郡，染疾甚危。烈婦聞之，即欲以死自決，未幾，孫病小愈，歸然日抱沉疴，奄奄在床。第烈婦焚香告天，乞代夫死，不得死。烈婦左右藥爐五年，晝夜不少懈。孫病愈，而烈婦勞，無子，爲孫納妾。丙子，孫疾復作，烈婦日夜悲號，欲先引頸以報夫子於地下。孫曰：「妾有娠，倘得育男，我死之後，孤誰與守？」烈婦違夫命，又不死。是月，果舉一男，孫病又瘥。已冬十一月，疾大漸，不復可治。烈婦以撫孤故，不敢死。三年，貌孤孀，烈婦復欲死。曰：「有孤，不死守孤也。孤孀，何守？當死報夫子命。」親故解之，曰：「死後矣，死夫乎？當日死夫，烈也。今不死子，爲節也。且營營一柩，獨不當守其晨夕耶？何取乎死？」言近義，且防之。於是烈婦又不得死。後貧甚，妾不得已遂嫁去。烈婦獨與一婢，拾穗采薇，日用益苦，而節益

堅。凡朔望，必哭奠；有事必於柩前稟命而行。甲申，盜起，人民逃竄。烈婦仰天嘆曰：「未亡人從人避亂乎？此我死時矣。」遂絕粒不食，出妝奩，鬻製棺槨，營雙穴，以迄柳車丹旛，靡不畢備。卜葬五月六日，徧辭親串，如歸寧者。時水漿不入口，已十四日。聲若金石，神色滿眉睫間。至此轉無一毫悲切狀。知之者，以為屢死不死，終不至死。不知者以為終無死意，何至於死？五日日昃，後事囑付猶子姪輩。夜半，呼婢子出，閉戶，六日味爽，啓視，端坐孫子柩旁，白練繞頸，竟瞑目含笑死。先是一犬當烈婦絕粒時，犬亦不食。烈婦語之曰：「吾將死，與爾別，寬一主棲托可乎？」犬嗚咽掉尾，若不忍去。至是，犬亦死。嗚呼！忠臣節婦，有始矣。一死而終竟不死，有初事逶迤而終能決然一死者，雖曰性也，亦有命焉。因緣機會，一不湊合，則不能死，且不敢死。烈婦屢死不死，而終于一死，可謂當死而死，是死固其性也。亦死之而得正命者矣。

其筆意奇絕，可與烈婦俱傳。

【義夫烈婦】

蕪州雄崖守禦所屯民陳三義，幼聘同里女王氏。已而氏病目失明，氏父謂陳：「吾女瞽，不可

如幼時。當三義之娶瞽女也，里中或義之，或以爲非人情，有匿笑者。至是咸驚嘆，謂天實憐其義而使之明也。無何，三義家日落，負販轉徙，滯京師十年餘。氏鍵戶緝鉞，恃十指自活。歲甲戌八月，三義客死。氏聞計，長號絕食，請其親黨，易所居室，粥棺二，作三義木主，納一棺，其一自殮。分室中敝衣物，以酬瘞葬者。親黨驚怪，且勸阻百端。氏哽咽曰：「吾夫義不營業我，我何忍獨活？」聞者皆泣下。九月，自縊死。嗚呼！三義不棄瞽女，其瞽復明，是天不難取已瞽之目，使之復明，何獨不能使三義有中人產，夫婦白首牖下，雖然三義不窮，則不客死；不客死，則氏不能以烈見。天或者使義夫烈婦相報若影響，以厲世而磨鈍，未可知也。時學使劉公嘉其事，檄司是土者，轉三義榭歸與王氏合葬焉。

【金貞女傳】

貞女金氏，江陰觀山村人也。世爲農家，幼許婚於武進楊氏子。子十歲，忽失去。其母尋之不得。

久絕影響，遂來金家，爲金翁言：「兒子亡矣，大約爲奸拐所賂賣，否則爲虎蛇所吞噬，吾不忍令淑女芳華，標梅期愆，請返聘書，另擇高門可也。」金翁歸，忽容爲女言之，女曰：「不可。」翁不聽，強謀擇婿，女涕泣以死自誓。父怒曰：「我不能畜汝，農家誰不食力，爾能耕乎？」女曰：「能。」使同諸兄力作，女則躬耕，祗祈寒暑雨，勤懇過於男子，無怨言。父視其意，決不可回，乃動憐念，翁有四子，各分田十畝，以五畝分女。女遂安焉。楊母又來，言近得兒子消息，言被人賺去，流轉於浙東，今薙髮於天臺某寺爲僧，無株待也。女乃見楊母曰：「母之子，不猶在乎盍尋之歸兒，堅守至今，願終爲母家婦，無他適之理也。」楊母深感其貞，且並以乏資尋找告。女助以金，尋之，則僧出遊，開雲野鶴，無定蹤焉。數年中，楊母貧益困，嘗攜少子來女家，女厚給之。至母歿不衰，女爲人強力儉嗇，歷年置沃產，將百畝。因自作疏，遣人往天臺供佛飯僧，冀楊氏子知之而返也。其略云：「常州府江陰縣觀山村，金女未適武進之楊氏，飯心志禮於四大法王，牟尼釋迦諸佛前，氏以未嫁，夫當齟齬，出亡不歸，今四十餘年，行將就木，嗚呼！女未嫁而守，夫不死而爲贅者也。聞楊氏夫在臺爲僧，訪尋又不得，耗豈辭世乎？抑尚在人間乎？今姑且貧死，我之以爲姑者，卽楊氏夫所自出之母，生我之愛之謂何？且楊門無可撫之孤，其先人將爲若敖之鬼矣！願晉瓣香，廣施大衆菩薩，鑒照慈忱。」云云。村中一日忽有一僧，鬚髮皓然，自言楊氏子，來自天臺，感金女義，而恤其母，望門稽首，不敢請見。女知之，使人問之曰：「師何來暮也？獨不墮今生孽乎？」僧反命曰：「此前世因也。」女又使人告之曰：「師之母死，已土侵膚，想師在蓮花座上，當不念地獄中苦，試問靈臺方寸中，師亦有過不去處否？」僧聞言，汗下，慚然而爲問曰：「女聖賢，命我矣！」遂去，不知所終。女年至七十餘，有兄子九人，各分餘田十餘畝，使營葬祭云。

夏虛泉曰：「古者女嫁有吉日，而夫死，女服斬衰而弔，旣葬，除之，無守貞之說也。蓋聖人緣情定禮，不強人以所難耳，然有行人之所難，豈不可貴？故後世旌閭之典，同於節婦焉。願凡貞女，必未嫁夫死，奔喪守貞，孝養其父母。今金氏又貞女之變者矣。夫當楊母告絕，及知婿已爲僧，理固可以不變。父迫之嫁，勢又不得以守，

而斷斷乎守之，倘所謂過於中行者耶？然終始冀其摺之來，而堅守以待，竭力躬耕，卒養其姑以終老；其介性所至，是難能也，是難能也！

【陳成節婦】

婦甘肅回部落人，爲常州江陰陳四之妻。陳獲罪而戍於邊，故娶之。生二子焉。惟是遠徼窮邊，人烟絕少，陰風晝號，朔雪夏飛。不則飢餐青稞，渴飲潼酪，曉暮不聞雞犬，但聞野馬之羣嘶。至

其地者，雖負強力，擁厚賞，無不爲之消沮。陳力不及此。有年，邀恩放，陳得赦。陳故有母在籍，今幸得歸，乃遵疾，不能廢。十餘年，受妻子庸庸之福者，蓋非陳婦之力不及此。有年，邀恩放，陳得赦。陳故有母在籍，今幸得歸，乃遵疾，不能廢。一見慈顏，何期病入膏肓，捶床撫胸，生還無日，傷如之何！婦曰：「無憂，汝但將息，汝既有此孝心，汝生，汝行之，汝即不生，我成之。我以一疋縑裘君骸骨返吳門見母也。我豈效人家婦便嫗，照得小兒度日子，即釋完節人哉？」陳泣謝曰：「我死得瞑目矣！」翌日遂死。婦請於官，求資負殖歸吳。西陲荒蕪一邑，境常數百里，婦又步如飛，護役皆嗟乎後也。一日暮，過行不得棲所。二役曰：「憊矣，盍夜宿？」婦不可，役皆嗷嗷不欲走。婦喝曰：「汝等以我爲囚耶？」遂批一役如弄小兒，衆乞饒曰：「願走。」婦負骨抱兒，役爲之負一兒，行冥冥中。山僻不辨凸凹，婦前導，啞嗚叱咤以壯之。俄見一燈，發發在望。婦喜謂役曰：「都向燈處走！」遂踉蹌行，不解倦。而東方漸白，窺見一斑爛大虎，躍入叢莽，咆哮而去。乃知卽此照行人者，衆咸以爲神。自此不惟畏婦，實且敬之。至山西首站，役攜婦投文，並告其夜行之事。官異之，賜婦以金，長批遞送之外，復致書前途，爲之旌焉。故路多餘資，抵江南，邑尹青州蔡公澍聞其事，異其人，令其入內宅，爲之風示閭閻。太夫人及夫人，羣拔敘拜，多所贈遺云。其人面長額高，鼻鈞目圓，漆身修偉，如丈夫，餘亦了了不異於人。嗚呼！古今之天，於英奇瑰特，往往置之寥廓之區，又或不昇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豈天之不愛才耶？抑才之不限地以生耶？彼陳婦所爲，其高出華周杞梁之妻，又烏可以道里計哉？當時自大尹以下，皆有所賜，用

式閭里。問其老母已終，殯在堂有年矣。婦爲姑及夫營葬，鄉人義之，樂爲飲助。並得所賜金，置屋數椽，田幾畝。大尹表其門曰：「健節可風。」婦六十餘死。其二子不才，惟灌園作菜傭。抑豈其篤生不凡，英雄無用之地，而以畎畝終歟？

【薛魯氏】

壽張薛志仁妻魯氏，生一女。薛故家子，讀書未成名，年二十妻同庚。一日，薛以事入城，歸暮雨盈注，霍請以纓下歇。魯氏許之。晨，霍起隔窗呼曰：「弟去矣。」魯應曰：「反關窗。」薛歸見門未扃，院有男子履跡，正猜疑間。魯氏又曰：「尙未去耶？」薛不答。魯氏開門，薛怒入曰：「昨夜何人酣睡臥榻？」魯亦忿曰：「私漢耳。」薛入廚，執刀相向。妻笑曰：「拿賊拿賊，捉姦捉姦，殺一人是誣也，有罪。」薛語塞，擲刀出門。既而悔之，又不任咎。抵京師，無所事。有賣布放印錢者，多山東人。薛與識，代其奔走勞。陝人梅某，寓張相公廟，設局放錢，操印子者，皆假梅以歸。其息時見薛與語，察其誠篤，能書算，詢其家，對以孤，父母荒歲皆餓死。梅曰：「盍就食於我？」薛拜謝。遂隨梅數年，薛事梅猶父。梅故無子，後梅攜薛歸陝，梅老邁不出門，義子之，遂姓梅名雪。復入都，竟改父業，以資幹旋一部。書期滿，得山西雜職，買妾施氏，生一子，善資緣，陞榆次令。梅老就養，卒於官。薛丁外艱，來寓京師。薛偶於順治門見一人，似霍，霍亦埒視薛。薛曰：「非霍家表弟耶？」霍曰：「二十年，兄何處去？」薛攜霍至一酒樓，命僕歸寓。問霍曰：「吾家固無恙乎？」霍曰：「誣嫂哉，誣嫂哉，當日雨中之印履，實我留蹤籬外之啓攝，伊誰假手，漸瀝止而弟遽行，猜疑見，而兄難發。片語猝投，操戈相向，既乃飄然遠引，決去無端，彼在室者廿年，守不字之貞，襁褓者及笄，誤于歸之候，兄獨何心，竟不念窮廬中，尙有沉淵之苦節哉？」薛聞言泣下。歸寓，摒擋行李，尅日偕霍東歸。至家門，薛與霍入，魯見之大喜曰：「何物僥倖，無故入人家，豈不聞寡婦之門，無疾風暴雨耶？」薛曰：「我薛志仁。」魯曰：「薛郎以我不貞，絕裾去，客死久矣，何得復有其人？」霍爲之緩頰，備言其悔，兼述廿年遭際，及現在更姓得官之事。薛涕

零請罪。女拜認父。隣人見車馬咸來看視。魯嚴拒之，逐出門外。薛不得已，寄隣家。數日，挽親戚關說。魯氏以死誓，不與薛合。曰：「彼其之子，以爾賢遷，謂他人父，西土是冒，祈雨祈雨，反以我爲仇。我躬不閱，實命弗猶。」竟不納。薛乃爲女擇配，遺以多金，囑善視母。居彌月，恐嫌者以假藉揭辭。魯魯不見。後薛服闋之任，使人來壽迎之，終不去。會接其女及壻之署，如霍者皆往來如織焉。惟魯氏閉門紡績，環堵蕭然。初晉人來有所饋遺，悉擲之。繼至則但致安否而已。今魯年七十餘，鄉里欽之。

忍之一字，忠孝節義可結而成。卽害理悖德，亦此一字階之厲。薛之去妻，認假父，甘薄俸，而墮身名者，不能忍而已矣。魯之守貞甘貧，凌冰霜而挺松筠者，能忍而已矣。人亦善用斯忍哉。

張

氏

單廷璣，順天人，幼卽爲丐。年四十，轉徙而丐於江南蕪湖，日乞食，夜枕藉人家屋簷下。夜門止於旁舍，啖以粥，令寄宿。主人入，僕亦去。單出行其庭而伺焉。僕出見之曰：「鼠偷將欲暗中摸索耶？」單不服，諸僕集，將撻及主人出，呼單曰：「吾恤爾寒，與汝舍隣，汝飢與汝粥，何忘恩而背德？」單曰：「丐感翁德，反盜翁物，丐雖不齒，丐不爲也。丐固無行，試問貴爪牙，我竊安在？」是誣也。翁惡乎聽？翁曰：「是，奴亦給於口。汝年強，奚而丐？」單曰：「丐五歲丐，至今心目間，無非是丐，故丐之外，未嘗設想也。」翁問姓氏，曰：「單，姓名廷璣，京中人。」翁曰：「爾父何業？」曰：「幼不悉記，但知開銀號於某衙衙。父死時，家業罄，戚族無一人，乃爲王氏奴爲假子。又見棄，遂爲丐。」翁點首曰：「汝卽單廷璣乎？且去。」卽命僕送旅店，詰旦持裘帽來服單。單不解服，而見翁曰：「汝知我爲汝翁，汝爲我壻乎？」單曰：「不知也。」翁曰：「我姓張，關吏也。昔奉使令，解銀入都，道被竊，銀不足兌，無可計，覓死所。遇汝父，慨贈四百金，得竣事。歸三年，復入都，訪汝父，時汝已二歲。我女亦二歲，遂與訂婚姻。後四年，又進京，則汝父死。遍問汝，僉曰單，賈非土著，比死則散，無可訪問。數十年來，音耗歇絕。然吾女爲汝守貞至今，寧知汝流離若此。」

也。單喜拜翁，敘舅禮焉。初翁最愛女，爲訪單久無消息，欲嫁之。又恐背單氏約，女乃矢志不二，且不引其足，以示其貞。至是始贅單，而女年四十矣。嘗問單何能單，告翁曰：「惟善走南北道，頗熟也。懂得些滿洲話。」翁笑置之。會關督某欲接官眷，將遴一幹事者，張以其婿對。入見關督，悅，卽命遣發。單歸謂其妻曰：「泰山汲引我所事，我意非徒効奔走也。京師官眷初來南地，誠能趁此機會，於道中迎奉之，他事可圖也。奈乏資，何？」婦曰：「當竭力辦。」乃出其蓄數百金付單，遂行至山東沂上，遇官舫，一路解資承奉。凡器用飲食游觀，能使上下男女盡得歡心。夫人大喜，抵署，盛稱廷璣能。且言其幣重，當厚償之。督卽命單代張之關吏。單乃受張之教，張所閱歷數十年，關鈔機宜悉爲指示，不留餘蘊。爲吏三年，復爲鹺，積萬金，遂報捐通判。值南河請發人員，單得揀河工。未踰年，爲淮安府山安通判。張以女年踰四十，恐不育，又以次女女焉。單嘗與同官說丐時事，甚悉。計爲倅時去丐之日，纔六年耳。後遷裏河同知，不數年卒於官。聞張翁每歲置綿衣袴施丐者，至今不倦云。

單廷璣固無足道，獨其父遇素不相識之人，慨助多金，以濟急難，其好義有足多者。張翁不以丐婿爲辱，收恤而教之，亦不謂負德矣。至其女以一言之約，數十年乃貞不字，誓心守義，豈不賢哉！卒之守義者得適所天，好義者終收其報，而張翁且好施不倦，其事均可以勸善矣。

義勇（俠附）

常運安

常運安永平府人，性剛猛，與人談古今不平事，輒罷憤，終日不懌。看精忠傳，凡集中秦檜字樣，皆手摳之一日，觀劇演如是，觀至「標本」一齣，常怒，大躍登臺上，奪武穆王椎，痛擊假檜。幾斃。訟於官，鞠知與伶素無宿怨，實深惡當日之檜，故今日見其似者而撲之耳。搜其家，所藏傳本皆無檜字。官釋之。由是鄉人推服。常與人排難解紛，不避嫌怨。每常所到，角者卽散，猶倖倖尋毆不已。里有邱三邪，無行，遇一嫖婦

吳姓者，與常同巷居，偶過市，邱尾之，披襟而歌淫褻之詞。常促邱三唾其面曰：「人尙植孤於寡，汝凌之耶？請試者！拳」邱不能敵，鼻遭之而梁折，目遇之而珠流。邱歸平復後，約黨羣毆常，亦顛破而臂傷。衆救昇返，其妻勸之曰：「率不對驢鼓力不與牛鬪，奈何與無賴爭強弱？」常曰：「撻我於市，是可忍，孰不可忍？」常起，日伺邱。人見其色厲，不敢問。邱聞之，請肉袒不許，遂遠避之。常一日甫出門，見媼婦跪於前，常問其故，媼曰：「前日邱某之辱，多蒙義憤，今遭禍益烈，實望大力拯救，生死含感。」旁有人曰：「媼有族中姪吳喬，窺婦無子，欲奪婦產，計無所出，乃誣婦以不潔，將逐之以自肥。」常聞言，眦睛暴裂，氣冲于冠，攘臂尋吳。時吳正在市口喋沓，其嫂手持一紙，若狀詞。衆譁然曰：「常運安來！」吳望而欲去。常曰：「嗜，休走！」吳曰：「此吾家事，汝不得預。」常曰：「汝欲竊汝兄之白產，何至玷汝嫂之苦節？」突飛一掌，吳仰仆。常進步踏其胸，指吳曰：「汝是吳喬否？」曰：「是。」常曰：「這回當不是場上之偽丞相也！」拳脚交加，登時立斃。常乃謂媼曰：「娘子請回，殺人者常運安也。管領疾風暴雨，再不入寡婦之門矣。」媼泣謝曰：「累君哉！」常慨然自首於庭。官義之人哀之，而莫能救。遂問抵躅年，援赦得釋。夫妻抱痛，如逢隔世，第以逮罪，產業蕩盡。妻乃日夜號泣，勸其改行。常亦力悔前非，誓不再蹈，卒爲善士。然而聞雞起舞，終未免有凋婦之見存，其妻實愛之。當夜績，見火珠滿地，纍纍行入牆隅中，妻告常，掘而視，得窖金，不可測。常喜曰：「吾得金，金得所用矣。使此儻來者，俾一二錢，虜得之，將不知幾經慢藏，幾經嚴密，勢不至及于禍不止。何如今日假我行義，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之得哉！」妻曰：「行之利，勿暴其氣，是集義所生者。」常自此遇人急難，脫驂留佩，往往出諸水火之中，卽或偶逢按劍一鉤，金儘可冰消。故常君晚歲，躁釋於平，義士而有藹如之容，稱之者，謂其半生仗義，半世疎財，其克保首領終也宜矣。

【秃 梁】

秃梁者，乞人也。張姓，不知何許人。自幼獨身行乞，其頂無髮，自呼爲秃梁。人亦以秃梁呼之。賦性有膂力，聲粗猛，一呼徹巷，無不知爲秃梁。至有錢，則買食，餘以分人。或傭工，工費不計多寡。

遇人呼修橋梁道路，不索直。有年大飢，梁乞至夷灘，忽大慟。詰之曰：「我思家。」遽歸。春，人相食，棄嬰兒滿道。梁以二筐貯十數人，擔之乞食。食之有死者，旋補之。五閱月，無怠容。生平不飲不博，不盜不與人鬪。人託之餽遺，雖重費，一無所苟。卽大風雨不爽期。有欲授以室者，笑而不答。雍正七年，病死於高密，年已七十矣。

【二班頭】

粵之潮屬揭陽，大邑也。有二班皂沈清者，脩髯大耳，爲人憨直，甚貧，銜退一醉之外，正不問事。大如天也。其妻交誦之沈嘗曰：「杖頭錢不可用，但添我一杯酒，獨不顧人家覆盆冤耶？」妻

乃去幃。沈一人，愈覺無累。有邑豪李姓，驢隣家霍氏女，女父固窮，不願爲李妻。李厚以金，不可挾以勢，亦不可。李又拆隣堵，霍出堵，乃覆霍懼及禍，攜女避之。李復訴霍負李債，賒行於官，欲誣服之。李託沈，倘責霍重斃之，遺以錠金。及訊，果下霍於堵。沈乃左手執杖，右手持金而告尹曰：「李以金賂我杖，我不敢以杖售其金，杖則猶是也，而金爲反諸。」尹慚，遂釋霍。故李謀終不能傷霍者，沈之力也。後人以沈行事不同乎役，且有遠於役者。死之日，塑其像於城隍廟之東廊，猶左杖右金，青衣爪牙之態，宛肖其生。今邑人有以斗酒豚蹄，供其前，提其耳而祝之曰：「沈二班頭，某事乞爲佑之。」事多應云。

【送匾】

太倉張受先，名采，事母至孝；性耿介，好面斥人短。乙酉元旦，夢關公送一「乾坤正氣」匾到家。張大喜，逢人說項，以爲神之格思也。先是，州中有豪僕某，爲民蠹，且爲衙鷄，人莫之撻。張與州侯錢希聲善，以公憤白之。錢侯怒，案治其罪。夫投鼠必忌其器，毀積恐傷其珠，哲人達士，以此爲箴。張公之白於州牧，雖曰義憤，亦深不自韜晦，宜宵小私讎焉。將舍沙而射之，果皆銜恨，欲甘心於張。是歲五月，張公至小教場，羣黨要而劫之，叢毆聚擊，血肉糜爛，備極慘酷。見其僵仆不動，以足蹴之，身直仰，咸以爲死，哄而散。側有關帝廟，廟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野，恐有毀傷，吾儕當昇還其家。」無以盛之，乃下一「乾坤正氣」匾昇焉。到家灌之，酒得甦。明年捕凶黨，寘諸極刑。嘻，是夢也，謂之神兆也可，卽以爲旌善也可。

張二嘮

張二嘮，名景儀，行二，濼之東關外人。以其好言，故稱「嘮」。凡與人共一事論一物，必窮詰再再，亦究乎其至極而後已。然其行皆隄乎正，鄉之少年後輩，或遭于道，必超而避之。蓋恐與之言而刺刺不休也。有杜祥，嘮同里，客死於都，其妻高氏與姑及三幼子居。乾隆十二年飢，姑令高離適。二嘮與之媒之者，遂聘焉。擇吉高氏至，張迎入，高氏坐床隅，嘮曰：「新人年幾何？」婦羞不言。嘮固問，婦素知其嘮，乃曰：「三十二。」嘮曰：「三十二，前婚杜時年幾何？」婦曰：「一十六。」嘮曰：「十六年中，爾夫婦亦相得否？」婦笑曰：「夫婦有何不得之有？」嘮曰：「恐不得既相得，當死守，寧改適？」婦曰：「姑老矣，不能養，子皆幼，不能撫，故離而得金，以養以撫。」嘮曰：「金有盡，姑與子疇撫養？」婦曰：「不貧不離。」嘮曰：「離亦終貧，何如不離？」婦泣曰：「離豈我之願哉，而迫我以不得不離之勢。」言罷，大慟，以袖掩面，不能成聲。嘮曰：「夫如是不須悲，爾急歸，孝爾姑，撫諸子。」婦曰：「聘難償。」嘮曰：「不爾索。」持燈引婦出門，送之歸，告其姑，而撫其子。皆涕洟拜謝。嘮曰：「如有急，惟我恤，可遣告，齋爾缺。」鄉里稱善，今三子皆力食，能養母矣。

此文有聲有色，簡古可誦，七如慧心綉口，得這一種筆墨。

葉祿

我曾祖聞進公有僕名葉祿者，善走。一日夜行五百里，視其脛骨，較人長挺，又無肉，多黑毛，皆着地，腦後辮橫直流矢，間進公以恩貢，准入成均。葉隨往，公家貧，親老，嘗以膏資之半寄家，一月一次。命葉歸里，吾嘉邑，去京師千二里有奇，葉以七日作往返，無愆期。一日行至夜，過鄭州，窪二十里，無人居，有打短棍者，伺葉至，擊葉，葉仆，棍者剝其資去。葉狼狽起，失資，視南北，只兩條路，無岔雜口。於是望北追之，約五六里，不見。急反南，路未八里，而荷棍者隱隱在前。葉呼曰：「還我行李！」棍者見葉狂奔，葉轉緩行隨之。棍者返身欲擊葉，葉亦緩行而退。棍者不能及，棍者又走，葉又隨之。如是者再，棍者驚，乃還其資。葉收資而棍者自去。葉思竟夜無事，且又餒，何不戲

之仍隨棍者。棍者憤甚，又聞呀囉雞聲，已唱村落明星已爛，天色欲曙。倉皇言曰：「壯士何相逼太甚耶？」葉曰：「終宵往返，未及握手晤面，擬欲登堂讞荆耳。」棍者無奈曰：「毋譁，舍下不遠，倘承枉顧，願爲前導。」時天已大亮，棍者引至一村，入室良久，有老翁出，延葉登堂。問姓名，老翁曰：「老夫段姓，夜間豚子誤犯，望寬恕焉。」葉唯唯。復問葉，知爲曾氏僕，且爲曾氏寄膏金歸養。翁甚愛葉之忠於主，又敬聞進公之能孝於親也，且饌飲，葉醉飽辭去，翁且贈行資，又與葉一小旂，曰：「凡貴相知過此，或車或馬，或行李，皆插此旗一面，直抵濟上，可無虞也。」後葉常往來其家。數年後，段氏富，改行而我聞進公已選雲夢宰，會集差使都門，重過其地，翁已作古，棍者與葉，彼舊交，且見其二子爲雞黍云。

【張陳武】

文登協鎮張陳武，有絕力過人。康熙壬子，來登。當時營兵，悍不奉法，以譁噪爲常。公抵任，未幾，有無賴多人倡亂，約於五月五日黎明舉礮爲號。有其黨，醉洩謀。公於二鼓始聞信，率親丁馳而往，羣凶方歃血。公入，叱之，衆鼓刀而前。公以手扑之，刀紛紛落，如狂風之飄屋瓦，皆就縛。其兩首不受縛，公以左右脅挾之上馬。歸至城下，二凶已受挾死。次日，公升帳，傳集營弁，各帶器械者聽，罵曰：「余結髮從戎，身經百戰，汝曹豎子，何敢當萬人敵？」遂試武於庭，距躍過轅門，復袒衣，創痕般般，衆皆嚙齒咋舌，羅拜於地，乃追其餘黨，各重捶之。自是營伍輯服，奉張公約。

【斷頭兵】

乾隆甲午秋，山左壽張逆倫之變，夜發，倉皇無備，滿城奔竄，軍民雜遝。有兵張某，奮勇登陴，遇賊於巷，一人力戰，爲賊所殲。覺賊刀劈腦後，如切瓜聲，遂愓去，倒地上。移時，蘇痛極，血涔涔，狼狽而起。其首墜胸前，不能舉。張以手托起，加於脰，復墜。張乃扶其首，又拽其辮，結繫於後腰帶間，遂不墜。視市上無一人，踉蹌歸，家人見之，驚掖榻內，驗其頂上，刀痕深入骨髓，皮不斷者，僅寸許。所幸氣食二盞，無傷。於是灌以米汁，月餘創合，亦能言語。惟不敢俯視一切，恐低首仍掛胸前耳。今張年近七旬，猶善飯。有人自壽張來者，皆見之，無異

詞。

【周劈刀】

汝寧趙若水，名進士也。為聚強令，與文教，獎勵後進，愛才如命。一時之彥，無不樂被其容接。簿書執掌之暇，長吏之堂，不啻師儒之室。百里中蓋彬彬如也。會當放衙之期，捕緝者獲一竊牛馬賊，名周劈刀。吏抱牘比賊按律，俄請鞠，俄而竊，至長跪塔下。趙視之，雖屈下膝，猶昂藏高出几案，鬚長飄飄後。趙異其相，先問捕者曰：「爾從何處緝得，毋誤捉奸人。」捕告曰：「若囚嘗往來於燕南趙北之間，得人牛馬，輒騎而去，有追之者，周即拔刀劈門，勇不可當，劈刀之名自此。有昨大醉，解雷臥野廟中，故得就縛，否，誠不可與爭鋒。」趙乃指周曰：「囚，何說之辭？」周慨然曰：「大丈夫磊磊落落，何可一世今不幸被羈，豈等鼠竊狗偷輩，作乞憐憫賴狀，竊誠是囚，諒大官不至以殺牛馬之人，加殺人之罪。」趙曰：「囚亦知夫竊之輕重乎？」周曰：「既為竊，豈不知竊顯為大官陳之。天下古今，紛紛多竊者也，獨囚也乎哉？竊也者，取彼所有，濟我所無，初不必明彰其劫奪之嫌，而陰成以投贈之好。况放牛世替，借馬人亡，偶值以事之所必需者，寧復計其風之不相及，至先天義蘊，往哲名言，人能竊之，即可以為聖，日月精華，陰陽與竊，狐能竊之，即可以為仙，極之竊寶玉，竊大弓，竊虎骨，或作權奸，或作義俠，等而下之，王朝升斗之糈，爵秩之榮，竊位者一旦藉手，固莫不名顯當時，蔭及後世。區區慢藏，匿跡於馬渤牛溲之下，又何竊之義類之足充與？竊猶囚乎哉？」趙益異其言，薄責而釋之。後十年，趙猶子官於粵，有平倭寇周將軍者，通款接問：「若水，是君何人？」答以「諸父行將軍何以識之？」曰：「我師也。感恩知己，兼而有之。林下先生，頗記憶否？倘有便鴻，余有一函，並薄物申敬。因念叔多門牆，未聞有武弟子。」後寄書郵返，其叔字中始緬述之，乃知其人。猶錄其寄詩一首，以示云：「學書不就劍無成，曾向燕南草澤行。命也何如拚一醉，薄乎爾爾感餘生。海門蛟射秋風壯，聖主龍飛野鴛平。今日功名銅柱表，願從桃李報恩情。」

【喬一琦】

一琦字伯珪，上海人。膂力過人，邑中有石坊，嘗乘馬過坊下，以手援坊，足夾馬起半空中，久之

乃下。又嘗坐舟中，勢欲前，則舟即前；欲後，則舟亦退。其勇如此，亦一奇也。事見喬氏最樂堂家傳。

【澣衣婦】

江西撫軍某，驕恣甚，道路以目。總藩某，則政多美譽，會有大讞，兩人意見牴牾，案牘上下，遂貳焉。藩執不附撫，而撫因以對藩，且圖殺藩。藩滋懼，謀所以避之，不得，欲解組又不能，嘗於空庭

月白，脫帽無人之際，浩然長嘆。月前有浣衣婦，進藩署，夫人見之，喜詢其里居。夫人之桑梓也。年約三十，孀寡無依，隨帆下豫章，謀爲傭而標潔謹悍，不同凡婦。言語亦爽利可喜。藩亦異其爲人。一日，藩抑鬱，書空咄咄。婦前致詞曰：「大人屏藩宣化，當敷政優優，不使叢勝斯已耳。何終日鬱鬱，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然妾聞主憂臣辱，蓋爲賤妾言之，毋謂裙釵中無解環法也。」公曰：「爾窮廬嫠婦，何足與語？有懷莫白，奚詞費爲？」婦曰：「監軍將不利於大人乎？」公愕然。婦曰：「無憂。監軍酒色徒，未能遠謀，妾將爲大人釋此厄。」藩喜問計。婦曰：「請俟。」詰朝，婦蚤起，捧雕盤，盛熊燔一脛，炙馨欲染指，使馳餽，受而甘之，報謝。及公謁撫，撫曰：「承脫嘉珍，安得此善庖？」我府中刀俎不及也。」藩曰：「適來浣婦，初不知其工調劑，憲軍如適口，當使其越俎而代。」撫喜。藩歸告婦，婦欣然輿往。撫見之心蕩，婦承以目，撫樂甚，留不返，且邀藩飲。一切酸醎，皆出婦手，不假咄嗟。撫每往狎婦，婦固黠甚，撫不可耐，要於檻而約之。婦曰：「大人高貴，賤妾軀醜，不足荐枕席。」撫堅之。婦乃約曰：「室南留綺軒，薄暮請俟妾於軒中。」撫候之晚，時當秋涼，日甫暝，撫紗袷搖羽篲，大椅坐夜香棚下。俄婦至，持盤水向撫曰：「少坐，俟妾拂拭以請。」撫頷之。婦入軒，頃見窗如針亂刺孔，撫視孔中，出白氣，縷縷如絲，突出旋繞，撫身上下不絕。若網，旣乃漸收，縛身不敢動，而芒刃往來，間不容髮。婦曰：「貪婪賊，欺心太甚，將齧切爾，爲豫章人洩忿。」撫戰栗哀懇，呼之以神，號之以仙，且尊之以菩薩，百千萬億，不可思議。婦曰：「方伯，民望也，汝離之何？今與汝約，勿貪，勿忌，勿淫，勿酷，我山山朝朝暮暮，往來爽氣，日鑑爾形，可獨爾心，千里萬里，能呼吸至。」撫唯唯自誓。婦出軒曰：「好自爲之我去矣。」遂繞於白光中，長互向西而滅。撫之髮鬢眉衣裳，層層剝削，滿地如塵。撫之身如剝卵，如剖瓠，三月不視謁。後其行

頓改，與某藩前怨亦釋。

【齊無咎】

齊無咎，字冠卿，金陵人。性謚持，舉優貢，客京師之粉坊衙衙南口。隣多隙地，近葦塘。初夏午涼，

囑媒媪通其意，求為妻。媒告婦，婦曰：「齊貴人，非吾耦也。吾非大家世族，恐貽他日羞，不可。」後齊求為妾，許之。婦歸齊，詰之邦族姓氏，婦曰：「買妾可不知其姓。」終不肯言。婦不苟於言笑，而事齊頗勤。謂齊曰：「郎君客靈蕭索，京城米珠薪桂，居大不易，且食指又增，當思所以治生者。」婦乃買磨一具，驢二頭，麥數斛，磨得麵，輒用驢馱自鬻於市。至晚歸，則麥囊中垂垂皆錢也。齊入課成均，多不家，又復得膏金。婦善生理，由是齊之客旅將豐於其家，從無柴米拮据。一日，牆外有腰斬一屍，無上段。京師洶洶然，而官坊初不以為齊婦，即齊亦斷不以為婦之為之也。踰年未緝獲，事宕。後婦產一子，齊肄業將滿，每言欲與婦同歸江甯。婦但微啞，亦不答。時夜半，齊寢，閉戶垂幃，忽失婦所在。齊驚怪，以為有奸，頗發怒憤，問其婢曰：「娘子每常如是，不知所為。郎君特不知覺耳。」齊起立庭院，徬徨躑躅，月色如晝，忽聞飛隼笑落一人，自屋而下，紅絹裹頭，大部虬鬚，右手持一匕，左手攜二人首。齊方驚顧，其人相對摘鬚，乃婦也。婦曰：「郎君無怪也。」遂入室告齊曰：「妾父宦於閩之長汀，為上官所枉，奇冤刻骨，數年以來，此仇已報，尅不可留。」齊視其二首，則已劊鼻抉睛，糊不可辨。婦更以白練束身，取灰革囊函首，搗之曰：「妾幸託小星，得所棲止，報我大仇。女奴是妾數年所撫，郎可納之，以代我任，且育汝子。」言訖，收泪踰垣，莫知其向。齊甚驚愕。少頃，婦卻至曰：「適去，忘哺得孩子。」良久出，便對齊拱手去。齊悚立一晌，入室不聞兒啼，視之兒已身首易處矣。呼女奴詢其故，女奴曰：「妾十歲，父母鬻於娘子，娘子育之五年，而不知娘子為誰也。」齊令女密其事，納之為妾。是年齊得官，為東川雲陽丞，後終不聞婦之音問也。

傳奇中鎖雲囊，有女盜掛鬚髻，絕相類。

報應（善惡並附）

【陸修】

臨安馬指揮某，未嘗讀書，而雅欲教子；因延師於構里之陸修。修固名士也。馬耳其名，豐饒，以相招。陸就馬，馬亦禮敬陸。陸固檢束自持，館政之外，不與他事。馬一子名驥，良讓梨之歲，其父母愛如掌上珍。乳媪婢女，日往來於絳幃桌比之間，如鶯梭魚貫，雜沓不休。陸惟端坐正襟，靜翻書卷，絲毫不爲之動。一日有婢湘青，送梅子於其徒，因取一枚向陸曰：「先生梅之。」陸搖首曰：「毋庸。」婢笑曰：「不用梅用我杏否？」陸持戒朴几上，訇然有聲，婢咋舌去。自此館內肅然，不敢馳驅，皆奉先生約。半年，其徒頗循師範。陸每當課餘，輒命驥良隅坐，喜講古今孝弟故事，娓娓不倦。陸嘗語人曰：「蒙以養正，爲聖功之始。故幼稚之年，實爲終身成敗相關，必先正其心性，而文藝其後焉。如始基不正，雖異時才華震世，大節有虧，何足重也。」馬及其妻，咸愛陸之能善誘。時秋深綿雨，陸偶感寒疾，臥榻，晚課畢，良歸告其母。馬妻聞之，恐陸生衾薄，乃命婢樸新綢被，送齋中。陸臥覆榻上，晨馬來視疾，陸未起。馬見床邊有一紅女鳥，竊拾而視之，乃其妻物。袖而返，以館後有徑通內，詰妻，妻告以送被誤。馬不之信。及夜，命婢詭傳主母命邀之，已操刃往開門，即殺陸。陸聞命，怒曰：「咄！是何言！明日告汝主，當搗殺汝。」馬返，疑未釋，更逼其妻往。陸曰：「吾承賢夫延爲西席，詎以冥冥墮行哉？賢夫受朝廷官，一生名義，汝爲之喪盡矣！」妻請開門，陸曰：「此門生死之關，人禽之界，速請回步，先生休矣，斷不爲夫人啓也。」馬疑釋，而棄刀焉。翌旦，陸借故辭館。馬謝曰：「先生君子也。」爲之備述昨夕顛末，方悟送被掩鞋之誤，所自來耳。甚矣，吾爲陸生危矣。館扉一啓，禍何可言！不特立喪其元，抑且枉害彼婦。嘗謂陸生能絕邪徑之履，義也；申賓主之正禮也；晨告辭，智也；託他故，仁也。有君子之道四焉，可以爲師矣。世之下榻東家者，正宜自檢瓜田李下，用防未然，正不得藉口坐懷，反謂魯男子之閉門爲迂也。或云：此萬曆丁丑進士陸世科事。後官至大理正卿，不附魏黨而歸。

吾鄉富甲某，忽欲延師課子。會當夏月，曬麥於場，雨驟來，諸傭工皆爲之蓋藏。富甲問曰：「教書匠何以不至？」師聞之，怒而去。嘻，可怪也。師也者，言其文章品行，足以矜式後人，故延之盡禮以待之，折節以求之，寧爲過情，毋爲不及情。則尊師之道得，乃有以獲書香之報。今富甲以敦詩說禮之儒，儕之梓匠輪輿之列，猥曰其志，將以求食也。夫亦思一器一物，情人成就，尤必殷勤至而款洽。申况以子弟之受裁於師，何等關係，何等慎重，願以輕薄相嘗耶？而師之所以爲師者，亦貴自尊其道，以爲養正聖功之本，方不負北面西賓之稱。不然亦適宜爲富甲打麥場棚，又何常師之有！

【擲狐裘】

福建孝廉林某，會試北上，舟泊吳江一高樓下。夜半，樓中火起，岸上鼎沸。忽一少婦，單衣墜於歸返，卽解纜去。林以是科成進士，因偕同年謁房師，拜謝畢，房考曰：「子有大陰德，前閱卷時，見此卷洵汚，已置落卷中。假寐時，夢一長髯赤面人，閱此卷，且批云：『裸形婦，狐裘裘，秉燭達旦。』我醒時，卷已在案，因薦中焉。」林因述前事，公嘖嘖稱奇。內有一吳江同年，向林下拜曰：「墜樓人，卽我妻也。是夕某赴酌於外，聞失火，亟歸，一婢一僕，已爲灰燼。度妻亦必罹於難，平明見妻歸，狐裘燦然。問所從來，云是舟中人所贈。我疑必有所污，斥歸母家。自謂恩斷義絕之意，年兄既活其命，又全其節，真恩重邱山，宜爲天神所欽也。」房考嘆曰：「此若非聖帝顯靈，吳江生不免爲負心人，而夫人終抱不潔之名矣。宜速歸，作好合計。」生泣謝。後歸夫婦如初。林榜下，除浙令，便道往訪，夫妻出拜，權謝，猶出其狐裘相示，以誌感佩不忘去。

【一枝花】

福州生員林濤，少年美貌，如粉妝玉琢，豔麗勝於裙釵。因下鄉莊收租，宿於佃家。晚間偶出糶窗而語，女卽笑步而去，振振有聲。繼而復來，曰：「昨日有一枝花，落在此，着我來討還。」林曰：「在此，問此花爲誰」

之物。」女曰：「我姊昨來看汝住處，落在此。」林笑置之。女去，又持花來擲林曰：「我姊說這花教你一夜，便弄得此等模樣兒，晚間月上，姊約你到東廂陪花間罪。」女去，燈靜，林至東廂移時，果見一女，嫣然而來，年十七八，俊俏無比。林一見消魂，攜手並肩，覺香氣馥郁，竟體如脂，彼此各道衷曲，真如膠漆。歛聞有呼「荷姑」聲，女曰：「空庭冷露，不可爲歡，明日父兄入城，舍下無人，郎可從屋後繞入內房，當焚香掃榻以待。」叮嚀而別。林歸室臥，輾轉思慕，一夜目不交睫。繼聞枕上雞鳴，樹頭鴉叫，且氣澄然，中懷頓釋，自念我已有妻，彼尙未嫁，一時亂之，實爲損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遂披衣蚤起，忽忽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訊。聞其一病幾死，林毅然不顧也。丙子，遂捷鄉書，人以爲不淫之報云。

人有轉念遂成惡道，然必察其初心之是否。若林子之竟夜低徊，卒成正果，可謂善補過者。

【冬烘生】

吾鄉有前輩者，饒於庠，城篤太古風，教胄爲業，三十而鰥，終日靜坐，課讀之外，一無所問，亦一就館穀。東家某，愛敬之一日，其東納一姬，家人閔其事。老生微聞之，囑其徒曰：「請若翁來，告一事。」頃東至，相對坐半响，老生注視之，不發一語。東人曰：「師適召何事？」老生曰：「無甚事。」東人以冗辭之出。老生蹀躞沉思，又以指圈畫空處，復命其徒請若翁。東再至曰：「師有何事，直言毋隱。」老生乃趨起曰：「聞君納一新寵，有諸？」東曰：「然。適買得一村女子耳。」老生曰：「女來幾日矣？」曰：「昔者。」老生乃曼聲曰：「昔者，盍與我……」東笑謂之曰：「吾亦知師鰥居久，當爲吾師娶一佳偶，此特奔走婢，不足當師中饋，主容再圖之。」老生起謝，家人聞而粲然。在老生固不以爲非。會前村有新婦，其東遂與老生媒焉。媒婚於館後，小園屋一椽，釜杓床帳，悉東與之辦。合卺之夕，老生簪花衣藍，中坐青廬，行交拜禮，而覩覲勝於少年。觀者殊不以爲再訪藍橋也。三朝謝客，老生喜形於色。後其妻欲歸寧，老生親爲控驢，妻至前夫墓所，下驢而泣，老生亦泣。妻呼夫而慟，老生則呼之爲兒云。時妻者食

少靈幸，欲乞諸隣，囑老生視，勿過火。老生誦讀，忘之，及妻歸，而食亦成糊矣。隣女子沒於井上，裙幅爲風颺起，老生就而下之。女詬厲焉。老生曰：「婦道衣裙不當如是，我不爲整，是我之過也。」鄉人知其誠，而不之咎。其生平大率類是舉。一子有夙慧，長能文。會徵宏博擢第二，晚歲至滇黔節制，咸以爲忠厚之報。

七如氏曰：「冬烘生，一生行誼，皆如老樹着花，無一醜枝。而古豔躍躍紙上，蓋惻款出於自然，風流亦自不免。時對此篇，猶令人神往於函丈春容際耳。」

江善人

豫章省城外，有黃牛洲，江姓家於此。嘗商於閩廣間，航海上下數十年也。江生平好喜，不欺童叟，見人捕燕雀，必售而放之。生每曰：「鳥語樹間，樂意可聆，今人籠之棘中，以聽其呼朋哀怨之聲，亦復何也？」一年自閩抵粵，過大磯島，颶風突起，四顧冥合，長虹掛天，海水震蕩，舟師入，向順風入大洋，罔知其所。既而桅折船裂，百人皆溺，而江亦赴濤中，自揣萬無生理，忽覺身畔有木，江抱之，木起江起，浪落身落，浮沉出沒，一日夜，江力盡，風愈狂，江隨波至岸，覺水淺，身不自持，海浪推沙於身際，猶相擊也。頃而勢暫緩，潮當寅退，暴定日晴，江已匍臥沙岸，風餘威，尙呼呼，滿身衣袷，可半乾。幸秋初不寒，神定，舉目望北，皆巉巖巖石，匍走圍豚，依附藤葛而上，及巔，三面皆汪洋，水天相接，獨島後西向，草滿石礪，不辨徑路。江忖云：「我江某不死魚鼈，詎獨吻於虎狼，望洋無益也，且腹中枵。」於是緣磴下，入草窠雜樹之中，見山棗殷紅，脫落滿地，江啖之，不飢。望岩際，茸茸處，微露一綫行跡，江尾之，二三里，聞雞犬聲，漸亦隱隱，似屋角出叢莽。江喜而奔，無何居然村落也。戶烟雖少，而守望皆整。村外一翁，策杖來，長鬚髭飄飄然道裝，與中華無異，江前致詞，告以舟遭風壞，望乞憐收。翁曰：「聽爾聲口，似江西人。」江曰：「南昌郡。」翁曰：「我鄉里也。」引之入村，村中老少，見翁皆拱立。江憶翁必林下紳，至門入內，登堂甚藹煥。江匍匐，翁掖之起，曰：「鄉里也，何必爾爾？既至此，可暫棲身。」指耳室居之，衣具悉備。江居半月，每日蔬菜，飯蔬潔精，不及薰酒。往來僕御，皆江西聲口。江因詢其來，去中華幾遠，衆含糊答之，而翁雖作逍遙林下裝，若終日碌

碌不暇，常日晨未見歸。忽翁一日呼江曰：「爾能會計，爲我司日掌記？」江諾。惟日記數百人米菜而已。至晨，有人舁買物至江所，所過數登簿而已。如是者年餘，江固誠懇，翁喜之。問江曰：「汝亦念故鄉否？」江泣曰：「藜長年留，實所心願。惟家有慈親，望子不歸，恐斷腸耳。」翁曰：「此地亦好，欲歸亦非難事。」江聞言，詭請歸省。翁許以異日晨，江抱簿登堂，一一交翁訖。翁乃策杖出門，至海邊，杳無舟楫。翁擲杖，波中卽化一巨艦，翁與江登之。令江閉目，勿啓，但聞風聲浪聲。旣而漸遠漸微，而鄉音市語，隱約來前。翁曰：「至矣。」江瞻望驚喜，則滕王高閣臨江渚也。翁入閣，江隨之。見閣下神案香楮，布滿符錄。翁取案上供神柑剖其瓤，與江食之。翁仰以空皮合置俎間。江又隨翁至廚下，見刀俎滿前，砧烹錯雜。翁持一紙函與江曰：「人問汝，以此貽之。」江納於袖中。翁卽翻身入灶而沒。江急曰：「長者赴火。」而廚師執之曰：「此天師潔齋之所，問人何擅至此？」江曰：「適與長者至，忽入灶內矣。」遂出封函以驗。拆之，卽早間天師祈雨表文中，有兩錯字，特爲圈出。又指供上柑菓空一枚。江撫詢之詳，知其好善，署石表於洲曰：「善人處。」而江始知翁之爲旌陽許真人也。益修善行，母子悉登上壽云。

七如氏曰：「雲中雞犬，合宅飛昇，豈清虛之表，有一境位置之耶？據此，則神仙蹤跡，仍在人間。第爲桃花流水，杳然深處耳。是說亦近理。」

「牆折弄」

吳門陸采侯者，愷爽人也。順治年間，有某商，主其家，置綢緞諸貨已畢，欲束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靈黃山上，而反載月船頭，不誠太煞風景耶？」商領之。乃移貨貯他寓，爲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寺，相與盡一日之歡。晚歸，他寓火，千金物付之一炬。采侯歎惋，且傷客之蕩盡也。語商云：「是非客之過，我貽之咎。若貨未登舟，貨猶我貨也。且我若不強留，又安及火？」竟償其值，商感謝而去。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家火，左右俱盡，獨陸氏之廬無恙。未幾，隣再火，兩隣又蕩然，而陸氏之廬仍無恙。時左隣高牆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僉曰：「陸氏昆仲，不得正命死。」及鋤視之，見牆傾如折，中一弄然，兩人戰栗危坐了無

損傷。

【金駝子】

洞庭東山金駝子，背曲如弓，心性靈敏，人多愛之。肖其形，呼爲金元寶。人家有喜慶事，總得金元寶到門，以爲佳識。金復能爲諛詞祝嘏，故遠近爭致之。金一至其家，莫不釀金錢，具酒食，欣然醉飽，盈袖而歸。數年，家漸裕，有田二十畝，皆膏腴地，旱潦無虞。鄉人號曰「米圃」。里有某甲富而貪，涎之，求售於駝。駝不賣，諺曰：「鄉里老兒生得怪，越貴越不賣。」甲意甚恨，轉轅尋思，乃與役勾使人訟駝。駝傾囊，遂欲鬻田。甲賤得之，價不及半也。駝自此貧，無有再問元寶來者。卽自送元寶上門，而人亦視之爲椿鑿也。他日，僮僕之田，所見秀穎連阡，曾轅耕之幾時，他人將飽其實，不覺咨嗟太息。鋤禾者，駝舊佃客也，相與語，因談及爲訟某者，卽某甲，以此數十畝故不然，无妄之災，何因而至前耶？佃原委甚悉，駝憤然，歸磨利刃，出入挾之，思得之而甘心焉。一日，偵知其飲於烟家，夜候道旁檐下，更餘，駝忽轉念曰：「貧，我命也，某謀產而得產，渠自昧心，我復捨命而殺人，我仍無產，且亦喪命，何益之有？」遂擲刀於河，返走。暗中度石橋，忽聞人語曰：「這裏是金元寶。」覺有人自駝後扳倒仆地。又似一人持二板至，遂置駝於板上，復以一板壓之，縛自勒板如榨油。駝本狂者，而使之直，是猶以栝椿爲杞柳也。駝覺腰背悉爲夾碎，痛急，憊去。復甦，一無所有。反手，腰背大異於前。疾返叩門，妻見而逐之曰：「汝何願然而亭亭，慨然而蟲蟲也！」驚笑達比隣。其走視，果無復拳曲故態，遠近傳爲異事。稍有周給之者，駝又小康。人問之，謊言得一秘方，而挾刃事密不言。數月，其仇某甲忽至，餽遺殷勤。踰日，又來邀幸其家。初峻拒，而請之者益力，不得已赴之。治具中堂，豐腆周洽，酒酣，又延之別館，把臂捉膝而語。駝心疑之，夜深欲別。甲曰：「自君獨除痼疾，深自欣對，僕不量，有懇於君。若其無吝教。」駝問所欲，甲跪曰：「鄙人年踰五十，止一子七齡，生而娟秀。前月瘧於燈下，足望屏風而仆，遂如鉤焉。其母日夜懷念，思所以療之，非君神方不可。如肯援手，當奉百金爲壽。」駝聞言，仰天直視，默默不語。甲笑曰：「豈薄百金耶？不靳益也。」駝曰：「妄取人財，恐腰之再折耳！」不覺慨然歎息，涕泗交頤。甲怪

問駝，乃罄吐詳悉，計擲刀橋頭之日，正其子屏風得疾之夜。甲聞之，憬然，繼且痛哭，深以爲悔。乃載駝之夫婦養於家，歸其米園之田，其子遂瘳。由是觀之，損人利己之不可也。彼小人者，佔人之物，詎以爲己物，佔人之財，騙爲己財，謂非損在人，而利在己歟？以此家室豐腴，安享其享，豈能久乎？藉曰能之，而人之因是貧乏，我其坦然而對之乎？吾恐屏間顛仆，有不旋踵而至者矣。

此文筆亦簡淡。

【孫元昌】

孫元昌字大山，益都人，剛直果毅，與人洞達無隱迴，至其意之所是，則斷辭一跡，雖貧育不能奪也。讀書好深湛之思，刻文切理，不喜滑澤枝葉。久於庠序，屢進不偶，終不易其所學。論難衍，確如也。壯年論事，慷慨激發，無所施試。年未五十，婚嫁粗畢，遂閉門卻掃，漸疎外事。門前種柳，堂後刈葵。署其門曰「辟俗理肱枕，隱心問藥籠」。有貧賤交，一日，豪富車馬過存，將入門，一聞其聲，即飄然隳垣引去，終不復接對。其憤時迂俗，皆此類也。性好綜詳，臨事必先立短度，即斷竹敗瓦，處之必安其據，用之必當其才。晚營孝水之濱，俯仰靜觀，窮年兀對，倦則策杖獨尋，從容信步，山邊林下，邂逅忘機，輒爲盤桓。移日，兒輩念其勞，閤以僕馬追隨，卻不御，愜然獨返。亦其素懷微尚然也。孤情自照，而隱不違親，矯時礦俗，而動不驚衆。年七十有三，生平未嘗一衣帛乘馬。臨病篤，尙自點檢餘糧，代諸弟償負，亦未嘗挂一人錢。有四子，以長子廷銓官封光祿大夫。

【張民感】

張民感安邱人，少孤，爲諸生，不屑事章句。嘗曰：「情非捧檄，禮豈翹弓，何數數干祿爲？」因辭以修身儉以養德，鄉黨共推長者。中歲無子，妻王氏爲購一妾，入門見其泪痕盈頰，哀苦動人。問知爲名家女，立遣去，不索直。女謝歸，面使者曰：「願祝張公三子成名。」後果三子孝廉，嗣倫、明經、繼倫，侍御緒倫，遂符其言。先是公病革，諸子幼，乃呼其從子孝廉書紳至屏內，出囊千金付之曰：「孀孀藐諸孤，豈能守此付汝，待其長，可予則予之，如不可予，汝其自享之，毋以多金累也。」書紳唯唯。諸季長，悉以原囊歸焉。聞有稱公「誠能」

格人，智足庇後。」

【小 李 兒】

從來男子宜室，女子宜家，婚姻之事，自古皆然。聞此事者，不必盡爲媒之正當；巧言以諷其成，或微言以勸其成，往往有一種天性殘忍之人，不但不爲撮合，且爲之拆破者，如當夫妻反目，偶爾生離，年歲凶荒，甘心死別，因造無稽之言，設斷情之語，觀其貌破鸞分，以爲快意，何所利而爲之耶？昔有德州小李兒，初爲人運船，偶一商登岸，遺金十笏，李得之，船主許妻以女，閱數日，商追至，值船主他往，李慨然悉還之，船主有感，乘間破之曰：「此兒薄福，一鉤金且不能承受，况欲得妻乎？終必餓死。」船主感其言，遂逐李。李去是日，浴橋下，有物礙足，摸之銀也，悉取之，可數百金，用以市販。遇前失銀之商，教以脫貨，利倍息。船主聞其富，仍以女歸之。乃遂其成，此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彼破人之婚者，曷利焉？

【張 一 綾】

張姓行二，濟上人，性兇悍，故以稜名，書法也。爲州小捕，鄉人怖之。值歲奇荒，人相食，流亡遍野，民不聊生，而張乃安享豐裕，自鳴其得意。張嘗在道旁俟往來行車，有推載小男女四五人者，卸其爲販，截路而呼曰：「何處私來人口，敢從官道揚鞭耶？隨我官辦報驗方出境。」販者恐，賄之，如所願，乃釋。時垂斃乞兒，載滿道路，張掖之投鄉中大戶家，無何乞死，張必詐索盡致，方昇去。又或至鄉中，與大戶無故口角，或以石自破其顛，血橫瀆，得金以供十日醉。城中有張姓商人，張思得其鈔，覓一妓候之城隅，俟商過，妓肩擠之，而喊張，誣商白晝戲良家婦，純之當官，用數百緡贖免，以所獲半入官衙。所以官知不治，反倚爲鷗，且任其蠶也。前村有鄉甲，買一妾，張知其爲遠來逃亡者，攜其夫往，初念無非索錢緡，以爲快，遂排而入曰：「爾何恃妻活漢妻耶？」其妻聞之，出與其夫抱頭哭甚慘。張憫之，縱其夫歸，甲不敢聲，復解囊，令其圍聚而去。張乃醉飽於鄉甲之家，以防其襲。鄉甲固畏其悍，莫之何，嘗剝牛賣諸市，識者不敢指證。其局嚇鄉愚等事，張謂之爲配藥，而破顛昇屍等事，張謂之爲打銅，皆實錄也。一日，午醉，休後園柳樹下，忽二皂衣至，腰間出鐵索，套其項，張曰：「二位何事？我卽有罪，曷緩此。」

小青龍爲我留一綫光狐兔相憐，何太這耶！二皂曰：「吾非陽世役隸，爾惡貫滿盈，冥府察之，來勾爾魂，尙夢夢作孽何爲？」張自思：「我出入衙門數十年間，不法官長，撞成把勢，豈冥地陰曹，便打不開去况陰陽並無二理，吾將試之。」曰：「去固易易，但二位遠來，曷少作漿水，以勞困乏可乎？」二皂許之。張入廚先取灶灰於前後門鋪散滿地，復持長鞭而入曰：「何物鬼魅，敢來恐嚇老張？」遂揮鞭按跡而捶。二皂號咷萬狀，奪門不敢履灰上，從窗隙中逸走，如人狼狽鼠竄去。張計得，嗣後嘗以灰圍其寢所，越數日，如廁一昂首，見馬面者捉之，竟去。張欲言不得，至官廨，見南面怒容猙獰像，頗不似世間笑面官。曰：「汝卽拒捕者，罪惡累累，不自悛改，害人橫暴，合置油鑊。」南面筆判油單百斤鑊焉。衆鬼牽至鑊前，饑烈，鬼擔油入，張曰：「諸位一言奉贈鑊一人，奚事百斤油半用之，餘者諸公搶歸，可以代膏燈半月。」衆喜，張又曰：「相煎略緩，假我一見閻君返，卽就死甘心也。」衆以其滅油，牽之堂下。王曰：「復有何言？」張曰：「油鑊二稜，定以百斤，貴爪牙私吞其半，囚體肥，入鼎不完其膚，乞賜減頂之凶，較甚涸轍之苦，感德無既。」王大怒，衆鬼懾然，令以蒺藜搗其鬼卒，流血滿庭。一判稽簿進曰：「此人尙有兩善，合不當休，所以墜曉於鼎鑊間也。」王閱簿稍霽，點首曰：「囚罔狡獪，亦過四十，始放還陽。」衆按之堦下，筆楚交加。張固常受杖，鬼力盡而張亦不甚懺。杖畢，數十鬼呵逐之。張曰：「何所見而拘諸幽，何所見而還諸陽，望明示我。」判乃指簿示之：「張某生平無一涇行，爲第一善，又於某年月日，救人夫妻完聚，亦一善事。有此二條，准上百惡，但當痛改前非，否則重懲俱罰也。」張亦駭異出。衆鬼攔之，索討錢文。張曰：「我張二稜縱橫一世，門中朋黨，未有不拜下風者。一文錢真不費，爾等游魂餓鬼，亦敢手中討生活乎？」衆恐其嘶喊，任其去。張甦時，而雞已喔喔鳴矣。身熱，兩肘青腫，三十日痛苦不起床。張自此頗能改悔，誓行善事，以贖前愆。有人向張談及往事，則如批其頰，赤頰不自容，後竟以壽終焉。

【薛清來】

薛清來，豫章人，明經爲江蘇邑令，記三生事。前兩世，皆爲女身。初生在浙秀水，爲貧女，父業漁，嘗藥魚鱧，不留葶，酒其沼夜以火灼蛙蟹，後不能給，遂鬻女甫六歲，爲勾欄賈去。十三稱佳麗，

里有巨室沈二官，爲之梳櫛，情好最密。女號鎖二姑娘。嘗遇胡僧受採術，挾以縱淫，一宵可敵十健男。城中有學舍，衆子弟來飲女所，謔浪備極。衆素知女能，欲困之，座中倡連橫之說者，楊生也。年老而佩女解衣延敵，獨不移影。衆皆披靡，鳥獸散。獨楊生危坐不前，女招之，而楊已弋漂杵。女笑釋之曰：「楊先生何兵氣之不揚也！」後女以荒淫十九歲死。至冥司，王怒曰：「爾前生作縣令，有穢政，罰爾媚，價厥罪愆。今又縱淫害人，將議加。」女曰：「王謂我爲女，何不令我爲妻爲妾爲婢，奈何令我爲媚？是假我淫具，誣我以淫也。欲加之罪，不亦冤乎！」王沉思曰：「此前言原錯斷，今爾復作女，當爲尼，守清規，懺悔已過，否則墮入種種惡道。」女叩頭去。途中見一棚如茶肆，多人環向一池，執杓飲。有令女飲者，女嫌其濁，乃虛其杓作飲狀去。至一籬落，忽跌，已在棚中，不敢聲。一婦抱之起，用兜出，棄諸野，蓋私胎也。女凍冷，又懼，乃大聲呼，耳中仍作兒音。頃人至曰：「阿彌陀佛！」懷之去。女審之，老尼也。中心了了，但口不能言。及長，名鎖雲，每憶前生，痛心懺悔。靜中偶動，強自斂抑。惟沈二官來菴，頗懷舊雨，不能忽然，亦未說破。月下禪關，甘心孤寂而已。十八歲晨起沐浴更衣，無疾而逝。女飄飄出菴，如識故道。倏忽間，又至幽都，羣鬼識之曰：「鎖姑娘鎖姑娘！」咸來相狎。女合掌宣佛，悉散去。及見冥王，嘉其悔過修行，許轉男身，給青衣。女謝去，投生豫章薛家，卽今生也。長聘同里沈氏，十六完娶。沈柔婉，事薛頗謹。薛固知其爲沈轉生也。後以廩貢出爲邑宰，在江蘇諸邑，宦囊多盈餘，好置姬妾。先後去留，不計其數。凡置一人，價必廉，且多湊合。現在者十餘人，皆殊姿善承迎。屋中設一大床，可半間，歷十餘級。每級臥一人，自臥於沒塔。蚤起，乘妾環侍，爲之沃盥更衣履。凡餐，一妾爲之置味一品。薛有未嘗之羹，司庖者必向隅終日。薛雖安享其豐，實乃應接不暇。沈氏夫人，本不妬，而衆妾又相和處，可樂也。獨薛以爲是藥障纏繞，擺脫不開，總無一刻清淨，空諸色界。或在錦瑟繁弦，繡衾款語之時，不禁意趣索然。因得瘼疾，告歸。日劇，十餘妾皆給妝資遣之去。曰：「夫死無子之妾，不必守，且不可守我死，卿必去，卿留我亦死。與其離於死後，不若別於生前。卿待我十餘年，皆不知我爲誰，故作此癡想，打算我固知卿爲何者人，因何者事，以償我。」

以報我，抑以累我者，今不去將何爲？妾有誓不去者，辭必遣之，不一留。沈氏以爲忤，辭笑曰：「不用留，不用留！我已歸荒邱，留他不到頭。半夜無人私聽處，柳梢月上黃昏，候夢到春深，先喚醒黃鶯，打起認歸舟。做鬼也風流，免得兒孫後日憂。」辭止一子，沈夫人出，亦邑庠生。

凡事太明白皆無味。辭之前生了了，將一切夫婦子女，如稽籜欠，有何樂境？誠不若糊塗之爲得也。

〔李

湘

甚矣口生嚼而口戾口有吳慎修者，針工也，寧波人。妻袁氏，本蘇宦之婢。卽如蘇人，面凹而口闊，身肥而足大，性蕩佚。吳素不如所好，隣有回人馬姓，偉而壯，屠羊爲業，袁素倚門見之，喜其

準高而力傾，以指示後，又掠裙跨步作態。馬喜屋後固有短垣，夜，馬踰牆相從，且數，吳覺之，不敢發，誠以妻悍而馬惡。吳有友李湘好事，而多言，且好雌黃人。一日，吳就李飲，將醉，吳忽垂首咨嗟而涕洟。李問之不答，固問，吳曰：「汝度人心事，試一猜之。」李曰：「汝不過意馬而心猿。」吳愕然，既請受命，李笑曰：「是不難。聞汝妻悍且凌汝，何不贈馬則馬德汝，而妻不仇汝。」吳曰：「汝渾家何不贈之？」李曰：「我婦若此，刃之如烹小鮮，豈似汝囊中鼈縮縮然使背高於首者？」吳曰：「我誠拚以命，何不可殲？但恐官方繫囚耳。」李乃以指點吳曰：「汝好不惶愧，幾會見殺而抵者，且將邀厚賞焉。」吳歸告其妻，有夜工，僞出挾刃俟於牆隅，更深，袁氏掩扉而脫衣，馬來入室，卽與婦姦，立於床下。吳挺刃入，馬執燈鑿格之，刀落，馬奪門走。吳拾刃殺其婦，而函其首詣李曰：「如命將求賞於官，示以首。」李大驚曰：「馬首安在？」吳曰：「馬逸去。」李曰：「無馬首，必不可。」吳曰：「汝使我殺婦，固未嘗言馬，無已，請以君首代。」遂欲殺李。李曰：「姑徐徐，今汝卽殺我，不能移我屍於汝婦寢所，爲汝計，莫若汝歸候於門，有過者乘黑殺之，移屍而入室，方可以代。」吳釋李，倉皇歸適一人暗中來，甫及門，吳促之入，其人慄慄不敢聲，殺之火而視僧也。吳乃移屍掃迹，以二首鳴官云：「其妻與僧姦宿，殺之當場。」官抵吳所檢焉，婦赤身而僧裹衣，於是解衣剝膚，忤者喝報曰：「衣者亦女也。」蓋僧而尼，官大駭，鞠吳不能諱，供以初謀於李，妻殺而馬逸，繼復謀於李，殺僧

而化尼。官乃捕馬至，馬伏罪，律以和姦而釀命戍焉。而吳以擅殺而故殺抵焉。至於李，始也戲吳殺妻，而類同謀；繼也詭吳殺尼，而甚加功，亦擬辟。讞遂定。嗟乎！李惟口之故，出好與戎。

【徐國華】

揚州徐國華，虎而冠，以雄稱。食饑商俸，自儀徵鹽河至揚，多爬鹽賊。徐得俸，則竊匪便不上某船，否則羣集蹂躪，不可當用。是而富，匪徒皆賴之，尊者盟長，見者必卑詞屈奉，稍有睚眦，則辱立至。並不用徐親覲面，自然能以毒中之。生一子，不能繼父業，徐每授之方略，則殊不了了。徐嘆曰：「英雄豪傑，問世一生甚矣，是父是子之難也。」其妾名二侍者，本山東道上娼戶，爲徐所強佔，頗愛嬖。妻對之，遂凌妻。徐病革，問其妾曰：「我死後，汝爲我守乎？」妾乃以指豎鼻端曰：「俺這一朵花，纔半開，遂守空房耶？看你的行爲，伸伸腿，大家都撒手，我不打誑語欺瞞死人。」徐哭曰：「枕邊恩愛，何頓忘耶？」妾曰：「三伏天，炎炎炙背，想你的好情兒！」冷笑而出。至晚，與一僕懷細軟走矣。徐知之，憤急，氣如牛喘，暴亡。當徐氣絕時，徐之子尙在某家豪賭云。且其子又愚，不知生理，嘗爲人所市弄而魚肉之。是昔父之所取而施諸人者，竟今子之所受而還諸己。年餘，有宿遷人至，謂其子曰：「宿某家產一豕，身有白毛，成字作徐國華，非汝尊者名乎？」與其子往宿，果見豕如所云。抱豕痛哭，若見所生。乃欲售之，其家曰：「徐我讎也，生前曾詐我二百金，今天罰以假手於我，將碎齧以雪憤，奚售爲？」於是往來關視，終以二百金贖之，圈而歸。敬以豕之，則犬馬之養。後豕肥臄，毛盡脫，渾變黑，字跡全無。始知宿遷某以術弄也。彼蓋素悉其父之惡，而又知其子之愚，以火烙豕身，糝藥而字，使白毛焉。夫而後招搖於市，使之聞之，復假一葉之舟，偕來審視，玩徐子於股掌之上，計亦巧矣。噫，徐即非是豕，要必爲豕以償人，觀其正罪輸金，冥冥中豈漫然乎？

近日賣騾馬者，嘗作偽色，即此糝藥，否何官常烏鬚之難耶？

【大算盤】

單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債，算析秋毫。凡有遠省銓選，借伊銀錢，甚至三扣。人衆爲「單算盤」。與之交者，無不吃虧。見人一器一物，亦設計攫取，因而家遂豐起。蓋房廊，陳設玩好，居然豪富。

家有一妻四妾，三子一女，而且婢僕與馬，無不如意。一日，單於庭前睡午，見一青衣，昇一大算盤，至庖桌上，兩頭寬尺餘，盤中算子，大於梨核，橫根上，並無百十分兩字樣，皆號妻妾子女房產地土之類。其人對單曰：「爾劑衆小財，爲一大財，則劑衆小家，成一大家。今以總算扣你零算，以惡算罰爾刻算也。」於是手推指挪，滿盤皆動，既而一打去，止有女字上一子尙存。其人以手捏子曰：「即去此，亦不足償，曷留之，適所以償也！」乃舉盤令單視，單忽醒。由是病瘦，家盡死亡，又遭回祿，產業蕩然。剩一女，遂流爲娼，而單亦至於丐云。

【三生贅】

丹徒張映微，游於越，同舟有王姓者，越人也。通款洽，頗相投契。而王之左手，嘗以帛纏，捉之袖中，不見其肘。終吳越之路，雖欲握手道歡，皆虛其左。張異之，聞曰：「足下袖手而旁觀，見疑也。」

何不直臂清拳，使我瞭如指掌，指頭禪好教人難猜也！」王曰：「倘我如出一手，何妨把臂相示。誠以指不若人，則知惡之。」遂脫襟相示，蓋人腕而豕蹄。張驚怪，王曰：「坐，我明告子。此三生孽報，猶未脫然也。前再生爲邳州役隸，有同村霍姓，欠糧逋甚急，曾揭備銀拾兩，托余代爲完納。余侵蝕之，不爲給完。踰年，催舊欠，羈霍去，備楮棧掠，至死，訴於冥司，尋勾余至陰曹對質。實我所侵，冥王怒，謂掾曰：『與其陰慘以刑，不如陽受以報。』遂筆判一狸牌，繫我至一處，陰霾無光，隱隱一石圈，門如城闕，鐵扇，有守者見牌發鑰，門開，則濕熱之氣，隆隆蒸起。背後一推，兩耳聞啼豕聲，卽落一豕豬腹中。自覺在其腹內，輓輓不得舒展，且膨悶排擠，有日，善然委地，乃見身在莖中，與諸小猥啾啾，始悟人化爲豕，恨不食乳，餒甚，有人以水拌粒餵我，匍匐往食。又善飢，如是日麗，糝糝數月，而碩大無朋矣。嘗觸籬見園中多苦瓜瓠菜，始知爲豫章地。旣乃肥膾，好睡而懶，腹垂在地，當暑熱，無可爲法，於水塘溷廁，伏滾一大泥窩，稍覺涼爽。一日，有一人繩我至案上，其貌酷類霍姓者，出屠刀，斃諸石上，鏗鏗然。吾第知一刀之慘，有不能免。孰知江西人每生剝豕皮，以蒙鉦鼓，屠乃自我領下，以刀中裂分許，直至尾閭，痛如火綫一條，又以鐵搗，分剝，自腹及脊，以及於臂，如脫裏衣，其疼苦初在皮裏膜外，繼卽萬鎗鑽心，所最難忍者，至蹄足，如沸湯一滾，姑徐徐褪落耳。至第

三隻皮斷身墜，而心氣遂絕。又見冥司王者曰：「霍負既償，若揮之去。」旁一鬚鬚者引入一圭竇，不覺落地，呱呱而泣。自幸復爲人身，迄於今一豚蹄猶不敢交於右手。嗚呼！我負我友，實有豕心，而况於手故纏之不可以示人。」

【沈肯堂搆堂錄】

沈肯堂搆堂，兄弟也。幼不率教，長不循禮，略識之無，遂至不安恆業，而機心生焉。一爲醫，

一爲幕。彼兩人，未嘗無苟合之時。肯堂始輒藥肆，懸壺都市，秋蜂之房，枯魚之牙，以及宿草敗皮，堆滿瓶盎間。設一二方書，臨時剽竊，偶有所得，祕不傳人。一少年，項間偶患熱節，來求肯視。肯見其衣服華好，嚇之爲疽，重其售，許以三十金。肯陰以毒置油膏中敷之，一夜而腫紫，患者呼號達旦，急與請沈，辭之赴宦家。酒更闌不至，乃以百金爲壽，方爲之解此痛厄，猶自嘖嘖爲良國手。時盛夏，隣人貧者有陰症，其子踵門謁請。肯醉中往視，略一診切曰：「此中暑也，宜用香薷飲。」服後，氣將脫，始惶恐，急以八味附子投之，乃甦。繼連服十劑，瘳。又嘗取薺苳蒸晒，充作人參桂皮，以胡椒浸刷，假號清花，並合宮方，縱人淫惡，奪人壽算。由此利倍起家，而其術終不精，往往誤症疑難，下手後，乃常用平藥數味，創爲兩歧之論，以待病者之自痊，作藏拙計，甚得也。至若搆堂之爲幕也，與肯堂之術則殊途而同歸。譬可以庸死人，幕則以劣殺人。其初游保定，錄陳案，繼入京師，爲科吏，精熟律例，強記無遺。懷之徑寸，遨遊當事，一得館地，始則高抬聲價，以聳東人，而隱則逢迎居停之意，唱導主人之非，串官婪財，通役作弊，每致徇私滅公，強詞奪理，立成鐵案，牢不可破。覆盆之下，永載沉冤。曾爲石城史公幕，一富賈過境，有車夫墜車碾死。搆堂以其富，過爲推敲，妄生疑竇，使東家逐節嚴鞫。風之以詐其財，至千金，則搆堂一舉筆之勞，盃酒釋之矣。又爲閩中某公幕，一人命爲某毆死。搆堂初以爲誤傷致死，後府司行駁，東家覆訊，實爲毆死無疑，而竟執以案由己定，不欲申文詳辨，以形其短。且曰：「失入不如失出，卽屈法寬之，未爲不可。」在泉州署，妄以海濱貧人，誣之爲盜。心知其冤，欲爲官邀功，不之救。且實其辭，盡誅之。每聞獄有未定讞而死者，必撫掌稱快，以爲又省我許多筆墨，便可早結。是何復知朝廷明慎詳刑之義，務期情實罪允，方正典刑，苟有矜疑，猶予緩決，以延旦夕之命，而

顧草菅視之乎？夫幕猶醫也，良相之無異於良醫者，不以其事之懸絕而力之足以活人一也。士之不得志於時，借術託途，豈但餬口最好積善。肯堂分文不費，可以救人之危；搆堂聲色不動，可以全人之命。顧何憚而不爲？乃刻薄若是，無他，見利而忘義也。故肯堂半年，家遭回祿，蕩然一燼；妻子俱焚，搆堂今將六十，流寓嶺表，雖稱名幕，而擱筆輒窮，老而潦倒。

七如氏曰：「醫與幕，唯恐傷人，亦唯恐不傷人，慎斯術也，存乎其人，擇之而已矣。」

【李可久】

李可久，祖母于氏，生三日，言前世姓陳，行三，由進士授洪洞令，以接按院，墮馬死。見冥司，云以刑酷好使罪囚跪美人，椿嘗澈夜不釋，因罰爲北地女，使其纏足穿耳，生產穢褻，種種罪惡道，限二十三年而返。七八歲，山東臬司王某因公過境，傳呼於于氏之門，女望見之，曰：「王年友猶識陳某乎？」王停輿驚詢，女備道生前，縷晰可據。王知其前生善畫蘭，給筆札，令作。女筆拳屈，指不隨腕，遂相嚮大哭。及長，面麻，大於錢，項有宿瘤，見惡於其夫，年二十三，果血崩死。

【頸上癢】

蕭山屠戶張大，性凶暴，宰牲爲業。日必宰猪十數，以此獲利。遂娶妻，數年無子。後身體日漸臃腫，頭項亦自短縮，遍胸生毛，如鬚，兩目眶俱深陷，逼肖豕豕形。六月間，門首肉案旁獨坐，覺頸上

【手掌痕】

潮州凌漢章，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凶惡，面頰上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從之，觀者如市。里人有知之者，謂此丐，姓父爲刑曹員外，曾因一過掌聲，一僕仆地死。後家居，白日見其僕入門，繼無所睹。妻卽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乃指其掌之見於面，而悔其行之放於心也。比長，日以殺父爲事。父憂死，子蕩產，遂爲丐。嗚呼！縉紳之子，多丐也。丐固不止一孤也。夫官至貴而丐至賤，不能長守貴者，賤不旋踵矣。世之丐者，沿市哀號，稱謂無所不呼，亦猶之乎高官顯爵，端拱衙堂，嚙嚙者，咸尊崇之，百千萬聲，無量稱道，苟爲不慎，則

出乎爾者亦反乎爾，不丐而何？

【黑氈帽】

山左有包攬錢糧者，士庶家多爲之設肆於市，或兌換銀錢，或打造首飾，置一大鎔爐於室中，他人開設此鋪，而後得壟斷焉，是以犯禁之攬人，反視爲奉官之包戶矣。鄉之人負糶入城，登門請納，任意倍算，不可測度。有鄉人無錢者，請爲代納，其毒更甚。當麥熟則賤索其麥，穀熟則賤索其穀，以至於棉、烟、絲、布，及於車牛田土，無不設法取之。而被害者猶曰：「官項」也。吾鄉有愚老，有田數十畝，城中有包管其事者，五年蕩其產。老飲恨日甚，以致病，漸將死，曰：「吾必作惡犬噬殺之！」其家殮以黑氈帽紫花布袍，未幾來一犬，黑頭氈身，遂不去家之人，亦忘此老之言矣。及犬壯，包者又來索其子之物，犬聞其聲躍而出，嚙其腓不釋，百計不能脫。門前故有積水一池，遂相滾入水。犬竟曳至深處，兩鬣焉。聞於官，具述冤報。官令其妻自行收斂，且埋其犬，毋再結冤。

【償負驢】

吾鄉劉心木者，家素封，好濟貧乏，有善人之目。時有田姓，濟寧人，單寒流落井里間。劉翁與之語：「歲聿云暮，云胡不歸，想爾家亦不遠，豈無父母兄弟，而踽踽若是！」田姓以負逋告。翁曰：「幾何？」田曰：「十五緡。」翁歸，出鎊金八兩與之。田曰：「予負不能償，而避於此，今復負翁以償，是一負也。徒多此轉移耳，不如不償。」翁曰：「彼求償急，汝不得歸，我求償緩，汝得歸。日償不償，任汝也。」田喜謝而去，則不知田之果歸果償所負與否，且不知果有是負否也。後翁遂置之。數年，翁偶坐，夜半聞叩扉聲，且呼劉翁。翁啓戶，無所見。是夜槽間老蹇下一黑驢，閱月而駭，唇皆白，唇身如墨，且善伺人意，呼之即來。童穉任意控轡，從無啼噓事。秋夏場圃，每繫涼於柳陰下，有晉人過愛之，曰：「噫，個粉服粉嘴好，願以八金求售。」翁與之。翁卽於是夜夢田姓人來償負云。

【男女變易】

鄆城李常和居城，開藥肆，家迄可四十無子。娶姜三年，誕一兒，李甚喜。時時撫弄，嘗使其妻服

侍綳褥，稍不慎，則詈其不賢。彌月，把兒尿，視其縮小如豆。越日，內陷，旬而溝男化爲女。哇聲轉雌。城西鄉之方大頭，不知其名，農也，亦無子，產五女。是年又生一女，其妻惡之，欲溺斃。方曰：「子女皆肉也，與其子不肖，欲逆覆吾宗，何如多有女安而絕我後？」遂育之。忽一夕，大風動屋，其女哭聲壯，辰視之，變成男。聞其鄉里，咸以爲奇。有自城中來者，言李藥舖同日男而女，交相詬也。

得子薄妻，如之何不女愛女若子，如之何不男？是在乾隆辛亥九月間事。

嘉慶十一年丙寅二月，余代理湖北江夏事。廿三日，有城外金沙州民熊萬興，稟稱其長女金姑，年十七歲，許字城內李宏聲之子爲妻。忽於十八日，變爲男子。熊故無子，止二女，恐李戚誣以賴婚，且此事合郡皆知，報明在案耳。余曰：「此事之異，亦人之妖也。毋庸報。如恐李氏誣，僉目俱在，可指而驗。如爾等繫念姻婭，何不報明在案耳。余曰：「此事之異，亦人之妖也。毋庸報。如恐李氏誣，僉目俱在，可指而驗。如爾等繫念姻婭，何不報明在案耳。」以未字之次女續之耶？」熊叩頭欣謝，徹其報呈而去。

【拔一毛】

陳眉公繼儒，優游林下，聲譽一時。當時皆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一言以爲榮。特遣將校齎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頗事囉囀。陳大怒，斥逐之，遷怒於毛。是豈毛之罪哉！即將校之索文，亦不過黨將軍帳下羔酒習氣耳，何足挂懷。適門人某爲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遽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謹受教。」履任，誣毛以罪狀而誅之。毛既被誅，邊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實眉公一言亡之也。

近有殿元公某，遭雷殛死，成殮後，雷復震其屍。聞其生平止蒞荆宜觀察一任。說者謂其曾准人築湖種葦，以致堵截江流，遂貽灌城決隄之患，故有此譴。噫！若據數世誅鋤如白起、牛曹、曠豕，則殿元公又安知非眉公後身耶？

【鼈】

僧

餘杭一僧，極奢侈，窮極其嗜，因之巧極其飪。好食鼈，於釜頂開一孔，火盛水沸，張頭出口，張僧

以醞醬薑桂之屬杓而飲之。鼈熟而味已入矣。如是有年。一夕火發，僧故樓居，倉猝間思鑽月窗以遁。窗小，僅容一
首，竟燒死。觀者曰：「今日之燒死僧，如當日之活裴鼈。」

按洗冤錄：甲魚同菹菜食，生鼈，茅舍漏滴肉上，皆可殺人。又有一種毒蛇，與鼈交精，入地三尺，凝結鼈形，其
名曰「蠟」，往往不辨食之主血脹死。

【李 五】

濟寧三井閘，爲運河蓄洩湖水而築。糧艘至，起板迎溜以上，千夫牽挽，聲振斷流，如聞鼙鼓，行
而引者，謂之短絙。止而提者，謂之排夫。餓鬼道中，往往託生於此。因憶友人，有憫糧艘牽夫集
唐一首云：「西江運船立紅幟，王建落帆渡橋來。浦裏（張籍）送風上水萬斛重，（王建）自憐淮海同泥滓。（李
紳）計合一條麻繩挽，（韓文）有力未免遭驅使。郵夫防吏急喧驅，（張籍）夜聞鼙聲人盡起。（錢起）不辭手足皆
胼胝，（李溫）趨趨踏沙人似鬼。（子厚）爾來氣少筋骨露，（吳崑）因風因雨更憔悴。（元稹）茫茫漫漫方自悲，（韋
應物）頑鈍如船命如紙。（白傅）榜絲挽斷腸牽斷，（來鵬）千聲萬血誰哀爾。（韓文）嗚呼！余心誠慳悌，（溫飛卿）
莫言自古皆如此，誰人爲奏聖天子。（陸龜蒙）一有牽夫而又作排夫，名李五者，滿面斑大於錢，一目，鼻兩孔如突
黔，唇齒皆隨意布置，如今水墨畫中寫意人。余從浙水之旁，往往見之。未嘗不曰：「此不啻於天考也。」李曰：「人
爲之也。」問其故，李曰：「我河內人，家有薄產，耽於賭，故種麥一年，供穀一筭，種秫一秋，打葉一週，歲將暮，家辦
酒菓，而李冰釜冷灶，若度。良禁烟，妻望曰：『酒肉朋友也，柴米夫妻也，我自嫁汝家，終歲操作，不會換得一餐飽。
今歲將盡，爾其與之俱盡乎？』李給之曰：『我將覓自盡。』妻指窗前一樹曰：『盡在樹間。』李憤然取廚刀斷
其樹，睨而視之，竊有所喜，以爲可使制梃而禦人於國門之外矣。乃芟繁柯，伐碎葉，應手而去，妻亦不問其所之。出
官道，伏柳樹下。夜北風凜凜，一人負行李踉蹌來，意其爲歲暮過歸者。棒喝之，其人懼，遺所負以逸。李喜，固利在物，
不在人。歸啓視，錢物新衣，頗足辦五辛盤。夫妻皆欣欣度樂歲。第倘來物，不甚愛惜。會幾何時，瓶壘告罄。李復技癢，

婦諫曰：「得意不宜再往。」不聽，復要於路，月朦朧上，見驢背大囊，一老叟蹣跚而騎，去三步，擊之不中，叟下撤挺前，步提李，髮立起曰：「若是誰？」李不答。復問，李亦不答。叟以足略撥，李仆地，叟踏李胸曰：「汝不言，且試汝挺。」一挺而齒牙脫，再挺而鼻梁折，三挺而眉飛目去，如薺辛曰：「千捶百搗，至無口無耳無鼻，舌身意，更幻出一切不可思議，諸般色相，叟與盡，復跨蹇追迢而去。李死而復甦，血與泪迸曰：「我復有何面目返家門對妻子耶？」遂流於今，蓋二十年。」余異其狀，故備書之。

祥瑞

【祈夢事徵】

無錫惠山，有于少保忠肅公廟。二八月間，齋人多齋宿廟中，祈神以夢。夫祈夢者，何定終身卜，休咎也。夢之必屬於公者，何說者？曰：于公年少時好夢，嘗宿壯繆廟，夢神告之曰：「汝終身歸問汝嫂則知之。」公歸而問曰：「嫂，試猜我異日作何等官？」嫂曰：「天殺的，不過與你一二品小官足矣。」後至少保，英宗復辟，遂及難，後人哀之，若怨於夢，而因以天下後世之夢，皆司之於公。此于公祈夢之由來也。周清源者，常州秀才，窮於遇，且困於學，幼婚於富僮張姓，張有兩坦，周次情，其大壻為離商子，任姓。張翁每愛任而鄙周，亦遂不敢與任齒。會張翁壽辰，張女先歸，周無以為儀，作詩一章，令其妻獻馮焉。翁笑曰：「半張紙，值不得兩甌麵。」其大姊曰：「想妹夫已嘔盡心血矣。」周妻慚甚，惟於無人處潛潛襟泪而已。翌朝，壽客闋堂，眷屬皆從屏後，獨不見周生。周妻偵諸僕，僕曰：「來也。翁不令預席，置祕小閣中，一人獨酌，想已酣矣。」乃令僕導往視之，至閣上，見周方以箸綴縷，吞咽嗚嗚有聲。女顧而唾，周墮於額。女泣曰：「奈何幽諸室而嘗丈人之羹也。」周曰：「聊供一飽，初何嘗不當食而與歎也。」女曰：「誠如是，尚有羞惡之心也。」生投箸起，欲去。女曰：「焉往？」生曰：「我將入長安，取富若貴來相見。」女曰：「良佳，無徒託諸空言。」乃拔一釵與周為行資。周袖之，出售於市。方欲行，瞥見一皂

友人曰：「糧急矣，紮欠戶。」周未及答，遂奪其銀，且擁之去。至役家，抵暮及晨，皂謂其妻曰：「夜夢神告我，周相公貴人也。」妻曰：「我亦與子同夢，當善視之。」皂謂周曰：「我爲相公代杖久矣，我今若使相公見官長，將及辱，我不忍。」且還其金，遂飯周。役夫妻甚勸殷，七箸間，周感謝去。因下杭州，訪故人某，過無錫，舟人有祈夢于少保廟者，生亦與焉。是夜夢于公揖而坐，曰：「清華挺貴之選，異日我有一事，不能不煩足下錦心也。」周醒，不解。至杭州，友人某者，三年前已作古矣。周大喪氣，不唯不能北上，更無面目反江東。遂寓武陵，兩月而行資匱，逆旅主人將不容。周當此時，椎心飲泣，生不如死。盡醉出城，至湖心，望深青之處，一躍入水。其初不覺沉溺，栩栩然如在空中。既而身若負重，以爲是殆死矣。乃一舉目，則身麗於網，爲漁者所救。周甦，以爲不能遂沉，誤其死期，大罵漁者。漁者不能辨，乃攤網認非以去。周仍復入水。又覺有人亟曳其辮髮而起，置之亭中。周又甦，則見一頭陀，筋骨糾糾，手執念珠，跣跌地上。周不言，惟睚視。僧曰：「若善男子，有何大不得已，必沉淪而不返耶？」周呻吟涕洟，告諸巔末。僧起曰：「曷隨貧僧往？」周隨登一小舟，僧本從五臺來，字超然，卓錫於水仙菴者。周自此居菴中，僧見其能書，遂令其寫經十餘部。僧一日謂周曰：「求利於市，求名於朝，足下何不作京中游，以圖進取老柄於都，頗多熟識，當爲書致某喇嘛寺僧，自能爲足下謀一居停也。」並厚贈周。周抵京，某喇嘛，遂爲圖於某王府佐領下，一撥什庫，作冬烘生。一日，周與東家至王府閒游，王歸問門內者爲誰，告以某撥什之延師，王呼周見，大喜曰：「我有小員勒，命爾傳之。」周謝出，後遂入王府爲員勒傳。會考博學宏詞，命之應試，遂蒙擢用授詞林。踰年，督學閩省，假歸省墓，盛儀衛，過岳門而不入焉。至某役家，登堂拜其夫婦，三年差滿，復館職，逢上命修明史。周所簽分列傳，恰當得忠肅公名下。周始悟當年祈夢之徵。於是盡心搜羅，校纂是傳，稱詳確焉。

【青 陽】 余於庚申秋，夢青龍在天，羣雞繞地。次年，獲挑楚北，以爲佳兆。何官運坎廩，一至於此？豈尙有轉機者乎？安徽青陽縣，國初至乾隆年，從無甲第一人。有汪生，邑庠某，發奮爲雄，下帷攻苦。然十年文場，

三戰三北。汪之壯志，亦全灰於雞鳴夜雨時矣。有年春宵，汪生忽夢揭榜中式。本年二十一名舉人，醒而異之。晨告同人，僉曰：「汪生抱屈已久，且吾邑素無科第，若有必當推汪。今汪既有登科之夢，即不得以登科作夢論，是直登科而已矣。」遂傳合邑，咸以爲兆。而汪生族黨，乃設大禮於宗祠，樹旂橫匾，賀者接踵。會安撫道出青陽，過汪氏之祠，見門貼報單，異之。問汪姓以夢告，撫以爲妄，飭邑令止之。及秋，撫軍監臨闈事，填榜之夕，將拆彌封，至二十一名，撫軍起言於主試者曰：「下官春巡道經青陽，見有汪姓祠堂，賀新舉人者，並署二十一名，問其故，則以夢徵。今拆號至此，恐前日之託於夢者，或今日之不免於賄也？」主試者曰：「是不難力破其關節，請易之。」乃取其備荐各卷，悉陳撫前。撫喜，信手拈出一卷，主試填註中式。及拆彌封，恰是青陽汪某。撫大駭。至公堂上，無不以爲大奇。自汪姓一第之後，青陽科甲，至今不絕。夫汪生未第之前，何其難？既第之後，又何以如此聯翩接踵之易？嘗其初，先兆以夢，而羣相和之者，翻不以夢視夢，而且以真視夢，又何其愚？是不惟汪生愚，一邑之中，皆愚也。迨至朱衣一點，天下知名，然後嘆物造之於人亦巧矣。

【玉鈎形】

浙之辛得仁，廩生，館於富家。歲暮解館，得束脯八金，歸至渡口，見夫婦二人，痛哭岸旁。辛問之，夫訴云：「歲將盡，責逋者日逼於門，欲賣此婦。婦又不願棄買臣而去，甘心與冀缺同終，不得已相率赴水耳。」辛惻然，盡與八金。二人泣謝。辛負擔晚歸，言遇婦投水事，妻曰：「何不周之？」辛曰：「傾囊與之矣。」妻亦甚欣。至除夕，不能給，妻出紅裙一條，以贖酒食。辛口占曰：「紅裙沽清酒，」妻曰：「黑箸蘸白鹽。」相與歡讌。初不知床頭米罄，灶底烟寒也。夜夢至一處，瓊樓玉宇，有聯續其句曰：「關關金鎖戶，捲捲玉鈎簾。」辛覺，書於壁間。明春赴館，居停延地師葬母。辛以二親未殯，請師留意。至一處，見鹿臥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因憶與夢合，但不知爲誰氏地。適前與金之人至，見辛曰：「先生得非恩人乎？自得金完債，今稍溫飽。常念未能報德，今何事至此？」辛言求葬地，指鹿眠處。人曰：「此吾業也。」即邀至家，願書契與之。且爲助工營葬。數年後，

辛聯捷，官至都憲。

【亦暢園芝鶴小辨】

吾鄉庶常孫某，早年讀書。其婦翁亦暢園中，夏日有芝一本生於齋。未幾，有鶴止齋前樹，既赴省而宿桂齊花。北方桂隔年不花，僅有葉在。而庶常是科果捷，乙未聯榜，人遂

以婦家之瑞瑞其情。噫！何不瑞其子而瑞其情，寧若芝若鶴若桂，庶常齋頭，獨不當位置一本耶？

【瓊走】

萊陽張允捷，丙子入秋闈。家中注水壺，自門外走入門裏，旋轉如篷，格磔有聲。見者驚視，蹙忽爆碎，水流滿地。方取土覆之，而報中者，已轟於門。

賀康侯云：某年月日，在江寧，識其親家某姓書齋，亭午，見其院中山石響，走丈餘。同人羣集往觀，初亦無異。後其家自敗云。

藝文

【文酒】

蜀人萬秋池，工詩文，豪於飲。飲少，為詩文輒艱澀；飲能盡其量，則下筆有神，文異水而泉湧矣。也。繼且飲資匱乏，無所為謀，往往去衣去食。一日，游郊外，見一人坐石上，倚巨罍，而飲酣笑自得，旁若無人。萬之曰：「飲士無伴，孤哉孤哉！」其人曰：「子欲飲乎？先酬以文。」萬曰：「身將飲，焉用文之？」乃假罍而吸，頃刻告罄。萬呼曰：「酒之興也，其於中古乎？飲酒者，其有愛患乎？屈原宜醉而獨醒，故沉汨羅而不悔；李白宜醒而長醉，故溺采石而不辭。山之貴，吾弗為之；嵇康之禍，庶幾免夫！阮藉胸中碗壘，自取澆焉；劉伶醉後岐唔，妻難戒也。謝朓告弟：『此中惟宜飲酒。』袁種謂益，但云：『日飲幾何？』古之人皆然，如之何而不飲？予豈好飲哉？予不得已也。」其人喜曰：「飲者也。」遂與訂交，問其姓名，曰：「公孫氏，字伯雅。」期以詰朝，相與痛飲。如是者，常相過從，遂無慮

日公孫問萬曰：「有舍字否？」萬曰：「聊蔽風雨。」公孫曰：「我當移檯就教，庶幾卜畫而兼卜夜也。」是夕，伯雅至，萬曰：「我貧不能爲酒，奈何？」伯雅指几上何嘗，萬曰：「醉中草耳。」伯雅展讀，至紅梅花賦曰：「此篇可讓一颯，以盡今宵之樂。」萬不之信，公孫令汲泉一器，投以賦稿，斟之，杯中沉碧芳香，不同凡酒。萬狂喜，味之，微覺酸苦。伯雅曰：「苦爲上，辣次之，酸又次之，甜斯下矣。然亦足藥爲文之病也。」萬曰：「古人之文勝我者，多皆可爲用乎？」伯雅曰：「爲陳言，務去之，其精氣皆久耗矣。足下文，祇一半可用，餘則糟粕，卽成之亦索然無味耳。雖然，靠此區區心血，安能填我二人豁壑？且有旨酒，必得佳肴，焉得瓊中常滿，盃底不空，取不窮而用不竭，若水之原原來計，惟以是子母權之，乃可爲常，否則錦囊不足恃也。」公孫乃於臨市築一小樓，掛青帘焉。一時沽者飲者，接踵相望，咸嘖嘖爲飲中第一之樓。夜則二人杯盆錯雜，倚檻豪吟，相與枕藉乎其中。偶有佳作，卽成醇醴。伯雅又以二人寂寞，呼弟仲雅季雅至。從此四座不虛，滿浮大白。嘗於更闌月上，談讌衷懷，無不傾倒。仲雅忽曰：「萬兄年四十，尙未占鳳，吾有一婢，名婪春，年及笄，頗不俗惡，誠未敢以文君自詡，但作當釀人，甚妙。更善釀事。」萬起謝，隴夕，季雅攜一婢來見萬，展拜。萬見女美無倫比，真如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欲絕。萬就內寢，伯雅樓居，仲季時往來其間。婪春自入廚後，司酒政，指點澆醕，往無不備。又或投以名花，雜以異香，液爲瓊玉，滴以珍珠，並各標題名目，有一種「豐亭白」者，味之多脂粉香。此婪春自爲也。婪春曰：「吾之爲酒也，視田以種之，墨池以澆之，筆花以灌之，書倉以儲之。又使劉李諸仙，拍浮其中，豈僅淳于高陽之徒，狂飲一石哉？」一日，樓中有飲者至，豹額虬鬚，呼酒頻頻，幾盡百盞。旣而使酒罵坐，拍案驚人。時伯雅已作醉鄉侯，開噴出曰：「何物兇楚，飲吾酪而嗜香爲？」飲者掀鬚曰：「吾飲乎，爾敢醉吾乎？」伯雅傾倚而前，欲與之較。飲者大吼，奮拳一擊，伯雅仆地，成一銅爵。飲者懷之下樓欲去。季仲趨而出跪，乞其還。飲者怒從袖中擲出石塔上，鎗然裂而爲二。仲季驚懼，亦遂杳然。回顧飲者，已不知其所往。萬拾爵歸而合之，款識完好，上有箴曰：「無怒惡，無思慮，輯爾顏，柔爾氣。君子驩焉，小人是戾。漢初平三年，伯雅之箴。」萬告

婪春，婪春泣曰：「物之成毀，各有其時，乃知一齊彭殤，皆爲妄作，伯雅其亡乎？」乃作醮祭而招之曰：「嗚呼！伯雅爾爲才子，奈何碎首於閣下，爾非美女，奈何墜身於樓頭，爾何不邀鴻門之賜，而適類釣臺之會，奈之何，漏首不戒，腐脅痛傷，我登糟邱之上，呼曰：『魂歸來兮！』吾知其一滴九泉，舉杯對月而騎鯨，吁嗟乎！如范亞父之撞玉斗，豈淮南王之遺金白？」後仲雅季雅皆絕歸焉。萬詰婪，婪亦不答。婪育一子，名衡，亦能傳其業。萬年七十四卒，婪送葬之墓，哭於旁，遂歿。咸以爲仙。次年春，萬墓旁發芍藥一枝，潔白可愛，名爲「婪尾春」者是也。至今猶傳成都佳釀，蓋萬之遺製與。

【夢花記摘略】

乙酉歲，史子小峯，館授生徒。課業之餘，攤書藜牀。夢游一山，芙蓉秀削，循麓涉登，抵山腰，綠垣立，顧笑無言。又過溪澗清泚，水瀼瀼鳴。度略約中，起大殿，西轉精舍，翳修竹，題「紫萼房」。窺入，閱無人，設鉛槧，旋

聞彈指聲，窺之一小鬟，徒倚塔階，冉冉殿後去。躡其迹，隨而入，宏敞深邃，旁夾花樹，循中逶迤行，遙望隆樓傑閣，磊塊崇敞。堂中二姝對弈，門角女侍，若招手狀。二姝睨而弗動。及簷榜曰「定宮」。延史入，見其靈顏玉瑩，眞天人也。室東西壁，牙籤插架，目不給賞。旭彩射晶窗，光燦燦照人。凡玉鉤金，琉璃硯盒，翡翠筆牀，精麗不類人世。案頭鋪箋題一七律云：「畫簾不啓舊朱門，誰向春衫問淚痕。自是馮元生命簿，何勞宋玉賦招魂。森森暮雨花猶落，草草西風日易昏。多感覓音相過賞，此身雖死性常存。」款書「延陵花史吳慕娥」。心異之，詢焉。娥歛衽曰：「妾恨人也，幼隨任會稽，十二父死，旋歸蘇閩。慈母愛女如珠，阿兄揮金如土，不數年，家費蕩盡，計難全活。適有駐鉞之武夫，納爲小星，獲金八百，妾不羞爲下賤者，爲母兄計耳。誰知一入侯門，便成苦海。遠人之別，泪未乾，獅子之吼，聲頓起。從此朝朝暮暮，盡是愁魔。月月花花，都無顏色。百年薄命，片刻秋風，一縷芳魂，半場春夢。旣已不樂有生，寧復悲夫。就死紅爐燄燄，傷弱骨之能灰；白練絲長，悼幽情之未泯。」娥又吟二絕云：「一紙西風薄命詞，空憐藕折短於絲。傷

心淚漬黃泉水，六十娘今沒女兒！又云：「日暮空山海氣昏，野籬零落水爲村。片風吹散朝雲影，不必閒尋覓返魂。」前一妹對弈者，號冰夫人，把詩觀玩，微吟云：「秋水盈盈寫淚痕，春山淡淡鎖愁魂。無端題起傷心事，腸斷江南烏桕村。」復贈史子小峯一絕云：「孤桐山下老名家，憔悴窮經鬢有華。黃葉江南秋水句，吟毫依約夢中花。」小峯答云：「姓氏仙班定幾家，紅箋佳句掃鉛華。可憐一笑拚憔悴，徒對春風詠落花。」冰夫人謂慕娥曰：「今日衆姊妹相邀赴會，午後當回，可往矣。」小峯云：「會已可能借過小齋乎？」曰：「可耳。」小峯辭出，飄忽至一所，層樓面水，晶帘螺榻，掩映交輝。回憶前約，猶在目前，怳怳冀望，坐以待之。俄異香馥郁，衆妹聯袂至，霞裳雲裾，綺麗非常。小峯屏息晉接焉。娥瓊姿豔逸，翩若驚鴻，宓妃之出洛波也。一冷豔全輸，幽芳自賞，號素仙，即冰夫人也。一爲椒青，姿容美麗如蕉乍，粉柳舒眉，花暉初醒。一則小鬢鴉青，婉媚有林下風致，爲謝妙香，侍立娥側，旣坐，衆妹卽事聯句，各書姓名。起句云：「一爐香篆裊於花，謝妙香。」隱映羣仙出絳霞。椒青題句會留芝液館，梅素仙生香不斷。蔡經家（吳慕娥）名山得會還驅鶴，梅素仙勝地相逢且駐車。妙香：「遮莫閒談消永晝。」椒青：「笑看紅日又西斜。」慕娥：「衆妹詠罷，劇劇皆起。梅椒先去，吳與妙留。」娥復書詞一首：「無端說起滄桑事，談笑共嬉游。山中博果，花前索句，竹裏彈棋，九馨宮闕，三清玉宇，百尺瓊樓，半漳秋水，千層峭壁，數點雲流。」調寄人月圓。時恍惚有陳子香廊在側，香廊已故，蓋硯席友也。娥跌宕風流，性頗游戲，顧頻與香廊語。小峯曰：「何香濃而峯淡耶？」娥復書孤鸞調一詞云：「何須促迫倚丹管，花司寒筆，貴客碎玉零香，不過游戲閒筆，博得數番酬唱，料先生笑娥羞忒，便道是香濃峯淡也。天青水白，某從今去也。烟霞隔再，休問武陵桃花顏色，看雲箋縹緲，洒珠淚狼藉，一段靈風妙想，都教人怎生消得，空留千秋佳話，落幾行殘墨。」小峯因問妙香何人，妙曰：「妾亦姑蘇人，蚤折遇娥，愛妾才姿，納爲常侍。因綺語致干仙戒，今已責譴無業堂，飯依授記花壇，待海棠着雨，再生枝耳。」小峯曰：「無業堂安在？」妙香曰：「天無際，水無際，心生卽是。」小峯曰：「花史佳詠，已香盈懷袖矣，何不一傾珠玉，光映後先？」妙云：「大巫

在前，小巫自阻。」因集古詠對鏡。一絕云：「卿須憐我我憐卿，（小青）午夜憑欄百感生。（元稹）碧落堂中鎮定後，（司空）無人知是此時情。（白傅）」自此駭著清畫，剪燭深宵，恍若數晨夕者然。一日，西池使來，捧赤錫召歸，仍復舊職，為「香案玉史」。娥忽別，意甚不懌。妙香亦隨行，既而妙香復回，小峯訝問之，妙曰：「權代理「司花史」。今在九馨宮盤桓，尙有日也。然異境離奇，遙念故山，忽忽既久，思歸殊切。」小峯贈妙香云：「博得飛瓊下九霄，雲窗霧閣話迢迢。華燈夜夜分嬌面，風柳年年見細腰。一卷新詞傳綠綺，經年苦憶覓紅綃。眼前已恨蓬山隔，况是東西路幾條。」妙香即答云：「風動長沙冷絳霄，亂山寒木路迢迢。已經碧海彈紅淚，難把青山折素腰。鶴駕千巡歸大域，靈旛一片蕩輕綃。勞君詩思深如許，投別慚無珂玉條。」又有菱粉者，妙香侍人也。家紅橋，性俊逸，前此未之見。後往來通問，能詩，屈於主人弗炫也。小峯強之書一絕曰：「露下銀河海色蒼，青鸞鶴背足徜徉。交梨火棗非吾好，逢着麻茹素酒嘗。」贊好詩曰：「戲君耳此錄玉史舊作也。」字特工妙。索之為書數紙，逾健秀媚。小峯立贈以詩曰：「疊疊飛來足幾弓，楊家羅襪閃驚鴻。泥中雅羨康成婢，林下真披邁韜風。瘦硬通神書最貴，嬌羞作樣眼偏空。佳人廿四橋邊住，十二闌干亞字紅。」小峯不覺狂喜大叫，洒然而寤，遍體汗浹，栩栩猶弗能也。為之凝思覆憶，情景宛然，詩詞朗朗，心目咄嗟，咋舌，嗚呼奇哉！

與劉碧環同一筆仗，即聊齋之十八姨等耳。

【鍾子慕】

蓬萊鍾子慕者，負奇志，有膽氣。嘗曰：「胸有萬卷書，眼不見名山水。下筆時焉得有真境耶？」善琴，有年航海而南，將游百粵，船艘晴霽，風帆大駛，頃刻數百里。既而颶虹四起，舟師震恐，乃泊港中。子慕大快志，以為縱觀狂瀾，生平第一快事。因之撫弦動操，宮徵相生，潑激和淪，一舟之人，移情定志，皆不知身在波濤上，而聲之感入深也。俄見舟傍魚出水面，舟人異之，爭相撈取，得一金色小鯉，目間有芒，子慕愛之，益水養諸几上。夜間相對，鼓琴曲，尙未終，忽而海水湧洞，巨艦簸揚，但聞裂帛一聲，人琴欲碎，飄沒於洪濤沉浸之間。

有物自其背縛之者。張目諦視，如在琉璃瓶內，土下澄澈，水波不侵肌膚，繫之者狀皆猙獰。鍾固豪士，不之怖。至一城，閶闔繁華，珠光貝錦，比戶連鷺。見之者，屣分翹展，遙立以觀。繼至一第，金碧交輝，光華四射，朱門洞啓，開道分馳。內則五雲蔭蓋，六馬金根，鸞旗映日，雲罕從星。但聽警蹕傳呼，靜鞭甫動，衆即繫鐘階下。鍾立而不跪，睨視殿上，坐一王者，紫髯方頰，怒形於色。以手指鍾曰：「何物鯁生，幾時浪跡，妄竊浮名，鼓簧淫哇之曲，隨波逐流，致使孤掌珠覆盆，罪難淵測，速賜魚腸，驅諸枯肆，毋赦！」衆繫之出。鍾仰天大笑，格格有聲。王者令之返曰：「何以笑爲？」鍾曰：「一笑大王之不達，又笑臣之不遇也。王試思之，深居九重，密勿之中，惡聲不入，即使臣有洋洋流水之志，刺舟海上，豈同過關驕麟，便爾聲傳禁闈？况魚游潛聽，何關雉起朝飛？昔司馬相如能文善琴，致卓王孫之奇遇；今臣亦能文善琴，而爲大王之見殺，何古今之不相及！士之幸不幸，固如是乎？」王曰：「爾既能文，將面試。」命作成連，移情賦。鍾索筆札，文不加點，頃刻而就。賦曰：「六律昭宣，最關性情；八音並奏，首重絲桐。胡七絃之善撫，羌三載而未工。悟在寰中，渾無言於至教；神游象外，侍響叶夫天風。厥有成連，工良心苦。方子春之傳薪，楚伯牙之化雨。刺舟而去，何殊面命耳提；入海以求，即是引商刻羽。蓋藝進乎道，理析徹茫；技入於神，教通幽杳。雲和一撫，居然流水；湯湯樊路非遙，盡是元音渺渺。爾乃俯窺地軸，仰矚圓靈；煙凝山紫，嵐擁峯青。雲起水窮，旣迷茫而莫辨；氣蒸波撼，亦韞縕其堪聽。手揮目送之餘，神歸沖漠；海闊天空之際，思入窈冥。况復漫漫日月，鼓怒雷；灑灑神驚而色變，爾心敏而手和。弟子來斯，希賞音於向若；先生休矣，將雅意之云何？」王覽畢大喜，延之偏殿，賜麟脯之宴，歌鹿華之章，與之言論。日昃不輟，並賜珠瑤奇寶，以示稽古之榮。由是公卿百寮，爭延至家，讌飲款待，無虛日。屢蒙召問，鍾以老母乞歸終養，王許之。遣使持鎮海神犀，護送出海。兩旁水皆壁立，中平夷如坦道，直達涯岸。抵界，衆皆遺其捆載，並囊琴故物，倏然不見。海水頃合，烟波萬里，渺渺而已。

【十八娘外傳】余幼隨先大人宦游閩嶠粵海之間，二十餘年，得啖荔枝佳品，不一而足。如郎官紅黃玉陳

家紫，莫不飽嚼老饕。後余入蜀，又得味此。今返里十年，時深渴想。所謂「鳥啼花落，水綠山青，足增悲悼」者，古人
不我欺也。因憶樓亭羽客，有十八娘外傳，一通，書之以誌想慕。曰：明皇既幸蜀，失貴妃於馬嵬，十八娘亦歸里中，居
晉安城東報國院。至德三載，無疾而終。遂就院旁之隙地瘞焉。萬歷中，有東海生者，閩人也，一日出游東郊，少憩於
報國院。晝長假寐，夢至一所，朱戶紅樓，丹檻紫閣，極其壯麗。徘徊間，一雙髻侍兒，紅裙翠袖，揖生而進曰：「奉十八
娘命，敬邀郎君。」生從之入，未及百步，香氣襲人。行至一室，扁曰：「扶離別館。」少頃，見綠紗侍兒，導一女郎，年可
十八九，衣絳綃衣，顏色殊絕，冉冉而生。進曰：「偶因休暇，駕言出游，既昧平生，敢逢勝果。」女郎曰：「妾開元皇
帝侍兒也。以江采蘋之薦，得幸於上。今歸於閩，似與郎君有夙緣，故相屈耳。」因出金鍾貯瓊液，以酌生，生飲之，甘
如醍醐醴酪。酒酣，姬容色轉麗，因歌菩薩蠻一闕曰：「妾身本是瑯琊種，當年曾被君王寵。豔態門紅妝，人稱十八
娘。絳紗籠玉質，纖手金盤擘。驛路起塵埃，驪山一騎來。」生聞之，愈加歎賞。因請聞開元遺事。姬曰：「妾憶在宮中
時，正月十五夜，上御長春殿，張靈光宴，白鷺嚙花，黃龍吐水，遺妾撒閩中錦丸於地，令宮人競拾之，多者賞以紅圍
披綠暈衫。又一日，上幸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值妾爲貴妃稱觴，上大悅，遂以妾名其樂，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此皆
妾之受寵，當時不聞人間者。」生聞之，愈驚駭。既而侍兒報江周陳三姬至。江衣綠，周衣紅，陳衣紫，種種妖麗。三姬
曰：「聞吾姊今日有佳賓，故來相賀。」三姬各集古詩二章。江吟曰：「百般紅紫門芳菲，昌黎隔水殘霞見畫衣。
(曹唐)別有玉杯承露冷，某某紅妝飛騎向前歸。武元衡野人相贈滿筠籠，杜甫時似開元天寶中。(杜牧
之)火樹風來翻絳豔，白傅樹頭樹底覓殘紅。王建凌晨並作新妝面，昌黎玉腕盛來琥珀光。李白飽食
不須愁內熱，王維已分甜雪飲瓊漿。司空曙」陳姬吟曰：「何處橫釵帶小枝，秦韜玉可憐妖冶正當時。
(白傅)會緣玉貌君王寵，劉得仁莫比潘家大谷梨。崔興宗可愛深紅愛淺紅，杜甫離離朱實綠叢中。(周
元範)不知多少開元寺，譚用之香氣潛來紫陌風。袁不約」三姬吟畢，十八娘亦集古二首云：「遙指紅樓

是妾家，李白）瓊枝日出晒紅紗；（白傳）摘時正帶凌晨露，（白傳）應服朝來一片霞。（秦系）曉漱瓊膏冰齒寒，（包信）一生長對水晶盤（李義山）香隨翠籠擎初到，（昌黎）長得君王帶笑看（李白）「四姬吟賦，十八娘出紅綉鞋一雙，贈生，且囑曰：「願君以此傳之人間。」既而江姬出，麝囊一兩，周姬出，真珠一顆，陳姬出，紫瓊一枚，爲贈生，遽然驚覺，惟見荔枝，匪熟，繁星離離，詢其旁，果有十八娘，塚云：因賦詩曰：「驪山一騎紅塵起，七日能行數千里，丹荔飛來色正新，金盤滿注華清水，花外遙聞百步香，寒冰一片剖羅囊，長生殿上連枝進，太液池頭半醉嘗，樂工初製梨園曲，小部音聲聽不足，佳名新賜荔枝香，左右歡呼動山谷，一聲鼙鼓震漁陽，西幸鑿與道路長，蛾眉宛轉含情死，馬上君王掩面傷，炎方仍進青絲籠，垂涕還思當日寵，丹實猶然貢上方，朱顏久已歸荒塚，妃子妖魂去渺茫，千秋何處識紅妝，夢中細說前朝事，不及王家十八娘。」

【勛陽太守儉約文】

儉美德也，過則鄙矣。故詩刺「褊心」，謂其不衷於度也。余猶子省軒，本閩籍，歸吾

憶其助教成均，日常不給課讀之餘，則爲人縫紉易錢鈔，每晨買荳腐渣一塊，或豆芽三斤，煮熟飽食，出門去則傳食糊口，至暮始歸。罈中清水，不計冬夏，飲數杓，或又作紉事，或抄書，如是者，習以爲常。風窗雨屋，破絮懸鶉，泊如也。炕一白毡，日讀書寫字，墨瀋淋漓，夜則束身其中，己丑，陞刑曹主政，乃車馬無幃，用高麗紙糊，一老驃御之。每五更早起，開炕爐，煮老飯半鍋，食前後入衙。衙中故有公廚，每頓銀二錢，不肯費。御車者去城外半日，爲人載，午後，其主人返，其所得鈔，可辦兩日菟豆。每日晨散衙後，省軒一人兀兀坐，捉筆點畫律例，八年成一書，名律表，亦梓行。前大學士舒，以其勤慎，列保荐，蒙恩以繁府用。丙申，放湖北勛陽太守。莅任之日，相隨一僕一騾。僕卽副騾者。踰歲，眷屬至，其少子年九歲，會冬冷，子無風帽，欲爲之購，不肯曰：「小兒當鍊頭，不必冠。」遂傷腦，以鼻涕死。其妾京中人，也，足不弓，嘗着其破朝靴。其家丁皆敝衣決踵，邇邇而環伺。夫然後顧而樂之，固不知其背面時皆狐裘煌煌也。不

宴客，即宴客亦不飲酒。有同城副將馬某，回教與省軒早契，三年之中，不肯割一羊相邀讌會，以審案赴省，謁各上司衙門，日昃不得返，嘗以炊餅納袖，自與中啖之。人問食餅時，逢途中其耳而目之乎？曰：「我食之以袖籠口，不令人知，人或見我顫動，不過謂嚼檳榔，吸鼻烟耳。」初秋，着一氈藤布袍，染作米色衣，以示人云：「其實有類於羽毛，其色不亞於程鄉繭。」署荊州府，署有樓，相傳有妖物憑之，凡新守至，必牲牢音樂以祭，否則祟省軒不祭，遂病瘡，有勸之者，輒搖手不行。至卸篆，病亦尋瘳。余過武昌，與省軒遇，相留彌月，每日苦鑿糲餐，不可耐。我欲歸，是夜人靜，省軒持金二百，置余床頭云：「不腆爲叔贖，且爲祖母壽，區區飲讌歡聚，比處皆然，一旦驪駒將駕，行者不足爲一日之春，有黯然令人傷心者，吾叔以負米計，跋涉千里外，諒不爲饋餽來也。」因受其金，且拜其言焉。躅年，省軒告歸闕，年已八十矣。噫！儉則固，省軒之謂與，然其不爲淫祀，不作浪費，贈遠人安淡泊，其矯世勵俗之行，又當世士大夫中所難能而可貴者也。

省軒有儉約一篇云：「蓋聞崇儉去奢，本屬持躬之要；辭華就樸，尤爲訓俗之宜。自世尙虛浮，人鮮撙節，修於自奉，爭羨何曾之食萬錢，驕以成風，輒誇孔融之客滿座。肆筵張樂，笙歌不絕於華堂；開閣延賓，珍羞日羅於綺席。雖隆禮異數，徒費鎔銖，而實意真懷，有何裨益？吾輩從大夫後，爲士庶先，淡泊相期，志何取乎？大快紛華奚事，情不用以過隆。敢敬告我同僚，共守清規，單刺可以通名，何煩全柬？片詞卽能達意，豈必莊陳。至於宴會往還，惟期伸我積素，觥籌交錯，止宜浹彼常情。小酌不嫌于四兩，屈量爲佳；大樽僅可以三斤，過飽不取。非必爲矯情之舉，聊以表惜福之規。此約！」

【奸淫變相判】

嘉靖間，杭州書生游西湖斷橋下，當暑熱，醉後臥舟尾，夜不寐，涼月如水，可鑑毫芒。遙見二人，長不盈尺，徘徊沙際，其一多髯，其一婦人，相與語曰：「百十輪迴，詰旦爲殃，鼎煎刃解，折體裂腸。我傾炎劉，爾覆李唐，千秋萬劫，莫可逃亡。」兩人並肩，相與痛哭，而入水中。書生異之，次日見漁者釣於橋

下得二鼈焉，徑皆尺許，其一腹有王字，一腹有天字。生乃悟曰：「此曹武餘孽之深也！其一書爵，其一書姓名，至於今猶顛倒磨折於鱗蟲介羽之中，以大快天下萬世之心。誰謂蒼蒼莽莽間，漫無真宰也哉！」生嘗戲爲判曰：「誅已往之奸，回憤餘殃之厲氣，阿瞞安在？武氏爲讖，或爲君而爲臣，濟惡皆同一轍，卽成男而成女，厥罪亦可爲均。炎鼎移來，繼篡於王莽之後，中宮亂始，倡淫於韋后之先，居然統魏，妄尊，竟爾僞周，僭號，濫舉孝廉之目，徒成才人之名，帶劍入朝，漢相實爲漢賊，垂簾聽政，唐后卽是唐妖，跡其欺妄之罪不殊也。幽二帝於深宮，攬權自附，邊儲君於遠戍，竊柄爲奸，獻帝將嚙指而降詔，掖門之衣帶頻看，高宗乃病日以臨軒，內寢之聲聞益厲，挾天子而爲令，漢廷之遺老被戕，窺神器以肆凶，唐室之諸宗幾絕，炬北宮於八十萬，猶誇元相阿衡，亂天紀於十三年，漫擬金輪天册，而其狡獪之心相類也。欲要榮於勢位，父雖死而亦可共天，思固寵於宮幃，女卽殺而不留餘地，威能震主，射計田之鹿，萬歲會叨功，竟貪天，催上苑之花，一詩敢冒，喜扶頭而勿藥，曾聞讀檄於陳琳，驚頓足於失人，猶訝討文於駱子，上馬提金，關壯繆之羈留，幾欲牢籠賢聖，當朝賜翠，狄梁公之宰輔，真能束縛英雄，回憶祝髮空王，曾下長門之淚，堪笑割鬚渭水，空驚孟起之軍，宴銅雀於春深，老當益壯，比蓮花於年少，耄而愈淫，孽由己作，罪有同條，十八獄之幽囚，應遍三十道之輪轉，備嘗惟是，輝彰有定理，從來化生，豈無權躋，千秋而立案，墮諸畜道，而猶輕懲大惡，而從苛律，以介蟲而充當。」

【曹月帆】

自古金閨繁華第一，至今吳會風月無雙，通略約以垂虹，香流橋下，步山塘於響屨，花滿塵間。時粉黛固無不豔，說吳姬者也。江西曹塘字月帆，貴公子也。年二十，秀彥軼羣，風華自詡。一日，買妾姑蘇，覓舟南泛，十萬錢纏，不是載將明月，三生願重，但求啼彼小星，越句抵蘇，客寓胥門，日事流觀，漸且往來稠密，門館喧闐，桃花塢鴛，雁水，曾留逸少之名，滄浪館可中亭，遂有建安之目。其地狹斜最多，旣云買姬，則媒紅絡繹，醉洞庭之春色，面

帶桃花饒鶴市之風光，巷穿楊柳而曹公子素揮霍如糞土，蘇固有游手之徒，俗名「篋片」，爲人幫開買笑，設弄伏機，以利曹之資。其初也，但鼓翼而附羶，揮之不去，繼也便含沙而射影，中之卽傷。乃設一局，倩青樓四人，悉擅詩書琴棋。名瘦馬者，充爲良家女子，以給曹且大索「見面錢」，「遮羞費」。是日也，彩羽齊來，誰識銅街之麗，猶幃並啓，儼同金屋之嬌。曹驚喜欲狂，延之入室，四人並列，一曰環風，一曰素珠，一曰夜蘭，一曰碧湘，莫不修眉妙目，素體輕蓮。四人乃各致殷勤而拜曹曰：「公子萬福，妾輩寒微陋質，自分綠墜，未卜誰爲有幸，得以常侍左右。晷影猶早，願作曉妝，請公子憑几而觀之。」乃各調脂弄粉，啓奩開奩，盤鴉髻，還驚蟬鬢之如渦墮，馬妝成，更並螺雲之低起。至若繡衣施粉，素襪凌波，自難備述。四人又復挽長袖，攜素手，謂公子食性未諳，願作羹湯，同入廚下，驗異時中饋之助。一作「金橙縷脰」，一作「紅虬蘭桂脯」，一作「芍藥薔梟」，一作「紅綾餅餠」，誠閉香而口嚼，見色而心迷者矣。食頃，四人復進技，以盡其長，爲公子壽。環執雲陽板，素吹子晉笙，夜彈趙女箏，碧撥太真檀槽。而靡靡之音，宜風宜雅，聽之如身在竹林秋曉間，魂與俱銷，又復拈霜毫，舒素翰，各畫梅蘭竹菊一幅，以贈公子，皆題一絕。詠梅云：「攬得江南勝，爲君畫一枝。殷勤猶迨吉，好詠二南詩。」詠蘭云：「空谷憑誰到，王孫尚未歸。不知經服媚，有夢徵燕妃。」詠竹云：「一徑柔條嫩，蕭蕭倚碧流。漫誇湘水節，敢謔鹿門秋。」詠菊云：「淡寫偏多韻，輕描卻有神。秋風歌一曲，如對李夫人。」公子斯時，靜睹芳容，飮餐佳味，繁絃調急，妙裂情深，琉璃屏，孫亮之風流，不讓麗姝洛潔，翡翠幃，魏文之愛，幸無殊莫段，薛陳陋趙家之廣袖，一妹偏單，比楊氏之玉環，三姨並集，誠哉美不勝收。樂且莫極，無何，肩輿促駕，夕照銜山，四人移步檢衽，云謝叮嚀而去。公子四顧躊躇，皆期滿志，一時憐愛，盡結同心。數日之後，議聘計售，價增人杳，心逾急者事多左，望過殷者遇偏疎，而來往諸人，固疑其跡，以陰耗其用焉。旣而累貂裘敝，囊空買玉之資，綠綺琴亡，身乏點金之術。日復一日，池樹蕭條，館庭闕寂，公子羈旅寡情，鄉關動念，諸舊游又私囑當途，潛通胥吏，聞有游客曹姓，招搖於市，幾被訪緝。曹不得已，竟狼狽歸。嗚呼！風情頓減，好事全非，片帆高掛，

人歸五老之峯，故道重經，淚灑九江之水。迄今事隔年湮，曹君邁老，與二三良友，每一談及，竟成笑柄。話到不堪回首處，空縈公子之腸，祇今方是點頭時，漫拾佳人之翠。懸遺芳於素壁，對墨痕筆意而猶憐；想往事於他年，擬舞態歌聲而欲絕。

七如不善四六，勉就一篇，尚不俗惡。

「討蜘蛛網檄」

維城令某，貪而酷，助其虐者，多鷹犬之才，爪牙之衛。一髯奴，名摩訶，是長安友人所寄，知文

輒焚之。一日，令與幕僚羣集，因書屋塵封，蜘蛛絲滿架，戲作「討蜘蛛網檄」，不就。適摩訶自園中執花枝一捆，伏作薪炭，令呼至前曰：「聞爾亦能文，試作此題。」給紙筆，摩訶搆思敏捷，一揮而就曰：「原夫厲氣所鍾，毒蟲斯螫；貪心遂逞，衆物爲歿。既罔惜夫衆生，但徒供其一飽。從未有凶暴貪噬如蜘蛛結網者，跡其矜善識之名，號無腸之目，畫關彫甍，巧爲陷穽，疎離淡月，暗伏危機。絲絲入扣，晴窗幾片紅英，密密排空，冷綴半林黃葉，燕子樓中，任作成灰之恨；春暉開裏，誰傳惹絮之詞。簷前之細雨霏霏，據要津而隴斷；樹底之輕風習習，立常道以橫施。且也，雜花幌而左右交通，綠錦屏而遠近相屬。逞機心而入殼，作私智以併吞。粉蝶無猜，謾擬四維之舉；綠蟻何罪，不爲一面之開。一天花事空虛，斷送憐香之侶；到處蜂房零落，傷心採蜜之蹤。蟻蝶飛來，好似傷弓之鳥；蜻蜓點去，還驚漏罟之魚。刻以相繩，疎而不漏，啄餘血食，竭彼脂膏。居然萬目齊張，巧布漫天之計；咸思一網打盡，竟無餘地之留。爲爾爾絲，致無辜而被逮；多方羅織，縱有翅而難飛。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既入牢籠之內，何所逃焉。爾其食甚於蠶，惡盈夫貫。休誇十里之霧，速撤三匝之圍。將滅爾跳梁，且剪爾犄角。畫文輕捲，寸絲不掛於風塵；芳逕無翳，敗類悉歸於勦。遂一衆覽其詞，皆相驚愕。令知其謗已也，遂惡之。既而去，後令坐事繫御史臺獄，親友無一人致餉問者。忽摩訶來，裘馬甚都，且夕至臺門，給飲食六十餘日，令貶燉煌，摩訶送之關外。嗚呼！摩訶賤役也，抱非常之才，遭非常之困，覽其

文，雖學問士不過是也。一言之失，其過亦小；繼而終始周旋，依依急難，誠有賂醫納玉之風，豈不賢哉！

此文本不純淨，然出自臚獮之手，成於俄頃之際，頗非易易，故存其真。

【種痘說】

種痘，不知始於何事。相傳昔有善士，虔奉觀音得一子。遇道人授種痘法，伊子出痘數粒，圓潤未萌；有回天轉日之功，無短折夭亡之禍。相傳已久，奏效甚奇。奈世人不察，或議其矯強，或慮其復出，率多疑阻。即有深信者，亦因循怠惰，遷延時日。迨至天行忽發，燥熱外侵，火毒內熾，遠近蔓延，一經傳染，無論爲險爲逆，命在須臾。即幸遇順症，亦勞心竭力，幾費經營，始獲保全。倘有疎失，悔之無及。若早種痘，決無慮此。蓋種痘與時痘，利害懸殊。時痘猝然而至，種則可待其時，擇冷暖調適之候舉行。天時既正，自無否塞之憂。時痘一染便發，種則可觀其質，俟神氣健旺之候下苗，精力既充，自無虛餒之患。時痘之發，人不及知，未熟之時，或冷暖失宜，或飲食失節，或風寒不謹，或跌撲不防，始既失於保護，後遂多其變更。若種痘則未種之先，已爲調度。方種之候，即投藥石，火預清矣，毒預解矣。按期奏績，保無他虞。况時痘之感，有邪有正。正者尙慮其險，邪者必至於逆。若種痘之苗，則美中求美，受氣之初，既得其正，則見形之後，自無不順。且所費有限，貧乏者亦可勉爲，所出甚稀，人少者亦易照管。種種妥便，難以枚舉。而世之遲疑未決者，亦謂種痘不無偶失耳。不知不種而失者，十有三二；種痘而失者，十或一二。而此一二者，又緣時痘已萌於內，而種痘又施於外，夾雜感發，以致疎虞。若非時痘之際，斷不壞事故。種痘者，必當時痘未發，擇其苗之澤潤圓厚者，擇吉種之，自百無失一，永不再出也。其或庸醫祇知謀利，不審嬰兒有無疾病，痘症未現，前疾先增，或病家止貪安逸，竟謂種痘不必謹慎，致外感雜投，變起倉猝。此皆人事之誤，非種痘之咎也。若果擇名醫，選嘉種，慎藥食，謹風寒，相天之時，因兒之質，依法種治，則嬰孩咸免夭折，而登仁壽之域矣。今南方多行之，吾鄉咸以爲僞，蓋痘症最盛於南，又起於中古，亦氣數之積漸沉溺使然也。猶之乎五穀之熟，上古無樹藝之法而亦熟，自樹

藝之法行，而五穀未有不樹藝而孰者矣。今日之視穀焉，知非後人之視痘。故據所見爲未知種痘者勸。

按醫宗金鑑載古有種痘一法，起自江右，達於京畿。究其源，自宋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爲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於世。

【秦檜墓詩】

秦檜墓在建康，歲久榛蕪，有盜竊發之，被執赴部，未減其罪，蓋惡檜也，非縱盜也。時有詩快之曰：「權姦搆陷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主卽顯戮，至今遺臭江皋間。當時殉葬多奇寶，玉童金繩恣工巧。荒蕪無主野人耕，狐兔爲羣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得天誅。於戲浙土鄂王墓，松柏森森天壤俱。」三字獄不報於子孫，而乃假手於異代之盜賊，顯暴其身，報不爽矣。詩亦高古。

【寺壁詩】

丙午之歲，江南大荒，流亡殆盡。有姑嫂二人，不知何許人，且不知其姓氏。乞食吳門，題詩寺壁，殘雲鬢入風濤。叩門乞食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欲賦歸與歸未得，夕陽回首淚滂沱。

讀之愴然欲絕。

婦人能詩，其亦窮而後工乎？

【上寮翁焙鴨論】

上寮翁，不知其姓氏，廣東順德人，居東北上寮里。年最高，因呼上寮翁，姓恬靜，常獨坐凝思，終日不與人交一語。又或蒙被臥，一日兩日廢飲食。人或問之曰：「翁何思而何慮耶？」翁曰：「古人多所造作，以利後世，吾亦渺然中處，豈劇不能創一事名一技，闢獨出之新裁，離前人之科臼，使天下後世皆知有上寮翁哉？」後翁得焙鴨法，遂以爲業。因傳其論曰：「造化一鑪，惟大力者操之，則生氣磅礴，隨處可流衍推賢，苟得其主宰，卽返之徑寸而不誣。古人志其大者遠者，我小人也，則務纖悉而亦有合焉。吾思以雌伏之不多孳也，因集卵千百，爲筐數十，置之暖房，承之土鍾，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其下，候氣於旁，文煨武爆，各有

其道。或設虛筐，或列梳架，得火小溫，翌日自熱。寒則閉戶，燥則揭窗。由是三日而上之，六日復下之，轉徙園周，十一朝乃復燈影照而日光映。去其蠶而潰者，又悉登之床第。至所藉之綿草，按時遞減。入其室，則童童然撫其孕，則煦煦然通之月計，而雛孳孳聲啞啞，啄穀出而振鬣鳴矣。業是者，如穩娘，如衽婦，其心不雜，其身欲親，其志須勤，其火候宜勻，其事於左右之卑幼，役力皆毋許其譁譟而悖戾。蓋和而羣，然後蕃以息也。至耳目官骸為之收視返聽，若澄潭古井之在前，如是乎，雛肥而多育，且速長。凡畜養者，所以挾箴肩棚，競趨吾門之若鶩也。吾用是獲利，以衣食與廬。今傳是法已廣云，焙鷄較焙鴨尤易。上寮翁康熙時人。

【骨種羊考】

羊皮有骨種稱者，春裘也。百金一褐，時人貴之。色純而螺纈，可為冠緣。或曰：是一羊也，何以骨種名？從來卉植之類，麗土而生，蠕動之物，含氣以育。昔人有種米植羊之喻，謂事理之必無也。

然以骨種之名，則又似有可據者。按北齊高昂從征行曰：「龔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浦江吳立夫有種羊皮書檄歌：「嘗道剝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絕繞垣行。」楚石大師還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之句。人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笛咒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雙槐歲抄：「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旁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饌肥腴，其皮宜作書檄。」西使記：「龔種羊，出西海，以木臍乃斷，即能嚼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為垣繞之。其躋連地不斷，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鳴食草。」今閩粵有種蠟房，有種蠟田，以殼為灰，按時撒之，則翌歲蠟蠟叢生其間。由是言之，固然無足怪者，而實則出於四生胎化之外也。

【賈鳧西鼓詞】

木皮散客，曲阜賈鳧也。少負辨才，好說鼓詞。嘗於諸生塾，宰官廳及稠人廣衆中，持小鼓

木板，掀鬚開喉爲快。自明經遷部曹，明鼎革，不仕，恆笑罵人，不容於鄉。移滋陽縣尉，挾之。賈怒起，舊官會奉使過里門，執縣尉撲於墻下，曰：「此桓侯鞭撻督郵故事也。」不數月，引病不得，乃密屬當事，劾以「說稗詞廢政務」，果免歸，科頭洗足自如也。凡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以稗詞，正不屑屑於尋章摘句，効老生常談。其摹擬古人處，莫不鬚眉畢現，又別出蹊徑，獨抒胸臆，能使古帝王卿相，哲愚賢奸，是非由我，真操乎物所不遁，而沉鬱頓挫，充鑿疾徐之間，環而觀聽者，盡爲咋舌。晚歲著書數十卷，文字雅俚不倫，與沛縣閻古古諸賊，丁野鶴亡命，時往來最密。其論語稗詞，爲東塘採入桃花扇中。歷代史略，余嘗聽人唱演，今於李山亭處，又見「孟子齊人」一段，附錄於後。

語說孔聖人周游列國，用世情殷。王孫賈勸他媚灶，他又說「獲罪於天」。彌子瑕要送他衛卿，他又說「得失有命」。雖是美玉思沽，到底不肯詭遇求合。這是個萬代宗師，能守出處之正，竟有一班游說之徒，不以爲法，執鞭欣慕，甚且舐痔吮癰，甘心樂受。在他自己，覺得處世原該如此。那想有幾個掙着眼的，看了他替他一陣陣的臉上出火，所以晏平仲家使車的，何嘗不揚揚得意，到捱了他老婆一頓臭罵，你看這個婦人，到還有些志氣。我們男子漢大丈夫，爲甚麼不挽起眉毛，成一個人在下，因取孟子中齊人一篇，編成幾句鼓詞兒，要在列位縉紳先生之前，聊爲聒耳。

自古英雄命運艱，就如那孔孟原來一脈傳。到處裏秉政當朝揚着臉，誰肯向他下巴底下吸吐涎？第一個梁惠王，就是錢癆鬼，再看他養的兒子更不堪。又有個滕國，裏井田纔合起了局，來了個太荒唐的許行，散了班。笑盈盈，荐賢有了樂正子，又遇着兔羔，咸倉打醋罈。遙望着地廣民稠齊國好，無奈他掉蛋，齊宣性不長，都只爲好貨好色還好勇，一說要發政，施仁不上前。教一班狗頭狗腦胡搗弄，苦煞了執古，搗板，鄒，嶧，賢。

前言按下不提，單說齊國有一個人，他的姓名不著，里居不詳，只因他八字裏喜的是「雙妻壓命」，又坐着

一層很旺的「食神」；所以在家有妻妾陪伴，出外就有酒肉飲食，若不扒着他的根子，看破他的行藏，只看他「驢屎蛋，外面光」，那知這個齊人是丟德敗行，真乃下作而不堪之至者。

是誰人教會了，這個情現成的法，管保你走遍天涯，餓不煞。整日裏東踏西踏，打混，這行子守甚麼田園，甚麼家半邊瓢，就是他的傳家寶，打狗棒，還仗着他護身法。只看他一上門來，先惹怪，還在那十字街頭，弄死蛇，都是好吃懶做，餓狗嘴，積作趕着人家叫爹媽。

這齊人終日浪游，乞丐爲生。一出門來，必然討個醉飽。若是他妻妾知道來由，怎肯與他干休。誰知這齊婦並無有個「耳報神」，那齊人却到有了「障眼法」。那一日，吃的醉醺醺的，從外昂然進門，一腔排下，歷聲高叫：「快看茶來！」這齊婦不敢怠慢，不多一時，小婆子捧過茶來。齊人吃了，接去盃子。他二人坐着，就刮拉閑話起來。齊婦開言道：「尊聲孩子，遠凡，你出門去，醉飽纔還家，我且問問你，都是和誰呀？」

待說是隣里鄉黨，閑請客，也不過是一半遭兒話。桑麻似你這天天有酒天天醉，我懂擺席人家爲甚嗎？待說是一家一日車輪會，你也該一來一往把鋸拉總，就是男兒慷慨，尊常滿，你對我說也好見他媳婦謝謝他。

這齊婦圓款款問了一遍，看起齊人急忙裏難以回答。誰知他早已料着有此一問，預先編就一套瞎話，有枝有葉，更應聲答道：「你要問我的朋友，都不是尋常小戶人家哩！你且站在一旁聽我道來。」

這齊人未曾開口，樣先接高叫聲：「他娘們住站聽我說，那都像下等之輩窮朋友，怎麼能整日弄酒蒸饅頭？一個是王驪右師，齊國相，他與我朝暮相見，飲譁多，還有那副相儲子，把我請着，管家騎着馬來牽着驢，又有了駟馬，淳子好酒量，他與我論斗論石，加班駁，吃了些芻象，悅口，秦人炙，吃了些四境隣家雞，幾窩，吃了些鮮魚熊掌，真我欲，吃了些胡蘆羊羹，陳戴鞞，遇着那莊暴，見了往家拉，走到了洗同門前，向裏拖。那一日，陳賈求我去解王慚，就擱下距心，蠍蠶酒許多。至於那時子，景丑不須說，最厚的慣，弄嘴頭，盆成括，我昨日公行子，家去弔孝，說不盡酒席。

筵前賓客多，可惜我沒有這些閑腿跑，那一天不接帖子一大籮？」

你說這婦人家，最是好哄，聽了齊人這一席說話，直喜得抓耳撓腮，批牙裂嘴，就如受封贈的一般。不由得在齊人面前加意奉承，無可不可，點上燈，鋪了牀，撮攤着齊人睡下。自己坐在一旁，輾轉思量，不覺有幾分狐疑起來。俗語說得好：「肩膀齊的是親戚，三錢不合二錢的拱手。」我那良人，如何就有這些富貴人合他相與到底？想個法兒巴巴他的根子纔好，便抽身來廚房，找着小婆子，說道：「我有一句話，合你說哩。」

其妻喚其妾，說件事你聽。提起咱良人本來是窮精，如何出門去，回家醉醺醺，殆說買着吃，腰裏沒半文。方纔問他道，他把大話煮。

他就說同桌食的無貧賤，盡都是官宦人家富貴翁。都是些騎驢壓馬有勢力，都是些穿袍戴帽大鄉紳。我想來富貴人家眼睜大，爲甚麼待咱良人這樣親？要說是貴而忘勢，富好禮，爲甚麼全然不到咱家中？雖然是柴門難容車駟馬，須知道相交何論富和窮？這其間不知真來不知假，只怕良人是個瞎話精。我安排偷出蘭房看一看，科子呀，是備的休要給俺走了風！

這齊婦對着小婆囑咐一回，轉到臥房，自覺心中有事，一夜不會合眼。忽聽雞叫，他便一骨碌爬將起來，裹了裹脚，攏了攏頭，札刮的停停當當，單看良人如何舉動。話說齊人睡到天明，慌忙起身，披了衣服，對齊婦道：「今日是某老大人請吃早飯，須當速去。」遂邁步出門，徜徉而走。他那裏知道，大令正隨後跟將來也。

那齊人伸頭縮腦前邊走，這齊婦蹣跚捏脚在後跟。那一個只怕晚了趕不上，這一個只怕慢了看不真。眼見的雪宮門口不歇脚，眼見他駢馬府前不留停；早來到門籬市上無人問，又過了莊嶽街市誰欠身？只見他臨溜走遍三萬戶，沒一個路上行人叫一聲。看一看湫塵隘巷人烟少，難道他結識了晏相的舊兒孫？說不盡齊婦滿懷癡想，籌思意，你看那齊人一溜進星出了東郭門。

且說齊人放開大步，頭也不抬，一直出了東門，走盡關廂，已是墻間的所在。這齊婦跟到此處，把一腔熱腸，也就冷了一半。想來也無好處，要回去，却是來做甚麼猶豫一回，把鞋提了一提，牙根咬了一咬道：「既到寶山，那有空回之理，少不得跟他走上一走！」

說起這齊婦也算放的潑，一路跟了來，何曾住住脚？挨肩擦膀子，不知有許多，無人問一問，一直出東郊。

一望松林黃土到處是，你向這荒塚麒麟做甚麼，待說是明日出吊東郭氏，都怎的昨夜枕邊沒提撥，待說是東門祖帳饒行客，怎沒個良朋折柳墮橋河，又只見幾家墳上哭聲哀，他那裏擺開一盞大祭盒。這齊人一見喜的旋風轉，來了他五臟廟裏救命佛，大叉步直到紙錢蝴蝶灰飛去，只見他咕咚倒地半截短。那些人看不上他那花子相，給了他一壺奠酒兩個供饌。這齊人餓狗搶食儘着吃，卻不道氣殺聽風俊俏婆。他這裏撲簌簌淚珠兒不住的吊，他那裏刮搭着嘴皮還四下裏賤。天殺的實指望華堂開宴吃大酒，誰知道亂葬岡頭扳刺饌。我悔恨當初不該來看這看，到弄的進退兩難無奈何。這齊婦墜了墜金蓮回去罷，他還在墳子旁裏嚼着骨頭就酒呵！

却說齊婦原當他良人是個人物，看了回去，好對小婆子說說，大家着實歡喜。誰知是這副嘴臉，只得扭身就走。正是乘輿而來，倒做了敗輿而返。跟跟踉踉到了自己門首，一推而進，說道：「可了不的了！」

齊婦把門進，氣的臉焦黃，未曾張開口，擎着淚兩行。說起那孩子教人痛斷腸。

每日裏擎着他當做男兒漢，誰料他連狗底子孩子也看不上。滿城裏無人和他說句話，直走到東門以外亂葬岡，誰知他去跪人前討着吃，叫不了剩菜剩飯好爺娘。你不信趁着此時去看一看，未必不還撥着半盃豆腐湯。這齊婦訴罷良人前後事，只紅了兩對眼眶淚四行。這個說管這營生沒志氣，那個說從今願他甚麼娘。這個說強人殺的死了罷，那個說見人怎好把嘴張。且不說二人家中打碟盃，又來了妝模作樣那不良。咳！你這不覺死的鬼兒，還起甚麼調，粗喉喘大噪子，還叫孩們的娘，正待要端起身子，弄大款看了看一家哭的好悽惶，住了脚支蒙起耳。

宋纒聽一聽說了個東郭繡間就心慌。一煞時毛遂沒了隱身草，可罷了火燄山前小猴王。沒奈何學了一個縮頭法，按下了無名妝那忘八腔。但憑你千聲萬罵全不理，倒做了司馬懿甘受巾幗韜略長。這就是齊人幹的無廉恥，最可笑冲的甚麼楚霸王。

說這齊人初時怎麼樣得意，到後來何等掃興結局，這也是孟夫子遍觀世道，參透人情，咨嗟太息，把這齊人做一個求富貴利達的榜樣，豈不可笑，豈不可嘆。

孟夫子歎歎欲絕，嘆世情都只看求利求名是甚麼營生，見幾個轟轟烈烈沒下稍，見幾個巍巍峨峨弄了精打精。見幾個嬌妻美妾顧不住，見幾個蚌玉腰金半截人，可笑那作法商鞅自丟白，可笑那范雎當年被溺泚，可笑那推打的張儀舌頭強，可笑那不下機的漢子去相秦，一個個沒頭沒臉胡鑽幹，全不管露出馬脚怎充應。以這些不識羞的還打掙，都該去齊人家裏認弟兄。

珍寶（器用附）

【寶藏庫】

章邱「東陵曉月」爲八景之一。山容翠峭，石壁兀立。有樵人某，至崖間，見一孔，近以目觀，內廠亮洞達，別有天地，徧滿皆鋪黃金白玉，種種燦爛，莫名其寶，如市中所玩西洋景。以手探之，僅容二指，得古錢十八枚，餘不及，遂取土塞其孔，歸持鑿往，將洞開而取其藏。至則迷其處，但聞崖內人呼「寶藏庫後垣有漏隙。」一人應曰：「去十八錢，覓工補之。」其聲欲震陵谷，樵者怖驚返。

有此一處小洞天，更是多寶崖，安得到彼掉臂游行其中，一開眼界哉。若到寶山，那有空回奈之何無問津者！

【熟卵石】

粵香山小攬賣藥林氏家，有大葉榕，高十餘尋，可半畝園。上有鵲巢數處。林子幼穉好戲，嘗猿

步能至樹頭。忽一日，見巢內二卵如袖，攜而下，入釜燃薪，以待剖食。其母瞥見，嘗之曰：「此異物，不可以啖。且鶴巢吾家，蓋亦有年。」乃令其子仍歸，詎巢閱數月，而樹間啾啾，又數日，而小鶴立枝頭學飛。既而隨老鶴翔於雲表。林子惑焉，復緣上以覘其異。巢間餘糞敗草中，貯一黑珠盈掬。林拾之，非金非石，黝光可鑑。懷歸藏之藥籠，久而嘗陳几端。後有番賈見之，不忍釋手。問林賣否，林固知其異，而不知所以異者，乃昂其值曰三萬金。賈曰：「價亦太昂，然適當用，誠不敢吝，請同行而取償。」林懷寶以往，登巨船，賣出白鏹如數。兌收。林曰：「物已屬君，將焉用之？」賈曰：「此清泥珠也，隋時曾有一枚入中國，後高麗使以六十萬售之，將以入海求珠者，此珠出西海外，可以瘳癆疾。茲聞交南王有是疾，余將往治之，可以倍蓰。」林別賈攜重貲還，稱富足焉。

乾隆辛丑，有吳儂某，在濟寧王牧署作記室。游於市，見鄉人負半段玉羅漢，色深碧，以四緡售。歸命工開琢，寶光燦爛，掩映几案，竟為寶石，成搬指一。牧進之園撫，大喜，以為寶石，從未有此色，成指環四，多為牧夫人所得。一花插攜歸蘇，遇胡賈，出萬金買去。云：「此祖母緣中華，何向有耶？」吳儂亦富。

【雨 錢】

獻縣民家王氏，誕一兒，媿之夕，聞屋鉦錚響，皆啓戶出視，滿院錢落如雨。如自瓦墮滾滾下者，抱之者，得青蚨突出襟袖間，如酬其勞。雖多寡不一，未嘗虛其襁褓，不碎歲而殤，入殮時，阿堵物滿布床簀，人家痛傷，蓋誠愛其多財，而悼其夭折也。葬城西門裏隙地，年餘，其家落，家人往哭於墓，輒於家旁得數貫歸。如是者，其母恆接踵告匱，而所與遂不能繼。久之，即舉家來奠，躑躅泣血，亦一文不捨矣。咸以為此子錢神也。予則曰：「耗鬼也。」何也？耗盡則精散，祿絕則命促，何神之為，聞其母至今尚在，年已七十矣。

此乾隆十八年事，為文學王廷家次子寶兒云。

【琉 璃】

博邑顏山產琉璃，其用廣，其利溥，可以為玉，為品，為寶石，為翡翠，為車碾，種種不一。人皆望而

知之，實則人皆不知琉璃之所以爲琉璃，與夫製造各種器物之法，有黠姓業於此，爲余言曰：「君博物君子也，請爲一申其所由來，並我數十年工業之苦心。」夫琉璃者，石以爲質，硝以和之，礪以鍛之，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稜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爲幹也，紫者以爲軟也，凌子以爲瑩也。是故白以爲幹，則剛紫以爲軟，則斥之，以薄而易張。凌子以爲瑩，則鏡物有光。硝，柔物也。以和內礪猛火，人以攻外。其始也，石氣濁，硝氣未澄，必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黑。徐惡盡矣，性未和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爲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萼。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進其銅，去其鐵，得藍法。如白焉，鉤以銅礪，得秋黃法。如水晶鉤，以畫盤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礪焉，得鵝黃。凡皆以礪硝之數爲之程。其貴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條。若水斯冰，緯爲幌籜，傳於朱欄。瑞煙徐起，旭日始升，影動几筵，光浮御屏，悽神象元，以合竊冥，用之郊壇焉。用之潛廟焉，隸於司空，以稱國工。次爲珮璜，連珠綴纓絳紗，作盛弁冕盈庭，乃球鏘鳴古者，百僚朝登之法服也。其次，又爲華燈屏風，確合果山，皆穿珠之罽，口則無功，錯采雕龍。又其次，爲棋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之屋，圍棋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纏之，細珠瀉之，大珠纏之，夏之簪弭，惟錯車渠者，雜二色藥而揉之。瑪瑙者，瑛瑯點之，纏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再則爲泡燈，魚瓶，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珠，響器，鼓瑤之屬，皆空。凡製之法，必先爲琉璃爲管焉，以有鐵杖刀剪焉。非是弗工。石在冶，煥然流離，猶金在鎔，而出之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中空，使口得爲功，管之力也。乍出於火，煥然流離，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授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氣焉，壯則裂，弱則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皆不知，則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球者，之吹膽瓶

者，墜之；一俯一仰，滿氣爲員，微氣爲長，身如朽株，首如鼗鼓，項之力也。引之使長，截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凹，刀剪之力也。凡爲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處爲腰，爲含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焉，後得腹。凡爲魚瓶，先得口，次得腔，次得山，後得果枝。凡爲花簪，先得莖，後得頂，斷而殊之，易手而燎之，後得蜂末。凡爲响器，先得下口，後得上口。凡爲硯滴，先爲頂口，次得腹，次得提，後得吐水。凡爲磬盤，先得圓球，吸其下，按其上，斷其臍，而坐之。上反爲底，下反爲面。凡爲鼓磬，先得葫蘆，旋繞其底，而四流之，以均其籥，平而不平，使微枉焉。以隨氣之動，乃得鳴。鼓磬者，响葫蘆也。言微氣鼓之，而磬鳴也。辟之爲鼓也，聲者其面也，响之應者其腔也，實則其空也。故大空則大鳴，小孔則小鳴，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爲空者，先養氣，氣一，體俱，此學書之說也。心正則筆正。余聞其說，隨筆記之。

此篇文理甚古奧，可傳也。（太冲林鸚）
讀之如翻考工、冬官記，古色斑斕，非時代物。（七如）

【水晶眼鏡考】

水晶爲水精，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瑩澈內外，此類是也。今閩燒玻璃人，來中國，製如水晶，用以硝礮，無所不燒，如燈瓶、珠簪之屬，鏡之製本，範銅爲之，粉以元錫，磨以白茹，則鬚眉毫髮，可得而察，移之玻璃，愈倍其光。因之以有玻璃之鏡，更卽鏡收之於目，爲眼鏡焉。昏者亦可借鏡而視，故玻璃遂綴於眉睫間，充其類爲老花，爲少花，爲短視，因人而施，量力厚薄之，以爲的。是眼之有鏡，實創於明。庶物異名，疏鑿，今俗名眼鏡是也。若壯歲用之，則反昏暗傷目。時人復以水晶之無綿者作眼鏡，更較玻璃而著明，是眼鏡之初作於假，而今乃變爲真。玻璃之猶嫌於火，而水晶則實取於水也。又有養目鏡，雖少年戴之，無損於目。明人有詩云：「西洋眼鏡規璧圓，玻璃爲質象併緣。」可考也。國朝查慎行詩：「隙光分日月，宿障掃雲煙。」阮芸臺應制

詩：「睇目何須爾，重瞳不用他。」考第一。余有絕句云：「眼前物障視難明，物障安能明更生。有物照同如無有，眼光收入水中晶。」

【鐵人】

高密陰城居民，耕地獲一鐵人，高尺許，左手擎鉢，大於盃。注水，移時自沸，數易皆然。民寶愛過甚，不以示人。耕餘，輒摩挲把玩，搬弄不已。忽誤觸手，鉢脫底，覆盛水，其下鑄「諸葛亮造」四字，鐵人掌心，鑄一「火字」。再注之水，則泠然也。

僧道（女道士附）

【再來人】

太白爲謫仙人，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定非臆說。昭文金薌谷，老而無子，游於浙之西湖靈隱寺，默祝三寶，祈求子嗣。長老與之散步廊間，過「香積寮」，見一盤僧，顧金而笑。長老點首，金不知其故。及歸，金妾有娠，是夜夢一僧，直入寢所，醒告金，異之。生子踰年，金復來杭，至寺，長老賀曰：「公子無恙。」金問何以預知，長老乃引金入廚下，見一龕云：「內則當時相視而笑之執爨僧也。伊圓寂時，囑勿化其身，俟伊自來，故留以待長老。」書龕際一聯云：「此去有緣憑夙慧，歸來好認舊菩提。」金出資爲之甃砌，歸告其家，皆呼小和尚及長名葆，茹素，強以葷酒，輒嘔吐，讀書聰慧，父死，事母孝，十五入泮，十六領鄉薦，聯捷南宮，博聞強識，精通釋典，授中翰。京師慈仁寺，有浮屠，大善知識，能說無上妙法，諸經。金往詣之，僧傲慢不爲禮。金豎一指，墨吐之曰：「天地間亦知有我否？」僧驚之，延之方丈，與之言，一真，二諦，三摩，四大，五蘊，六欲，七心，八垢，九根，十行，無不了了。僧曰：「君原非墜下漢，故能作此過來語。」後出爲荊州守，恬靜無爲，郡人頌之。金嘗曰：「聖賢功用，主敬主靜，道釋兩家，何以外此，卽於中庸極致，間有偏倚，亦無淺嘗者，所可嘗病。奈何羣聚訟爲是，故今人釋子，古之佛氏之罪人也。今之道士，古之老子之罪人也。今之秀才，古之聖人之罪人也。」郡城外有一古寺，內有泥鬼，忽出野中立，鄉人咸驚。

異，祀以香花，日盛其事。金與往視曰：「只這是泥是土，何聖何靈？速毀而瘞之！」夜一青衣來拜曰：「我乃山鬼，久受尊報，蒙君打脫一切障礙，如聽無生大乘。」謝而去。三年，母死，歸葬，廬於墓旁，服闋不仕。有僧自杭來，門隸呵之，僧遺扇一柄，門者呈金曰：「長老命我歸矣！」夫人李氏，舊家閩閩之女，聞金欲之，杭為僧，乃從容而進詞曰：「妾聞達者明理而通變，愚人守暗而抱拙。人生世上，不過忠孝節義，諸大端，今欲去先人之墓廬，可謂孝乎？當此承平，不思鼓吹休明，以和其盛，而乃遁逃枯槁，可謂忠乎？况乎里閭推重，後生矜式，正賴父兄之董率，為鄉先生之規，以綿世澤，以薰善良，願夫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金憮然為問，深以為是，乃告夫人，作杭州之游，以了前因，仍歸故里，遂不為世外想。抵杭，詢長老，寺僧云：「三月前不知何處卓錫去矣。」金乃啓窺視之，面目如生，火化之期，妙香四聞，祥光燭天，封之後山，題其塔曰：「再來人。」金歸家後，修身立行，二子皆成進士，遂入程朱之室，著潛修錄十卷，語皆精粹可寶也。

【了拳】

粵之潮屬，有山名曰陰那。其開山和尚，俗姓潘，號慚愧，閩之沙縣人。初生左拳曲，因名拳。彌月，一游僧至，父抱兒視之，僧書拳上一「了」字，指立伸，更名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

母，依叔，叔母不能容。十七，去潮之黃砂社車上村，認寡婦游氏為母。（今大埔縣地）日與牧童登赤巖嶺，曠觀天雲，若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以烹魚喫之，授而投諸水，魚復活。今黑質白章，尾上焦，其遺種也。嶺左溪潭，有大石如蹲虎，一老僧跌坐其上，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大可巴掌，歷頭兩剝落，點畫宛然。愛山水之勝，欲結茅於此，不果。迨游母既沒，拳營窀穸後，遂去。里人為之築靈覺寺，繼之礫上，莆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拳卓錫取泉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折葦以渡。登黃龍巖爪山，循頂西行，抵平沙社之楠樹坑，依袁姓三年。後人因其地為高礫寺。爰乃涉芒洲崗之嶺，西望陰那，五峯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欣然欲往。過許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成井，有石龜至，今存焉。雖亢旱，泉不竭。後亦建靈山亭，拳像塑其中。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

場爲修眞地。日說法，衆多不省。曾賦詩曰：「行脚腰包廿載游，一天花墜雨成秋。指禪未覺羞羞了，頑石因何不點頭。」任陰那又三十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於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傷曰：「四十九年，無係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後，屢顯靈異。明御史梅鼎臣，舟過蓬萊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於岸，隱約指點，舟得無恙。又三饒寇亂時，過陰那，將肆擄掠。忽雲霧四塞，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路，各村均賴之以全。每至三月，山中必有風雨，相傳洗殿。蓋了拳生於元和十二年三月也。余十五歲時，游陰那，見冥然僧，時挂搭於此。相與談讖，彌日，亦聞人山多大筍，徑圍尺許，削其尖，剗空貯以鹽鼓腐干，煨熟連筍斷之，陳於俎，甘脆異常。寺中古柏三株，合抱兩人，蒼翠參天，爲拳所手植云。

【懷上人】

吳端玉直隸舉人，家資巨萬。端玉一妻三妾，二子一女；有伯兄端履，亦二子。其一子士煌，與端玉同榜舉人。端玉名下士，性豪爽不羈，與端履最友愛。工詩文，辭年三十，公車屢蹶，其與致頗高，與人談集，竟日夜不倦。短於髻，嘗取優伶鬚一具，挂面上，欣欣自得。欲效蘇長公雄視一切也。時人慕之，以爲異子之雅量宏才也。復得安茲順境，天之愛才，可謂不負矣。而天下事，有順必有逆，會歲疾疫行，端玉之妻妾子女，旬日而死亡無子遺。端玉素篤閨房之愛，更繫兒女之懷，一旦遭此慘痛，憤不欲生。嘗欲引頸自決，不則投繯以盡。家人恐怖，百計防守。其兄苦泣相勸，而端玉終以死誓。兄復諸凡慰藉，開布大義，繼而端玉曰：「弟豈不知死不如生，卽弟之死，亦於已死之人無益於事，轉與生者徒增悲悼。惟是柔腸寸斷，實所難忍。」兄曰：「骨肉關情，弟死我不獨生。」玉曰：「兄家子也，以弟之故俱死，易濟。」於是兄弟痛楚，屢日悲泣。玉曰：「兄必不容弟死，當有一生法。」兄曰：「生法安在？」玉曰：「無已，請度爲僧。」兄不得已，許之，並以其子士煌嗣焉。玉乃擇日哭於祖祠，雜髮剃披，吳故大族，一時親黨戚友，數百餘里皆來唁慰。而玉豪氣未除，雖經磨竭，詎能以一襲毘盧，頓改初度。因欲傲游海

內名勝，多金盛裝，宛如貴胄。翩翩與馬，連鑣蔽道而行，號爲懷上人。凡遇佳山妙境，盤桓彌月不去。至五臺，遇喇嘛某，頗相契。玉因其地苦寒，思南下，喇嘛多貴交，爲之致書浙撫，薦爲西湖靈隱方丈。端玉儒者也，今棄儒而逃禪，不過爲一時憤急之行。因是而遂欲置之空虛寂滅之鄉，以戕其性，死其心，則玉又不願也。故端玉必飲酒食葷，且衣錦而好色，其窮奢甚於王公。南方之人，詭鬼佞佛，以玉不能守規戒，共誹之。乃去杭州。去之日，貽書留別當道諸公云：「余數年甘心欄入水牯牛隊，本不欲被繡爲轡，亦不願服未於田，便做和尚，原不必擔着枷逢人苦乞。堪笑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法門也。終不見有天人送供，何殊癩狗作生天想。那個持一口鉢，如棒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歸來警也強，蹀也酸，何苦若斯耶？懷書。」玉過蘇閩，買四僮，所謂清客者，悉令剃髮作小前定。再來西湖，不知何年月日，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耶？懷書。」玉過蘇閩，買四僮，所謂清客者，悉令剃髮作小沙彌。至焦山，大建浮屠，土木之工，三萬有奇，皆其兄端履自家寄來也。又與其兄一札云：「大兄安好！弟今爲釋子，與諸方不同，原不類守昆尼博通經論者，異時修定修慧，且多擱起。近來卓錫焦山，攬海門洲島之勝，令人舉頭天外，但住處狹隘，不可下榻，弟欲廣布黃金，雖得現成算，檀施無主，便當自捨。此亦一大好事，不求報於人天，作不朽功德，希冀將來緣法。大兄不可不一相扶持，攜費來爲我度畫，得千穩百當，使大衆一齊安樂，不則峯前獨立，松下徘徊，或持疏沿門，雖走遍趙州八十，猶未能駐足也。兄以爲何如？」端履得書，卽來焦爲之建置云。而玉爲詩，亦復奇橫，如「水國白魚恣口孽，空山黃葉打頭陀。」又「浮綠盃中千日酒，拂青鑑外六朝山。」又「聽潮分子午，入定失朝昏。」又「滿山雲是無心出，半夜鐘因得意撞。」

【禹城道人】

禹城道人王真成，嘗游海濱，值亢旱，居人以祈雨央之。真成曰：「天無雨，當借之龍王耳。」乃令一人，攜一瓶，從入海。至深處，令執瓶者棄瓶返，瓶卽隨真成俱沒，久之，攜瓶出，欣然曰：「借得雨來矣！」注於盆，衆視之，色白而味甘，與海水殊。乃設壇，傾其盆，風雨驟至，遂獲秋成焉。晚年居馬山，自言其壽

五百三十三歲焉。羽化於康熙七年。

燒丹

劉向苦心力學，爲一代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上之天子。後以無驗，下獄論死。幸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唐白樂天亦爲方士所惑，惟子瞻得方於扶風僧程明道，得書於佛腹

中，而皆不爲，可知世無此術也。明矣。汝上有孔姓者，父子惑於此。其先世家素封，給有青城道士，精其術，謁孔。孔一見，大悅。信如鍾呂，率其子弟從之，爲之潔廬安鼎，焚香設帷，更出多金以爲煉汞之具。道人亦時時指點火候，傳授心法。孔因自號爲神仙，名其子曰小神仙，固以爲丹成指顛，將一切飛昇脫體事，似已先爲布置者。其妻問之曰：「丹何物也？」孔曰：「至寶也，人服之而成仙，物點之而成金。」妻曰：「誠如是，則異日丹成，將何以謝道人？」孔曰：「汝何藐視渠點石成金，何所不遂，豈區區爲謝儀來哉！」妻曰：「不此之數，天下寧求少丹者？道人何必以丹傳之汝？」孔曰：「渠謂我有仙骨。」妻曰：「仙骨何在？」孔乃自聳其臀，曳妻手而握之曰：「此一節是也。」妻笑曰：「即使成仙，將來亦是屁精，姑不具論。今看汝垂涎鉛汞，亦不過平空欲得橫財耳。然則蓬萊三島，崑崙千仞之上，盡皆是幾個守錢虜盤踞住乎？」孔自妻訕後，不惟不聽其言，且信道人益篤。一日，婿來，妻謂孔曰：「婿貧，丹成之後，幸毋謂傳子而不傳女也。」孔囁囁有難色。妻曰：「愚哉夫也！汝尙不肯以未成之丹私汝婿，道人豈遂肯以必成之丹私與汝？汝其爲道人之子耶？不然，道人何獨厚於汝？」次日晨起，僕入告曰：「道人於昨夜不知所往。」孔披衣出視，則已踢倒丹爐，空無火燄。乃慨然而嘆曰：「吾師想服丹入九天矣！」妻曰：「恐是竊金過別縣耳。」孔亟搖手以爲不然。後其妻死，無人匡救，父子二人始則同心合火，以望其成，繼且分爐另灶，而私其秘。一日，其子忽曰：「鼎中已見黃芽。」孔喜，欲一見，其子吝不與。孔日泣隨之，後其子以之點紅銅，不驗，乃服之，遍身腫發，氣結於喉，而睛突於眶。急服生綠，置身涼井中，浸之一日，而金石之毒乃解。由此家愈落，而年逾老，猶惺惺然日望大丹之成也。余嘗過汝陽之墟，式其居，見其人頗長厚，惟是倖獲之念，錮於中，遂至失其所向，流於邪僻，而不知返，爲可

悲也！

七如氏曰：「甲辰，家居窮窳，爲孔道士所惑，嚴冬風雪中，脫皮裘質典庫，而候爐火。一日，汞走煙飛，道士故作懊悔之狀。余探拳痛擊，道士伏地妝醜爬而去。余則相鼠無皮矣。此亦孔道士實事。」

【高道士】

江陰有高道士，與常州潘爛頭友善。潘能勸勒之術，高受業於潘。潘能高亦能之。自是呼吸風雲，指揮雷雨，如探之囊中，易易也。嘗榜其戶曰：「出賣風雲雷雨。」海舟有欲風者，得其符焚之，則片帆如駛，數百里可一日。至途人恐日熾，思雲作蓋，售以金，則幢幢然覆之而行。兒童欲雷雨爲戲，書之符焚合其拳，一撒手，而聲響驟發。田夫望雨，得其資，隔隴與之。大約錢多則多與，錢少則少與。其價皆不相若。高嘗夜擁羣妓，醉中拘遣神將云：「是有年高游豫章，與當事諸公登滕王閣，是日江波震蕩，風浪拍天，遙望遠際，一小舟平穩徐徐而來。高指曰：「此中固大有人在也。」乃取盆水，折塔前竹葉置水上，指撥而口噓之。葉左舟隨之左，葉右舟亦隨之右。集者正在環視，高忽曰：「彼飛劍來斬我，將奈何？」急取一鷄，乃自蹲几下，覺冷光旋繞，雞斷其首而去。高起，仍戲葉弄水。忽又曰：「彼已知非人，血劍又來。」高復欲蹲，而高首已落，滾首於閣板上，格格有聲。馬手摸而戴於頸曰：「可恨也！」捺葉碎盆。而江上之舟已渺無蹤矣。噫！高之術神，而其心忍甚。夏高當午浴，天無片雲，雷霆遽裂，殞之而死。背有一行云：「帶血登壇，猶可恕，隔田施雨最難饒。」

余謂聖人之教，師表乎萬世者也。若釋道兩門，亦足以感人善心，外此皆邪教也。高道士之妖術邪法，致遭天譴，固無論已。乃有好徒誣民惑衆，可惜。蓋爾愚衆，偏易煽動，聽其引誘，以致牽朋聯伍而奔聚矣。搶女帶婦而偕往矣。謬言斂物，實則斂禍；妄託昇天，實則覆天。詭稱行善，實則行淫。迨人聚日衆，邪謀一敗，遂服上刑，皆無漏網。如明之白蓮教，清水教，天主教。國初亦有無爲教，倡於浙郡，大被教起於海寧。今東省逆匪王倫之神拳法，直隸大名段逆之八卦教，濟南新城又有一炷香教，莫不身罹重法，搜剔根株，一無唯類。或幸逃憲刑，而

陰罰亦隨之而立至，可不慎哉！

【殘菊詩】

萊陽鬻士李端，爲道士而顛。周游無定，又名風道人。忽一日哭，忽一日噓，忽一日酒，忽一日詩。不住廟，不誦經，更不如素，與趙遂掄王大椿相倡和。嘗詠殘菊一聯云：「憔悴根下無時雨，冷落枝頭有衆星。」了無俗韻。

【常靜蓮】

岱嶽斗姥宮，多女道士，俗朝山者，多認親家。初至廟，設茶佳果，而客則以祈嗣爲名，神前拜禱之後，若以爲其嗣，自廟中實與之也。遂姻婭焉。客擇其美而親之，再至則舊婚媾焉。肥邑有鄭法坤，字宏宇，美而文，知名士。嘗曰：「自古沙門，固當女流，何也？禪榻留雲，較勝西廂待月。」有年，鄭登岱謁斗姥宮，女尼數輩，謙喜承迎，通問姓氏。中一少者，髮邊纔剃，頭皮青如抹黛，着藕色道服，小眉絲鞞，白龐如月，額正中有痣一點，比凝脂，儕諸羣偶，真無其倫。生心好之，而睛不轉。少尼笑指曰：「個人賊目刺人，當是賊！」生曰：「爾韓後一小龕，貯僞器，我會竊得一具來。」小尼以袖掩口，笑中帶罵而出。生問他尼，告曰：「此常靜蓮，肥城人，挂搭於後石塢，今去矣。」與者促生，生不得已，悵悵下山。歸里，時懷念之，冀續舊，不果也。會生妻有香願，卽邑境余邱之白華庵。入庵，見一女冠絕色，生妻與之語，通鄉籍。女冠曰：「舊歲有鄭生朝岱者，得非府上郎君乎？」鄭妻曰：「然。」女屬其歸致問，鄭妻歸，果述焉。生喜，猶憶其肥人，卽備騎馳五十里，到庵，日尚未下春，扣扉，老尼出，生問常，常卽自殿中出，笑謂生曰：「何傳命之速耶？」相與入室，備道思慕。生問蓮，何以至此？蓮曰：「我博山人，會寄養於西鄉山後姑家。後我病，仍歸博，遂爲尼。」謂老尼曰：「此師叔爲我姑姊妹行。」飯生，生以香資與老尼，老尼喜曰：「郎君我師姪友也。今薄暮，盍與吾姪作抵足談。」生喜，老尼且爲之辦粥。蓮與生在禪室中設榻，老尼去廚下寢。生乃與蓮備極燕好。蓮曰：「郎君一宵之情，尙爲我圖百年之好乎？」生曰：「容暇謀之。」蓮遂不言，翌旦，生歸，不能置，復來見老尼，爨灶下，問之曰：「渠雲游卓錫無定蹤。」生固問，老尼不答。生乃知前日之陳詞倉猝矣。從此音耗遂隔。後

六年，生於試後登岱，步行，欲細訪靜蓮所在。至斗姥宮，問伊消息，不得；乃獨行至後石塢，崎嶇難行，草深風大，樹木叢雜，峯下微露梵烟，一縷生抵山門，門半掩，野鳥格柵，小犬嗥嗥，生直入殿，無人顧，左廊則靜蓮坐蒲團上，作縫紉及蓮見生，蓮面轉裏，生趨入室，見蓮身畔一小兒，嚙生曰：「卿何忍爲此態耶？」蓮曰：「孰忍孰不忍，必有辨之者。」生跪繼以泣，小兒曰：「若拜佛子，當往殿中去。」蓮笑而起曰：「小兒笑爾矣，今日是何向風，吹得到此？」自君一夕之淹，何期得此贅累，本欲棄此榛莽，又思爲留嗣息。」指兒曰：「此爾父來也。」小兒果撲生，生抱之，遂依生膝下。是夕，生留宿，並計與生同歸。蓮曰：「郎君以我爲何如人也？」人貴適意耳，况開雲野鶴，性成脫略，豈能向足纏綰髮陣中，效奔走充下陳耶？前在白華庵中，曾得一觀，尊夫人閨範，察其意旨，雖不至卽下逐客之令，亦未必遂開延攬之門，我有褊心，是以不敢請耳。」終不許，早生別，并攜子下山。生妻無出，得子甚喜，後常竟絕迹焉。子名芳，幼慧，十歲能文，舉神童，十五領鄉薦，大設喜筵，牽羊擔酒，賓朋沓至，瓜葛盈門，忽一女道士，年三十餘來賀，延之堂上。芳問曰：「大師從何處來？」女道士曰：「貴人莫問我來處，當先自問貴人來處，知貴人從何處來，卽知我之來處矣。」芳茫然曰：「識家君否？」曰：「十五年前，似曾相識。」芳乃告父，生倒屣曰：「爾母也。」果靜蓮，相與悲喜交集，入內，與夫人相見，生緬述而告其子。芳大慟，五六歲時，如夢寐中，生勸常享子之榮，蓮曰：「泡影浮漚，久不作塵中想矣。」拂衣欲去，生與子泣，苦留之，乃許於村前里許，建刹曰慈菴，蓮清修其間，生日過從，菴中竹最盛，秋夏多涼，談讌棋酒，往來不絕，生與蓮相敬愛若良友云。

按此條實一鄉先生事，特隱其名，蓋以事之無關勸懲，適足以揚人之過耳。况女冠比尼，悉爲陰類，猶當痛絕，奈何引而近之？鄭子之行，固無足道，而尼之或隱或見，或有情或無情，其蹤跡又詭異不測，卒之村外留雲，轉令爲之子者，幾無地以容身。故劉畏所省躬之語，姚端恪傳家之訓，未嘗不嚴以爲戒，而世之靡靡者，咸以爲利於科名，交往愈密，嗚呼！豈一鄭子乎哉！

閨闈（姬妾妓女附）

【董子玉一家言】

董子玉，祖籍北方，而生長南地。其先人官於吳，遂家松江。爲人寬厚和平，年少老成。道逢絲貴，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贏十倍。妻盛氏，美而賢。有婢暖雲，幼鬻於董，年及笄，豔麗無儔，針黹絕倫。遂納爲姬。盛氏雅愛之。會子玉過，繼揚，又買一妾張氏，以二百金得之。年十七，亦韶秀，名蘭綃，善烹飪之法。其父嘗爲鬻商，供刀匕，故精於味。歸董後，每鬱鬱嘆悶，如有隱憂。董問之，蘭曰：「奴得侍郎君，又聞夫人不妬，終身願足。但有義妾阿進，我隣何姓女也。其父亦貧，與奴垂髫，聞友誓相愛顧。今天各一方，恐將來所適非人，用是悲耳。倘郎君能愛屋及烏，亦爲羅致，則合璧連珠，共事君子，實爲萬幸。」言罷，淚下如雨，歛衽以請。董曰：「薦賢者受上賞，卿不愧爲君子。姬當論首功。」遂允亦二百金買。阿進年十六，杭人，父幕死於揚，亦娟好，兼通書算彈絲，喜不自勝。攜歸，如載寶而來。盛氏聞之，先與來迎而歸。盛氏因勸董曰：「風濤雨雪，帶水環山，適可而止。今家迄小康，不勞更作行旅想矣。」董遂鬻田百畝，構一精舍，環以竹木，經歲不出，悠然怡樂。一妻三妾，愛若同胞。衣則易着，食則共器。既偶俱之，無猜，更相期以共濟一家之中。盛氏總其成，暖雲司紉事，蘭綃佐中饋，阿進操會計書寫，分任焉。皆擅其長，即錯綜焉，亦無廢事。凡有婦人入董門者，皆薰其德而化爲善。一時子玉之隣，無詬諍聲。每見夫妻燕好，一有小星，頓起參商，甚至林間獅吼，嶺上鵲啼。况一再至三，連袂交枝，藉使三善能稱，而一夫作難，又安得保此庸庸之福也哉。說者謂董子善齊家，余謂董子有修身之道，想其被面障扇時，其氣象固已異矣。使董子出而爲仕，化家爲國，正有可觀。噫，董子不以軒冕之榮，易此閨房之樂也！

盛氏膠東人，號淑娟，修眉方面，性恬靜好，暇嘗獨坐一室，淪茗誦經，焚香繡縷。逮下多喜，顏承奉者，不敢有惰事。

非不敢也，實不忍違其意旨耳。

暖雲，蘇人幼鬻於董，身瘦怯，如春月柳，微有白麻，足纏似錐，愛着通綉紅履。善針工，一家衣着襪鞋，出其手。盛氏所供髮綉觀音像，暖雲之製也。

蘭綉，揚州人，目秀準直，心靈警，口滑稽，能令人善聽。精於庖廚，每飯一蔬，多出奇想。如以紫玉光煨肉，荷葉粉肉炸，醋浸山蘭蕊，木瓜花作醬，皆味外味云。

阿進，錢唐人體豐而軟，好潔，喜穿青藍，以顯其白。古人謂豐若若，柔若無骨，是也。能書算，一家度支，悉付之。暇時洗桐拭竹，掃徑澆花，絕無一毫俗韻。或於燈前月下，一家環坐，聽阿進弄阮絃，唱平湖調，文詞數折，其音嫋嫋如流鶯云。

妙事妙人妙文，令觀者歎賞不置。

【鄭延】

鄭延，淇人，幼失怙，十六歲入泮，韶秀無比，人美其名曰鄭大姐。聘陳氏，未娶夭殞。鄭母愛之，慎

釋所配，恐拂其意，而鄭又高自位置，故二十五而求風未就也。會入郡，過府橋下，一小綾絹鋪櫃前，有女子，白潔瓜仁面，腰細剛一捻，心愛好之，趨入鋪買綾，女呼其兄，兄出，非鄭意，乃故為低昂而去。明日，鄭見女，又至，女欲呼兄，鄭曰：「無庸。」指架上包，「即此綾，昨已言明若干錢。」女初利其價，遂與鄭。鄭脫貫如價，女沉吟返，其半曰：「毋須太多。」鄭德之。由此日往，而女亦自逆而送之。鄭乃屬媒，通其意。其兄返命曰：「弱妹得秀才，稱大佳，但只好作畫中人，恐不任井臼事。」鄭曰：「吾家頗有薄產，斷不至使新婦入廚下。」歸告其母，遂委禽焉。踰月，其兄送之淇上，即返衛。合卺之夕，女哭泣不自持。鄭抱入幃，極溫款，並道眷戀。女嗚咽，鄭憐之，三日不敢問鼎。後鄭強之，女不得已，任鄭，牢不可破。鄭固偉男，遂馳驟焉，亦不可於是降格以求。女竟開門以納，噫，何前倨而後恭耶？鄭問女以故，女曰：「奴小字故姑，蓋石女子，自幼陰道絕。前曾適人見棄，今蒙愛而娶焉，倘不為嫌，當

屈體以奉，無所後悔。君必注念前好，妾誠遜謝不敏矣。」鄭雅愛好，伉儷殊篤。彌月，其兄來餽，見妹有喜色。鄭亦無他詞，乃幸甚。女事母最孝，嘗於母前欲爲鄭娶姬。母曰：「新媳婦老耶？幾月不伏雌，便望兒子若眼穿。倘房中添一牝貨，酸梅子入口，便要作切齒痛。」鄭亦不肯。女隱爲後嗣憂，女常供觀音像，朝夕禮拜甚虔。日者有老尼至，女敬禮之。鄭亦喜與女冠子談，遂留齋供。尼曰：「有幾公子？」女曰：「不育。」尼曰：「大娘子何以美而無子？」鄭應之曰：「此衛人爲之賦頌人也。」尼曰：「若然，我能治之。」請問，女與尼入他室，出曰：「無傷也，不外也，非內也，尙可以療。」詰旦，攝藥來令女入幃，以劔點藥敷之，繼以刀圭，曰：「覺痛楚否？」女曰：「不也，願吾師施大法力，廣爲洞開，毋使一綫蠶叢，致郎君又歎嶺道崎嶇耳。」尼笑曰：「適可而止，想此中無並轡行者，復以膏皮，留一小孔，可以便洩。百日之後，客將入門而左。」尼不受謝，竟去。女謹奉教，鄭移外寢，無何而瓜期及，鄭爲之揭門卦，闔關之間，已若有稚子候門也。女先固瘦怯，不勝衣，自此而豐頤美頰，肌膚有餘脂，兩乳膨膨，如合覆二建，磁鎮惟有雙鉤三寸，依然故我耳。二年，生一子，名晚生。鄭嘗於枕上謂女曰：「人生得意之遭，卽伏於失意之內。憶吾兩人，橋頭肆上一盼留情，及至于歸，入帳之夕，尙以卿故，一旦翻然棄置，卿復何辭，而吾亦未爲失德。第使再續其絃，安知不仍脫其轆，如今日者，卿憐我我復憐卿，是今之視昔，更甚於昔之視今。縱前後判若兩途，彼此皆同一致，區區之情，恆有所固結而不可解，然後嘆誠通變化，而心堅者之石與俱穿也。」鄭終身不二色，夫妻偕老焉。

孫 筠

孫筠，掖縣人，父宗南，住城北業農。先以東村宋姓之女爲筠定婚焉。宗南無行，好博，不數年，家日落。宋家見孫貧，欲退婚，風示於孫。孫憤將與較，復思鳴於官，孫妻諷其夫曰：「當自慚，何尤人？他家女豈肯來汝家受餓耶？」孫筠乃諫其父曰：「父莫較兒自立成名後，何患無妻子耶？」父從此頓改前非，悉心正業。父力田，筠又力學，踰歲，筠十六入邑庠，家復稍裕。遂於東村之東王姓女結褵，擇日，筠冠服行親迎禮，鼓吹往過東村，宋女固未許人，聞樂聲，與其婢小曼出視。小曼識之曰：「此新秀才筠孫郎也。」向使主人翁不以孫郎

一時貧窮食言渝盟，姑姑今日豈不居然娘子耶？甚矣善擇者擇高郎，不善擇者擇高房。」宋女快快歸，向隅淚焚，如珠串亂落襟袖。小曼復笑曰：「姑姑最是無用者，寡是哭，饒爾再哭一夜，人家女兒豈熟孫家炕矣。」宋女乃挽小曼手曰：「奈何能爲我畫一謀乎？」小曼曰：「何難？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姑趁此時直抵孫家，要知咸陽先到者卽是君，一臂坐下，他用十八金剛也抬爾不出來。」宋女曰：「我羞且不識路。」小曼曰：「姑如敢行，我便保得將軍去。」於是兩人梳洗結束，蒙以青蓋，內襲華衣，扎履結襪，悄步出村，竟投孫舍。遙見結綵於門，近之則賓客列滿。小曼攜女昂然入，皆問誰家姑。小曼答曰：「看新婦者。」進內，孫父母見之，小曼扶女跪堂前。女乃淚盈花暈，羞泛春紅，不作一語。小曼曰：「我姑宋女也，原許作孫郎婦，自主人退悔，我姑誓死不二。今聞孫郎另娶，我姑情極來歸，望二老憐而收之。否則請死於孫氏之庭，以明我姑之心。」其言侃侃，女聞之大哭，伏不能起。孫父母喜，掖女曰：「此吾佳婦也，毋庸悲。」俄而孫筠偕王女亦至，見已一女坐青廬中，父母告筠以故，筠亦喜。堂上賀客親友，聞然皆喜，遂令二女皆成禮，稱兩大焉。但惟恐其不相能，三朝後宋與王相敬愛如親姊若妹。於是小曼謂女曰：「東吳招贅已完，趙子龍當用不着，俟明年我姑誕兒，再來長坂坡抱阿斗耳。」欲去。宋女留之，商於王女，稟命父母，願分一席以酬其勞。許之，納爲姬。宋父母陪送妝奩登門贖罪，王姓父母以其女亞於宋，有慙意，而王女欲之，無間言。次年，二妻一妾，皆孳生得六子。會學師某生子，門生爲湯餅酒序坐，學師曰：「今日以子衆多者首屈。」僉曰：「若然，孫生居上，年雖十七，有子六人。」師問故，相與緬述其事。

濟寧許殿生，賈人也，娶妻齡年，春孳生二子，及冬又孳生二子，蓋一歲而得四男，亦奇也。

【陳萬言】

陳萬言，清豐人，清雖下邑，交於直隸之間，通衢大道，商賈往來不絕。萬言居城，聘妻寧氏居鄉。陳有中戶產，是年冬盡，將婚某日之夜，炬而親迎。北俗婚期取歲盡者何？曰：「無忌禁也。又農商之隙也。」夜而往者何？曰：「恐示人以樸故。」多卜夜親迎者何？曰：「古禮也。貧者不能備彩輿，或駕牛車，蒙以

猩毡。郎則馬而前導。陳至寧舍，如婚禮，出載其妻歸。大雪，車中伴娘，先自陳家來者，俗呼之「取女客」。蓋賤而非婢僕等。是日飲寧酒而醉，車行欲嘔，不顧而唾。新婦恐其漬新衣，退諸後箱。車固無式，採木時超乘度，與梁轅仰，新婦墜，前行者擁而奔，不知也。有獠人布客，下豐者，乘驟冒雪，過歸度除，遭女哭於途，下視之，新婦也。詢以故，下思欲送歸，追指則有北門之管，將歸其女家，又無前路之征夫，棄之不可，送之何往？斯時為下計者，惟有停驂待旦，相與株守，義也。而下轉念，則不然，乃誑之，掖婦上騎，下隨行，少而雪甚，遂欲與女並轡，女羞不能卻，下喜，縱鞭七十里，抵家，啓戶曰：「得借一新婦歸。」家人固以為下之新婦，而下亦居為己之新婦。彼新婦者，早已合嘴於走馬時矣。遂不貳焉。下無妻，有母多病，一妹十歲，寧氏能作家事，母撫妹，頗任勞，夫妻篤愛。一日，寧氏至後園種豆，苗剷浮土，得二墨，皆白鏹，可數千金。乃以其一告下家，遂裕。當麥秋，下買歸，辰出收穫，見一人持鎌臥地上。下曰：「若不為刈？」其人曰：「人皆外我，將不我備。」詢其里，曰：「清人。」下曰：「清去我不遠，何外之盡為我備？」其人隨下往，問其姓，曰：「陳。」陳勤，戀人登一隴，而陳秀兩歧。下喜，厚而備之。下思茨屋，欲致塲師，陳曰：「無庸，我能之。」是日亭午，寧氏滯於窗前，陳則茅於階下。寧聽其言，如清之聲，問曰：「爾何許人？」陳曰：「清人也。」寧曰：「有陳萬言識之否？」陳笑曰：「備也，何知備名？」寧曰：「我寧氏之瓜葛也。聞爾娶妻而父妻有諸？」陳歎曰：「惟其然而備之所以有今日也。當時娶婦歸，失婦，我以為寧之暱，而寧之女歸無女，又以為我之害之也。我仇寧，寧復冤我，鳴之於官，兩姓被繫，終不能結，遂懸其案。迄今事隔五年，官經四任，與其疑而不解，何如疑而釋之？乃告寧家，情甘罷訟。而我家落，寧氏亦貧。」寧曰：「爾今猶與寧氏仇否？」陳曰：「今兩無欺隱，固耦俱而無猜矣。」寧曰：「吾久不通寧氏母，欲假爾作寄書，曷往焉？」陳曰：「唯命是聽。」寧即封布函，有物藥，付之，給川資，並具糗糧。往。下歸，問寧曰：「伊連日欲歸，酬之不受而去。」陳歸途，飢，壁糗以啖，中餽一金，三擘如是，不之解。抵寧氏，呈書而告。寧母疑拆其函，金之外，則其女當時受陳氏釵也。寧父母乃往，下見女，抱頭痛哭，尋下爭鬻，下不敢出，而陳復詣下。

洵洵四起，認將與矣。卞惴惴無所計出。寧氏於是乃請父母及卞母，卞豐陳萬言咸集於庭，而言曰：「我爲寧氏女，今爲卞氏婦，既爲卞氏婦，則不得復爲陳氏妻。當女之適陳也，陳實棄女，女之歸卞也，天實與卞。至若乘危於昏暮之間，要之而去，則卞之咎所難辭。然而以爾車來，胡爲乎泥中？是陳之自失也，實甚。今卽鼠牙雀角，官斷前歸，而女守從一之義，雖速訟而必不汝從。陳將奈何爲今之計？父母以女故家落，女願以金爲父母贖產。陳萬言亦以女故遭家不造，迄今未娶。卞豐有妹，我姑也，今迨吉，將以適陳而償，我更以五百金爲之奩。由是姻婭相通，嫌疑盡釋，雖曰人爲，豈非天道？不然者，訟則終凶也。請以質之三老。」卞懼及禍，寧利其金，陳樂得偶，遂皆從之。於是卞拜陳，陳復拜卞，女乃出其半藏之器，分寧及陳。後其妹歸陳之日，其兄從之，寧謂卞曰：「往送之家，毋使人馬上得之也。」

【幽宮詩】

粵東惠來濱海，魚鹽輻輳之區。城南有嶽廟，最壯麗，兩廊塑像，作十殿閻羅天子，瘳惡駭人，夜宿帛，焚積如山。殿旁有石獸，角端，土人皆割牲滴血其上，石中猩紅，經歲不乾。邑中翁姓，富甲一城，長女名如珠，初生時，其母夢黑龍繞其身，年十三，白皙娉婷，性慧識字，卽爲吟詠，聲後工詩，其送春詩有云：「綵筆堪題腸斷句，柳絲難繫落花魂。」其序四六云：「緬飛絮之隨風，彷彿真魂飄蕩；妬落花之時雨，依稀血淚繽紛。」其兄貿易湘潭，伊書促歸，中有一行云：「願化衡山之石，鴈使回歸；因呼粵嶺之禽，哥行不得。」皆佳。年十五，隨母詣嶽廟，游兩廊間，至轉輪王殿，諸姊妹皆游觀，如珠手指王像曰：「如此猙獰王夫人朝夕對之，不栗生畏怖耶？」其姊云：「汝畏之夜間卽來娶汝！」如珠答云：「王如欲之，吾何畏彼哉！」及歸家病，既乃大慚，百藥罔效。忽自語云：「越三日癸丑，我當入宮拜受采納矣。」衆以爲譫，至期，如珠令人爲之薰沐，着新衣，辭父母曰：「兒以爲冥府王妃，外輿從久駕，兒不敢稽，從此侯門似海，膝下長辭。」父母始驚駭哀泣，如珠曰：「無過傷痛，今兒作王侯妃，充六宮班九嬪，豈比作田舍郎媳婦，尙煩二老體卹耶？」乃自吟曰：「大邦有子，遵彼海濱，窈窕淑女，曰嬪九京。」言訖而逝。三年，其

父病危復甦，告其妻云：「我夫妻皆增壽一紀，兒果爲轉輪王妃，率下左右請位中宮，一年之間實輔轉成君德，變理陰政，幽囚犯科嚴重，傳其脫簪候門，進諫不已。今以摩利才人充嬪，一人見嫉，預政撓權，如楚王、鄭襄故事，乃幽兒於別宮，抑鬱以死。後宮中斃告祟，王悔之，乃知其冤，乃下摩利而封兒號金輪阿耨夫人，祀以壤田，建廟於鄴山，之陰，凡后之族，賜壽一紀。」猶憶其傳誦幽宮詩八絕云：「陰霾繚帳舊時容，禁閣重重馬鬣封，聽徹森羅宮殿外，更無人撞景陽鐘。傷心遙拜九泉恩，永訣雙親一縷魂，河滿曲終腸寸斷，誰知地府有長門。城開枉死能容罪，殿少長生不種緣，安得成都人作賦，也應輸與紙銜錢。颯颯凄風入苑來，歌聲亂逐鬼聲哀，冰寒徹骨桃笙冷，知是君王宴夜臺。白玉樓頭望碧游，黃泉水繞奈河灣，棄捐秋草埋幽徑，采卷如登嵩里山。百結雲鬟內樣妝，茜紅衫子帶鵝黃，輕盈舞罷旋風陣，羞比昭陽掌上狂。溶溶默默慘無神，點點幽情訴未真，一片琉璃籠外影，姍然自認李夫人。曾無月色到深宮，燐火光微輦路空，回首木棉花下住，沙塘簫鼓畫橋東。」

七如氏曰：「如珠之事，固屬荒誕。但寺廟爲僧道所居，衆目所睹，且輕儇子弟，更於此處窺探調笑，譏刺品題，如越如狂，凌犯擁擠，無所不至。此時隱忍受辱，惟有落牙自嚙而已。今浙省之游天竺、雲林，每至春月，無不如雲逐隊，雖夫不能止其妻，母亦不能禁其女，更有吾鄉無知婦女，相聚結社朝山，或金鼎，或東嶽，或南海，普陀，跋涉數千道里，雜沓數十晝夜，其中恣性越禮，又豈筆墨所能罄作者記轉輪王一段，蓋猶有忠厚之微旨也夫。」

按律載，官及軍官之家，縱令婦女入廟燒香者，笞四十。無夫男者，罪坐本婦。住持不禁止者，與同坐罪。而婦女不知犯法，反以爲祈福，吾曾見一秀才妻登禪山，其夫親扶掖之，恬不爲怪云。

【鄭讓】

鄭讓字耐村，利津人，無兄弟，父母鍾愛之，美丰儀，又慧，十五應童子試郡中，游過平康，見妓心蕩，晚潛往妓家宿，招覆師覓之不得，將曙，讓始至考棚，已封門，師以書貽其父，讓母曰：「兒大

矣。當婚。聘馬氏女。是年讓入學。遂婚矣。先是女在閨中。嘗蓄一婢。將出閣。力遣去。凡見庭花新摘。色豔者。必手揉碎之。以爲快意。合卺後。夫妻若膠漆。一日。馬見讓之溺器。烏喙而長項。惡之。鎔化成餅。夜讓求之。弗得。乃用女器。自此讓并不敢與妻異溺器。讓齋中。挂一仇實美人圖。馬見之。輒痛心。裂之如糜。疾遂瘳。讓後不得就外寢。漸至出必告。反必面焉。每有所事。出馬以如意簪點胭脂印其要處。如守宮砂。歸而驗。稍不符。便窮詰研問。至再三不數年。妻之餼日以耗。讓之氣日以餒。讓愈防檢。而過愈叢積。幾不可支。爲翁姑者。勸之。馬怒曰。汝養子不教。我爲汝約束。不德我。反仇我耶。一日。馬忽持剪入翁室。欲閹其翁。蓋以翁與姑猶有童心。恐其生子析產也。後翁姑夜寢。必嚴錮其戶。讓由是狼狽滋甚。父母親戚。咸爲之憂。讓固恬然安之。讓周身之針孔爪痕。烙斑齒傷多人。時令脫以相示。凡百餘處。未嘗不爲之指癢太息。而讓反似三國吳大帝獎周泰軍功。以爲得意。恨不諸公滿浮大白也。嘗於妻前讀石崇傳。至綠珠墜樓一節。拍案曰。婦人能如是一斛珠不足多也。馬曰。綠珠何以獨有千古。讓不敢對。馬氏遂登樓一躍及地。救之起。左腿已折。讓是科中鄉榜。馬聞捷。哭之七日。人問之。馬曰。吾聞貴易交。富易妻。田舍翁得十斛麥。尙欲易婦。今郎君貴。必多金。能保其不置姬妾乎。當北上之日。送諸南浦。要以盟誓。而還讓。乃發輒抵都。寓旅邸。隣有閩人伊某。身小而鬚微。與之談。藹如也。漸來往密。讓每過伊舍。聞其後有女子聲。讓問伊曰。寶眷亦在京耶。伊曰。非也。客中寂寞。新購得一裏頭奴耳。遂令其出拜讓。奉茗。鄭伊兩人。頗稱相得。談及鄭尙無子。伊曰。我觀君鬚眉表表。未必卽龍眠居士。况燕趙頗有佳麗。何不置一小星。爲後嗣計。其妾亦聳鄭曰。兩家由此同住。朝夕相聚。甚好。尙鄭公旅壘羞澀。妾願拔釵以助。讓躊躇曰。兄愛我。弟非忘情。但家室俾毒甚。恐不相容。伊曰。千里之外。嫂夫人鞭長莫及也。鄭素困於閩。不敢縱。今如離鞵之鷹。脫網之魚。加之伊又預成其事。寧復計及蓂裳捉跪時哉。遂買一姬。王姓。無何試畢。榜落。讓故遲遲吾行。伊曰。歸計可決。長安居不易。讓不得已。泣告背盟之故。欲久客以避其鋒。伊曰。是謀非我所敢許也。夫父母桑梓之地。祖宗依戀之

邦一旦輕棄其鄉，以餬其口於四方，安見其可以圖存？即尊聞有剜眉之行，亦且尙無其事；又何必未來逆料，先以不肖待人哉？兄請偕麗人歸，余不日摒擋，便道造訪。萬一果有別故，到時我自安排法。」讓始允復諄屬，伊速來。遂握別，讓抵家，尙十餘里，諭其僕勿洩。先自獨歸。妻瞥見，詐之曰：「猶在京中幹得好事！」讓失色，莫知措詞。妻乃拷問，讓以實對。妻大怒，撻讓無完膚。繼以帶繫讓手項，幽於帳後淨所，曰：「汝作此大孽，當永墮惡道地獄，再無見天日之期。」父母以其自都返，欲見之，問其婦，曰：「若犯罪在狴牢中，不必探視。」父母無如之何，惟有長歎數聲而已。馬欲刺其新買之姬，家人乃匿諸隣屋。時有至戚某，知其事，爲之記曰：「秋七月，鄭子偕王姬歸自京，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以杵楛死也固宜。」十日，伊至扣扉，鄭父母見之，伊欲見讓，馬聞而出，即詈伊。伊於袖中出一木杵，擊婦仆地，跛而奔。伊入鄭室，褰幃見讓如楚囚，不敢仰視。伊呼出，讓曰：「君禍我矣，奈何刳之以加吾罪？」伊曳其衣曰：「有我在。」鄭出書舍，父母始得見之，環而泣。伊問王姬安在，家人不敢言。伊曰：「速令之來。」姬至，見鄭及父母以禮。晚，鄭不敢與姬私語。伊又壯之，乃擇別室以居。鄭以爲其妻必於是夕枕戈而待也。三日，而妻無詬詈聲。鄭不安，入室視馬，見而泣，既而絮絮故態復作。鄭復長跪床前，家人飛告伊。伊曰：「吾以教馬者，將不敢南下矣，竟復猖獗乃爾。」伊持杵入，將及門，婦股栗縮榻間。伊曰：「潑悍尙不悛改，當撻殺汝。」乃以目視鄭，鄭起，隨伊出。舉家德伊。一日，伊欲去，鄭與父母恐其復發，苦留之。伊曰：「一擊後，永斷妒根。」衆不之信。伊乃取杵付鄭，曰：「君其寶之，倘河東復吼，持之可當金鎖。」伊遂去。讓謹受而藏之。積後，馬果異從前，相安載餘，而此杵度之高闊，未嘗復用。忽一日，伊至，倉皇失措，如有急難。鄭延入，甫坐，伊曰：「無暇他說，速還我杵。」鄭即付伊，問何以忽遽若此。伊曰：「君有不知，我非人本狐狹也。嘗爲人間報不平，因君困於妒婦，恐斬君嗣，於神庫中竊得周文王后妃娘娘滌衣杵，又名化妒捶，爲君制奇禍。今庫中失此鎮物，入宮見嫉，憎及娥眉，縉紳顯宦，以至首善之區，其風大振，幾有不可撲滅之勢。上帝震怒，訪緝竊杵之盜，急不可待，故來取以歸還耳。」言訖不見。而鄭一妻一妾，終身無復。

簡言。俱產一子，問馬前事，每爲汗顏云。

近日獅吼大盛，安得此杵逼及人間（七如）

【小霞】

晉沁水孝廉張本義，年七十，妻早死，爲臨安太守，精明強幹，有班伯黃霸之目。一子，名成，粗鄙

闌無事，雨過塔除，公忽憶去年有人贈碧鳳仙子，命少霞出之。公啓緘，見其稗落，恐不能萌蘖。少霞曰：「但趁此一塊好潤土，可毋論其隔年種也。」公感其言，遂納之。逾年生一子，命名復，郡僚紳士，皆爲公作湯餅，送洗兒錢。獨其子擲榆之，以爲老蚌生珠，恐未必然。公致仕歸林下，少霞嘗私語公曰：「妾以蒲柳託根桃葉，不敢以老去詩人，遂忘情於半臂，幸而徵蘭有夢，但呱呱者在懷，正恐先生風燭，長公子非愛惜紫荊花者，則一斗粟竟不相養，我母子當不知死所矣。」言罷，嗚咽欲絕。公乃作書一卷，貽少霞曰：「我死後，爾母子料不見容，我今卽厚爾，伊奪之無益也。我籌之審，俟復兒年長大，吾邑有賢令尹至，可令赴愬焉。爾母子之恆產出於斯，善寶之。」少霞乃密藏諸櫃。公又命長子成，至稽田籍，點什物，及騾馬婢僕，悉歸焉。或請曰：「少霞母子，何以置之？」公曰：「嬖人之子也，西山有石田二十畝，屋一區，足矣。」呼少霞告之，泣而去。初不以爲復之薄也。踰歲，公卒，成主殯事，多不循禮，欲爲其父柩前導，龍鳳節，如法駕儀。又令畫士於父影上，加珊瑚頂，邑人訕之，乃止。有名娼女，成豔之，買爲妾，未小祥，岳家責之，成毆長婦，遂自縊。多方請託，事乃寢。所交結皆豪富棍徒，人有借貸者，必重息盤剝，以充其欲。日者告少霞曰：「西山之陽，有先人之田廬在，爾母子盍往焉？父命也，不可違。」少霞悽惶攜子往，一切井竈，輒杓皆無所爲。謀少霞紡績自給。十年間，復知有母而不知父。問母曰：「人莫不有父，我獨無？」少霞悽然曰：「爾父死矣。」後復從塾師讀，歸問母曰：「城中大邸，皆說是兒兄，何以兄錦繡，而弟藍縷？」少霞曰：「兒但讀，俟長大，便有好衣着。」又數年，復已成人，當十月朔，少霞攜復展墓。成方令妾着紫貂裘，跨少驪駒，隨從僕婦，皆戎裝，獵於郊，便道過墓，見少霞母子，

單寒傲視之。少霞命復拜兄，成拱手曰：「小客貴姓？我不敢弟汝也。」即其婢僕，亦不與齒。其妾取錢二百，與復擲於地曰：「我不屑爾臭錢也。」妾曰：「小乞兒不識好歹。」遂各忽忽車騎去。斯時少霞觸景傷心，撫膺垂淚，九原已杳，遺子堪憐，不覺失聲大慟，響振林木。復微饑，披母歸，猶嗚嗚不輟，復乃長跽而請曰：「母毋傷也，母爲父妾，撫子受困，分所當然。况剝極必回，天之常道。兒讀書何事，或得捧毛生檄，以慰吾母十餘年冰霜節操，亦未可定。何必以當境連遭，用是悲淚爲耶？」少霞聞之，乃收淚而爲喜，付曰：「兒子長矣。」時當童子試，少霞緬述遺囑，出字一卷，復盥手展視，上有詩一首曰：「七十年來又一春，此春度後更無春。只因風木秋凋後，恐有同根釜泣人。」讀罷，涕泗而受。入城赴考，令見其垂髫韶秀，衣服破敝。及閱清賢，爲故張宦子。曰：「汝縉紳郎，何一貧至此？」復曰：「但富於文，貧何病？」令異之，乃捻數頁書曰：「自學而第一，起至八偈第三止，而試汝一破題。」復應聲曰：「學而優則仕，樂其可知也。」令大賞識。試畢，擢第一。後入署謝令，乃告曰：「復故臨安守側室之子也。因兄成不相能，遂我母子於外，衣單食缺，十有五年矣。父在時，曾有遺詩一卷，囑謂死後如兄果相凌，有賢邑侯至呈之，當爲我母子地也。」袖卷出，侯接視其詩，並有鈐印年月日，且猶在官時生復之年。侯曰：「賢契暫歸，詩卷留閱，數日當緩圖之。」復謝出。一日，令忽拘成，至，問曰：「汝父有幾子？」成曰：「居長，有父妾生一弟復。」令曰：「安在？」成曰：「居鄉業儒，現蒙擢首者是也。」令拍案曰：「父死未寒，遂庶母，棄稚子，乃坐擁多貲，奇贏隴斷，惡跡款款，不可指數。弟兄手足，分雖有長次之序，而產自無嫡庶之分。奈何令其母子單寒，不給汝向有人心乎？」成聞言汗流浹背，齟齬曰：「母弟鄉居，父命所在。」令大怒，擲父詩於地曰：「汝不以兄弟應分之恆產是與，乃藉以於汝父臨終之亂命是違，試觀此詩，爾父亦逆料爾有今日之喪心也。」令乃着其族長計產均分，成亦不能致辯，遂遵其判析產。後復頓富，因感令德，令去沁時，復以千金贖之。令不受曰：「我不欲多金，恐將來不能安我二子也。曷修孔子廟堂，爲一邑先，且爲爾先人德。」令臨歧，謂復曰：「士人懷才抱道，擁琴書臥空山，蕭然嗚傲，斯已耳。一旦與人家國事，一官一

邑，上何以不負朝廷，下何以子我百姓，卽琴鶴相隨，效趙清獻往來蜀郡，未爲不可；又何必竭小民脂膏，充我囊橐乎？子孫賢，或謹守吾業，不賢，將災害及身，如賢契者，鵬搏鴻舉，正未有艾，得志後尤當痛心疾首，引以爲戒，其毋忘西山藜藿也。」復謹受教，而書紳焉。兄雖嫉，復亦無如何。兄以刻薄弟以寬仁，刻則寡恩，仁皆慕德。舊時婢僕，皆歸於復，而少禮，又有賢母風。成生二子，皆淫蕩，家遂敗。復成進士，爲刑曹五年，出守臨安，成且來任，復恭事之。郡人稱之，小張太守復固廉介，不見喜於當途，以終養告去。臨安泊如也，人以爲不若老太守滿載歸，復慨然曰：「我有所受之矣！」

喜娘

聞人塋，海州人家，溫飽，鄉居優賁生。娶妻黃氏，年三十，賢而無嗣。妻欲爲聞納妾，海固僻壤，無盍隨弟之官，衙廨縱冷落，未必不如村落，升斗祿，亦可分供作游資，徒老牖下，使眼界狹窄，豈非憾事？」聞妻亦曰：「同叔叔往大好，事汝兄年四旬，膝前尚空空，弟在官一呼喚，皆百應，得一善養子者，備防老計，我固非吼吼度乞婆，終日抱醋瓶的，想叔叔亦深悉也。」聞初意懶，因妻言，忻然。妻爲之辦裝盤費外，又以百金置行囊，謂聞曰：「千里跋涉，囊中物是丈夫胆，或有所遇，一時叔叔處未便湊手，求人何如求己也。」遂行，與單同車。儀封濱大河，人物繁盛，丞雖佐寮，而防河守險，魚蕩堤岸，正不得以閒曹日。哦松拄笏，非爲儀丞言也。聞性疎曠，不受拘束，嘗恣情游覽，古剎荒原，信步則往，或臨水而低徊，或登山而憑眺，皆足以暢敘幽情，更饒勝具。卽使沽酒買魚，亦復探囊可得。日者聞甫出，見皂衣人，繫白髮翁，翁垂首泣。聞竚立，見皂怒，勒索批翁頰曰：「老絕物，欠皇帝老子債，恃不得肉頭相。」聞解之曰：「門中友，何不稍憐恤老年人？」皂素知聞爲二尹戚，乃釋手曰：「玩戶也。」翁跪而泣，聞掖起翁曰：「我豈敢累積年銀米，因此一條河沙壓後，至今不一毛家貧，又無兒，又耄邁，嗷嗷數口，不能逃亡，今催科急死而已。」聞惻然曰：「所欠幾何？」翁曰：「新舊二十餘金。」聞謂皂者與翁少待，聞去移時返，出金如數完納，釋

翁感謝，遂誌聞姓名，以歸。聞返署，亦不告單。明年，會鄉有賽會，聞觀，返雨載途，奔村落避之，適見茅屋環牆，門樓草茨，有垂楊一樹，臥路口。聞趨立門中，雨直瀟瀟下。西來一翁，破笠荷鋤，提茄子數頭，見聞，忻喜曰：「愚人至矣！」聞審之，則去歲之欠糧翁也。翁告其妻，延之入內。聞謝曰：「雨住即行。」翁固挽之，聞不得已入草舍。翁無他所，惟左右複室一翁自居，一女居焉。翁夫婦拜跪曰：「去臘蒙恩，俾得一家團聚，再造深仁，銘肌浹髓。」遂指案上爐几，「我兩口清貧，惟日燒一炷香，祝恩人福壽增耳。」聞遂謝不當。翁呼曰：「喜妮子，出來拜見。」女出，年十五，挽大辮分頭，小水纈，面白泛紅，鬢眉兩頰微渦，着新翠布衫，雙靸假套鞋，鞋半截紅如狗牙椒。女插燭拜，聞不敢受。翁挾聞令其拜畢，起立。翁曰：「莫得閒，廚下與汝母具饌去。」女微哂，出隨其母。聞辭翁，必不可曰：「愚人太嬌矣，即不獲千金報，詎不容我作一飯主人耶？」聞又見簷前浙瀝，遂留少而村醪雞，山蔬麥飯，羅列於前。雖市遠絕少佳肴，而田家况味，如餅員葱寸，何莫非潔治以延賓也。座間聞，聞亦詢翁兩人家世，無不悉述。翁曰：「愚人當早爲後嗣計，無似老朽今日，如門前掛，無兒肉，覺覺苦誚讓，更復難堪。」語次，女攜茶具入，聞視女，翁辭頓輒。女立翁後，翁指女告聞曰：「村姑兒，頗不拙，終日語刺刺，只能作針綫，怎不作一男子，替汝父撐門戶。」女披鬢邊小搔頭，低首剔履上泥。繼燭雨更益，注翁即設榻女舍。女欣欣持簪襪被，聞不自安。天甫白，翁出，母女入廚作桃花繆荷葉羹，啖聞。聞起，翁勸箸，翁恐泥濘，已備塞於門。聞謝歸，遂告單。自此以往，翁嘗入城探聞，如春野一蔬，秋田一黍，翁必致送。聞與單，宜况蕭條，固樂得此田舍翁相往來也。女時製香囊襪履，以爲聞壽。單見之，頗稱其巧。單乃陰爲聞往媒其女，而議聘焉。翁夫婦首肯曰：「我受聞君大德，又知夫人不育，久欲以弱息贈，但恐聞君不受，固未敢啓口。今尹侯一言，足重九鼎，謹請擇吉，聘則不必言也。」聞知之，答單曰：「拯人急而利人之女，恐非君子之行。」單曰：「不然，救人當俄頃之間，解鑿於行旅之際，時當飢溺，惠施行路，寧復計及翁有女，而後出此翁之云報表君德也。兄何辭焉。固當坦腹東床耳。」聞遂娶女，闔署稱爲喜娘。喜娘慧而能善體，聞意。閱月，聞與俱東歸。聞先至家，告黃氏，喜娘至。

展拜黃，舉止恪順，早息不輟，代黃氏勞。黃亦愛之，告開迎其父母來海。一日，黃偶忘一件事，喜娘曰：「妾已辦之。」黃素多病，今審喜娘可託，乃盡委以家務。喜娘董率家人，親操井臼，課紡績，功倍往昔。又通悉田事，祈晴問雨，播種助苗，罔不井井有條。喜娘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雖老農圃不如也。五六年中，家益裕，廣治沃田，四百餘畝。生一子，黃氏待之如己。出黃氏嘗對人曰：「自喜娘到吾家，皆不知穿食事。但個個飯來張口，衣來動手而已。」

「脰膳老娘」

潮州有婺婦，號「脰膳老娘」。能刀筆，為訟師，遠近皆耳其名。凡有大訟，久年不結者，憑其一

翁不許，強其貞守。媳旬於老娘，老娘索其一千六百金，弁其狀十六字曰：「氏年十九，夫死無子，翁壯而醜，叔大未娶。」官遂令其他適。會江北歲不登，人皆販米江南，江南之人閉糶，搆訟洶洶，販者蜂擁，莫可為計。有知老娘者，憐其一詞，索以三千金。詞今日入而明日遂放糶焉，其全詞不錄。中有一聯云：「列國分爭，尙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統，何分江北江南？」浙人吳姓，家富有蓄優伶，有伶人問吳曰：「知捉得竊賊，將何法而痛懲之？」吳曰：「有一法最妙，當倒懸之，用陳醋灌鼻孔中，則竊苦甚，詰其事可無遁詞。」適外村有監生某，太蠶生也，不懂人事。一日觀劇於村，值夜人散，監獨立場下，伶以為竊，執而問，不答。遂如吳法醋灌而死。鳴於官，驗之為某村監生。官鞠伶，伶以為受之於吳，復拘吳刑之，遂承招焉。吳之子幕於豫，聞父難，盪歸，百詞而莫贖。其父乃往潮州求老娘，奉以多金，遂為捉刀，立執一詞。其詞中用意，引孟子言燕可伐一節，伐燕固在齊，而不在孟子云云。詞入，乃釋吳，而罪定灌醋者，吁是婦亦奇矣。奈何以脰膳名，蓋亦厲氣之結也。天之生才，往往令人不可測，有如此者。

「二 妙」

褚文與吳賈也，質於粵，往來十易春秋，計利倍蓰。而蠻烟瘴雨，經營備至。粵有黎姓者，褚之舊館人也。黎有女名二妙，多姿且慧，年十三，甫垂髻，嘗於盤雅後束短髮，縷絲作辮，披肩際，褚每南來，多攜奩具脂粉贈之。其初也，褚愛之而憐其穉，繼也，妙感之而情為移。迹旅之中，雙環么鳳，藉以消遣，而褚亦

愈久而不及亂。會南歸，三載，值廣南諸郡流疫，商賈斷絕，黎氏素無產，蕭條貧窶，家遂以落。二妙年十六，母死，其父繆，嘗貸爲炊，日不舉火。父出不家，妙固覺掩扉。一日，褚忽至，黎老見之，備道苦况。二妙亦羞以爲容。褚不忍去而之他，仍假館焉。粵有大麻瘋，人中之肉潰死，人皆屏棄，不與同巷。男子不治，女有之，與人交接，可瘥。客粵者往往中其毒，俗名賣瘋，亦曰過癩。時二妙傳染是疾，其父使妙移於褚，黎假出妙，至褚所，褚喜求合。女傲然曰：「我不忍禍君也。」遂告以故，且令褚速去，並乞以異日病發，望藁葬於道路之旁。言已，嗚咽。褚曰：「卿無悲淚。」乃出囊金貽妙，倘果不治，卿即南來，當養卿以天年。妙拜謝，褚忽忽別。後半年，創劇潰出肌膚，衆共棄之。妙乃流丐而南，形益穢。十閱月至吳閩，訪褚門，而告褚收之。居以廢圃，家人日投食，皆掩鼻。圃中有老槐，空其腔，蛇虺憑以爲窠。妙食皮於牖上，蛇嘗來食妙，食而妙亦食蛇所食之食。妙一日忽收膿結痂，脫然以起，回視薦上，如敗鼓皮數十片。家人異之，褚亦來視，如剝瓠。褚問妙，亦不解其故。更閱月，髮理頤豐，居然佳麗。褚婦頗實，移之閨况。褚本不能忘情於妙，而妙且感情於褚者，遂納爲姬。後青圃見大蛇出樹中云。

【顛當】

侯文智，天津人，多財，爲海船估，後爲引鹺商。酷好聲技，多姬妾，悉善彈吹。有門夥某，自晉來，送

通，妙於音律。每度一曲，不惟能作新聲，更多媚態。有時以手支頤，以目流盼，無不與曲中情景繪畫而出。房幃間嬌容緩步，對之如在消魂橋上，頰渴膏竭，羣婢效之，終莫得其形似。侯嘗秘諸密室，雖至戚，難視其面也。語云：「佳人一顧，可以傾城。」况侯生無晉文公之識，而有石季倫之癖，宜乎金屋成而玉山頽矣。五年中，商欠累積，一敗塗地。始也，飄零珠履三千，繼也，流散金釵十二，綱目痛心，侯將不支。遂漸以病，獨顛當相依不去。侯曰：「我貧將死，卿當先去，以自爲謀。」顛當曰：「妾禍水也，此天遣以禍君家者也。君已及禍，妾將焉往？但妾見君生平雖貪聲技，蓄姬妾，尙少淫惡，若斷君嗣，未免太慘。妾今娠五月，或得一子，以延侯氏後，但不能光大門閭耳。」侯泣謝而逝。家人以

顯當美，欲鬻之，顯當罵曰：「我不去，將奈我何？倘他族實逼處此爲嫌，則侯家尚有舊樓，我獨不能效綠珠碎首耶？」家人又以無可分產，遂聽之。乃居侯氏舊園敗屋一區，有惡少夜欲窺之，及其籬籬，即棘栗不敢前，日常閉門，隣家亦不見其有炊烟起，扣戶入視，顯當儼然，且突黔而釜，未生塵也。半年果產一男，其貌醜類母，及長，人見其詭秀，勸入塾。顯當曰：「幾見浪蕩子孫，有讀書成名者，非必其子若孫之果不肖，其所由來非一朝夕之故。」至十歲，梳髻，着鬢鼻褲，妙麗如脂。其母教之詞曲，伊即能曼聲鶯語，嚶嚶可聽。又令其習妖態，作愁眉啼，折腰步，齟齬笑，大有母風。母令其游於昔日之門下客，皆今日之堂上翁，爲之獻技釀金。諸人見之，無不顛倒。一時聲價重若千金。咸曰：「顯當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當子也，斯可矣。」於是纏頭彩擲，不計其數。顯當乃爲之娶妻，而侯氏之嗣，賴以不斬。顯當告其子曰：「是道也，可以歌，不可以變，可以卜晝，不可以卜夜。總使其若遠若近，若有情若無情，取前人所未有之心思，創而新時人之耳目，然後可以驚庸流之聞見，可以移賢智之性情。綉籠文榻，間立紅氍毹，正如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卽。斯其術乃工矣，所以吳伶避席，越女停橈，名公鉅卿，乃獨噪當子之名也。」因是始傳至今，有此一戲。又云：「當子狐也，不然當子不能有是媚。」

近日在耶牧雲讌會中，偶來襠子一班，演唱不終席，聞者皆倦，如對古樂，人情變易，一至於此。

紫

歡

金陵妓紫歡者，自言晉人，十七歲來南，自嚮爲娼，河房有富鴇，視其貌無倫比，聲技稱絕，咸以爲錢樹子，八百金賣之。歡一入院，遂空其萃，歡乃毀舊館垣，嫌其湫隘，自畫圖式，鳩工庀材，移竹栽花，臨水建閣，落成，自題曰「鸚鵡茶廳之閣」。一切器用服食，窮極工巧，歡嘗獨置一室，懸純陽像，人曰：「何不供大士？」歡曰：「論其普渡衆生一也，吾尤喜回道人，之胆氣粗豪，襟期磊落，於我心竊有慕焉。」歡不著隔日衣，文錦綉鳥滿筵，自奉奢侈，貴介大賈之所不能比擬。正所謂日費萬錢，尚無下箸處也。時之來交紫歡者，但得蒙一盼，雖盈千累萬，亦所不惜，且以爲榮。會當秋風桂子之年，人文聚萃，長板橋頭，莫愁湖畔，無不蜂屯蟻附，而紫

歡乃大開園亭，廣列華筵，預訪某州邑名下之士，以及寒單布衣，延之益力。是日歡盛妝華服，曲盡殷勤，試後如有貧不能歸者，悉贖焉。溫汝礪，溧陽人，好學能文，苦貧來試，寓窮邸。歡招溫溫辭，一日歡軟與至溫邸，入溫驚問，歡笑曰：「諸君子皆與歡言，先生何以獨不與歡言耶？」聞先生固窮，讓以百金助膏火。命從人取置几上，溫方遜謝而歡已出門，忽忽去。溫於是年登榜首。蕪湖大賈湯廷楷，豔之以三千金贖歡為妾。歡從之，數月見湯鄙吝，輒病惡。湯不得已，聽歡所欲，以博歡心。歡則為之華屋宇，美衣食，蓄婢僕，延賓客，優伶技藝，日滿庭除。歡猶以為無可消遣者。二年，湯不能供幣賦，湯貧歡去，復歸金陵舊院，車填馬溢，震動一時。巷中人曰：「歡姑娘回窮人之福，富人之災也。」當紫歡之在金陵也，十年之中，富人為所傾敗者二十五家，而里巷編氓之間，望之舉火者，日三百人。一日有老尼至歡門，欲見歡。歡出迎，尼曰：「事完否？」歡曰：「妾已了之矣。」尼乃按歡頂上，應手而匾，納入一荷囊而去。今秦淮河諸妓，尤有愛士之風，其紫歡之遺耶？

【阿嬌】

阿嬌，廣東肇慶女子也。年十四，母死，父好博，多負，鬻女。女遂落狹邪，有富舍喜之，以番錢五百購為小星，貯之別室，暱愛逾常。幾年為大婦，覺大婦固悍，操刀往逐之，無見憐意，舍不得已遣之，媒居為奇貨，攜之番禺。番禺為省會首邑，沙面皆蛋戶，斯養娃妓，不下千百，蛋戶為粵之不齒類，以舟為屋，水沙聚族為里，捕魚蝦為業，如晉之樂戶，浙之惰侬，楚之漁戶也。媒賣之蛋艇，阿嬌一至，遂空其羣。嬌復落煙花，嬌智慧不凡，所見輒通，藝技入手無不精妙。間亦涉書詞，粵中有摸魚歌，最雅，嬌信口占之，皆妙句。如云：「二月南風莫怕寒，阿嫂行上望夫山，雲橫雲斷濱江水，情郎販米下梧關。芭蕉取絲不呷果，絲絲織作千孔羅，落盡木棉花如錦，一身殼薄好郎摸。」至水調南詞，真又歌喉一串珠矣。粵女不纏脚，方履綉紅綾波瘦襪，有一種別韻，聲音多不可辨。嬌之蘇白京腔，登答尤工。河下傾動，聲價千金。貴介達官，放浪於珠江煙水間者，舟中無阿嬌如座上少油木梳也。余友謝伯莊宦家子，少有老成之目，饒資。客廣南，嘗與諸同人游粵城，卑濕絕少游觀，惟海上駕一葉舟，最足

娛人心目。謝之游，志在流水，而同人之游，心在美人。然其趨不同，而又不能不與之合。所以花樓小艇中，有謝之跡，遂又有嬌之遇。嬌又每視諸裙屐，多勿睇，而謝因家書促歸，心旌搖搖，對此倚門媚若恐洩，談笑間，直不知有美麗在側也。惟以平淡遇之。乃嬌之視謝，獨摯，自入門以及酒闌，嬌之目惟謝，謝左則嬌隨之，右則嬌隨之。右謝歌，則嬌執板以和，謝握管，則嬌磨險，以進。同人舉觴，謝固豪飲，偶爲拇戰所困，而嬌素酒滴，輒爲謝進三爵，意甚得也。同人皆慶謝之誠，願有當於嬌之特賞云。日斜，謝欲歸粵，濱海多盜，管鑰不至，酉謝呼船傍岸，嬌若有所失，依依惜別。去時，猶竊望渡煙，不轉盼也。翌日，前友至，復約謝辭以冗，及歸裝三日，前又至，謝不得已，甫入艙，而嬌已在舟中矣。候矣。華飾炫然，曰：「謝公子將促歸，小女子無以爲贈，敢置杯酒蒸豚，爲公子祖餞於舟中。倘公子異日飛騰，重游五嶺，節旄到處，而小女子門前冷落，殘質風濤，人生若夢，生死莫必，正不知清明麥飯，司馬青衫，公子能重續蘇白二公佳話否？」言已，嗚咽欲絕。謝憮然曰：「邂逅相逢，不意卿愛我若斯也。僕本恨人，鍾情絕少，今竟於蠻煙瘴雨中，得一知己，噫，可以不恨！」乃入席盡懽。既而酒闌燈炮，嬌挽謝，謝亦心醉，嬌遂枕藉乎舟中矣。諸同人亦各有樂地。祇席間，嬌之曲承繾綣，如不勝衣，豐肌膩骨，髮攢乳香，無一不可入懷抱。卽足趾雪凝，握之直似一雙軟璧，至口脂雞舌，吞吐風情，更出凡想。當其柔詞細語，道述生平，並問伯莊蹤跡家事，嬌之不能借嬌也。而謝亦實以不能借嬌，嬌偃倚嘆息，呼天緣之不假，終夜淚汐，與子潮並長。鴛枕爲之盡漬，晨起，謝帆亦挂，嬌送之清遠峽口，歛歔而別。謝德之，辛丑，余南行，謝囑余訪之，並託寄繭緞等物。余抵粵，次年，始在羊城，亦爲友人招飲，舫中座間，二十餘，一妓云係阿嬌，然已半老佳人，昔年風味，猶覺嬌仍在目。余因舉謝伯莊以問，而嬌若或忘之者。余詫甚，因以其所寄物歸而趙焉，且告以悔。

余友伯莊之不智也，向非以家事過歸，幾爲蠻女兒所困。余甫聞謝言，亦感。孰知十年之後，而嬌之謀始敗。嬌亦狡獪矣哉。諺云：「少不入廣。」蓋其世世相傳，設此陷穽，牢籠天下，卒令身死蠻鄉，鬼成異域，甘心禍水。

而不悟者，什千百也。伯莊其幸耳！

粵省風土最異，如「魚姊」、「蜆妹」、「舵花」、「舟艸」詳矣。今沙面一帶，自靖海門起，羣姪聚族，以木皮水結篷，曰「寮」，所居之舟曰「高尾艇」，延客之舟曰「花樓」，亦曰「黑樓」，如「大沙飛」、「滿江紅」之類，千艘分列，中留雨水之道，以便游觀，曰「水心街」。客觀妓曰「打水圍」，妓接客曰「來瞭」。客至則進檳榔，入口若紅絳點，繼則吸鴉片煙，諸女伴相與疊股而醉昏昏，呼小者曰「阿姑」，及長髮分髻者曰「橫梳」，有夫曰「阿嫂」，主事者曰「事頭婆」，統而言之曰「老舉」，此名色又異，故附於此。

仙狐

紅葉

甌寧范一湖，爲人誠篤好善，年三十，不獲一芹，遂恣情山水。一日游武夷十六洞，至鐵笛亭，見也。勸范飲，二人曰：「佳客邂逅，曷出美饌？」乃啓櫃中一蒸兒，范驚掩面，不敢下箸。二人笑視，遂相噉食，殆盡。范只飲一盞酒，一人問范何所長，范曰：「願學醫而未逮也。」武出一書，貽范曰：「君曾讀此否？」范視之，皆奇方脈訣，針灸經絡，過十餘頁，武卽奪而藏之袖中。范求終讀，武曰：「足下得之，已可名世。」忽二人足底雲生，冉冉直上，遺落紅葉一片，鮮豔可愛，插以金針。范乃悟其爲仙，深悔失之，覩面遂懷葉藏針，返途中默誦所見書，一字不遺，歸錄之祕篋，而紅葉經久不枯。於是設市肆，蜂窠鹿角，藥曰青囊，居然一小杏林。有患腦後瘡者，一年不愈，不容人撫動，其亭前有柳樹，范度其尺寸針之，樹中出血升餘，而人遂瘡。從此范之名噪，而范之究心於醫也，益力。有隣某，不服范術，當盛夏，見范來於當途，日熾土上，滾作霍亂之狀，以試之。范脈其關寸，驚曰：「此冷熱相激，肺已裂矣，不可救藥。」隣笑其妄，歸家果暴卒。建寧太守某公，得一症，忽視人物無不倒覆，衆醫不知何症。范至疹視，問其從人曰：

「貴官嘗從事於麴蘖否？」從者曰：「蒙於飲。」范曰：「是矣！」密囑家人疾與載之，至十里外，覆其輿。太守仆，自與蓋墜出，後視物遂正。衆醫問其病之故，范曰：「此酒後氣不統血，床頭倒嘔，心掛胞絡，不得下垂耳。」富甲某，母病醫者快用參芪瀕死，范至診脈，並索所服衆方遍閱一過，乃書曰：「人參一兩煨灰。」餘蘇解數味而已。投之霍然。並醫多人曰：「先生誠盧扁治某太夫人，可謂以針投芥，應手而得。但參用煨灰，伊古未有此製也。願先生教我。」范笑曰：「某太夫人本無甚二豎之憂，諸君子遽加以七年之艾，隔於中而不相下，復益補劑，何異負薪救火？倘余不用是參，則數品草根木葉，不特爲諸公所輕，亦爲主人所不屑用。故用之以煨，正所以置有用以無用之權而用之，乃得其無用之妙。觀者可以從同而見賞病者，即獲投症而有喜，不然肘後方恐攪瓶久矣。」衆慚服。一夜，范聽雨危坐，聞窗外有呻吟聲甚慘。范問之，一女子應曰：「我鬼也。生前病骨蒸死，今雖爲鬼，痛亦如生。聞先生名醫，故來求治，但我無形，未知如何而可。」范曰：「可治也。」乃縛一茅草人形，按穴針之，計日而瘳。女來謝曰：「蒙君療我痼疾，澤及枯骨，願爲先生婢，以報大德。」後時依刀圭前後，名曰「桃膠」。呼之即至，或相隨囊履，百里不離。過人閭闔，曖昧之處，悉知之。而范固無俟望聞切已，瞭若指掌，人皆不知也。或勸其著書垂世，范曰：「醫之爲言意也，賡理之微，隨氣亦巧，針石之介，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間，心可得而解者，口不可得而宣也。言之適足以誤人耳，何益之有？」二彭相傳爲彭祖之子云。

蘇州葉天士名醫也。夏日與友人偶在梧桐樹下對弈，忽一葉落枰間，葉拾起，適有以難產告者，葉即以桐葉與之，令其煎服。後胎果下。衆問曰：「桐葉固可催生乎？」葉曰：「非也。」衆曰：「先生何以用之，且用之而効若是？」葉曰：「適桐葉落時，正值立秋之候耳。淮南子謂一葉落而天下皆秋，獨不可通於醫乎？」此亦意也。（如七）

【莊仙入】

武進劉紫村先生，爲大學士。時請亂，有仙主於其家，仙能斷謀，公事之唯謹。凡國家大計，生民

休戚必諮於仙而後入告。即接物居官，一舉一動，亦必請命於仙而後行。構淨室以奉之。唯扶乩者某，與仙居其中。凡乩之所示，凍於弟子之於先生也。一日扶乩，某以專將歸，公即請於仙曰：「某今將歸，侍側者誰代其職？」仙云：「公之中表莊培封，與我有緣，可代也。其人曾於數月前來都，欲謁公而未果。公可詢之。同鄉官京師者當知其行止也。」公詢之，以不願干謁，恐蹈奔競之嫌，復歸於與公。乃致書常州太守，招莊。莊北上謁仙，仙降乩與莊，敍舊云：「三百年前，與君講道廬山，臨別時，我贈君玉環，猶相憶否？」莊茫茫莫對，唯唯而已。劉令居仙室中，如是者，齋香清供，相與共晨夕者，兩易寒暑。莊故江南茂才，會省試，欲歸，仙示莊曰：「君科第中人也，君相寒儉，余將爲君表而出之。」是夜，莊忽病狂，一室若譁，向隅而奔。家人告公以狀，公以禁闔，戒勿揚鍵戶而俟之。家人隙而窺，見莊上踞，以指圈面曰：「臉要大！」莊面遂如滿月，以手畫眉曰：「眉要高！」莊眉遂如起蠶，由是耳目口鼻莫不得手而應心矣。夜半乃倦，方自就寢，明日視之，則方面大耳，廣額豐頤，非復當日負郭莊生也。劉公披衣來認，亦幾覩面相失。莊因攬鏡自照，亦嗔然笑，其形容之頓改耳。越日，莊戒行，仙又示云：「君歸困乏，何以爲謀？劉公清廉，難爲君壯行色，予授君一符咒，焚而飲，可代刀圭以濟人，因而自濟，君其寶之，勿貪勿吝。」莊拜受，辭仙行。仙居劉第，無可與者，而仙亦辭劉而歸蓬壺矣。莊歸途，遲遲行，試其術於天津山左，維揚間，效如響。名振而仙人之號自此始。莊不索謝貽之，亦不卻，抵舍而客囊頗裕。是科獲中後，以符術治人，輒不驗，會試屢躓南宮，截取江西瑞金令。莊性慈和，政務德化，邑大治。當事以其迂執，憎之，會撫軍過境，家人索勒不遂，詬莊，莊不受杖之，懷綬見撫軍曰：「職雖卑，是朝廷官，非大人廝養所可辱者，將何以蒞民？請解任。」撫慰莊，還其印綬，逐其家人，旋以他事中傷之，遂罷官。寓南昌陳善人家，歸資莫措，日給不周。陳豫章之長者，富而好施，爲莊力辦捐復，後仍發江西補某縣，調臨川。莊居官早起，案無留牘，政暇則詩酒奕棋而已。終以圭稜不合時宜，又六年告歸。年七十，目炯炯，聲如銅鐘，益健步履，親故訪之，即留與手談，終日不倦。卒時，預知撒瑟之期，莊名棣，字培封，人呼爲仙人云。

作宦不得志於大官，強於得罪子民，千古一轍，良可寄慨。七如是作，豈自道耶？（袁碩夫）

石 帆

登州下京家貧，三十失怙，儻奇士也。嘗浪游南北，糗糧斷絕，因借舟過浙江，渡海，鹽忽遭颶風，舟覆，桅折，卽遶海而下。旣乃飄至一島，扳岸直登，翠峯百仞，高插雲表，下皆平石，週圍作坡陀，而潮水震動，如坐鑲櫃，衣溼如洗，風颶躡至。無何月出海，上照耀波光，似火飛金湧，身不自主。方駭異間，又覺目前渺渺，五天又起一峯，衝風破浪而來，與已坐之峯若相低昂，鞚於其間。卽蹲伏一角，莫敢仰視。近則雙峯並峙，屹然而立，忽見前峯下有紅燈數十對，度石而來，月色燈光，香不可辨。至後峯脚下而沒。頃刻燈復出，較倍於前，又度前峯，漸隱，乃見前峯如掛帆，飽風以去。一天星月，澄然無際。回顧後峯間，尙餘一燈如杏，明滅來前。將近身所，儼一美女，披雲鬢，持燈上下，照卞曰：「客從何來？」卞告以風壞舟，故女曰：「空山無人，罡風可畏，曷隨吾燈往？」卞隨之，至峯下，有門洞，開入內，則朱簷碧瓦，萬戶千門，類王者居。望東北隅，復入重門，一小苑中，女令卞入室，繡幃錦幔，几席半綵，繪器用多漆畫。女乃出新衣衣之，衣皆繡緣。曰：「郎君何方人？」卞曰：「登州人。」女曰：「奴與君有夙緣也。」遂與卞解帶入幃。女固無異常人，獨其足下則繡襪繪鳥。枕間語卞曰：「奴願英也。石帆夫人之侍女也。今夜陀磯夫人來，請押事，故府中無人。辰起當置郎君衣壁中，毋怖也。」卞應之，而自以爲一生奇遇，不爲之苦。如是日伏夜出，女嘗餽食壁中，皆珍味，多不識。至夜深，攜卞出，或羅酒漿，或評局談棋，備極歡笑。一日，正臥壁中，忽又有女子入，年次於英，而豐膩肌膚，若有餘脂，其下乃翹然似鳳也。生抱其頰，曰：「卿爲誰耶？」女曰：「我盼華也。英我妹。」二人偃褰，備至。顧英忽掀幃進食，瞥見女，怒曰：「室無人，汝行竊耶？」女笑曰：「姊慢藏也，誨我以盜，於我何尤？」英轉啞曰：「妹無德，賴恐屬垣有耳，請以卞夜。」女乃出，英反關戶，相攜去。卞揭衣壁，亦出。見室中陳設，與夜間無異。獨枕邊一黃册，竊視，皆諸神號，署押其上，並書明季甲申之變云云。卞駭，不敢動，歸壁中。至夜二女偕來，競籌交錯，如雙隗，如二喬。英長而修雅，華次而肥黠。二美悉具，卞亦樂此不疲。衽席之間，或英先而華後，或英左而

華右，幾令人應接不暇也。侵曉俱去，皆整衣如承值狀。一夜，華獨至，下問英，華曰：「奉使押黃册去矣。」下乃把華臂，如秋日藕，玩其足，尖如解結錐。因問英何以不弓，華曰：「伊西北產，其俗然也。」遂相與狎。華露玉體，覆以錦茵，乃脫其貼膚淡黃夾衣，下如雲縠而輕暖異常。下忽聞窗外落葉聲繁，瑟瑟塔除，三秋動念，千里他鄉，固樂未已，而悲又起矣。因告華以意，華曰：「久客思歸，人情也。我不忍以愛泥淹君也。塵世興廢，變遷莫保，功名富貴，君其淡漠置之。君歸後，倘遇危急，卽折夾衣，便可爲計。請以贈君，容俟婦來當共圖之。此地郎君亦無分久居也。」下問：「此間仙乎人乎？」華曰：「人卽可以爲仙，仙亦非天外之人，仙亦人而已矣。但郎君福籍所註，非終老於此，百二十年後，尙有好運。」蹶夕，英至，華告以故。英不忍捨華，告以數不可違。英乃許，而離情頓起，別緒縈懷。下復舍英，咀華左顧右盼，爲之泣數行。英與下一書云：「君究心於此，較勝恆產。」英華襲之出甬道，下不敢視。至洞外，見前峯又泊岸間，英手掖下登彼岸，華鳴送之，倏忽之間，峯起而北，下回望舊山，於波濤間，一點如豆，霎時而失。但覺山當人面，波撼崖頭，震蕩水天，飄然竟止，身頗不寒，仍著舊衣，內有黃甲，並書在焉。曉見漁舟呼載之，皆鄉人也。問其地，則登之陀磯島也。已去家三載矣。閒時翻閱所贈書，卽常行星算書，爲人推吉凶，多奇應。明末賊盜起，將薄城，下聞警，卽折夾裏衣，無所見，而綿絮如雲布出十里之外，賊迷所在，以去。後人德其守城之功，祀以鄉賢，計其年百有二十，而盼華好運之說，信不誣也。

【小 青】

王生，行本字雨人，武城人。父官於南長，丰神俊逸，眉目如畫，時人比之璧人。有相者，謂生眼瞳多所未遇。生嘗於市肆見骨董鋪，中有畫美人卷，裝潢蝕剝，而容貌端好，神情妙麗，似人小照，無款識，以金購之，更爲重裝，曰：「人但如禮大士像，猶不知慈悲心，亦變作春夢婆，度一切冷落衆生也。」日夕焚香瞻拜，對畫如對人，雖傳紙上人，而意中緣常涉幻想，奈何近在咫尺，遠若山河，令人形影徒吊，空相見而不相識也。嘗有二絕云：「春日

無端去住閒，湘裙碧水鬢青山；何時一枕荒唐夢，總在雲雲雨雨間。虹駕不愁天漢闊，星槎那怕鶴橋空。應知人亦能仙去，會向蓬萊第幾宮。又題畫一詞，調寄聲聲慢云：「還羞又怯，似愛偏驚，真個嬌嬌滴滴，帶笑含嚙模樣。誰人描出，輕輕淡淡幾筆，好比春花三月。想一會畫中人，恰似夢中相識。丰韻天然，各別惱着他，為何恁般老實對這一兒，只是向伊憑說，朦朧一鉤兒月掛窗前，不清不白看屋內燈兒，又明又滅。」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見女子從畫中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纏綿，不能自已，故不避孽海，又落塵緣。想君丰韻，豈少佳偶，何必終日坐清淨蒲團，伴飄泊影，鬱鬱久居此耶？」生喜促女坐，殊不見羞澁，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爲歡，備極燕婉。每至夜靜闔戶，便來雅談詩文，翻案頭詩稿，至生好句，輒低聲吟哦，意態蘊藉。西窗翦燭之餘，亦復誰能遣。此宜乎有甚於畫眉者矣！見壁上懸琴，曰：「郎君知音乎？」生曰：「願學焉。」女乃下而以纖指輕揉，其音嫋嫋。生曰：「請終其曲。」女曰：「但得其趣，固不必託於音也。」一日正歡笑間，忽見狸奴來撲，女裙作鳴鳴響，女惕然投生懷曰：「郎爲我驅之！」生以拂塵擊之去，女曰：「獅吼之威，猶在耶？」生問其故，女曰：「妾生前遭悍婦，心胆懼碎，今見狸奴，猶令我毛骨都悚。」生詳詰之，女曰：「妾小青也，郎即馮郎，當時見逐孤山，此照曾經三易，其二爲悍婦所焚，此則郎君所匿，流在人間者。妾死後，冥司令我再生，以了夙緣。妾固樂死，不願憂生，遂悠悠隨風，不受拘束。因見楊夫人告我，乃知郎君戀戀也。」有時談前生事，念及慈親，不能成咽。生曰：「楊夫人從何處來？」女曰：「蕊珠宮侍值班也。」生曰：「卿生時詩文十絕，一書焚餘之外，猶能記憶否？」女曰：「杳如夢寐，強半遺忘，但零膏剩粉，觸處酸辛耳。尙記三絕云：病裏沉沉怯又嬌，合歡花發獨眠宵。起看一徑忘憂草，移向孤山亦恨苗。釀得前溪一片雲，閉門春雨亂紛紛。愁眉更掩西泠水，却畫揚州月二分。晚妝無力杏花殘，瓣瓣沾泥慘作團。一絕柳絲扶不起，輕盈搭在玉欄干。」生爲之筆記焉。人見之皆疑鬼，而疑狐。生力白其無後，其父諱之，生以實告。父啓戶摘畫，投於火，登時而盡。生肝腸寸斷，較伊生前之炬，更爲慘切。至晚入幃，而畫裏小青，尚在枕簾間也。生喟然曰：「天衣有縫，因風翦。」女即對曰：「花影

無根向月裁。生因反涕爲笑。女曰：「適爲大人所逐，竟而蘆舍蕩然，無所依棲。告大人，另以閑所置我，我非禍君者。」生告父，父不得已，除西舍爲之成禮。夫人來，女出見，則婉而多風，豔絕人世。夫人曰：「真佳婦也，無怪我兒魂依而夢繞焉。」女善事翁姑，常不食，雖嚴冬皆着紗縠，未嘗寒慄。或製裘服，力不勝披。踰年，覺髮眉交促，暫數腰圍，乃告大人曰：「兒有懷矣！」遂食烟火。一日，生入，開兒啼，視之，床上綳兩兒，生大喜。後兩子名仙照仙圃，貌皆類母，往往不辨。伯仲以五綵線一繫其臂，一繫其足。云女生平不作一筆墨事，但勤針黹，生以爲嗜好之異。何前後判若兩人耶？女曰：「詩以窮而後工，故勞人思婦之作，大抵皆不得志之所爲。其感喟不平，恨於心者，悉露于言。而坎珂叢集，富於文者，益窮其遇。况內儀志美，中饋稱賢，更非丈夫可比，何必詠柳絮於風前，頌椒花於元日？至隔牆待月之詞，花裏閉門之句，又烏足掛人齒頰也哉！卽不然，如妾生前，亦當爲女流，握管永垂龜鑑耳。」後生父以致仕歸，老生夫妻廝守，終身田園之樂。忽女一日謂生曰：「妾當先去，爲郎君除新舍。」倏忽不見，生亦尋卒。後二子貴顯，以爲事涉不經，故諱言之。

可以作如是觀。或謂是祝允明手筆，他手不能作。（七如）

【劉祭酒】

平陰朱太史，言有祭酒劉公娶狐一事。劉公家世，以麴蘖爲業，年十二，失怙恃，主肆無人，倩其信，恐酒工所竊，乃封識去。早起驗視，果如所言。羣以爲此狐仙也，不可以制。劉不服，夜外宿牀房，遷守之衆，皆寢，劉不寐，微聞嗚咽聲。劉潛近聽之，聲在罈中。乃脫衣覆罈口，呼曰：「捉之矣！」衆來聽罈內寂然，皆以爲遁。劉曰：「此黠鼠之故智也，毋墮其術。」乃抱甕歸，闔戶火而俟。漏四下，甕中忽曰：「胡爲乎此中？」劉曰：「誰請君入耶？」又曰：「曷放吾歸休？」劉曰：「談何容易，若放爾，數十甕酒價，向何處索取？」曰：「此債尋常，出當倍償。」劉曰：「吾今不欲你償，如欲出，當奉吾約，否則立炬爾，將爲醢。」曰：「請言所約。」劉曰：「吾欲爾卜夜與吾嬉。」曰：「可！」

乃要以誓，劉揭甕出，不知所在。次夜洗盞以待，果至一少年，約十四五歲，頭挽雙髻，身着花錦，綉圍短襲，雲鑲犢鼻，小朱履，項繫金絡索圈，手挽寶劍，朗朗然，姣好無比，與劉相亞。少年曰：「來赴嬉約。」劉喜問其姓氏，曰：「于姓。」劉遂呼爲兄，與之共嬉。有時或說新奇小傳，令人聽之媿媿不倦。或作百戲，皆有妙想，障人眼目。或歌豔曲，則鶯喉宛轉，輕若游絲。或作旋風之舞，垂手折腰，無不入妙。倦則舉杯觴飲，二人深相投契，如形隨影，靡夕不至。至無不嬉，一夕於窗前翦紙照影，手提口演，劉自外視，與場上俳優聲情畢肖，爲之叫絕。既而相與入座，少年持其翦紙云：「一片熱腸，空費裁成爲紙戲。」命劉屬對。劉曰：「我未讀書，焉能作對？」少年曰：「荒爲嬉，何如勸爾業耶？」劉曰：「卽欲讀書，誰其教我？」少年曰：「我日間在家，以讀書爲事，今後毋嬉，我以平日之所得者，清夜而授爾，何如？」劉曰：「固所願也。」自此相與正字校書，吟唔燈火，雞鳴而散。劉生而聰慧，不二年，冠童子試，踰年領鄉薦，人咸以爲有仙授。時年已十六，知識漸啓，與少年情好愈篤。劉嘗曰：「吾觀天下女子，未有如兄美者。」少年曰：「爾誠少見而多怪也。吾有一妹，饒有姿容，若令爾見，當不知如何詫異。」劉曰：「能一見否？」少年曰：「呼之立至。」劉喜躍曰：「望兄移玉邀來一晤，幸勿稽遲。」少年微笑而起，將手揭簾，向外一轉，卽入，果一女子，寶髻雲鬟，娉婷如畫，側立不語。劉執燭凝眸，良久曰：「非兄也耶？」女曰：「癡子，爾兄亦纏足乎？」劉乃視其裙下，雙鉤翹然三寸，曰：「兄將何往？」女曰：「歸去矣，屬奴來與爾作伴。」又笑向簾外，取男履一雙向劉曰：「此爾兄之留遺也。」劉接視，見其棉絮植滿幫內，不覺淚下如雨。女笑曰：「毋悲，我固爾兄，非妹也。」劉泣曰：「我亦知爾非妹，卽兄也。惟其兄是以悲耳。何不早令我知之？」女乃自領出花巾爲劉拭面曰：「爾生也晚，非余言之不欲早也。况羊未亡而牢可補，我兩人猶小夫婦也。」劉乃破涕爲喜，遂相與綢繆。女曰：「毋嘆，三年前燈影對對，來如不能就，今宵尙得分床。」劉應聲曰：「幾回苦口，漫勞點撥，助膏燈。」女點首，遂成夫婦。次日，女亦不去。是時劉已成名，酒肆已收，明春公車，女亦與偕。榜發被黜，劉亦不以爲意。後至兩躡南宮，劉問女將來科分，女不答，諄問之，女乃就其書篋上寫八字。

云：「進士二字，恐怕不成。」劉曰：「然則可廢書矣？」女曰：「恐怕不成，纔要讀書，何可廢與？」一日，女忽墮淚曰：「奴與郎緣分盡在今夕。」劉驚泣不知所措，欲籌所以代之者。女曰：「此定數，不可逃。」劉不得已，滿設良醞，與女盡醉，且斟且哭。兩飲兩傷，六載雜情，難消此夕。二人別緒更盡一杯。劉問女何往，女曰：「上清承值。」劉曰：「豈無瓜代？」女曰：「一班可避一切，蓋五百年也。」又自問終身官祿，女曰：「天機安敢洩漏人間。」乃舉杯灌地曰：「君其鑒此。」既而雜籌三唱，東有啓明，女大哭而杳。劉已昏絕復甦，從此蹤跡渺茫。劉至今悉除杯杓，不事涓滴，恐對酒懷人，不克終日也。後至戊戌科成進士，方知二字不成之判，由詞垣至國子祭酒，又悟一杯灌地之驗，予告歸林，下年已八十矣。

近日紅樓夢中，小兒女情景，有此等別致否？（七如）

『拜書』

豫章之永豐木塘源，最僻，去城七十里，皆山箐，一村之人，不識毛雞。老幼嬉嬉，有上古結繩風。一樵者爲段雲，岩子立一身，翹然自盡。嘗入城市，見邑令與蓋甚都，慨然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偶得殘本四子書，每置之几上，以爲黃金屋，當在此中。奈十室間，無可問途者。惟有焚香百拜，稽首而已。如是出必拜，反必拜，常雨雪不出戶庭，則默默對書，恨我不見古人。一日樵歸，見室中飲食盈案，段異之。詰朝，鍵戶出伺之，見有女子坐几側，持書反覆展視，繼又燃火具饌，段啓闥入，女子亦無所怖，避曰：「妾乃天潢素女，離珠也。天帝憫君孤苦，有上進志，故遣妾來主中饋，以佐燈膏。段喜，遂與合。女黠如桃李，而冷若冰霜，節之以禮，不敢與狎。所謂坤道而有師道焉。女遂出緹資，辦饔飧，不令其執柯出樵。杜門閉戶，初則妝臺詰屈，牀第呶唔，口講指畫，循循善誘，春風座上，儼列巫山。而段亦備極瞻望，仰鑽之妙。女子嘗曰：「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書意不醒，曷聞我心書讀不熟，曷視我目書旨不剖，曷觀我口日變焉？」化焉，循其序，不躐其等，庶幾竿頭日進，庸玉汝于成乎？」段亦謹受教，能殫諸心，研諸慮，仰或廢書三歎，頓轉於秋水之流波，又或把卷沉吟，忽悟於櫻桃之啓齒，甚至觸色聞聲，

罔不懽心而莫逆。一時之交相酬對，正靜不佻，覺美而益增其豔，正妙而莫可名言。于是十易寒暑，女子呼段而進之曰：「吾人於載籍極博之中，醞釀焉，果克嘗其旨乎？夫不嘗之，不得其旨，嘗之亦未必盡得其旨，可知機械所在，本無易闢之區，閱歷所經，正有難弛之擔，善學者所爲，不留其隙也。」女乃勸段入童子試，次年舉孝廉，後成進士，出宰河陽，夫人佐之理政，卓卓有聲。女一日飲而倦臥，段入幕帷，見白狐伏焉，轉睫而夫人起曰：「綠盡矣。」振衣欲去，段泣曰：「卿飲食教誨，成我之身，感恩佩德，實同再造，卽爲異物，安敢見猜？」女慰曰：「非此之謂也。妾本狐也，因憐君拜書之誠懇，故假素女之名，冒天帝之詔，以發君聽，而勵君志，實亦君自爲之，妾何功之有？今君學明道立，妾亦當功成而退，理所宜然。至若戀戀作兒女態，此豈豈者之所爲，豈出自達人君子也哉？二十年後，再圖佳會。」言訖不見。段撫膺痛切，若失師保，由此仕進之心悉淡，告歸田里，妾生一子，名景賢，十三入邑庠。段年七十，辰起徘徊于亭，忽見狐女豔服立雲端，如畫屏仙子，炊時而香。段乃具衣冠備棺槨理後事，浹旬無疾溘逝，今猶稱鄉先生焉。

醋姑娘

王梅，魚臺人，美丰格，讀書日過輒不忘。廿年來，困於青衿，後讀書濟上蕭寺中，嘗拾薪數粒爲炊，鶉衣百結，望之咸若浼也。一日，霽書以易食，時當春初，草橋上風如刀刺，至日昃無聞者適一老翁，見而異之。王呈書以進，翁曰：「君家書幾何？」王曰：「祇此一策。」翁曰：「是幾幾者，何足與異哉？君請納袖中，盡從我而餐焉。」生隨翁至一處，去市較遠，柴門掩映，頗不俗。入門，一女子笑迎翁曰：「爹爹購得芙蓉粉未。」翁曰：「有客辰至。」女趨而入，生登堂拜翁，翁讓生坐，備問旅况。翁入內出，無何，女捧饌至，簪下，翁接進曰：「家止此，女應門，更無三尺童足下努力加餐。」生曰：「一飯之恩，百日之澤，蓋不敢不飽。」翁曰：「自今以始，但來就食，一飯主人，我力能辦。」生起謝，翁呼女曰：「醋兒出來見客。」女出，豐容白皙，目長而角，眉細而彎，年約十八。翁指生謂女曰：「此王郎，有才無命，倘我不在家，來時當款留之。」女笑曰：「窮措大，一日不過八勺米，兒何恤餘炊。」

以待。生歸，越三日，餒甚，又往。至門呼無人，徑入，見女坐室中，捏水角子。女見生起曰：「來趁閣黎飯後，鑽耶？」生曰：「長者命故不敢辭。」女延之坐，乃以手捏餠，問生所自。生見女有慢士風，略吐生平，頗形骯髒。女曰：「未免自負，人不患有司不明，當患吾學不成耳。」生請女面試，女曰：「且出一對，何如？鳥惜春歸，喚住落花啼不得。」生搆思良久，不就。生曰：「卿固作此以相詬。」女笑曰：「足下何不以此詬人？」生亦出一對曰：「芍藥花開，紅粉佳人做春夢。」女知其謗已也，應聲曰：「梧桐葉落，青皮光棍打秋風。」女起，拍掌胡盧，麵簸簸，應手如烟。生方慚，恚，翁忽自外至，見生謂女曰：「王郎尚未辰餐。」令女速具饌。女入廚下，翁曰：「老夫有一言奉告，未審尊意允否？」生曰：「尊丈所諭，何敢違？」翁曰：「弱息年已及笄，尚未委禽，知足下現在求凰，尚不相棄，願歸良姻。」生曰：「三生何幸，得附鸞鳴，惟自愧棄，葭不堪倚玉。」翁曰：「女幼時有相者，謂必配一窮儒，此固前定數也。但彼此客中，繁文胥簡，爲老夫計，且爲足下地。今日即當成就。」生唯唯。翁入，攜女出，令生合拜。既而拜翁，女着一紅袴，襖餘無修飾。女復入炊水角爲餉，夜合登焉。生將書篋攜至女居，不作老僧伴矣。是年省試，翁備行資。至期生就道，未幾試畢，至濟訪故居，惟見荒原蔓草，野塚纍纍而已。詢之土人，云此地素無人居，爲狐兔出沒所。生悵惘號痛，失聲。彼王子貧者也，當友朋畏避，親戚懼匿之時，獨翁能識之，翁之恩義，可謂厚已，宜乎其感恩而知己之，又何論狐兔哉！生仍寓蕭寺，屢次偵訪，杳無蹤跡。榜發，王中第二入都，僦住果子巷。一日，生偶步窰臺，歸途見翁來，趨拜於道，泣訴想慕。翁曰：「我以忽忽去濟，故未留信於坦。後欲相訪，又恐坦不在濟，遂不果。固料禮闈之必來都也。坦盡隨老夫一敝離。」生隨往，至一園亭，極幽僻，書策几榻，莫不精良。翁曰：「舍女今番未入都，在曲阜依外母家。有姪女，今隨侍在側。」遂呼侍兒出見姊夫。女嚙嚙不肯出，翁曰：「自家人，毋相避也。」出見生，生揖視女，約十五六，低首含顰，妙麗無雙，流動處，微遜其姊。立頃，遂入。翁曰：「坦客中想無人，何不攜行李來此間，亦可讀書。」飯畢，生遂移來。翁舍無婢僕，只侍姑一人，董司飲食。翁在舍，生則與翁談，翁出，生則與侍姑兩人嬉笑終日。侍姑又善得人意，嘗持繡匣來

蕭窗前，相與閒話。翁歸，猝遇，亦不之怪。一日，女偶持一卷詩曰：「姊夫！你看這是誰家帖子？」生視之，乃迴文詩三首，其一日：「泉水新煎香味寒，薄羅輕試小冰絃。翻弄影花飛蝶，點點垂絲雨上墀。憐愛若扶今後醉，隻單頻憶舊時歡。緣因問據爲誰語，絃尾焦餘空欲彈。」其二曰：「東窗小坐夜深涼，默默清寒透薄裳。風片片秋三徑水，月鉤鉤處一亭霜。紅燈獨照孤衾冷，翠袂雙凝別路傷。同夢客時行道遠，空空意緒別愁長。」其三曰：「長路關心悲道難，妾應愁歎客衣單。黃花菊老秋風厲，亦葉楓飄晚照殘。行斷鴈迷雲黯黯，夢多人阻水漫漫。傷神吊影空思憶，涼月晶懸映微看。」生讀罷，知爲妻所作，遂什襲珍藏之。女笑曰：「姊夫將醋姐物視同白玉，恐人以爲猷也。今日無事，與姊夫擊蒙小葉子格戲，負則打掌心。」先是生負女批之，忽生繫得雙葉，生狂喜，遂欲批女掌。女笑以手縮袖中不出。生固捉之，女曰：「必欲打耶？」乃挽袖舒臂，生見指葱如而腕藕若，遂承之以口曰：「吾欲食西子臂耳。」女急縮手，生抱求歡，女不得已，遂與之合。生亦備極溫存，十分親愛。旣而挾席流丹，嬌紅似染。女自此往往不自檢點。生時悚惕，惟恐翁之知也。女告生曰：「我早孤，叔撫我，最所鍾愛。謀之當無不從。」生曰：「我旣姊也，而又妹之，是兩坦也，恐事不諧。」女于是病而不起。翁愛之，問女不答，復問生，生聽自首，翁怒曰：「得鬪又望蜀也！」憤憤入內，見女呻吟牀第，又出生復踴，翁挽之曰：「非坦之罪也。始我揖盜開門，已成舟刻木，將罪坦，則小女憂小女憂，則大女辱，使一坦獲戾，兩女失所，我必不忍。今迫我以不得不從之勢也。」生謝翁曰：「但我家女，無與人爲妾者。」生曰：「如事齊楚。」翁曰：「請爲質。」生即書曰：「典稱釐降，風詠餞郊。洵兩美以同妍，自雙葩以並秀。茲者，再結麟文之綵，重聯鳳隊之膠。二薛聯姻，竟是今朝永叔；小喬初嫁，應知昔日周郎。舊女婿爲新女婿，半子之分當兼；小姨夫是大姨夫，兩大之間並重。當年鵲駕，寧先入者稱尊；此際鸞棲，豈後來者居上。本是同心樹，弟不先兄，原爲並蒂花，姐猶似姊。更信人行暮雨，看鏡裏之雙棲；何妨婢喚春風，擬溪邊之三笑。將左宜者自符右有，無後輕者愈少。前軒爰賦聯芳，永偕合璧。映綵車於戶外，雅照三星；挹繡羽於堂前，巧逢雙燕矣。」翁覽畢喜，遂令僮媪與

生成婚。生捷南宮入詞垣。後一年，翁已去都，生假歸省墓，與女偕程至里，營舊居數處，家人親串如蟻。生遣人至曲迎翁並醋娘，不知其處。生問，翁復含糊應之。一夜將半，生聞叩戶聲，凝聽，一女子與小兒語，醋娘曰：「似醋姊來。」生急起披衣啓扉，果醋入，便問牀前女子爲誰，醋娘前拜，問曰：「大姊別來無恙耶？」醋娘怒曰：「賤婢誰不是一個漢，汝何竟坐我牀耶？」生亦前爲陪禮。女憤坐挽兒膝，問曰：「當日無升斗粟，孤影對四壁，誰復問你一杯水，今貴矣，床上接睡，不知從何處得信來？」女嗚咽泣曰：「姐無怨妹，此叔父陷人也，姐如必不相容，下令逐客，妹亦不敢強自逗遛，以自取戾，盍返我外母家。」乃咽聲振衣欲去，生惶恐，兩處拜揖哀懇，女乃挽，醋姑而笑曰：「前言戲耳，但不知是恐天下後世，譏我徒負有醋之名，而無醋之實，故忍而爲此態耳。」生與醋姑破涕爲笑曰：「願夫人有虛名而無實踐也。」醋娘令其子認父，醋娘問外母安，生問岳翁近履，女告以入晉後，翁自晉來，常至生家探二女，二女亦常去省外母云。生得房中之樂，不顧利達，適意林泉，閉門謝客，日與兩婦談諧詩酒，淪茗敲棋，唱和頗多，有流釀集詩，惜未梓，嘗見其四絕云：「一雙金菊對芙蓉，取次風流在個中，恰似魚游蓮葉底，剛從西去又還東。」亞字欄中花兩枝，嬌含嫩蕊未開時，東君著意和香摘，不使無端蜂蝶知，一邊送暖一邊寒，二女同居志亦安，自是聯輝蘭蕙好，不教左右做人難，川字烟兒品字茶，鼎稱恩愛總無差，乘鸞合在三株樹，化雪還同六出花。」生每問二女命名之義，醋字以女生之日時，醋字以女生之月也。後生壽八十，無疾終，生終身未嘗問二女爲何物也。二女亦同是日死，合葬，日女極皆空，其子孫皆科第相望。

李維敬

河南商邱李維敬，父子皆邑庠，學無師承，專用揣摩方家。前輩之文，從不入目。惟剽竊一二時墨，仿其聲調，正如優孟衣冠，皆無實際。又加盲目試官，目少全牛，胸無成竹，挾騎牆之見，當贖鼎之加，往往針芥投而水乳合。故李氏喬梓，嘗列案首，且饋廩焉；用是自負，又以爲淵源獨得之秘。會當省試，父子來汴，闈考尙早，偶游郊外蕭寺，二人入廊後，見數椽軒敞，修竹掩映，堆石壘壘，有門如園，內窗格皆紗縠，俄一人背

手吟而出，丰致不凡，拱李入室，書齋滿架，位置精潔。問李父子，客以商邱人應試。李問其人曰：「山東卽墨白姓，僑於此。」坐談間，一奚童攜一丫髻小兒，戲墮塔前。李問爲誰，曰：「豚犬也。恐家居無教，故令其隨侍。客中岑寂，課子排遣耳。」李視其案頭，有時藝一本，篇而書「時文針砭」四字。李曰：「旅中尚不廢此，想沉浸有日矣。」白曰：「僕素鄙時藝，因見風氣不古，文尙浮靡，小兒輩不知取裁，恐墮惡道，閉窗無事，特爲釐正，狂瞽刪削，恐不足以當大觀。」李父子翻閱，無篇不批抹殆甚，其尤甚者，皆李所熟習之文。李曰：「先生過矣，當代名公卿，以此得激聲譽，豈無所本？先生一味雌黃，使先生爲之，未必臻此，無乃蹈眼高手低之誚乎？」白曰：「是卑卑者，又烏足道。雖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李卽欲面試一題，白曰：「何用書題？」忽小兒在旁偶遺一屁，白笑曰：「我卽作一放屁文字，何如？」乃口占二比云：「人當迫不及待之頃，則情發於不自禁，而氣以鬱而思伸，遂不覺於稠人廣衆之中，如抒其無聊之喟。事以猝然相接之餘，則情急於無可奈，而聲以猝然遽出，乃不顧夫掩鼻惡惡之臭，忍爲此不平之鳴。」言罷，鼓掌大笑。李是年卽仿此文調作「晨門」二句，題補塵者，聞之失色。李父子起身欲出，白固留設饌，殺品豐美。白高談闊論，詆排時輩，更復談諧笑罵，舉世皆空。二人持盃傾耳，不能置喙。至論成宏先正之法，皆所未之前聞。飲酣，白又說一時文笑話云：「有父子二人，私一娼。一日，其父謂其子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肯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其子卽應曰：「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李父子素有此事，聞白言，慚沮不敢下箸，強爲軒渠而已。俄而燈上，李父子辭歸，心竊慕之，又畏其褻罵，數日不通訪問。一日，白攜其子來叩門相訪。李父子最蓄吝，傲居蝸蝓，不堪住足。傾談間，忽學斗來索年貌册費。李父子不與，致相爭哄。白巧爲排解，學斗曰：「相公不知彼父子皆錢眼中翻筋斗者，伊父子入學來，我等未曾沾得伊一文錢。」白力勸而去。李父子感德，白起身辭歸，李取身畔囊中青蚨數文與白之子買菓啖。白子持錢向孔視曰：「此眼如何翻得筋斗？」白卽曰：「可作一講謝長者賜。」白子應聲曰：「有錢安身，無所不可矣。夫錢眼小人，眼大不

可翻也。極擬之爲愛錢者。噓甚矣！利途之狹窄也。其間幾無可轉圜之法矣。乃有心能生境，境卽幻身，遂不禁於無可位置之中，作一無所不至之想。則有如翻筋斗於錢眼中者。作完李父子奇其慧，白途歸李老，忽憶其入學時所作文，亦是此調。詭異不已。浹辰，李父子來寺，荒蕪榛荆，素無人居。前日之雕甍美園，倏忽頽敗。井惟見壁上墨直數十餘條，如新書者。李怪而數之，得九十一條。不解其故。是年秋，父子俱落孫山。又有功令，飭衡文者，釐正體裁，革去腐詞濫套，務取清真雅正。李由是皆三等。數年後，李老以誤解書旨，褫巾幘而死。又二十年，李子因用典錯誤，亦列下等，痛哭歸里，盡焚其所讀祕本。乃憶其父子自出考，以至今次試罷，恰合九十一等。噫，竊取僥倖之不可也。不惟不容於世，抑且不容於鬼。使李父子受白生之擲，力改前轍，猶未爲晚。奈何至死不變，終取大辱。始歎白生之見早耶。

世俗讀書，多走捷徑，有謂四書不必讀（可懷挾）有謂詩書可從刪（徒誤時）類皆目爲不急之務，亦祇屬意時藝，襲其聲調，卽可博科第，稱雄伯矣。豈獨李維敬父子足爲白生擲揄哉！

【神童】

山西安邑，有景姓者，爲邑庠生，豪放不羈，好詆訶前人。嘗云：「老莊詆堯舜而成其書，沮溺嘗經，以四子藝謬旨，褫其巾，益肆媿，中年，舉二子一女。其次子在母襁褓中，生呼其長子，出對云：「雞鳴。」長未及就，而次子卽應云：「虎拜。」於是奇之名芝榮，小字黍來，頗有謝李之目。三歲，其姊嫁歸寧，父命其作詩云：「前日于歸去，今朝反面來，愁容何易改，頓覺笑顏開。」芝榮愛雞，其叔抱一雞云：「爾吟一詩卽贈爾。」芝榮應聲云：「堪笑當年王右軍，漫將書畫換鵝羣，今因叔命題詩句，不是猶兒賤賣文。」其父行嘗難之曰：「如烟鎖池塘，柳爾亦能對否？」芝榮曰：「浪煖錦堤桃。」亦強對焉。社中請乩，有對云：「水中星月魚吞吐。」對云：「天半風霜鴈往還。」如壯繆廟一聯云：「未了一生事，已完萬古人。」皆渾成大雅。等身書無不記誦，卽字典通書，皆如夙構，朗朗登

答無一字訛。讓梨之年，名譚晉陽，往來好事者，莫不迂道往見。西原搢紳，悉以軟轡蒲輪，道途相望。晉藩尤愛之，呼之小老先生。其貌癯，二目炯炯，有不可犯之容。會當公讌，榮芝偶坐，吳優觴至，某酌，榮微哂。客問榮曰：「此曲走一拍，顧其誤耶？」詢之場上，果然。嘗又自認爲王文簡再生云。晉藩云：「此子慧由天悟，秀微丰神，古貌聖童，今稱國瑞也。」近歲有客自晉來，云此子至十歲，忽云其顛，嗒然而偶，不惟指鹿，并亦失馬。其父哀之，毗血腸斷而死。今榮芝尚在，客見之，蓋不及田家牧豎兒，且家益落，或曰狐祟使然。

七如氏曰：「非狐之爲祟，蓋景生之爲厲也。其詆誹先哲，天故生是一人，以驚其才，復動其情，而終愚之敗，之以死之而示懲，吁可畏也！」

〔金丹〕

諸城人劉姓，奴於某姓。性耽杯酌，醉時隨臥街市中，里人不與齒列也。一日，與學斗飲，酩酊大半，酒渴，起視秋空，月白照徹臺趾，見古柏樹下，有少年十數輩，鬢髮雙雙，如戲蹴鞠，拋擲小毬，皆爛爛如燈，上下隨身旋，無不墜，以手承弄。劉視良久，跟踉突出，攘臂一呼，聲振簷瓦，羣鬼奔散，獨剩一丸，躍躍地上。劉拾而吞之，頓覺神爽，而酒氣拂拂，從頂際出，驅身骨節皆鳴，固知爲狐之丹也。忽舉念返，便至其家。劉大喜曰：「此真如意珠矣！」其妻正盪睡土炕，一盞燈方明滅，待劉歸。劉瞞其妻，妻驚起曰：「汝何入不由戶也？」劉曰：「吾得隱形五遁法。」妻嘗其醉曰：「夜過半，盍就寢？」劉忍思吾獲此寶，何所不可，合邑好女子，未遍閱歷，如此良夜，盍快吾目，於是舉意一往，牆壁門徑，一無障礙，雞鳴始返。其妻涎其術，曰：「汝爲仙，如吾累贅何？」劉曰：「某不難，彼處多於胡核，今夜當爲汝致一粒。」次晚，劉復至縣學東廡伏候之。二鼓下，聞有人互語曰：「昨馬二水金丹被人拾去，不知所向。」衆曰：「其人自廡間出，試搜之。」得劉，劉不能敵衆，爲衆所縛，倒懸梁間，索珠。劉告以吞入腹中，衆以穢指其口貫腹，往來採取，如匙之投鎖，珠出血漬階石。狐始散去，劉痛楚不能聲。日晡，其飲友學斗來掃殿宇，見而解之，備述

其苦衆掖之歸，病三月始瘥。而經年嗽血，格格不休。

儂薄子弟，好於暗中伺人襲事，安得遇二水諸人，一一懸之梁上，刺以挺哉！（七如）

【小蓮】

滕縣之沙溝營，李姓，有舊樓，爲狐所憑，人遂絕跡。樓上窗常自開合，往往見有老翁少婦，倚欄瞻眺。會常夏月，老翁正立窗前，忽窗格爲風所刮，窗倒墜。老翁亦遂不見。至晚，聞哭聲自樓中出。李姓有子名裕，新庠生，夜起，見男女二三人，哭而過，皆白衣衰絰。最後一女，若回臉見生者。李視之，姣美無比。乃頻頻轉顧而去。李曰：「此樓上狐也，豈老昧死耶？曷往吊焉！」乃取楮鏹一串，摘纓著素衣，至樓下。長藤懸於門，吊客往來幾滿。有候門者，拱李入，行奠禮。覺孝幃有揭觀之者，李偷看，則昨日之顧盼女郎也。不禁心旌搖曳，遂故爲鞠躬，使帽落地上，匍匐以首前頂之。如犬套柳圈狀。但聞諸女眷鬨笑不止。李乃徐徐戴帽而出。衆挽之坐，忽二三女郎，與一小兒，約八九歲，皆斬衰杖出，隱謝塔前。見最後低首以目視李者，卽女郎也。無何，設饌，李首屈，一人陪詢之，其大塔也。頗通款洽。旣而大塔入，復出曰：「李相公寵臨，真使泉下生輝。第窳窳在卽，喪家男女皆幼穉無知，今欲借重衣冠，並一切指示成禮，不揣冒昧，託爲轉達。」李以女故，正欲聯屬，遂滿應之。無何，一婢卽來請李入廬。見孝男一人，正簪纓。孝女四人，皆長跽泣而謝。長女曰：「弟穉不能當大事，百凡倚託鴻才。」李曰：「通家之誼，當效奔走。」睨視女郎以袖掩口，正不辨其咻與笑也。李出卽爲摒擋內外事，漸漸入室，取什物。初大女應，漸至二女，三女，李終不釋然，必至女郎亦親授受而後已。至暮，設榻東廂，被襪溫輦，人散後，內只三女郎，裕閉戶不能成寢。起步中庭，月將西走，四無人聲，入內門，猶半掩。李窺而進，視其靈幃內，皆寂靜。旁有小屋，燈耀窗間，影爛爍，似婦人足度而動。疑之，就近諦視，則一少年與一婦人相狎，其聲情頗覺動人。伏息伺之，旣而少年謂婦曰：「小西廂今年綽約較甚去年，其胸次膨鼓，想春心正窄窄。今岳翁又死，嫁壻當不知何日，真好難熬！」女嗤曰：「黃花女亦似汝猴急像耶？我今七未除，卽被汝攔入勾當，誰家郎，如這好房事！」李乃知爲大塔，遂推戶入。女驚起，繫裙頓首。

少年慚沮相對，不作一語。李曰：「夜未央，乃行露瀼瀼，而犯期功之喪。」少年謝過曰：「願相公勿譁，我將爲覓一良姻以贖罪。」李問爲誰？曰：「少姨也。」李恐其誑，矢之乃散。次早，少年至，邀李起，碌碌喪務。又女郎捧檮，請李題主。捧檮者，卽夜來逸走女也。面軀紅，李笑應之。至晚，少年謂李曰：「昨日之盟，荆婦已允，但須過百日方可行。」李曰：「禮豈爲我輩設哉？疇昔之夜，君兩人所事何事，而乃律人明自問諫耶？」少年又去，李將寢，聞窻前竊語曰：「姊姊大不是，何陷人至此！」但見女郎啓扉，陡入，如後有人擁之者。女以扇障面，李急起，抱持女，以扇指門。生闔戶，並坐床隅，視女渾身素白，燈光之下，愈增嫵豔。李乃極道垂青之意。女曰：「我固好觀人，未必於君獨厚。」李求懽，女曰：「堂殯未七，不敢遵命。」李強之，女不能支，遂合就焉。李問女名，曰：「小蓮行四。」比曉，聞韓中號哭聲甚厲，女驚聽之，忽窗外低喚曰：「四姑大爺爺自山西來。」李問女爲誰，女曰：「我伯父也，最凶悍者，吾兩人事，恐中變，姑且去，俟有信息，當告汝。」遂去。李起，則身臥樓下，一無所有，出亦不告人。家中疑其就館舍，兩日不歸。至晚，李又來，則屋舍如昨。方躡躡間，見小蓮倉皇至，謂李曰：「我伯父來，至大姑以我許汝，恚怒非類。今計欲害汝家，宜速歸，舉家避之，否將不利焉。」李不捨女，女泣曰：「我旣以身許郎矣，當謀移還也。」李曰：「汝伯何太不愜，將亦思所以制之。」女曰：「難難。」李尙欲言，忽聞聲似鱷鳴，奔飛而前。李出，是日李家火撲滅其內室，衣篋中又火，一日數次。所有衣服器皿，蕩然灰燼，食物所雜，以穢惡擾亂不堪。自此家無寧貼，遂儼他居。李每懷念小蓮，魂夢皆杳。卽時一至舊居，樓空人去，洒泣頻呼，亦無應聲而出者。

神道

黃州張睢陽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太守某，僞毀神祠，誤以公像暴烈日中。太守一興臺榭，素來目不識丁，忽而發狂，噴目怒罵，指太守曰：「爾以我爲何人，敢來作踐耶？」命筆札

至，隸走書曰：「皇天生我，今男兒君王用我，今熊羆力拔山，今風雷氣貫日，今虹霓月正明，今拔鎗擄劍，星未落，今擊鼓掀旗，搗賊陣，今焚寨鬻賊肉，充飢食馬草，今盡殺盡妻妾，今心悲誓與死戰，今身披鐵甲，願爲厲鬼，今手執金鏡，亦莫指我爲張儀，亦莫指我爲張飛，是張巡，今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嶽，今押案都統事，今陰司任蓬萊，今直殿，任鄆都，今獄推景佑，真君，今人間封爵，忠烈大夫，今天上官資，漫滯毫而染翰，俾人世，今皆知！書罷，投筆而仆。甦時，問之，茫乎若迷。太守觀此靈異，悚懼無已，具牲醴陳鼓樂，拜而昇歸神座，至今春秋祀焉。」

【判官鬚】

寧波樊道濟，家貧，資不能謀，省試之費，七月望，猶在牖下，未辦行李，或勸之，以貧告，或曰：「見之，惻然，即以所有三金，託道旁磨腐者，夫婦善撫之，至杭，同考諸人，皆厭其苦且貧，拒而不納，獨一僧與之相識，勉強留之，是夜，僧夢各府城隍，以鄉試冊彙進文帝，內有被黜者，尙欲查補，寧波城隍進曰：「樊某，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癡，將奈之何？」城隍曰：「易耳，鬚眉可表丈夫，樊之陋，無鬚之故。」乃指一紫鬚判官曰：「爾其貸之。」判乃自領下摘鬚爲之戴焉，如俳優所假者，僧醒，不勝詫異，次早披衣起，正欲告道濟以夢及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之間，忽滿腮萌動，若有飄飄之勢，相與笑不能止，道濟不知其故，僧始言之，是科果中式，後歸里，人異之，曰：「昔之小人樊須也，今其君子多乎哉！」樊官至司李。

七如曰：「余儉於鬚，安得老判分惠半部耶？」

【折腰土地】

鉅野有張文翰者，屢赴童子試，不售。老於訓蒙，嘗偕其徒應者，弟子多獲雋，而文翰輒被放。鄉人號爲「童生解子」。館於某村口廟中，日夕課畢，諸童蒙皆鳥獸散，惟張一人而已。偶當月望之夕，見門外有人蹀躞，張視之，一五十翁，坐石上，廟前有積水一池，與月相映，鬚眉可鑑，張見其非本村人，問之，曰：「前村許姓，因愛此一泓水，故步月來游耳。」張延入，燃膏相對，淪茗傾談，頗稱快，每夜必至，夜分而返，張固岑

寂寥侶，得許甚契，促膝談心，無有少間。甚至風雨過從，嘗攜杯酌就教也。日間，曾不一至。張偶問及許曰：「向不敢告，今交深矣，言無不盡。余前村之許茂修，五年前拖官蒙無算，赴此水死。」張亦以久契，不爲異曰：「若君沉淪，將終於不返，遂鬱鬱久居此哉？」許曰：「不然。冥司如絃鬼溺鬼，以及虎噬蛇傷，不比善終，皆有定額。五載爲限，滿之日，自覓替身，方准脫生。今期將屆，別有日矣。」張曰：「百死不如一生，願君早脫此厄爲幸。」後許至有喜色，謂張曰：「明日午有男子來汲，索斷桶沉，覓桶而溺，是我替身也。幸勿洩。」張賀之。夜深方散。張次日於廟中窺之，果有人來汲，索果斷桶果沉。人果覓桶，則起而不溺，且汲以去。張以爲許妄。及夜，許來曰：「我不忍此孤孽子，也有母八旬，瞽而待養，溺其子是殺其母矣。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二人相與太息。越日，許又謂張曰：「晨有少婦自東南來，以蒲扇蔽朝陽，爲風吹墮入水，婦拾扇而溺。」張屬曰：「如果得替身，尙須言別。」許應之。次早，張又伺之，果有婦來。果如許言。但拾扇洋洋而去，又毫不見異。候許來，張問及故，許曰：「又不諧矣。吾見此婦腹膨膨，孕將臨蓐，溺之是二命也。如前善何？」張贊其德。自是二人訂交，聚首此甘訓話，彼樂沉淪，會不作一解館脫厄想。許忽數夕不至，張懸望綦切。一夕來，許着新氈冠幘，後隨一人如廝役。張驚愕，許謝曰：「今真遠別足下矣。冥曹以我前二事，聞於帝。嘉之，授我河南滑邑李曠土地之神。刻當就道，今夜與君欲盡所言。」遂呼伴羅酒果，各相於悒。張曰：「君今脫離苦海，行見飛騰，鸞選指顧，如我轉軻一世，莫測榮枯，將來正不知作何底止也。」言罷，歛歔欲絕。許亦悲曰：「君無福相，雖一芹猶難擲也。功名富貴，自不可強。此地去滑只三百里，明春花暖，君可一游，我當爲君，負囊囊。」張亦應之。雞鳴，兩人握手洒淚而別。嗣後終夜寂然。張亦辭館而歸。次年，張如其言，裹糧而往。不數日，抵滑，至一村，村前有數人遮道而問曰：「先生吾神之故人張文翰乎？」張驚曰：「何以知之？」鄉人曰：「前月村中，家家得夢，夢神告我，今日有鄉里來訪，爲神至交，我里中稷卜於明日爲神開光首會，今先生果來，真奇驗也。」張晨起盥漱，整衣入廟，見廟中神新塑，因祝曰：「故友張文翰，如約來訪。許君有靈，尙其鑒諸。」祝畢，張僮僕拜，而座上神亦如鞠躬。

狀，衆鄉人乃扶張云：「毋過謙，抑神不安矣。」張乃止。於是張在村盤桓月餘，比戶雞豚。去之日，鄉人於會中取二百金贖焉。張返里，置田舍，稱小康。至今滑村之中，猶有「折腰土地」云。

七如氏曰：「友道消沈已久，如張許，可謂死生一契。彼許之二善足稱，固知張之至平，自有不異於許，聲氣應求，吾知其必有合也。」

這亦往往有雷同記之者，獨折腰僂僕最新。

【深

深】

漢陽孝廉魯東，讀書自好，性恬雅，寡交游。居家茗椀香爐，草堂木榻，無不楚楚明潔。住澗口，瓦屋數椽，起小閣，顏曰「晚香閣」。生篤於伉儷，妻乙娘，景幽嫻。夫妻愛植花木，二人無事，相與分香弄色，挹翠搖紅，顧而樂之。人謂園房清福，魯生占盡矣。閣方廣可一畝，所種羣芳外，更有西府海棠十樹，芳時迷望，所謂胭脂欲滴，而愛護灌溉，靡不盡心。聽其自開自落，從不令人均取，示以可玩而不可狎。魯曰：「弱質終年一花，猶人半生，祇此幾時，好運轉瞬即過，其自愛當復何如！我輩忍而殘藉，是誠何心哉！」夫婦相對芳菲，未嘗不泫然欲絕。至蝶使蜂媒，鶯儔燕侶，一入魯園，栩栩自得，嬌聲盡態，機心爲之胥化。一日，生外出，乙娘坐閣中，覺牆頭有人探視。乙娘覷之，乃十六七歲女子，盤百子結，丰姿韻絕，著松黃衫，向園中凝睇。乙娘驚異起，出閣問：「是誰家姑姑，窺我園中？」女曰：「奴前巷鞠姓，知娘子園中金錢花盛開，偶一探視。」乙娘曰：「盍入坐，淪一甌茶。」女首肯。乙娘執花架代梯，女冉冉而下。登小閣，恰值生歸，瞥見不及，避。女子趨乙娘身後，俯首自弄衣帶。乙娘曰：「有客。」生趨出問乙娘，知爲鞠姓，女頗動心。女辭歸，仍自小牆出。從此花晨亭午，時來時去。生夫妻豔之，而不敢啓，恐其恚而不來。然生訪里中，並無鞠姓。會大比，生束裝北上，臨行，女子隔牆呼乙娘，贈以百花糖餅百枚，爲新貴人壯行色。乙娘持以告生，生益愛之。因謂乙娘曰：「連日忽促，未遑訪問，此女柔婉多情，見之令人忘味。注意在卿，曷爲我圖之？」乙娘曰：「郎君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承君託，無不竭心。」丁寧而別。自此女子知生北上，與乙娘往來

愈密。知女名深。乙娘謂女曰：「爾態度堪憐，雖名閨淑媛，無以過此。吾郎才品，亦頗不凡，吾欲俟伊京旋，以赤繩繫爾兩人足，爾何如？」女曰：「妾久有言，但恐駭異，奴非人非鬼，非仙非狐，感君夫婦憐惜，願託宇下。今蒙大娘相契，敢不唯命。第恐以非類見猜，忝君清華耳。」乙娘曰：「爾猶人，尚不可得，况神之來降耶？」遂不令其去，居閣中。晨女起出園整理花叢，爲乙娘分勞，夜與乙娘共枕，呼吸之間，香溢肌膚，踰歲得都中書，知生被放大病，旅邸乙娘聞信，嗚咽罔知所措。女曰：「無傷，妾往視之。」乙娘曰：「幾千百里，豈裙釵所易至？」女曰：「不難，夜當發。」乙娘問歸期，女曰：「三晝夜當偕郎君返也。」夜分，女至園中，袖中出五色帕，鋪地上，與乙娘作別，疾若飄風。乙娘舉首北望，惟銀漢之間一點黑子，如豆而盡生在京病劇，延醫罔治，幸逆旅主人頗賢，視湯藥，午間有人叩門，曰：「南中魯家人至。」延之入，則翩翩少年也。入視生，而生惘惘瞻視而已。主人告以病，女謝主人，主人入內，女坐生床間，生執女手曰：「卿不似男，將毋是鞠女？」曰：「然。」生泣下，女診生脈，云：「此病抑鬱傷臟，猶可刀圭。」乃出藥一丸，令生嚥之。生覺週身溫暖，竟體舒泰，頃刻之間而愈。曰：「夢耶非耶？真耶賈耶？爾來何暮，幾不相見。」晚飯畢，生命女襖被於生臥側。生曰：「卿爲鞠家女，何以改妝數千里一人至？」女曰：「家中大娘得書，惶惑無地，妾固星夜來視。」生曰：「計程甚遠，來日無多，何也？」女曰：「俟君返里，便悉其詳，明日可束裝也。」生挽之同枕，燈下摘去衣冠襪履，宛然前日粉面鳳尖，毫不差錯。而氣息如百花競發，沁入心脾。生蕩思求合，女曰：「願少安而勿躁也。妾已許郎，固遠接郎歸去，今病少愈，不可以苟。」生憐之，絮絮曉起，生霍然，謝主人辭歸，覓車馬出彰儀門。女曰：「可令輿返，我已備長行，前途不遠來迎也。」遂卸行李，坐道旁。來人俱去，女取帕置行李，攜生一踏，倏然而起。生駭欲墜，女撲之時，北風習習，女又擲一帕，直豎雲表，如江上晴帆，高挂滿飽。生覺身在舫中，行雲際，則衝絮而過。生見下方一道黃流，曲折不斷。問曰：「此何處？」女曰：「郎不聞天上來者，卽此水也。」旣而風微，帕捲，指顧之間，已在故園閣下矣。」乙娘驚起來迎，夫妻各相慰。由是生閉門高尙，無意騰達。遂納女爲妾，坐臥不離，魚水之歡，雖南面王不

易也。乙娘壁女如親姊，衣履與易更無間言。而女之事乙娘也，備擊。後女生一子，皙肥如瓠，長慧身輕舉，十二入庠，稱神童。生年八十餘，夫妻相繼無疾而終。女措辦後事，竭盡誠敬。逾月餘亦卒。香滿一室。入殮後，舉棺皆空。其子知爲解去。是年月中見天際一物蔽月，如篷望南而飛。至今魯園花卉猶噴噴稱盛焉。

泗州城隍

有司馬崧，字松山，宜章人，知名之士。赴省試，泊舟未陽。夜靜，聞岸上有書聲，慕之。舍舟而徒，見一破屋，四圍敗塔，樞間燈火烟燼。崧覩視，一人岸幘危坐，嘔嘔苦讀，相見似哭。崧心動，叩門請見。生延入，通姓氏，自言陳十洲，邑庠生，假塞場屋。崧曰：「長沙之行，何時？」生對以乏資。崧慨然自任，促其同往。

陣卽卷書整篋，闔戶反關，與崧登舟。辰發，三日抵省，共棲止焉。崧忽忽場事，生則終日寢，夜起向隅而泣，所讀多非時藝，皆古人哀怨之作，如招魂、山鬼、古戰場、祭十二郎文，尤爲三復不輟。崧謂陳曰：「將屆試期，人皆股然子獨漠然何也？」陳曰：「我疾作，不可以戰。」崧不能強，三場畢，陳謂崧曰：「松山高第矣！」崧曰：「何以言之？」陳曰：「首藝絕佳，用高辛才子八人，對以寧王世第八人，可謂工力悉敵。前茅必拔。」崧愕然。陳曰：「我觀主文衡者，皆無根行實際，視其頂上常出穢氣，薰人恐不能顛倒誤人耳。」揭曉竟落孫山。陳爲之大痛。崧曰：「我之被放，誠不如兄之抱病也。文固不足憑，而命竟何如乎？」相與慰藉。崧乃治任，屬陳同行。陳諾，舟中二人茶檣酒枕，頗不寂寞。至未陽，陳告歸。崧訂後期。陳曰：「小春當造廬耳。」生握別，依依灞岸，如有所失。崧歸，至十月，而陳不至。崧如望歲，有歲暮懷人二絕云：「不見未陽陳十洲，霜花千點故人秋。當時幾樹蕭疎柳，難縮江心離別舟。相逢不啻十年交，杯酒論文客意消。何事雁回湖水，上教人懶聽五更潮。」一日，陳生忽至，又偕一友來。崧喜，各道離思。又問友人姓氏，陳曰：「此山東許伯端也。吾於伯端之文，師之也。於詩歌則友之而已矣。」許笑曰：「陳良楚產也，奈何從許子之道哉？」陳曰：「兄北方之學，莫之先者。」相與狂喜，遂亦與崧通款曲。崧見許如澄波千頃，汪洋大度，愈加欽佩。於是三人蹇然足音，鼎峙而立，有缺一不可之勢。崧乃頌其齋曰：「歲寒知晚軒。」軒外舊有松一本，自取爲號者。

更植梅花竹樹，復爲圖以紀之，所謂相遇不疎，以相與於有成也。名曰「三友圖」。許有詩曰：「爾我三人上畫圖，阿誰俊逸阿清癯？美人君子知何許，漫向山中憶大夫。」陳有詩曰：「冰霜非幸事，各抱歲寒情。身外無餘想，圖中好共盟。忘年風更雨，要久死同生。漫賦嚶鳴句，區區求友聲。」崧有詩曰：「千古論文結契真，每逢搖落倍精神。相於閱歷寒中味，同是蕭條雪裏身。靚面未須傷晚節，素心端許說前因。莫愁吾道孤無侶，寂寞香魂更有鄰。」忽一日，陳許託故出夜歸，二人若相私語，崧詰之，不肯言。固問陳曰：「言之恐見異耳。我二人非人也，實鬼耳。生前滄滯名場，鬱鬱而沒，無可告語。伯端與我有同情也。今冥中加科取土，名曰「敦宿科」，蓋以新進多無實學，凡有游魂幽彥，耗鬼闍修，其年分深遠者，令造具歷冊以聞。此千載一遇，倘得一擲青紫，亦足償我二人困頓之苦。」崧聞言，深爲慶幸，更無疑異。至期，二人遂杳。三日後，始返，崧爲慰勞，問以何題。許曰：「善爲吏樹德，不善爲吏樹怨論。」二人頗自負。至深更，許陳出半响，陳獨歸，謂崧曰：「許伯端擢第二，我落榜矣。」言罷，淚落如雨。崧曰：「升沉變態，悉如夢幻，得何足喜，喪不足憂。固當爲伯端幸，亦何必不自達觀耶？」陳曰：「我挾此區區之志，五十年來，苦心孤詣，不獲一售，至潦倒淹忽，終不灰頽，寧復計幾經磨蝕，逢此機緣，竟成畫餅。嗚呼！悲哉！誠不可與命爭也。今伯端扶搖直上，足爲老儒吐氣，我有福心，不願見之。」崧亦爲之凄然。嗚嗚之頃，而十洲頓失所在。崧急相招，其人已杳。從此數日寂然。崧離索之感，大難爲情。一日，許賊冠至，見崧，深道喜幸。問陳崧告之故，許曰：「相需殷者，遇偏疎。十洲其老於無聞乎？」又告崧曰：「我已授涠洲城隍，即日赴任。從此遠別，相見無期，我當遣人覓十洲同我往涠也。君後當發，但場厄未滿，猶須躡挫數科。」崧告以不願求進，許曰：「此天定之數，不可逃也。」門外車馬填溢，許遂別崧而行。後歲寒軒中，寂寥寡偶，每一念及，吊影傷情，未嘗不嗟悼於室。邇人還也。崧五十歲，中鄉榜，截取五河，令陞涠洲。牧抵涠之日，崧宿廟見許，並詢無十洲下落，相爲淒惋。廨中崧獨營一室，夜則許來談讌，一切民隱輿情，無不預聞。故崧於涠有司馬青天之日，凡民間鵠鳴之爭，雀鼠之訟，誠有不敢瀆我神君清聽者。後許告崧曰：「兄可營後

事，將不永於年。」十日前清厘案牘無餘，遂卒于官。百姓哀之，如嬰兒之失父母云。

【湘潭社神】

湖南湘潭鎮，有張姓者，走無常，恆數日臥不起。後以洩陰曹事，杖革之。然冥路悉熟，時或一游，會夜出，背後一人呼曰：「張大哥！有事奉懇。」張矚視，乃冥司肩夫石五也。石曰：「有鬻婦者，

夜覓與急，無人，兄可與我昇之得楮繼當瓜分，以佐酒資。」張曰：「冥中錢我固無用，我助一臂可也。」遂與昇一空輿往。至一處，門署「北郭福社」。張曰：「鬻婦者誰與？」石曰：「神也。」張異曰：「因貧乃仕，豈仕猶貧，今以一方保障，尚不能庇一渾家，何以官爲？豈誠國而忘家耶？抑不足以養廉也。」頃內呼與一婦著藍紵衣，出登輿，神敵衣被靴，慘沮送之，相與洒淚而別。張視神，故同鎮濫賭秀才尹某也。遂昇婦行，後一役隨之。婦嗚嗚不輟，其役投擲慰之曰：「夫人勿過傷也，從來博之一道，無常負之理，倘主人一旦爲雄，呼盧輒勝，則完璧歸趙，猶反手也。」婦曰：「負心人，殆以我爲孤注耳，今何望矣！請從此辭，彼實負我，非忍相負也。」張知尹在生時嗜賭產蕩盡，後爲博徒所困，陷以濠賭，寃死獄中，今死後猶不悛改，至割床頭唾愛，甘心一擲，亦可哀也。行十餘里，至鎮上社祠前，役入內，良久出曰：「盧以金償，不許以人代，蓋昇之返。」張憊不欲行，石哀之，張不得已復昇反北鄉。婦入，聞內洶洶然，又欲呼與，張苦其煩，躲隱處逸而歸。寤時天已曙，聞鎮上人傳社神增一夫人塑像，張至祠視之，果然。乃告曰：「此北郭之社夫人也。北社神與我社神博，北社負，窮不能償，以夫人抵。」後北郭人來昇以歸，至夜其像仍返，屢昇屢返，今湘鎮社主齊人也，而北郭之神猶錄焉。

余於役彝陵，合郡守掾，至丞尉，莫不從事於博。其勝者，雖屬吏亦徹上臺；負者，卽長官且氣沮於末僚；將不至北郭社神之去妻償債也不止呵呵（七如）

鬼魅

「劉碧環」

金閨怡亭王子石頑，劉子鴛鴻，拳石李子，焦亭曹子，同下榻於平江，撫署之來，鶴樓時在暮春之則降，叩之則靈。衆聞之，遂盟手焚香，進盤盂布米沙，懸榻豎穎，禱祀以求。俄而乩詔翻動，既而撤畫成文，錄詩一首曰：「十年幽夢在牆陰，一夕無端碎玉琴。萬種春愁人不見，彩毫飛處墨花淋。奴碧環也，諸君子瓣香持至於意云何？」時衆以亞蘭朱鑑之間，木香正盛，乞一賜詠，清談未已，佳詞早成。其詞曰：「不比楊花輕賤，不似梨花媚情，棚底弄清芬，勾引蜂狂蝶戀。塘羨堪羨，亂洒珠璣萬點。」（調寄如夢令）書畢，坼停寂然。童子曰：「仙乎去也。」於是衆驚其事，且愛其文。翌朝而又設壇焉，乃降曰：「細雨花魂在，荒園草夢迷，不關蝴蝶舞，自有杜鵑啼。麥飯餐風耳，椒漿吸露兮，最憐愁絕處，日暮下雞棲。」衆問其姓氏，又書曰：「聞雞起舞愧雄才，曾向玄都觀裏來。玉格冰清誰與共，阮郎攜我入天臺。」衆又問：「是否姓劉何緣構此是豈紫燕樓頭傷心關盼，黃鶴雲外返駕仙人乎？」又書一絕曰：「絮語如綿問欲連，前生誤摘並頭蓮，深藏金屋空憐惜，翠繞珠圍十七年。」由是知其爲金閨芳魂，玉幽樓豔，共叩示出處。又書一古云：「我家原住隨堤曲，阿父相攜戍鴨綠，二十三學秦聲，四十五教絃索，裁得鸞箋寫硬黃，吟成小句藏箭腹，亭亭二八入侯門，可憐匝歲磨理玉多情，腸裂淚偷彈，床頭溼透芙蓉褥，夜雨鈴聲泣馬嵬，秋風草色悲金谷，詞名檐鐵付飄漣，瘦蘭十卷誰來讀，姻緣會合紅蓮客，何日安予山之麓。」衆讀畢，咸爲嗟嘆，復請埋玉之所。環曰：「諸君可謂憐香之至矣。」復作一絕云：「高塚如山牧馬牛，唐陵漢寢幾會留，不想千年石寶塔，但求一個土饅頭。」書畢，遂去。怡亭子曰：「前作有日暮雞棲之句，舊聞東牆下有瘞骨，得毋即是？」衆乃荷鍤相從，深不三尺，果得遺蛻，玉質粲然，衆急掩之，謀窳窳。環臨乩致謝，拳石乃問：「夜臺寂寞，何如塵世淒涼？」環即書曰：「夜雨殘燈太寂寥，風吹檐鐵伴秋宵，斷腸園子無多句，只有零星舊數瓢。」衆乃請示檐鐵度。蘭二集環曰：「檐鐵詞乃記來鶴樓隱事，未便浪示人間，瘦蘭詞俟月夕錄政。」衆遂皆以詩吊環，一步答，惟拳

石構思不就，僅得二句云：「往事追思血淚枯，音容回首已模糊。」環即接云：「感君吊我知君意，吟到傷心一字無。」拳石遂擱筆，唯唯遜謝而已。自此詩壇筆陣無寧暑，更無虛夕。詩詞不下千言，惜未盡錄。會當深夜酒闌人散，拳石一心飯禮，展拜而祝曰：「竊願一親仙容，得遂仰止，毋令人間聲感慕，空結遐思，致慨於霜露三秋之想。夢魂千里之情，誠爲萬幸！」環即畫沙聚米，奮亂揮曰：「豈同仙女下陽臺，蔓草扶蘇莫浪猜，不必洪都尋羽客，一庭明月夢中來。」旋作蘭麝香數陣，拳石子心醉神移，於此前折腰再拜，既乃就枕徘徊，情思繚亂，不覺身游于白楊荒草之間，頃見月色朦朧，風情料峭，又聞鳴珮丁瓊，雙勾蹀躞，恍惚之間，而碧環已姗姗至前，歛衽端肅曰：「蒙君雅愛，不避陋劣，忝顏冒瀆，感與愧俱。」拳石驚喜過望，相與促坐。第見其非雲非雨，欲合欲離，如來洛浦，儼在巫陽，於是愛而生敬，敬則邪念俱融。環曰：「妾乃維揚人，年十六，卽爲前撫軍小星之選，來至節署，緣以寵故，遂遊妬垣，尤般凌辱，竟至魂銷一縷，冤結千絲，幸遇太乙慈尊，以我屈死，拯出惡道，一切解脫，今已召赴霽林，惟是枯骨頽垣，望諸公憐而痊之，則感佩厚德，永啣泉壤矣。」言罷，嗚咽掩面而去。拳石驚寤，遍告同人，並記其集。唐十絕誌別其一云：「漫道滄江吳楚分，獨悲孤鶴在人羣，春風一夜吹鄉夢，回首姑蘇是白雲。」衆遂擇虎邱貞娘墓傍葬之，顏其墓道碑云：「劉碧環之墓。」

【胡 蔓】

「胡蔓」一名斷腸草，俗呼「打破盤」，闔廣山林川澤之阻，虎狼虺蜮，雖能害人，其毒猶亞不死，故曰「羊食」。大涼人食斷腸，此物種類頗繁，枝葉多不能識別，奸徒取以毒人固多，而誤中者亦復不少云。被毒死者，其魂嘗附其根，迷惑來往之人，而中傷之。每每無風能自招搖，誠妖物也。粵博羅某村，黎氏一女，年十七，因隨母探外家歸，路傍見黃花的燦，碧葉如油，一莖暴長尺許，心異而摘之，插鬢間，歸飯，花忽墮飯器中，女箸入口，一嚼旋吐，俄而腸絞痛，色變。家人問視飯器皆黑裂，知中葷毒，急覓羊血得之，灌女，復甦。同村黎者，嘗求婚於黎

女，黎父母嫌其貧不許。是日麥自塾中歸，村外野籬邊，見一女子衣服鮮潔，獨立叢莽間，近諦，白皙而美，女招之，麥應聲至前。女曰：「汝非麥們仔耶？」麥曰：「何知我？」女曰：「奴黎蜆妹，我父母雖拒婚，我固未嘗一日去懷也。」麥喜，四顧無人，遂與投綠蕉密笈之中，而野合焉。麥覺女口中薈澤宜人，乃撫其頤曰：「何物甘香乃爾？」女曰：「嚼檳榔耳。」乃舌舐出，尖如碧芽茶，麥吮嚙之，忽聞有人呼蜆妹聲，女曰：「吾家來覓我！」遂忽忽振衣，約以後會而去。麥至家，毒發，家人問之，麥告以途中事。家人曰：「早晨黎女中毒，聞羊血救甦，當往乞其餘。」黎母曰：「無矣。」黎蓋恐麥之不死，其女便不得生，堅請黎氏終不與，家人空而返。麥捧腹泣曰：「我生以貧故，不能娶黎氏女，想我死後，冥中另換一世界，或不致如此炎涼，黎氏女我必妻之。」言訖遂死。而麥固不知其死，心憶離落，乃趨而往，見黎女坐木棉樹下，自輒其履。麥至，執手曰：「妹何來恁快？」女曰：「郎厚意相愛，妹已身許，今父欲奪我志，故來見郎，同適他所，以圖永好。」麥曰：「奈未帶得行李資。」女於袖中出一帕，皆黃白鏹，示麥曰：「足用否？」麥曰：「何須太多。」遂與女行數十日，而路行者覷面會不問，及至閩，凡五六年，生二子，黎女常思父母，終日涕泣言曰：「妹當時不忍負郎，違棄大義，竟蹈私奔之嫌，今經六載，恩慈間隔，即郎遠鄉井，亦裘葛屨易，覆載雖寬，何地不可容身，而撫心何處可容也？」麥然之，遂偕歸。麥令女且在舟中，先自抵家，及門，有戟髻者持鐵鎚，襲搗麥，麥奔，憶其家，或他徙，欲往黎家，情其岳且羞見之，於是復返舟告女。女曰：「郎在舟，妹且當歸告來接汝。」女登岸，攜一子抱一子至黎家門，人驚蜆妹病狂，「奈何出行于市上，拾人子女消遣耶？」女不答，笑而入，見黎父拜於庭，訴其嫁麥，至閩養子來歸之事。父曰：「汝患病數年，輾轉床寢，何詭說爲？」速入自內，忽黎母自內譁而出曰：「蜆妹出外來矣！」是時女臥室中，忻忻起，趨而出，問之不答，至庭外，而庭中者甫下堦，是兩蜆妹也。衆皆見之，少則翕然而合，視其二子呱呱於前，無所異，黎父母惑焉，使人驗諸舟中，麥郎果在，女乃令人持女衫履，麥迎督焉。麥至人不能見，獨與女同處，麥家人聞之來視，皆女爲之傳言，不得見麥之形聲也。惟黎翁待婿若稍有芥蒂，則百般擾亂，甚至門窗瓶

蠢悉爲災，故奉之如神明焉。先君子署博經，令欲盡草根以除民患，下令曰：「凡以事告理者，須拔數十本與詞來，然後得進。」樵人不可得，黎女攜其子往探，則盈担載，邑人皆嚮之，於是麥氏富而妖草盡矣。

是聊齋「水莽草」一段情景脫化出來（七如）

觀此則倩女離魂，合抱爲一，當不虛也。（傅聲谷）

【泥鬼博】

豫章靈官廟，爲閭閻幽靜之所，廟久殘蝕，其肖像皆有神色。相傳非當時人工所能。乞乞無賴，便覓小局，每一往博，廟中皆破落子，見陳至，咸趨迎之。故陳亦樂就，既而陳賂資愈窘，而入廟頻頻，廟故無門，踰來者忽去，而去者亦復可來。更柝者不層稽留，巡於此，時有短鬚人來博，衣履如荷役狀，凡擲皆紅，亦不作呼盧勢，入手固無不如意。場上皆不識爲何許人，問其里居，皆不答。每夜深來入局，曉籌未唱，則兜肚垂垂，滿腰以去。陳姓及諸人，連日頗爲所窘，即易局設法，亦無不見負於彼。成以爲異，局散尾之至門而忽沒。驗夕復來，衆乃譁，短鬚者張皇而遁，後不復來。會春霖雨彌月，滿城含瀟，垣頽廟門有塑泥馬二，作兩泥鬼，羈之，其一鬼短髯，忽身旁馬滲倒，腹中錢堆滿地上。衆爭取，約十餘緡，舉首見泥鬼，陪類前之博者，乃悟爲此物作祟。噫，博何常之有，得之於人，終亦失之於人，至於泥鬼，且不甘心於一擲，然則博者皆鬼也。博亦奚獨鬼也哉！

【鬼酌】

博山多佳山水，有市井人，尙可法。夜欲登山玩月，至半崖，有人呼之，遂與共坐，傾酒共酌，其斟盃皆凸，起寸許，巖然不溢涓瀝。既而大醉，酩酊而歸。於時惘然，夜半微醒，因憶其人是孫姓名，起，死於酒已數年。翌旦往視，其坐處空樽在焉，竟亦無恙。

按洗石田有晚醉死黃道士一律云：「汝師因醉死，汝死亦師如，墳以糟邱築，碑當酒德書。足跡跌後折，面脹疽成虛，身化難留影，吾詩妙寫渠。」最佳。

娟 娟

張如瞻，魯人，幼孤，爲諸生，游學晉梁間，以筆代耕，就壺關作書記，居署之東偏，古香書屋後，草
茨三間，琴書之外，了無長物。日與前庭談飲，晚間營營作魚鴈使，齋外荒亭一區，有老楸樹數
株，風蕭蕭響，更闌獨坐，童子垂頭方凄惻間，忽聞齋外有人吟曰：「一年容易送春風，打疊秋聲月影空，推到夜深
傳舍靜，怕人還步畫欄東。」反復吟詠，聲楚楚，聽之細婉如女子。明日起視，亭前杳無蹤跡。蹀夕二更後，吟如故，張
潛步往，聲頓輟，良久隱約間，有女坐樹根，俯首低吟，張甫動，女遂杳然而沒。張初以爲署內官眷，今乃悟其爲鬼，然
心切慕之。由是常徒倚亭際，朗吟而和之曰：「荒原颯颯下西風，孤館蕭然花事空，料得芳魂與客夢，一般淒楚隔
牆東。」張歸就榻，忽見一麗人來，歛衽謝曰：「君子風雅士也，妾多所畏避。」張驚喜，挽之坐，女秀俊宜人，大家舉
步，張問爲誰，答曰：「妾前邑侯韓鳳山女也。錢唐人，字娟娟，生前好食酸杏子，因誤食雙仁核，中毒十六歲殞，今停
柩城外，魂固依署中，所吟已作，蒙君致和，光生泉壤。」張喜，與爲歡會，自此靡夕不至。女固善文，所有案頭啓事，暑
夜寒宵，嘗爲張捉管代勞。張愛祕之，二人綢繆如夫婦。一日，女至，淚滴闌干，曰：「夙世緣盡，今夕受君恩愛，實不忍
離。吾家父母，將遣伴來遷柩，勢不可留，當返省視。魂歸千里，後會爲難。君一歲辭館歸，煩一往浙。」遂於髮間摘一
翠鈿與生，「可持見我。」老妾有隱願，以圖報君情於萬一，然成否有數，不敢預期。珍重涕零，張亦泣，侵曉而去。明
日，果有浙人來遷女公子柩，自此亭舍寂然。歲聿云暮，孤館愁思，簿書顛倒，時憶芳魂，偶翻遺墨，無不繫人魂夢。乃
辭居停旋里，略爲摒擋，家無遺子，買舟作西湖之游。三月而抵杭，先是女有一妹名好好，無兄弟，年已十八，未字人。
今其姊櫬歸，家中忙離事，其妹好好，忽撲地昏絕。齋刻醒曰：「大女娟娟，不孝中途棄高堂，別幾年矣。幸老人康健。」
父母曰：「兒果來歸乎？勿驚汝妹。」女曰：「幽明異域，覲面河山，今兒自晉數年歸，兒冥冥中已定山東秀才張如
瞻，兒已將所殉金翠鈿與之，不日培來拜岳完娶。但兒魂魄無依，舊舍不可居，曷惜我二妹軀？」父母曰：「不可兒
固得所，如汝妹何？」女曰：「二妹與兒，幼時最相愛，小時曾共誓得嫁一箇好書生，吾兩人共事之，斯願已足。今來

特與妹妹舍使一其身而兩其人望爹姥許我。父母曰：「兒病狂耶？」女生時好以手撩鬢髮，言次輒作故態，神氣聲音宛然似昔。復諄諄訂其父乃給之曰：「俟塔來區處。」女喜謝。由是忽而娟娟，忽而好好，中夜幃帳唧唧，作兩人語，儼若姊妹聯床。即趨視，子然也。家人咸以爲痴，越日，張生果至，以刺及翠鈿入謁。翁異之，延入客舍。女窺簾見之，驟出捉袂與語，父恚甚，母訶之，始慚沮而返。生感泣，遂告以晉署之事，垂涕拜伏不起。翁扶生，不以爲侮。乃許以字。生謝出。至日，生往贅花燭，燦列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生不敢認。娟娟曰：「汝不識奴，何耽耽視？」卷飲後，歡洽縱談，別緒縷縷。乃謂張曰：「明日我妹子來，妹子年幼，稱望君憐之，以愛我之情，愛我妹，則妹感君而我更爲感之也。君其視我與妹，勿貳焉。」張曰：「卿即卿妹，卿亦卿姊，况卿妹固不殊於卿姊，而視卿妹者，又安忍異視於卿姊耶？」翼旦如婚禮，而女則嬌羞婉轉，儼然新婦，非復昨日之如舊昏媾也。後一日，爲妹，皆相篤愛。或家中有宴喜大事，則姊妹皆出，爲一人而事可兼綜而共理。彼二人者，既同氣而連枝，張待二人自不敢二心而膜視。張在南中十年，岳父母終，殯葬後，仍攜眷而東。時稍有囊資，遂下帷攻苦。壬子舉於鄉，五年復官于晉，卽爲壺關令。衙齋無事，夫人嘗至古香書屋，撫此長楸，泫然流涕曰：「此姊去妹三年，孤苦離父母，會張郎鬱鬱於此。今復何時，樹猶如此，不禁令人悲喜交集耳。」各生一子，視同己出。張官至和州牧，卒於署，夫人命其子詣杭扶柩來東，皆合葬焉。

【馬二娘】

慨自南齊衰世，東昏驕淫，縱一日之侈靡，貽後人之沿襲。如金蓮貼地，事屬偶然；浸假而閨房免，又烏能力矯其衆非，而一衷於獨是。此馬二娘之自愛其纖織也可述已。馬字桂樽，紹興人，隨父暮於晉之大同。初生，母夢流水上落花一片，遂捨入懷。父母以爲不祥，因命桂樽以禳之。及笄，丰姿態度澄然深秀，又善自妝飾，或增一分脂粉，不嫌其污，或減一分容華，愈覺其麗。至裙下雙鉤，尤所愛護。晉有纏足女師，朝夕縛結，桂復自爲紮勒。

裂繒刻玉，以求瘦小。又作金絲履，鳳頭尖，輕香幫，並刻梅花粉底，種種增華。通詩書，後其父隨張學山太守入粵，旋被逮。桂乃流寓羊城，年二十，無間塞修者。父死，益困，有鶴令雷姓，閩人也，以三百金贖爲妾。令本粗俗，夫人更悍妬。初見日，即厲聲加凌。桂俯首受命。夫人固閩產，兩鼻如藕船，及觀桂之纖么，愈形己之壯趾，益恨桂。常錮禁之，不與令通。又使終日侍立，稍不如意，即挺擊其足。否則以彼足踏桂足，一痛入骨，如刀別脛。無人處，桂常踣地，手撫雙翹，淒然淚下如雨。日則刻眉灼日，夜則長漏寒燈，了無生趣。遂絕食七日而逝。葬城南圓通寺。側寺有李子玉寓居焉。一日，見一老嫗，持一對串珠履欲售。李愛而買之，持歸燈前把玩，見其針工縝密，僅二寸，以漢古尺度之，蓋三寸也。正凝想間，忽一美麗在前，鞞袖雲鬢，若近若遠。生曰：「卿豈遺鳥仙人乎？卿固解不當塔，我亦非瘦之自孺。」女曰：「一綫之遺，漫勞三顧，感君雅愛，特來踵謝。」李挑燈撩裙下，照紅蓮，見其弓彎一捻，喜曰：「此誠卿物否？」則無此巧亦無此小也。生抱女於懷，女殊羞赧，惟首自顧，漫蹴其裙邊金線。生與之狎，頗極歡昵。由是夕至不虛。生嘗弄其兩足，贊曰：「柔膩甘香，端正瘦小。」嘖嘖不已。女亦自深心賞。生復引其一彎，引入房邊。女曰：「狂生太囉唆矣！盍爲妾詠焉？」生遂成二律云：「一雙么鳳巧如錐，小立翹然恐不支。春暖瓣開花綽約，夜深鉤上月參差。脫來似剝新菱角，裹後如纏嫩筍皮。漫擬凌波仙浦外，輕盈好向掌中持。曾向潘妃步後塵，彎來寸寸可堪珍。印成軟玉留香徑，舞罷輕蓮落綉茵。怕是蹴醒春夢客，幾回勾動早朝人。深閨夜靜雙遺鳥，還當金錢問卜頻。」女歛衽曰：「得此佳韻，死有餘榮矣。」乃緬述其爲鬼，並生前遭際，坎坷聲淚俱迸。生復曰：「卿何不效唐張容雲故事乎？」女曰：「游魂所變，半涉荒幻，卽令復起，無能益我，適足禍人，不屑爲也。」言罷，杳然成烟，氤氳於衽席間，經時而散。

荆州沙市有蜀妓徐金，足趾小瘦端好，嘗自愛其纖纖。客有譽之者，則喜。余見而握如珍瑜，不釋手。感恩而相知，許以身事我。值被議後，不及。徐金今年廿五，夏間有蜀武孝廉某，以三百金欲買爲媵。徐不許曰：「世間人誰是知己？惟知己不可負耳。」其搗家亦知之，不相強云。徐面有微麻，身修長，步不輕佻，無妓女習氣。不

喜歌笑烟酒，若無能者。心最靈警，又大方。

【沈耀先】

沈耀先，嘉興人，居鄉爲人誠實。嘗出入大戶作保，人咸愛之。有年病卒，忽一日清晨，叩其友門。童子應出，訝其爲沈。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汝已死矣。」沈曰：「病誠有之，何至於死？皆謬傳也。」遂留共飯。沈固好飲，管戀杯不起，且醉，無所不說。既而沈半醺，友探之曰：「陰陽相反，其世界亦自不同。」沈曰：「無大差別。大約好人得逍遙自在，惡人定受苦報。」友曰：「但不知陰曹着何樣衣履？」沈曰：「有紅頂花翎者，位最尊。至縣城隍，則金頂耳。然有錢又掌權。」友曰：「世間所焚之楮錢，果有用乎？」沈曰：「亦好。」友曰：「僧道誦經，有益乎？」沈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若凡庸輩，則是徒費饒舌耳。」友曰：「究竟此際甚麼用得着？」沈曰：「看來還是讀書的用得着。冥司最重讀書人，且讀書者門路多，管見有小過犯，輒見朱衣來關白人情。此時冥官多係陽世讀書者，往往以曲爲直，而徇蔽之。」友曰：「汝何知之真，而見之鑿耶？」沈不能答，視其色若慘沮，言有囁嚅，張皇四顧，條歿於地，杳無所見。其友亟往其家吊唁之，而沈已死十日矣。

濟寧有劉姓者，爲吾友王惺齋視席交。性慳吝，有半伊尹之風。負人債，多不還。又有富歲子弟之行。一日，爲冥司勾去見冥官，官怒曰：「負人債務累累，是設心不償還耶？」答二十而醒。告人曰：「答之官，戴亮藍頂，見其舉手掣籤時，亦尖口袍袖。」云。

【孟氏家鬼】

鄒邑孟氏賢裔，家長房多絕，又相繼夭殂，皆支嗣。家多婦孺，前廳厝三世楹，未就窳窳。余從兄雨亭，係其內戚，嘗僕馬往探，晚則宿焉。夜談，止其家。遣婢燈送書舍，宿舍則前廳西廂。婢入內，闔宅門，前廳去大門守宿處甚遠，呼其僕，不知所往。初料其事，芻秣備戒，且行，雨亭素有膽氣，亦不介意。出院中，徘徊堵除，聞明月橫空，寒雲四起，頗有蒼涼之况。第見一庭如水，壯志頓消，有不禁惕惕然爲之心惻者。入舍閉管，

就東北榻。榻臨窗，皆疏檣，几上燈膏殆盡，吹就臥，月色照屋梁，反側不寐。俄聞廳格扇開，雨亭起，抵窗，見朝冠老少者三，簪鳳衣，帔婦女亦如之，蹀躞庭院，如有隱愛。其老者以手指西舍，餘皆西望，作點首狀。悵悵良久，互相嗟嘆而返。少間，又一婦人，白衣衰經，行至西舍，若欲啓扉。雨亭方無所計，忽廳格響，婦乃逡巡退歸。既至廳，格頓合。雨亭心甫定，氣稍舒，思出尋僕婦。歛西北甬道中，一鬼突如其來，凶惡無倫，衣黑縷，咻咻而前，舉首對月，則鬚髮交而血糝糊也。低首望西舍，似知有人，喜而躍，抵門洞開，入左右視，目瞪，見雨亭。雨亭不敢視，以手掩面，拳曲榻頭。鬼初作撲攫狀，招手狀，繼乃作嘻笑狀，哭泣狀，終復大噉，滿屋躍跳，更無狀不作。雨亭渾身立冰雪，心怔忡，出頂際，兩太陽，憑空亂鐘聲，良久雞唱，鬼乃張皇遁去。於是萬籟甫寂，而雨亭一靈方返舍，遂蹶然起，振衣攝履，開戶奔，忽覺耳後躑躅，又如鬼追，急行撲面，又一撞，踉蹌滿懷。雨亭竟於是乎仆，不知乃其僕，方飲罷自外歸也。僕朦朧視，扶其主人，猶喃喃作醉中語。雨亭狼狽起，氣轉若遊絲，亦不暇咎僕。侵曉入內，細述所見，詢之歷歷不爽，甬道鬼是其悍奴受笞自戕者。

【僵 鬼】

唐縣張姓，家貧無行，耽於博。有妻韓氏，紡績之資，以及衣飾等物，皆供張一賭而罄之。於是家徒壁立，猶卜夜不歸也。一日，張聚賭於某所，深更囊匱，牽擠之出局，張猶戀不起。有張表弟蕭某，鼠竊也，亦在列。張私語曰：「吾內室敗篋中，有青蚨三百，是汝嫂賣棉錢，願假我表弟妙手，竊來濟我一時之急。」蕭曰：「嫂溺也，不可以手，吾何敢盜嫂之金也。」張曰：「有兄在，即嫂覺，彼如季子何？」力促其往。蕭不得已，遂行抵張舍，而韓氏適在戶外。蕭喜入室啓篋，得錢。忽氏返，蕭即緣格板椽上，欲俟嫂轉動時，乘隙乃去。其嫂聞外戶執燈，特纓車，度門際，坐地軋軋不停。蕭不能出。正凝睇間，忽見門縫中進一人，着油綠袍，青馬褂，小秋帽，微鬚縮腮，立其嫂身後。蕭曰：「嫂之私也，吾今爲兄盜而得嫂姦，幸甚。」俟之約多時，視其人遙立不作一語。而嫂又若未之見者。噫！何人斯豈鬼也耶？繼而其人以手斷其嫂手中線，嫂又不見，斷而復續，如是者三。嫂乃停手，遂潛潛淚落，其

人在久，若有喜者。噫，是鬼也！非人也！審視之，既而韓氏起，特燈返，幾覓繩一縷，繫窗櫺間。鬼喜且躍，復爲之挽結作套，移凳扶韓氏將入套。蕭念大呼曰：「吊殺人也！」從樑格間跳落，敗格一扇，亦隨之而倒。其聲碎塌，隣人皆聞，闕然入視。第見韓氏墜地昏然，蕭伏地悚然，鬼則立地挺然。衆皆掖韓氏，問蕭指鬼爲何人。蕭神定，述其來由，告以氏之縊，卽是鬼之祟。衆始驚爲鬼，噪之，鬼猶僵。衆擊以木，則空空然，過而復合，如烟凝，如氣結，如泡如幻，有形有影，儼然秋帽綠衣，悄乎其容，終夜達旦，不消不滅。子是一村之人，咸以爲怪異之甚，遂鳴于宰。乃命二尹來視。時日已脯，尙疊形影可吊，後聞越三日而漸循牆五日而身面壁七日之後，如淡描一人影於環堵之上。吁！人見鬼而神能喪，鬼亦遇人而氣不伸，故遊魂所變，不能不屈於精氣之充。蕭之一呼，精氣之充也。宜乎鬼遇之而餒已，鬼豈又有死乎？

事甚詭譎，而筆能達之，故佳。

【楊椒水】

錢唐楊大本號椒水，邑庠生，性孤介，頗於詩，復狂於酒。其自署私居一聯云：「蠹腹食殘經典，馬蹄踏盡烟花。」其自負如此。醉後，嘗入學師署痛哭，教官惡之，楊亦復訶譎之。有詩云：「採

薇非恥，周人粟，頰昨能爭孔子豚。三月可憐忘肉味，蕭蕭首宿掩巖門。」月課有教無類題，文中有「不堪教諭，不足訓導」之句，遂行請劣，褫其巾。楊益狂放不羈，遊嶺外，當道諸公憐其才，多懸榻焉。會七夕，宴於陶觀察署，成一詩云：「一拳打破支機石，兩手拆坍烏鵲橋。四十鰥夫猶未返，雙星不許度今宵。」滿座爲之擊節。嘗病酒，上元不起，有句云：「傲我乾坤醉復頑，驚他歲月去難還。人生安得元宵死，一路燈光到冥關。」性愛硯，至端州，購石十餘方，置行篋，舟人以爲金也。將磨刃而甘心焉。楊覺之，啓鑰出石，濡墨磨研，故令舟人見之，始解。楊詩曰：「鳳皇山下苦書生，行李蕭蕭一擔輕。酒債詩連多未了，榜人何用太相驚。」年近五十，醉於胥江，扣舷對月，忽憶李白騎鯨故事，一躍入水，杳不可得。後十年，其友會子一卿入粵，夜泊江干，聞沙際吟曰：「枯骨葬江邊，浪打形骸朽。知音人忽

來，奠我一杯酒。」曾子凄然曰：「此錢唐楊椒水也。」於是唏噓憑眺，酌酒江心，而誄之曰：「嗚呼！悲哉！楊子椒水，生爲才子，死爲才鬼。」其人爲吾師袁南莊先生所契，重唱和詩甚夥，惜忘之不復記憶也。聞其遺稿轉在張太守孝泉處，復經袁師評選，未知會付刊否。

【鬼妻】

任城東仲家，淺賢，裔仲氏，居焉。有爲仲氏傭者，母子二人，誠樸謹篤，任勞力，寡言笑。其子年二十，未娶。仲氏故家，鮮由禮，子弟豪肆，多狹斜，羣妓淫娃，聚於臨水一樓，絲竹笑語之聲，朝夕不絕。樓臨蓮河，過客望之，未嘗不逆而送焉。獨傭子僕役其間，終若勿顧。一日，主人役往卞泗，寄物歸至班村，回中，夕陽在山，暮烟將垂，疲息柳陰路傍，擊石鏹吸淡巴菘。往來無人，遙見一女子飄逸而來，年約十八九，蒙髻網，衣服樸潔，面白皙，着秋色褲，小紅布兩翹，疑近村女，傭不敢視。至近，女卽跌地坐，傭他顧焉。女曰：「爾吸者濟寧烟草耶？乞假一管。」傭欲易而與之，女曰：「不勞更換，我不勝此力，但令唇尖一嗅香味足矣。爾居何莊？」傭曰：「仲家淺爲人傭。」女曰：「有父母否？」曰：「母在堂。」女曰：「有家室否？」傭曰：「未有也。」女曰：「我作爾婦何如？」傭頰頰曰：「還我烟具，日暮當還歸。」女笑曰：「騷塊年若許，尙靦覷作羞態，野合本非禮，今夜爾俟我於爾寢所。」傭漫應之，取具而去。亦意料爲誰家蕩婦耳。晚抵舍，返面主人畢，與老傭同草炕，闔戶就寢。殘月明滅窗櫺，目未交睫，忽見門根下露婦人足，心憶其來，伴睡。女已入室，且倚其床云：「路遠弓窄，爾先我多時。」傭不答。女曰：「爾無怖，我固非人，然不爲爾害，實與爾有夙緣，我亦善經理，垂白母，我事之環堵室，負郭田，我當爲爾辦，何必向玉川先生家作妻頭奴一世哉？」傭曰：「此事當告我母，許則遂，不許則已。我不敢擅專，請俟異日。」俄而老傭起，洩身出戶，女怒曰：「老奴太無禮，女流在何處？」以手指之，老傭遂以手自批其頰十餘下。傭爲告免，女不得已，訂之而貽以一物，囑勿令他人見言，訖而滅。及晨，老奴起操田事，自云半面皆腫，不知何故。傭尋枕畔，有紙囊，啓視，則綉鞋一隻，摺花囊一枚，持以入告其母。母戒勿與通，易其處，而女又來。傭堅不與合，其少主入索鞋藏之，而病讓，乃還傭。後

女子每夜必至，求媒合。母頗厭患之，無能治。適濟上落拓生，鄉進士劉天驥者，過仲太史家，言其事，而異繼而疑終，乃呼其母子而告之曰：「夫鬼，人爲之也。人能爲鬼，鬼卽可以爲人。使人卽與人合，而以鬼道處其人，則人亦與鬼近矣。苟人而與鬼合，而以人道交其鬼，則鬼卽卽爲人用，卽人也。何鬼之有？」乃指架上通書云：「我當與爾說。吉今夜天德合河魁，不房無再謬，今不取，恐反受殃矣。」遂與之合。後年春夏多雨，將漫蓮堤，備母子夫婦，先其災而去之西鄉，果置產力田，今稱小裕，而備之謹，見之者以爲不異其初。

七如氏曰：「備以愿守，維今之人，意其遭際窮約，始不可以庇一身，又烏料其擁妻子享庸庸之福，而鬼神且陰護之，是故佻達儂薄，巧終見拙，又何異於所適之多不偶也？」

【鹽亭舊屋】

鹽亭舊屋，一區多怪異，人無敢居者。有吳伶數十人，過其地，欲僦寓焉。主人告以故，伶曰：「能無懼魅縱厲，烏能困我數十伶哉？」晚，衆皆寢，其三人夜飲醉，塗面着優孟衣冠，妝關帝像，暨周將軍關平侯侍焉。秉燭以觀其變。俄而風格磔響，歛見一人，血糊滿身，號而入跪于前。三人懼，鬼復起大號，滅燭而去。衆聞之起，獨三人仆而死。冠冕皆毀裂甚矣。人之不可以僞爲也，畸人正士，尙不容以襲取一時，况冒天帝假聖神自取厲也，固然無足怪。又見豪門大族，每於曉風殘月之中，翻演大江東去，不亦襲之已甚也乎！

昔余在都門，見梨園扮演關聖，必先焚楮鏹，告誠誠敬，然後敢施朱繪面，終闌後，猶跪拜默祝，其尸敬何如耶！

【床前影】

余前在單父，居署西偏矮屋中。時值夏秋，霖雨連綿，一夜更深，忽醒，窗紙透亮，視床前有人影。余披衣起，遂不見。復睡，且聞履聲又起，寂然。晨興，余促濟南之裝，闔曰：「雨載途，不可以車。」余曰：「盍易以馬？」及中道，馬陷泥中，乃舍而徒，幾憊。余有句云：「西風東向南城客，臥病騎驢苦雨時。」卽此時也。後聞余去之日，至夜而西牆頽，呼使余一日不去，余將在巖牆之下矣。彼所謂榻間蹀躞而謔咀者，果伊誰耶？說

者曰：「鬼神實陰相之。」嗚呼！生死禍福，有數存焉否耶？世之巧為趨避，卒蹈陷穽，而不自知者，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鬼頭王】

金陵指揮王敏，無子，以蓮糧把總過濟寧，買一妾，極美。未幾生一子。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十年，早起梳沐，必於榻上帷幙中。至老愈嚴肅。子婦晨省，立於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晨興甫晏，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燭體置膝上，妝飾未完。見二婢，倉皇舉頭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觀，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此條見盛百二補入濟寧志。

【金酒缸】

登州屬某邑令，奉調入簾，有金姓候補者，往攝篆務，車從簡少，惟廝僕二三人而已。金好飲，嘗釀。一日，為司鐸邀請，大醉不能升輿，遂就其坐椅，羣舁之歸。招搖於市，司鐸某公送之，謔曰：「堂上翁，今滿載歸，真可謂名教之罪人也。」後金偶得熱症暴卒，屍未殮，僕役四人，遷守夜深，相與席地共飲。其三人背屍坐，一人坐東而西向者，則對屍。屍忽起，西向者見之驚仆，三人回首見屍下，衆譁起，屍躍於席，衆急以挂鏢衰杖亂擊之，乃倒。比曉視屍，右手捧握黑磁椎壺，牢不可破。其西向之僕亦死，探其喉間，有一小粗磁酒盃，扼於喉，為之挾出，而氣亦不復續。聞是僕嘗貪主人之餘瀝者。

【朱廣】

濟南朱廣，邑庠生，妻張氏，魂游於野，孑然獨行，衣無下體，徘徊於石橋危磴之間。俄見一女郎，環珮瑤然，翩翻而來，如貴家娃侍婢，一人前導，張氏自慚形穢，避之橋下。女至，指婢曰：「此朱相公家娘子也，可挾之來，我與語。」婢引之出，女歛衽曰：「嫂何至此久，將神不返舍矣。我與朱兄久別，常相憶，欲

一觀面恆難，我送嫂歸，盍假舍以見吾朱兄，誠爲兩符。張氏許之，遂與同歸。入門戶，張氏上床隅，女卽襪被而起，曰：「兩世隔絕，與兄固途人也。兄固不識弟，且弟又隔世爲女。况今又惜嫂舍以探兄耶？然弟深愛兄，數首詩，愧不能去，諸懷猶記四首詩如憶梅。」一首云：「盍盍春生到免園，此花消息費評論。遙知南國佳人信，遠嫁西湖處士村。三尺雪深還假蹇，一聲笛慢又黃昏。茂陵詩本今猶在，曾否衝寒下筆門。」探梅一首云：「野色圍橋古驛邊，瓊瑤碎踏輿偏奢。幾回路暗初無跡，不斷香蒸何處花。人到嶺頭纖月落，神傳竹外一枝斜。未知持贈伊誰好，欲寄遙情天水涯。」賞梅一首云：「孤山選勝白雲鄉，何遜幽懷此寄將。淡處還如僧入定，夜深潭覺月生香。亭亭瘦影思無那，寂寂寒芳味正長。今日斷橋春尚早，正披風帽過雷塘。」惜梅一首云：「冰胎結到此時成，褪盡繁華却有卿。入畫丰神曾作態，墜樓時節總無聲。書傳隴上相思恨，夢繞江南逆旅情。惆悵歲寒蹤跡少，漫勞仙客竟呼兄。」乃作曼聲吟詠，或以手承頤，或搔首而踟躕。張氏素不知文，朱異之以筆記焉。女復謂朱曰：「今世爲山陰王幕之女，妖孀厝於正覺寺中，幕無子，最愛我，明日扶我櫬歸，後會無期。然兄詩固常吟誦於屋梁落月間。」俯首仆枕，半晌而甦，則妻張氏也。其述其異，明晨訪諸城隅，果有南來扶柩歸者，詢之爲節署幕友王雨亭之女也。

七如曰：「作幕者多無後，何也？蓋刑名法術，稍不慎重，卽能殺人，是不必有心草菅人命，倒置是非也。余友雨亭，謹慤士也，胡令其一掌珠尚沉網底耶？豈果天罰其詞哉？嘗見一幕字本草云：「幕性寒，有毒，味微酸，無種，產江浙，皆晚生。」」

【羅浮心】 岱宗之高四十里；衡山四千一十丈；華山五千仞；恆山三千九百丈；嵩山少室八百六十丈；天

臺一萬八千丈；羅浮三千丈；青城三千六百丈；天目七千五百丈；武夷五百仞；崑崙一萬一千里。此蓋天地盤礴之氣，孕結而成，好奇者不知經幾千百人之游歷，幾千百年之考誌，微特高人逸士，屢屐支筇，探幽而尋勝，卽深閨名媛，未嘗不開卷臥游，時怳怳動於中，而不能忽然置也。湘陵熊孝泉，少負奇氣，讀書略識大意。

家素封，不求名達，恣情山水。出則搜羅岩谷，入則參訂方輿，因鐫印章曰：「有名山美女癖。」一年，游西湖靈隱寺僧寮，几上一度筆物，非金非石，五彩相宣。熊見而愛之，問所自來。僧謂得之山中古塚旁，土剝蝕滿，刷而新之，實莫能名。熊願以金易，僧喜。熊得之，置齋頭，日夕撫玩，高不二寸，周不完規，重不踰兩，而洞壑崇巒，層見疊出，不可勝數。諦觀三月，難窮其奧境。雕以檀座，貯之錦囊，若匹夫懷盈尺之璧，鮫人獲徑寸之珠，竟不令他人見。會當月夕，有款戶聲，熊啓視，則嫣然一女子入，華妝妙麗，婉而多風，笑謂熊曰：「劫汝賊今得之矣。」熊悅其美，戲曰：「從未見蚤夜入室，反誣良人爲盜者。」女曰：「汝懷中者，是吾舊家物。」熊白其無，女乃取諸袖曰：「此一品，非耶？」熊錯愕，捉襟已失，遂與女爭辨爲己物。女曰：「誠如君言，此物何名？」熊不能名。女曰：「吾固知之也。此名小羅浮，中有四百名峯，歷歷可指，請以驗之。」女於燈前按跡而稽，若者爲鐵橋，爲老人，爲大小旗諸峯，通天朱明各洞，皆毫釐可認。直如問道素經，熊狂喜，以爲得遇眞賞，挽女入坐。女曰：「失而得之，不幸之幸。」蹇裳欲去，熊曳女裙不令出。女曰：「君欲我投璧而返，我則欲君完璧而歸。君既不忍捨此，我又安能割愛耶？」熊曰：「卿留此與不穀同好何如？」女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將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熊曰：「石不能言，花如解語，皆我所欲也，無一可去。」遂抱入幃，相與狎。問女名，曰：「朝霞。」自此每夕必至，宛如夫婦。有時談論詩文，聞及游覽，凡熊昔日所歷之境，界盡爲霞。今日所言之陳迹，兩人無事，指點其風雨合離之狀。熊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物何獨異，倘抱此區區，遂謂與勾漏遺跡，若合符契，正恐此山眞面目，又未必如斯耳。」女曰：「君言誠是也！所謂徒有勝情，恨無情具。」熊曰：「是不難，海上游，蓄心已久，卿如有志，當作仙侶同舟。」女應之。買舟入粵，十日抵廣州，境去羅浮尚三百里。南望一抹黛痕，變如新月。女曰：「此增城飛雲頂也。」熊不之信，詢舟師，誠然。抵增，籃輿入山，日暮，至梅花村，宿賣酒家。是夜月明，熊與女凭欄遠眺，遙見兩山蜿蜒，青翠插天。晨起，迤邐前進，觀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冰玉，竹產龍窠，奏清音於樂地，耀寒光於丹灶。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繡，誠可謂此外無奇，羣峯壁立，石樓倚漢，鐵橋

橫空，勢憑天倪，影侵溟渤；郭之美之圖傳，良非虛語。而神在「阿堵」之間，更無間然矣。女喟然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自有吾生，便憶此山。游蹤客跡，登此山，坐此石者，何可勝道！百年之中，誰復能料此身之登此山，坐此石，卽百年之後，又烏能料有知之魂魄，猶登此山，坐此石哉？」言已，泣下。謂熊曰：「妾有羅浮癖，生前以未到此山成恨而死。迄今百五十年，始得與君竟了夙緣，我將別矣。」熊方欲語，女忽頽然，髮禿肌黃，身縮如藟，杳杳而滅。熊驚急探袖中，已化數點杜鵑，紅淚斑斑，如漬而已。噫，熊之好女之病也，癖之於人，甚矣，獨熊也乎哉！熊有六言三絕云：「蝴蝶飛來栩栩，梅花開後沉沉，香閣無緣覽勝，芳魂何幸登臨。丹灶仙翁葛令，西湖賢守坡公，心在桃源洞裏，人歸飛瀑岩中。危石深林鳥道，小橋流水人家。梵宇聲沉暮靄，天風吹散朝霞。」

又與情史化石人同一窠，曰而胸羅青翠，離合風雨，更有奇致出塵。

【泥娃娃】

顏神鎮國氏女，嫁人卽有病，未久而死。其夫哭之痛，數日後，夫獨宿，忽見妻牽幃入，華妝盛服，聲。其夫往往訴伊生前死後，備極淒楚。婦對之愈爲展笑。月餘，家人覺之，以爲祟，驅之不能。將及一載，撫其婦腹，膨膨然。至房事，亦不戒。一日，婦忽告其夫曰：「今當赴泰山，不復能時來。但身有孕，分娩後，當送來交汝育之。」遂去。自此寂然。次年其夫夜眠醒，摸被中，得一泥娃，亦無他異。是鬼之冒妻送兒，皆成遊戲，亦鬼道中之趣鬼也。

怪異

【畫版】

洋畫以京師爲最，一切古鼎彝器，無不確似。爲山樹樓閣，遠近深邃，尺幅千里，一邱一壑，一葉一樞，一皮皆能突起於陰陽向背之間。聞其初來自西域，京師易之，所謂界尺活也。至人

物，則以廣南玻璃畫爲獨步。面目鬚髮，躍躍有欲飛之勢。余有一律云：「一幅亞洋畫得成，千盤萬曲訝深閨；定神玩去疑身入，着手摸來似掌平。幻出樓臺歷氣結，描將人物黛眉生。壁間高挂終惶惑，錯認隣家院落橫。」辛丑游粵，在新會袁春舫業師署，聞庫中有西洋美人畫一對，甚異。師令胥吏持入，摩觀之，已昏，設炬置桌。俄而持二版至，各長四五尺，蓋隨人畫形而刻之者，皆紫以緘。其一衣袞色剝落，約二十許，豐頤隆準，高鈿雲髻，一手持物如燭臺形，一手自理衣帶，如大家娃。其一衣黃，修容墮馬，半面驚顧之狀，兩手捧物，不能辨，丰神凜然。面上有爪痕，年較禪燈光尋丈之外，望之若生，流波凝睇，若接若離，可驚可怖。先有黎姓少年，癖於畫本，凡有山水人物，極力求取，而紙上麗人，尤所珍愛。一日，有僧至其家，募修大士像，生不爲容。僧云：「聞居士好丹青，盈箱篋，想無佳者，貧衲能爲筆墨，苟不爲棄，公好，當結一輪墨緣。」生喜，問所欲紙。僧曰：「無須，君臥室雙扉後，願爲君圖所好。」生延入內寢，僧探囊取物，色色俱備，笑談之間，二美已具。生大喜，贈以金縷而去。生夜爇火，闔戶相對雙隗，心搖目眩，將從前所好，置之高閣，惟注意在人靜掩雙扉，更闌欲上床矣。偶於醉後假寐，燈几有人倚隅，捏肩云：「君子醉休曷太不自珍，千金軀，欲向醉鄉老耶？」生驚起，見一麗姝在側，嫣然可愛，遂不爲說。問曰：「卿仙乎？人乎？胡多露而不畏耶？」姝云：「我畫中人耳。君朝夕相對，何靚面轉相忘？」生覩扉間脫空其一，望見塔前身影，儼如窗開心，蕩不自持，相抱而狎，衽席頗致情款。女云：「奴號左青，憐感君德而奔君。」二蘭女子熟睡，不知奴去也。恐爲所覺，不耐伊囉哩。且伊性悍不馴，君勿與接也。」轉盼人與扉合。生不知是夢是幻，悵久之，酒氣全消。正凝思間，雙影齊下，若聞詭譎。生不敢置喙。二蘭云：「好女子，好女子，醜事羞人。」左青云：「人家事，何預爾？」二蘭云：「同門合榻，豈容爾私？」生云：「二女既可同居，三人不更同心乎？」遠兩襲其裾，同登臥榻，共相偎倚。生欲與二蘭致情，左青隔不使通。既而事齊不可，事楚又不可，悉索交徹，終夜不寧。樹欲靜而風轉搖，之調停向背，位致大小，各不相亞，角之間，未嘗不絮絮然，當以旗鼓。從此日夜奔命，攝乎兩大之間，不旬日而形同枯槁矣。家人不知所以，乃移入母室。至夜兩女

悉至，更相交謫。家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聲。醫來不瘳，巫至不壓。一家鼎沸，四鄰皆爲不安。後其父夜起，隱憂不寐；步庭前，見其子所居之二扉，如刻人形，而中離然以膏疑是怪，遂破其空扉。至晨而二版盡在焉，父銜之，付諸丙弗戢，投諸淵不沉，床第廚室，大肆雜譴，不其其擾，猶治絲而焚。生已奄息，閩邑閩傳。邑令魯人司馬氏，秉正不阿，訪聞之，不信，呼其父而問，無異詞。乃拘繫其版，函以印而封於庫，其畫至今存，然非其人有終任，不敢啓視者。而吏備述其顛末。春舫師曰：「是不可以不紀其事。」時徐聞尹梅公雲官同門，蔡都諫秦均二世弟堂，各有記。予因次日束裝飛旋，不暇，舟次清遠，峽中，爲補書其略如此。

【曲居士】

曲居士，掖縣人，居城西草庵，貌甚古，言多顛狂，人未之識也。雍正十二年春，草庵夜火，其光燭天。比熄，則居士端坐其中，儼然如生，惟頂上露一孔，體如銅鑄。當時余從叔次南在萊，曾經親見，持烟具擊之，鑼鐺有聲。

望夫石，實有其人乎？

【耿姓】

歷城東北鄉耿某，逸其名，販棗爲業，往來樂陵諸處。一日，推小車直省界，休大樹下，擊鑼吸烟。歛有少年來，批其頰曰：「孩子，一二言語，便使木盃性，數年不歸家門。」耿見其意不惡，料是郎舅相狎者，曰：「無作劇，我非爾家嬌客。」少年曰：「尊舅前妝幃懂耶？」諛讓間，有二三人至，曰：「王姐夫歸來乎？」耿不認識，少年以足踢其臀，曰：「打你個當場不認父！」衆擁而行，及其車，闕然入村，曰：「王家姐夫歸！」抵一草門，老嫗出視，曰：「好兒子，真令我望眼俱穿矣！」入室，一少婦娉婷，二十許，淚潸潸，以袖拭面，曰：「是那向風吹了來也？」耿兩手頻搖，力辨其非，衆皆排擠嘈雜，或笑或誚，不容置喙。俄嫗及婦入廚下，隣黨漸散，惟前少年數人在座。耿方緩頰陳詞，備道鄉貫姓名居址，並非無根帶人，奈何誣以桃僵，竟用張冠錯戴。少年曰：「聲音面貌酷肖，無兩世間，豈真出鯉魚精變化，要包丞相斷無頭案。姐夫莫誑我也，夫妻無隔宿讎，何必乃爾！」頃間，嫗與婦

具饌，耿踟促不敢舉箸。媪及諸人，若或貳焉。婦呼其弟至窗外，語曰：「爾姐夫左膊有黑痣，纔起生毛。」耿聞言大窘，手獲臍臑，罔知所措。牽乃爭視之，布袴窮而惹毛見焉。耿雖百舌不能辯，僉曰：「尙何抵賴！」耿無奈，飯畢日向暮，婦持漿至，諸人散，媪去，婦掩戶喜近耿曰：「真丈夫，何以假爲？」耿曰：「武陵源今雖誤入，實非前度漁郎。第問津有自殊，慚唐突西子耳。」婦曰：「何其形神之似我夫也？」夜半，婦諦審熟玩，頗覺其異，然兩人情好甚謹，婦曰：「今若此，所謂非真卽真，只好將錯就錯耳。」耿曰：「固然，但恐真者至，而亂真者無容身之地矣。」婦曰：「世道墮昏，皆認假而不認真者，故真者假之，假者真之，率相詐僞，比比皆是。爾又何必私心過計爲哉？」婦於枕畔告以家人姓名及其前夫入贅始末，並隣里親故。詰旦，擁門徧謝，一村之中，無假之者。咸以王某歸，得健忘病，遂爲夫婦。如勃而兩人恆惴惴，恐其前夫返。五六年，迄無音耗。耿仍以販棗，時一至濟南家中，俱悉其事。後其媪死，耿執壻禮，克盡孝道。一切衣衾喪葬，皆耿經理。諸內弟咸感之，耿一日給其衆曰：「向年返里，忍爲此態者，誠以憤憤出門，過而不入。我在山東歷城，質遷頗富，業經娶妻生子，薄置田產。乃諸弟遮道挽回，我又念岳母垂暮，未能心恕。今幸大事已完，諸弟克自成立，倒札門終非了局。幾見有賢丈人家，核算好男子耶？此間鄉僻爲計，我將移家濟南，亦免心戀兩地耳。」當時諸弟俱完娶，方愁食指初聞其說，留之繼亦允可。婦乃整裝，隣串餞食者數日。婦跨一驢，耿膏其車，載行李，軋軋得得出村以去。送之者揮涕成行。抵家，其妻邵氏相安，婦與邵敍年齒，遂姊邵。又十餘年，其前夫渺無聞矣。諸弟時來相探云。

耿郎狐耶？王郎鬼耶？世有此巧事耶？

【地 市】

余少時返里，隨先君子晨輿出城上故阡，時當秋初晴曉，白露晞陽，平野之間，忽現山林城郭，彷彿有人物車馬，往來馳驟之狀。週遭皆水，相映諸影，悉倒其下。歷歷可指，水中又起一小陁，陀上有數人，環坐舉杯共酌。余洞視無毫髮間。先君子不之見，但以爲曉霧迷漫耳。頃之，日出，幻滅不見人。謂近海

有海市，近山有山市，南方有鬼市，茲則地市也。

【海風】

登州濱海多風，冬最寒。又時多雪。蓋海氣隨風而易作，人往往多中海風，得痿疾。有李姓者，一日晨起出門外，爲海風所刮，耳目口鼻皆尚左。百藥罔效。年餘又立門外，與人談及前此被風得疾狀，忽又爲風所刮，耳目口鼻皆尚右。噫，善也。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今則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而爲之風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猪妖】

鎮海縣西門外，有百姓民家女，年十七，病疖瘰，瘦黃不支，行路皆倩人扶掖，蒸不得眠。醫藥雜投，百無一效。而僮僕之態，正似殘花遇雨，弱絮隨風，其父母深以爲憂。一日，有書生款戶求見，何翁延入，視其狀，睛圓耳大而廣，身贅。揖而請曰：「某朱姓，聞掌珠有恙，特來奉一刀圭，以療痼疾。」翁遽遽未及答，朱起立曰：「請詣綉闥，一診視之。」翁挽其袖曰：「素昧平生，即使妙國手，奈何倉猝入人閨闈耶？」朱拂衣飄然而入，翁蹀躞尾之，揚於內曰：「不知何許人，突如來。」時其女方起坐榻上，以衾圍下體，聞父譁，噴急曳衾面裏。朱驟至，據床揭被而贊曰：「足似紅蓮，臂如白藕，真令我魂消矣！」翁蹤接見，女剝膚縮而出，大詬訾。其母及婢咸來室中，無所見。翁告以故，皆驚。女覆衾復起坐，但覺面頰敷紅，鬢絲抖亂，惘然若有所注。問之，亦不答。至夜，聞帷中若絮絮作兩人語，其母啓幃來視，女瞪目怒，母曰：「兒終夜何所事？」女曰：「兒事不干預老人。」蹙夕，則笑語盈盈，如鶯雛學嘯，在花柳深處。咸以爲妖，無計可去。而女常有喜容。一月，女之色渥丹顏，舜華漸至，腰圍時解，鈕扣頻鬆。三閱日，而頤豐頰膩，非復當時之瘦影堪憐，雞骨大都一把矣。翁終不懌，多方延訪，有能制者。後聞有天臺僧某，善驅邪，正欲往詣，忽中堂朱語曰：「泰山何見嫌，我與令千金，原有宿因，半載以來，未嘗不利於翁家。我固非人，然我嘗以人道自處，故我之於人，也不惟不忍殘其生，抑且必欲救其死。令愛於尸居餘氣之下，頓起沉痾，精完本返，伊誰之力？今猶不以我爲倩，而以祟自我，我豈能鬱鬱坦腹於茲耶？我去矣。」其女急出，淚發嗚呼曰：「朱郎朱

郎曷歸乎來！亦無所應，自此杳然。女嘗言其脊有黑毛如棕，直達尾閭，疑是猪妖。未及一年，女丰姿輒減，羸瘦倍於前。翁爲之擇壻出嫁，後瘳瘵日甚，又不生育云。

楊汝虔

滇南楊汝虔爲銀商，開生礦，家暴富，得銀之礦也。族無縉紳，時見凌於官長。楊奮然攜多貲，直上長安，回首五華峯頂，饒有司馬題橋之志。抵都，假寓於珠寶市，初猶雜也。一切冠履器具，少

合時宜。楊固多金，一月而衣裳楚楚，二月而僕馬都，三閱月而候門者多王公卿矣。於是貧緣當道，求託他途。會遠戍需儲，開納粟例，楊輸貲巨萬，遂得官，議敍湖州太守。楊去家遠，不能假歸，領馭後買舟赴任，都門祖餞，行色甚壯。又置一燕姬，長途消遣，珍珠船真十倍於書畫航也。渡揚子江，榜人謂司廚者，今日幸勿烹飪，恐熏香引猪婆龍等怪。楊舟中乃肉林酒池，庖人固不爲怪。楊正憑欄望金焦，倏起巨浪，一龍揚首欲吞楊，姬忽張皇，而楊固守舟中，乃顧姬曰：「一波起落，眞怖畏人！」姬扶楊入幃，數日不起。問前日事，皆不記憶，家人以爲驚迷，病小愈。姬侍側，便能喋沓作京中人語。初楊娶姬，姬笑其演語之咻咻也。欲其京語之滑滑，而楊之警牙詰屈，喉不轉而口卒瘁。一病之後，何以頓改前腔，詎福星至者，機心靈耶？抵湖署，蒞任之初，頗精明，塔下吏不敢視爲初任官，惟貪婪甚於尋常。又好飲酒，漸至是非顛倒，獨能迎合上官，卑躬折節，幾於吮舐，爲鄙夫笑。好聚屬吏，作十日醉。時大雪，楊有賞雪詩一首云：「掩盡地皮不見土，白占田園千萬畝。到處磚瓦變成銀，麵糊糊滿湖州府。」卽此一詩，而其居官率屬，大概可想。居常不御姬妾，姬固燕產，多淫蕩，始以楊爲病態，繼則疑以公冗，終竟杳然。徒使桃花春漲，不見漁篙野渡無人。扁舟泛泛，豈能安穩也哉？恆私奔與僕隸眠。先猶懼楊聞，後卽有風聲，而楊若瞶瞶者然。於是姬乃大快。郡人曾有一聯黏署門云：「日昃尙銜杯，惟酒政太守醉也；夜長不閉戶，此淫風夫人啓之。」咸相傳以爲笑談。明年其弟自滇來探兄，相見雖歡聚，而家中事皆茫然。楊曰：「兄一病後，如隔世人，今更善忘。」弟口是之，而心頗異焉。平昔常貯百甕水於後園中，當沐浴，祕不使窺。忽一日，楊浴，其弟潛窺，見一大龍，壘然噴吐甕水，大驚，不敢洩，踰期告歸。楊

挽而厚贈之。弟思貴，溪龍虎真人救勒，可以制怪，盍往求之。負貲而至，具申以故。真人疊指默坐半响曰：「吾當親往，穢焉否則不可制也。」乃作道裝，著棕鞋，負葫蘆，命其弟肩蒲團從之。迺適至湖，投謁，送長生丹，傳諭雲冠羽流，素所鄙夷，不得逗遛境內，宜遁去，勿見逐也。當太守出，真人遮於路，手擲一物入輿，輿裂以遁。真人拂袖入雲表，一淵皆譁。其弟於稠人廣衆之中，悉述其異。郡之人，素怨毒之，恆樂其速就誅也。真人追至府署，始就擒捉。乃告其弟曰：「伏之矣。」遂探袖中出一小金錢龜，被道冠簪刺透胸蓋，縮項如伏罪囚。真人曰：「孽畜生殺人之身，竊人之位，敗乃國法，糜爛我庶民，宜暴之以明正其辜。」隨人棄去，則霹靂震起，電光爛熳，忽一鐵柱自天而落，直插地上，柱上符勒，皆不可辨。後作亭以紀其異。當時其弟盡散其官貲於湖民，遣其姬歸京師，乃自歸滇。聞其後亦爲道士云。

七如氏曰：「今人一入仕途，頓喪生平之素，所謂上臺便換面孔者，豈皆齷噓之乎？不寧惟是，而其趨奉勢利，莫不古今一轍。試觀飲黃龍湯（和十開客）鯁病馬臆（趙元楷）嘗便溺（郭宏構）奉溺器（宋之問）拂大參鬚（丁謂）扶相公帶尾垢（崔公度）爲太尉濯足（彭遜）作籬邊犬（趙師異）皆足令千載人冷齒。况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吾人窮達，皆有定數，初何必變本加厲，卒令妻子朋友，詫異前後判若兩人者，抑獨何也？」

【石氏妻】

平陰石紹孔，傭奴也。娶妻年十七，頗美。成婚後，輒不食，甚至水不下咽。其初，家人以爲新婦羞，繼則以爲新婦病，積有日，總絕粒，且經歲如是，而顏色肌膚，更豐腴。又一年，生一子，終歲操井臼，勤紡績，弗輟。迄今年五十餘，了不異人。惟夜寢則渾身悉冷，惟胸前一點微熱，晨必撲其鼻端，乃醒，否則竟日長眠。每詢之，則云：「彼處另有家，豐衣食，今此夢中耳。幾見夢中人，必飲食哉。」可亭居停田公言之，石傭田公老僕也。

【曹公洞】

益都金嶺之南，爲公泉峪，其山有洞，曰曹公洞。下有潭，深不可測。洞方闊數尺，止容三五人，入則漸狹，幽邃宛轉無盡。有姓張者，曩日浴潭中，整衣入洞，久之不出。其家覓之，有見其入者，試呼之，輒應。問之，曰：「吾見洞門大開，高堂廣廈，既深入，忽昏闇逼窄，石簇簇束吾身，不能動轉。」乃令人側身以長竿探之，云：「是我髮髻。」即以竿杪遞食。一日後，云：「石漸束吾腹，不能食矣。」更呼之不應，人遂以石塞其洞，無復入者。

七如氏曰：「何武陵漁者得入桃源，與避秦人遇，話桑麻，具雞黍，出入綽綽然有餘裕哉？今張姓探奇，遂致陷身石竇，進退維谷之際，其間不容以寸，豈不痛傷實儒之慘，自取咎耶？」

【場中兒啼】

讀王文簡居易錄會試外籟說，貢院中忽聞小兒啼聲，跡之在明遠樓上。登樓視之，果有小兒一人，兩行號舍，燈火相連。三鼓後，明遠樓上人譁曰：「甬道中有一婦人，抱一兒，攜一犬，嗚嗚咽咽，往來甬路，出入號舍，自巨字號出，今入虞字號矣。」余正坐此號，方欲假寐，悚然而起。時各號大半皆息，及聞聲出視，真如傳警，洵洵之聲，戒且不絕，亦奇矣。

【口中吐火】

康熙三十二年，濰縣北鄉，一老嫗，口中吐火自焚斃。有劉以貴記一詩云：「憶昔甲戌春，新正纔十日，離城廿里遙，老嫗色如漆，倏忽出火光，從涌口鼻出，綠烟冲九天，比鄰爭造室，救火火愈熾，幻成瞿曇質。異事闕城市，焚黃金成盜，咄咄村間婦，疑得三昧術，荏苒歷十年，此理無從識。」

【癩潰出蟬】

萊陽縣南高家莊梁氏婦，背生一癩，半月而潰，無膿血，但出荆棘數枝，一蟬振羽曳聲以去，遂愈。

吾邑北鄉，梁家海，一梁姓，蹀生瘡如豆，隆起，抓破出烟一縷，鼻鼻不斷，合村來觀，不辨名症。三日後，烟熾有

饑，入水不滅。夜炤床席，病者呼痛如炮烙肌膚，間五日迺死。聞此人素無他嗜，惟飲燒酒，後吃烟無算云。

【黃玉山】

潛山黃玉山，慧巧讀書，而貧不能繼膏油，以寫真求利，擅名一時。會游山右，有平陽太守桂公，

東海榮城人，其太夫人年登七十，延黃寫照。時當初春，是日陰晦，太夫人貂裘風帽出，羣婢環列，旁坐則太守之女，亦戴紫貂搭頭，著錦花團綉天馬鬘，繫百鳥裙，豔麗奪目，四圍默炭香麝競燒。黃炫目移神，濡毫下筆，不知所爲。踰刻而粉地先成，進閱，羣婢曰：「此女公子也。」黃愕顧自以爲誤。因復易一圖以進，僉謂神似太夫人矣。畫成，太守謝之多金。生歸寓，取其初畫女公子像，足而完之，令其赤身斜立，右手持一紈扇，獨蔽下體。懸寢室中。一日，黃飲夜半，酬曰：「公子盍飲一杯醴醪。」言訖，覺畫上面頰頰紅，笑容可掬，黃甚異之。自以飯不忘會晚雨，黃出窗外竚立，聞室中簌簌響，舐檣偷覷，一娟好女子，倚几支頤，儼若畫中。黃啓幃入，四無蹤跡，悵悵就寢，一檠相對，默祝其來。旣而倦寢，女忽揭帳鉤响，生醒，以手探之，温如軟玉，遂攬入懷。女曰：「春雨凝寒，逼人肌膚，奈何終日置屏間？」生曰：「明旦當藏之綉衾中矣。」生起求歡，女曰：「姑徐徐，不當唐突西子。君風雅人，請試一對，如不能就，何止酒數？」生請之，女曰：「多晴今得雨。」生即應曰：「有杏不須梅。」遂成伉儷。生問其名，女曰：「非非。」生曰：「太守爲誰？」女曰：「我大人也。」生曰：「信如是，安能到此？」女曰：「昔韓壽偷香，女中豈無似丈夫者耶？」雞鳴遂去。自是至無虛夕，與生談詩文，皆遠過。生戲題其照曰：「好個丫頭，寸絲不掛，因不是我，用扇蔽下，若還是我，連扇去罷。」又有題詞數闋，女皆喜納。云：女曰：「妾以憐才，終蹈私奔之醜，倘一經偵覺，勢難鏡合。郎君誠相錯愛，尙效女紅雙騎共逸耳。」生曰：「良佳，但難得此脚力。」女曰：「何難之有？」晨起，有二馬立於門，蹣跚昂嘶，生卽束裝，與女並轡而馳，倏忽不計道里。旣而山徑信仄，巖嶂迂迴，而女之先驅甚駛。至一處，重垣默脊，木植陰翳，女與生馳而入，下騎繫樹，聞登堂，煥然丹堊，獨無一人承應。生問此何地，女曰：「故園也。家大人游宦多年，久經荒蕪耳。」俄一老媪送茗至，繼以燭。女曰：「妾愛樓居。」生曰：「可。」媪執燈前導，扶梯而上。生登樓，樓頗軒敞，

生翻架舊帙，悉係桂家。及問其嫗，亦榮城故里，無異詞也。女居常祇用嫗一人進食，餘無滷至。每勸生讀，勉圖上進。奈黃之爲黃也，固半塗而輟廢，復見異而思遷，往往於雞鳴呼喔之際，女抱綉相對，生輒倦欲寢。女長歎不懌，會秋宵，方假寢，忽聞排闥破扉聲，繼入以炬，多人執械。生方欲喊，一人以白刃加生頸，不敢聲。但見數人卷女於衾，縛而昇之，並所有什物，席空而去。又繫生送諸四十里之外，棄生。生狼狽悽愴，覓路還歸。至園門，則扁鎖重結，荒草寂寂。問諸隣人，果爲桂公舊宅，十餘年無人居住。聞近日桂公將歸田，欲葺此屋宇，而未果也。生問數月前，女公子來否，皆曰：「無之。」生惘然若失，知其爲魅。卽魅亦切，戀戀不能置。榮城固海僻，生舉目無識，乞於道，瘦體已甚。一月而抵濟南，乃以畫鬻於市，僅得易食，而衣粗不完體也。重陽，濟南千佛寺游女甚盛，生隨往觀。見一女子，手持紅葉枝，身欲登輿，揭簾頻頻顧生。生甫覺，而輿已飛去，望之儼似非非。生曳追之，但見暮烟四起，夜色迷漫。正躊躇間，捨得紅葉一枝，上有斂畫一詩云：「莫非非卽是，今既是非非，既識非非是，非非是耶非？」生泪下，窮力蹤跡，遙盼肩輿，竟入山谷。生卽攀陟，嶮不顧顛仆。約二更，抵一村，石垣壘門，嶽崎凸凹，惟板扉內一燈熒熒，坐一老叟。生入問叟曰：「適一肩輿，將何所抵？」叟怒曰：「爾遠方人，深更叩戶，與君無萍水交。適小女歸爾，問之何所見聞，請問教焉。」生口塞，半响曰：「路迷求假宿。」叟曰：「視生曰：『老夫非逆旅主人也。』」遂生出，扃其戶。生不得已，乃於門前席地趺跏，涼風帶霜，夜靜石冷，生乃抱葉鳴咽，真不啻蟲鳴壻井也。門頓啓，一女持球燈出照曰：「此非黃郎乎？」生起欲認，而燈已滅。生持女欲泣，女曰：「慎勿悲悽，響則喪爾生矣。」女牽生悄入攬戶，室中几上，設一燈。生相見，淚下如雨，不敢仰視。女掖之，亦泣曰：「奴負郎矣，郎自不長進，不克自立，徒以一藝碌碌天涯，何以爲家？適宜償以今日之厄也。妾本非太守女，因憐君孤子，故冒名求匹，實欲玉汝於成，何期甘心暴棄，坐廢居諸。妾卽與郎斷守終身，不過一畫士妻，奚貴哉？」生告以悔，又聽有剝啄聲，翁出，女滅燈。生問，女戒勿揚。生於窗隙窺見一紫金冠者，如貴官狀，入中堂。女指生，以足擊地曰：「此小姨夫也。汝措大，能不相形見絀耶？」遂掩袖潯潯生曰：「我願自立不

貽爾羞。二人共枕，各訴離衷，生忽矇矓，甫覺人舍已空，獨臥石上。驚起，身旁有畫一軸，黃金一錠。畫即所畫太守女，照上題詞宛然，悽惻難名。幸有貽金，可以辦行裝。返寓，易其金，南歸，攻舉業，不復言畫。時懸女照於幃中，如臨師保。往往讀罷對之而哭，哭罷復讀。後入京師，鄉會聯捷，入詞林，有山東張進士者，與生同榜，錄知生未娶，欲以桂姓表妹妻生。生問里居，果榮城桂守之女。異之，遂許婚。先是桂公任滿告休入都，見中表張，庶常託爲擇婿，恐榮城僻地，無可坦者，並留女於都。一日女與諸姊出齊華門游二閘，泛小舟，忽岸旁一女子呼共濟舟，近載之。女登舟，欻然不見，衆以爲怪。歸，女之手神頓改，靈敏異常。女先通書詞，今一時造藝，殊堪刮目。文詞書籍考之不能屈。至涓吉張公主婚，行親迎禮，生到門，吹播喧填，內呼曰：「索新貴人催妝詩！」生笑應之。偕歸交拜，揭面蓋視女，與非非無異，心知其非非也。然不知今日之非非，果有異於前日之非非否也？花燭之夕，共女入幃。女見畫曰：「畫則猶是也，恐黃金費盡矣！」生驚曰：「是非非耶？非非非耶？」女含嘔曰：「非非苟非我，我何以知非非？我誠非非，我固知非非也。」生乃問女，夜兩聯床，樓頭課讀，以及山谷遺金，歷歷不爽。復詳詰之，女曰：「奴與郎初會時，見郎落筆凝思，心爲所感，因之情與俱移。至若與子同乘，原是意中之馬，取懷相贈，何殊囊裏之金。今幸鵬程萬里，相期璧合一雙，而郎終以二心歧視，竊恐非非一去，非非復來，而非非則誠非矣！」生因不敢置喙。後女歸榮城，其父母不能辨，問閨中幼小時事，無不記憶。

文筆甚奇警。

雜技

【指畫渴筆翹始】

鐵嶺高少司寇其佩，字韋之，號且園，自謂且道人，又號古狂，名重天下。數十年來，莫不競以司寇之指畫稱。夫以指作畫，古未嘗有。有之，自公始。公八歲學畫，遇稿輒摹，積十餘年。

盈二簾。每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夢一老人，引至土室，四壁皆畫，理法無不具備。而室中空空，不能摹仿。惟水一盃，爰以指蘸而習之，覺而大喜。奈得於心，不能應之於筆，輒復悶悶。偶憶土室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大略，盡得其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乃投筆而不復用。有印章云：「畫從夢得，夢自心成。」又自有句云：「筆畫今爲指畫掩，須知指筆互相因。」公於唐宋元明諸大家中，鑽研探討，集其大成，將諸家之用意用法，悉歸於指，允稱獨步。其章法不拘前人，主客陰陽，自有闕歷真境。其指法則各指有單用，雙用，三指，滿手，拳用之異。其染法，則青赭紅黃，隨意烘用，皆有神味趣機。其皴法，則披蓆荷葉，斧劈，各有巨細，難名其妙。其用色，如胭脂宜淡而偏濃，赭不宜赤而偏重，青綠加於重墨，硃粉施之金籠，皆古人之所不敢。其用墨，至五色而無痕，於無痕而有象，尤覺自然。故見公畫者，莫不知其天資高，學力到，胸襟闊大也。公畫鍾進士像，不下二百餘本，有文像，武像，善威喜怒壯老，仙佛鬼怪，粗工鉤勒之不同，神奇變幻，在當時即多顯應。天津人持一畫像求售於查儉堂，查未信爲真，忽其妾發狂，如中祟狀。云：「目中有長髯綠袍大漢，驚怖欲絕。」查憶置畫像於牀榻被上，急焚香默禱，病輒愈。故寧國太守翟宅廳事，每夜不寧，後懸公所畫像，即靜謐。公畫龍，獨開生面。曾於京口赴永寧觀察時，虔禱雨中，得觀真容，故畫龍，有角有耳，獨無所謂無礙者。畫虎，頭大而面細。嘗曰：「畫工之虎，得其形似，不若吾虎之威也。」謂公乘醉，以頭畫虎者，是齊東語。畫獅，不以長毛大尾，似虎非虎，黃色，面方，兩耳白毫拖地，尾結成球。人多不識。乃雍正年間，公在御園親見也。至若山水之兼衆妙，人物之得真神，翎毛花卉，梅柳叢樹，或仿古，或沒骨，或白描，莫不各極其精。而且寫照傳神，詔爲阿堵，是指畫之能事畢矣。公畫自供奉大內以及海內縉紳家，無不索求。公惟日染指，自壯而老，未嘗一刻釋手。約在人間，不下數萬紙也。宜乎爲一家之冠冕矣。同時如李天濤之指墨焦筆小品，後有朱倫瀚之山水，傅凱亭之人物，雖亦各有所長，是皆分公一體，或具體而微者也。

孔衍棻字石村，爲稼部公之從子，曲阜人，聖裔也。貢生，官濟寧訓導，善畫，以渴筆名，獨闢蹊徑。晚年學愈進，壽八

十九。自著有石村畫訣云：「古今畫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烘染，古人未創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稍有所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烘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卻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盡自泯，因誌畫訣，藏篋中，以俟同志。」按畫訣十則：一曰立意，二曰取神，三曰運筆，四曰造景，五曰位置，六曰避俗，七曰點綴，八曰渴染，九曰款識，十曰圖章。其渴染法云：「墨少着水，重磨用秃湖款不着水，即離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五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鉤筆白者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數處，石頂空白，石根宜用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廓，外用渴染。天氣漸與之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波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畫出，有聚有散，俱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卻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於其上。」其論如此，此石村變化前人之法，所謂遺貌而取神者也。

書法以右軍爲聖，至顏魯公而一變；詩以少陵爲宗，至退之而亦一變；古人謂文有變，而不止於文也。且不止書與詩也，卽畫亦然。畫凡不知其幾變，或變南北之宗，或變大小之體，蓋其所不變者理與法，而其所變者勢也。亦運會之使然也。代有人焉，翹然崛起，推陳出新，卓卓自立於數千百年後，先相望之頃，其名不以貴胄掩跡，不以窮約晦如且園石村者，不多覯也。

袁行川曰：「七如精於畫，故言之委曲詳盡如此。己酉，余於廠市購得且園先生鍾進士伏鬼圖一幅，見之能令人畏。七如有石村手跡，不輕示人。余素不願奪人之所好，亦惟有心豔而已。」

【王

浩】

王浩，江夏秀才，性常逸，而不放情，多喜而忤。少年不檢，褻其巾，娶妻有色，每出必鑿其戶，恐隣

人窺其內美。妻死，遂垂簾於市，賣卜於三佛閣下。語多奇中，雖敝衣破履，作衣冠之容，跣步不苟。道上拾隻字，必納諸袖，歸而焚之，積而成捆，投諸江，再拜而送焉。曰：「古聖古賢，濟世心血。」路遇廟寺，必拜，舉兒環而笑之，毫不以爲怪。楚十萬戶，凡人家壽辰，必登堂祝壽。人皆稱之生日王。王必具壽儀，儀何則？麵籌數十，悉其平時拜壽所得，食不暇給而蓄之者，拜畢而獻曰：「爲某某公某夫人添壽計。」十籌亦值半兩。其腰纏之籌，蓋嘗數百云。王生家不舉火者四十年，終日辟噉，卜則在寅卯，炊時已之。壽家作賓去矣。余宰江邑，與出時，見王生立道旁，恭而且敬。余心識其非常，而狃於街評，不便與之通訊。後被議，兼之有荆，監河工三年，去省垣。歸而覓之，莊園闕之間，絕無王生之跡。偶與邑人譚子道及，云已作古。其傳聞有鄉人在安徽某縣城隍，一並示其房某處有藏麵藉數十，作謝寄書者，酒資云。而知其已死，甚爲駭異。其家書中云：「已爲安徽某縣城隍。」一並示其房某處有藏麵藉數十，作謝寄書者，酒資云。

【黔中兒】

江國瑞，黔之威寧州人。家貧業屨，娶妻張氏，三乳而舉五子。不十年，皆齟齬。一人屢，遂爲八口累，於是困憊滋甚。夫妻着敗絮，五子僕焉。終日飲粥糜，且不重食。繼而妻病瘵死，遂餓父兮兼母職，更難以堪。長次曰萬清，永清，三四曰長清，慶清，五曰福清。冬則五子羣臥草中，江視日之蚤暮，抱五子而就曝。日出東，則列其子於牆西，日轉西，則移其子於牆東。呱呱雜沓，幾不可耐，亦無如何。餘暇猶織屨。萬清年十五而偉，永清亦如之，遂樵於山，日得柴兩擔，售於市，可敵其父五日屨。如是，江消裕。三年而長慶亦崢嶸起，亦能樵。萬清兼通獵事，獐鹿野豕，偶一得之，可易貫錢斗粟。江室中有大布之衣，乾餘之粟，自今日始。城西坪忽有虎患，官捕不能得，斷樵路。萬清乃謂永清曰：「兄會須格殺此獠，恐其猛，弟當助一臂力。」永卽應。萬往而長慶亦欲與俱。兄訶之返，乃陰隨之。萬永至，俟於岫。虎來，萬出，虎撲萬，萬以手握其腋下皮，舉而立。虎亦立。永卽出，曳其尾。於時虎不得奮，相視而吼。忽而長慶猝至，左右各捉一虎蹄，扭之。虎怒而起，衆復按虎仆，以虎口置地上，揉捺之。虎大怒，騰而奔，衆方欲逐，虎領下忽貫一矢，大吼如雷，聲震陵谷，躍入危崖而斃。但聞樹杪一兒呼曰：「諸兄酣鬥時，打成一片，弟無

處下手，幸而縱去，乘隙而中其額。」乃知之爲五弟福清也。會川苗騷擾，威鎮勦捕，萬清兄弟皆入伍。萬清首登苗寨，破其礮，得其首級九顆，懸之腰間而返。威鎮曰：「好男兒！」擢爲裨將。請於上遷參戎，褒賜有差。其昆弟四人累立軍功，皆官守禦。每出戰，五人蟬聯而入，勢若長蛇。而福之藥機，猶百發百中。今國瑞年七十健飯，五子迎養於官，終日憨憨笑，以爲少年時所念不到有今日也。

【常正吾】

常正吾，不詳其鄉貫。率其二子，以鍛鐵居卽墨。工於射，往往爲旅客護裝貲，號爲保鏢。偶登鎮閱兵卽墨，正吾旁睨之，少所許可。時老矣，或強其一射，正吾選弓矢植弱質百步外，三發三中。又述其出游時，一老賈聘與俱途，遇不類，遂止逆旅中。使賈僞爲師，教之射，懸雞街衢，揚言曰：「貫左目！」乃故中右目，賈佯怒，正吾唯唯承教。不類者昨舌去。人由此奇之。後知其爲前明開平侯常遇春之裔。其在卽墨，蓋避地云。尋卒，葬城東。康熙甲申之前歲，其二子語所厚曰：「大慶將至，不可留。」負其鍛具以行。

【霍環燕】

休寧汪某藏書，家有閣十所，環以水，蓋恐祝融回祿之劫。故人跡罕到，鬼狐遂憑之以爲居。嘗登閣視，則縹緗卷帙不理也。卽理之，而仍亂。霍環燕，豪氣磊落，與汪固戚黨，有書癖，遂假榻於其閣。有小舫度之，朝發而夕返。霍於是倏仰其中，如在瑯環洞府也。如是者，非一日。忽當亭午，開架上書，蘇欬响，霍睨視，乃一小狐，如犬而人手，持一册，纍纍行，力不勝書。霍叱之，狐棄書去。霍起拾書，則龜策傳。霍笑曰：「彼綏綏者，亦留心於數學耶？」移時，一白鬚叟，扶杖來前。霍起延之坐，知其爲狐，詢之。叟曰：「秦中白姓。」傾談頗蘊藉。霍敬禮焉。見案頭置周易曰：「善此乎？」霍曰：「然。」叟舉一卦問霍，霍爲述其師說。叟曰：「章句之學也，至於義蘊則全非。」霍曰：「先生誠精於易，能先知否？」叟曰：「試指一字。」霍卽指「與天地合其德」，「德」字。叟曰：「子欲問行人乎？」霍曰：「然。何時當至？」叟曰：「十四日當至。」霍曰：「恐他事羈絆。」叟曰：「心爲身主，渠一心要來。」霍問故，叟曰：「德字雙立人，固行人也。有十四字，故云其日下一心字，固知其必來。」霍大悅服，拜求其學。曰：

「可齋戒四十九日，拜老夫四十九日。」霍如其言，叟曰：「孺子可教！」乃爲剖析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因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不過易之一端耳。」居閣中五年，霍盡得其秘。叟曰：「技至此，緣亦盡。我將移去，慎斯術也。非其人而誤傳，與得其人而不傳，皆失之。後十年戊申，汝游北豫間，當三月扇戶，不見一人，否則禍及身。」霍謹奉教，自此談數學，多奇中。十年，旅寓河汴，果有大名妖逆八卦教之變，多所刑誅，半年始定。霍不及於難，叟之力也。霍游京師，縉紳與之游，言數奇驗。有李某從之，得其術，不精，能預知人姓名，亦奇也。噫！人爲萬物之靈，苟專心壹志，將希聖希賢，有何不可關之靈明？彼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之倫，尙克臻此，人奈何自畫爲耶？

【水烟技】

韓文懿公慕廬，有烟酒之癖。或問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文懿躊躇半响，曰：「去酒。」掌翰林時，曾命門人作淡巴菰詩，詩多不傳。海寧陳文貞有句云：「似吐仙人火，初疑異草薰。」又「嗜從無味得，情豈有情牽。」又「吸虛能化實，嘗苦有餘甘。」今又有蘭州水烟，余曾有句云：「猩唇氣吸西江水，彫管雲蒸北固潮。」蓋鬚眉巾幗，嗜好約略相似。有楚人周子畏者，好水烟，其技遂以「水烟」名。年六十，游京師，飲器高三四尺許，白缺爲之腹，可容升水，日不常嗜，嗜必盡八兩，呼呼欲移晷。周吸罄，初不見口中出一縷也。必擇靜空一間，紙聖光潔，無漏罅處，亦無風入處。周入室，觀者隨之。周踞坐，先伸頸，垂首，張口，照地一吻，吐落一團，大如箆，再以舌抵膠上，出齒際，則成一大蝠，如是再，再而三，但見蝠飛圈外，圈套蝠中，愈出愈多，真如月暈日環，幻化出百千萬億圈子，或黏壁間，或施地上，或即人衣履，或套人頭項，不可思議。旣而淙淙然直蒸屈榻，又復霧壓而下，鉤旋宛轉，雖有精於繪畫者，無其象，精於繪水者，無其色。及至地，色較淡，而絲縷倍多於前。然而一平如掌，几榻不能礙以高下，觀者已置身變幻之上。又若泛舟波濤之面也。踰時，中忽高起如浮屠，旁若屋宇淡處，亂處歷歷，直上者，則叢樹修柯，掩映陰翳，室四隅烟復速，蝨裏入，儼然雉堞，速互女牆，睥睨其間，往往如人馬旂幟，點點如豆，約一炊刻，然後霏微斂散，城薄人稀，馬行轍拔，屋合荒落，獨一塔危然聳峙，居中直上，乃愈起而愈細，飄

飄乎無纖塵之留坐隅也。昔蘇公登蓬萊閣，快觀海市，雖曰「大觀」，亦未必不如周子今日之呼吸三昧也。幻化一室，噫技至此乎！

【陳抱拙】

警者陳抱拙，平人。先是秀才，少工詩，善琵琶，又癖於拳勇，貧不給，遂棄此一領巾。會鄉有門狠者，陳負氣往，以挺傷其目，隣欲懇諸官，陳懼，以灰自迷二目，遂瞽，事乃寢。晚年益困，乃善其指撥之妙。游縉紳間，又繫一教詩小牌於琵琶軸上，人目爲狂瞽，然其食志也亦雅，其詩無存稿，佳者同人口誌之。如詠半錢詩云：「製來九府一錢分，圓樣如何僅半圭，留得看囊終是澀，縱教入市不成提。用將鬼使難推磨，持去酬君也棄泥。空對彎彎殘月影，好同破鏡落窗西。」漈道人一絕云：「道人何事氣豪粗，欲比驪龍掛一珠。自竊長生舟藥後，項間常帶火葫蘆。」詠菊花枕云：「誰把零星傲骨香，寒來收拾入縹緲，籬邊一醉三秋月，愛煞淵明不下床。」詠蘆筆云：「幾點寒蘆未吐芳，恰如彩筆倚方塘，掠波影似含毫思，載雪花如入夢香。秋水一泓溪硯古，碧霞千尺錦箋長，有時被鴈偷啣去，寫破寥天一兩行。」

曲阜顏幼容有懷抱拙一絕云：「白髮新聲賈扣哀，趙宮明月寺門苔，詩名不合謝櫛並，也作人間妙秀才。」

【孔小山】

曲阜孔小山，聖裔也。善鼓琴，慕音者，恆不得一聆其操。孔有十絕，二十四忌，稍不當可，則拂絃而起。是小山之音之希也。嘗抱琴於空山，闌靜，人跡罕到之區，然後一彈再鼓，同人惡之，莫能伊何。汶上趙子釐，性談諧，多力有胆氣，長鬣盈腮，因自號爲小虬髯。曲多葭葦親，當讌談，輒言小山事，而小山固未與趙覲面也。一日，聞小山游石門寺，石門卽子美訪張氏隱居處，山深藤蘿滿峪，春盡迷望如錦，步障十里許。趙情行，腰間懸錐跨驛往，抵寺，問頭陀，告曰：「適攜焦琴并奚童山後去了。」趙繫驛步入山，滿嵐翠滴，香氣襲人，盤曲五六里，微聞指撥聲。繼見一人坐石，橫琴膝上，旁立一奴，執杖繫葫蘆，飄然如仙。趙捉錐，咤叱響應，陵谷小山驚起，奴亦棄杖。趙曰：「取買山錢獻我，否則敲斷狗骨子！」趙以錐擊岩邊石，礮然而墜，火星滾滾，落山隅中。孔泣跪曰：

「野游至此，未曾攜得一文。」趙踞坐喝曰：「脫剝爾皮，以代鈔用！」二人斃，自褻其衣，堆於趙前。趙指葫蘆曰：「何物？」小山曰：「酒，敬進大王。」趙提飲一吸而盡，又指琴曰：「黑漆漆者復何物？」小山曰：「琴，易爲大王鼓之。」趙曰：「鼓。」小山跪而奏淋零之曲。趙不樂，以錐指其頭，令再鼓。小山又爲塗山大會諸曲久之，夕陽在山，而孔猶顧影效廣陵散，真不啻嵇康之就刑時也。趙起，大吼，輪錐沉沉，若電轉霆驚，排鼻穿藤花而去。孔狼狽歸。後孔微聞其事，碎琴裂囊，誓不復弄。

【葦小玉】

葦小玉，蜀人也，爲優伶，游京師，豔絕，眉間有媚風，妓女子不及其治。所演多秦腔，卽村俚劇唱一登首邱而死也。蘇州翟秋山，以不第留滯京都，名士也。日者觀劇，見葦心喜，歸寓馳想不置。由是戲上有葦園中有翟，葦出而翟則昂首而盼，葦入而翟則掩面而臥。如是者非一日。葦於場上，未嘗不轉盼留神，異其鍾情之獨擊。某日演戲於翡翠園，日未昃，葦入，見翟已徘徊於衆几間。翟前致詞曰：「晨餐也未何來恁早耶？」翟欣然答曰：「秀色可療人飢，恐遲一刻，則少見一刻耳！」遂告姓氏居址。曲終人散，翟歸，晚聞剝啄聲，則一車在門，毡幃晶窗，駕以駿驟，門焉者以爲貴公子，及下車登堂，翟始知其爲葦。葦則貂冠狐裘，翟頗形寒儉。葦曰：「郎君旋館亦寂寞否？」翟曰：「客邸蕭條，大抵如是。」葦曰：「長安米不易索，我意欲屈駕過我，屋頗不儻，而飲食調護，自以爲頗不粗糲，將請勵志攻苦，來春雷甲可乘也。」翟起謝曰：「邂逅相逢，過蒙不棄，何敢居停坐擾。」葦再三致請坐良久，囑以明辰來枉駕也，遂登輿去。次早，車已在門，翟卽收拾書劍隨往。至大宅，葦出延入書舍，蕭酒精緻，鋪陳皆細軟。辰餐美饌，食罷，葦出門去。晚歸，已帶微醺，烹茗若夜談，細訴衷曲。彼此愛慕，深更人退，葦復晚妝如婦人，同翟共寢。翟偃抱溫柔，如懷至寶。葦之嬌容妙態，肌膚滑澤，更非脂粉裙釵所得方其萬一。從此二人厮守，如夫如婦。有人爲葦言婚，葦笑曰：「我賦男形，實有女心，乾道變化，將不知其已也。」悉卻之。翟於是往來聲氣，葦與有力焉。踰年，成進

士，臘唱第一人。後聶亦棄其業，翟以觀察鎮南，聶隨往燕臺。當道祖饒相望，不知者以爲爲翟也。其知者以爲爲聶耳。抵任後，內外事悉決於聶。會邊戍，聶隨之，軍需旁午時，野人居一帶土會，結連緬匪入寇，抵鐵門關，率偏師襲之，深入重地，爲會所獲。聶亦被虜。緬酋女長也，悅聶美，因說聶降，而釋翟。聶大罵請死。女忿，二人遂與難。死之日，聶大呼曰：「吾得與秋山死，死得所矣！」

【翠柳】

維揚汪本，以手談自詡。嘗游於京洛縉紳間，曾見賞於吳橋某大司馬，因稱慕汪。由是一枰之野狐，因與汪弈，三戰三北。汪勝氣臨之，太守啣汪，因欲得一勝汪者以快意，而卒寥寥。張於靜夜燈前，覆汪勝局，反覆凝思，計無所出。一婢年十五，名翠柳，慧而能，捧茗在張公側，久立，乃曰：「蓮漏三滴，尤抱石子不寐，夫人將不耐等矣。」張不答。翠柳指局曰：「但此間爭一着先耳。」張恍然，遂命與弈。終局翠勝，張大喜，抱之膝間，曰：「可兒明日當與汪弈，爲我一洗前辱。」辰起，請汪及衆賓至，復布局曰：「今日有小子學步者，願先生教之。」汪漫應焉。張公呼翠柳出，汪視之，垂髻丫髻，儼婢也。立案前入局，即持白子曰：「甚讓一先。先生請下黑子，可以前驅勝我也。」汪頷之。甫三四着，汪色變。翠曰：「先生面頰矣。」翠上下嬉顧，略不經意。而子落枰間，一座皆驚。翠又曰：「先生汗出矣。」汪頰頰沈思，下子愈遲。翠隨手擲之，疾若鶻落。既而翠柳棋聲，乃與笑聲，了了格格相酬。答汪如木偶，子更無着處。翠以手自捏其鳳翹，曰：「先生坐，亦知立者苦否？」衆粲然，而汪神喪志沮，轍亂旗靡。忽爲翠柳於西北角上，刮去十數子，如方塘一鑑，白鷺數點而已。翠乃以長袖自掩其口，胡盧曰：「先生負矣。先生負矣。」零碎蓮步以入。汪目望洋，不知所爲。是局固未終也。汪蹙蹙返寓，明日遂行。

【輓聯】

陝之渭陽某村，農家有牛病，其父命子入城覓獸醫者。子歸，得藥，並所醫方。牛食之，果起。後凡村牛有疾，輒用其方，無不效。彼乃以爲醫固易事也。一日，其父偶病，其子即以牛藥藥其父，而

瘥後已亦病，卽以父藥自藥之，而亦瘳。乃大快志於此藥，而心竊幸乎醫道之得也。鄉之人且以其療牛疾，已父病而譽其術之精，於是購醫方一策，令人讀而解之，爲人視疾，後則闔戶以紙蒙其方，書而與人，效不效未可定也。後以其父之疾復作，其子仍以牛藥灌之而死，因不服。前此以牛藥藥父也，何以霍然，而今之父藥亦牛也，何以溘然是豈藥之罪哉？會已又病，終服牛藥以斃，邑有文士，輓之一聯云：「牛之性猶人之性，忘其身以及其親。」

【會廣】

會廣，濟寧人，幼孤貧，懶讀書，不務生產，空空然終日若無事者。人或忤之，則答之以笑。年二十，婚貧家女，貌甚癯，而會視之喜，每游敗寺曠野，踰日不返。一日，遇一黃冠道人，白鬚如銀，頭高聳而肩盤若，且長不滿三尺，負葫蘆十數個，纍纍而行，休道旁大樹下，枕葫蘆睡。頃軀息雷鳴，會潛近，揭其塞，傾之無物，乃以目眦口覷，覺冷氣自眶中透心膈，淚潛潛出。道人驚醒曰：「汝放我一葫蘆空青走矣，奈何？」會對之拭目而憨笑。道人曰：「幸汝至誠人，亦汝緣也，否當挾汝睛，慎勿妄爲。」遂起依舊負葫蘆去。會由是一目如電，視地下如琉璃，皆洞徹無翳。後每閉此目，不輕開視。人問之，會曰：「恐一顧盼，則見其肺肝矣。」會東門有掘井者，深不及泉，會謂曰：「再掘一尺，卽得。」如其言，泉湧，今呼爲會廣井云。會嘗入深山，見危岩下有石函，舂啓視，中有丹書數卷，習之，遂悟吐納鉛汞術。會以口涎丸足間，漫令人服，人初不肯，後漸信之。其妻蓮船盈尺，偶過盤肆，肆人潑水於道，故令其妻蹇澀，以過良久乃去。肆人大笑，以其如船而杯渡也。妻慚，歸告會，以爲大辱。覓一大兔，令翌日袖之復往其處，揮犬逐兔入肆，大毀其盤，不可禁，知會之爲也。求而收之，回視其盤，皆無碎損。此人先從祖時菴公，猶見之，以其邪惑，不與之序宗族。州志載其本增廣生，棄去，因以爲號，非是會於康熙戊子己丑間尙在也。

按堅瓠集亦載一會廣，是徐鴻儒遺黨，以妖術稱者，非濟寧人，當是同名，又一人存參。

【吳門三戲】

吳市有丐者，持竹篋，養以青蛙十數頭，索錢爲戲，名曰「蝦蟆說法」。丐先取小蒲團十數，如餅中位，其次兩行，各東西列，其最大者，游行而出，跣趺坐蒲團上，鼓腹一鳴，如呼其類。羣蛙

依次出，左右對列坐，寂然不動。大者作一聲，衆亦隨作一聲。大者三聲，衆亦三聲。既而大小間作，闐鳴如市，忽然停止。乃一一至大者前，點首，拈曲作聲，如號誦佛狀。大者於是圍豚離坐，循循然若歸方丈去也。羣蛙遂躡躡雜入，籠此其一。

有警人執卦板，挽雕筭，於袖間蓄一小雀，出卦帖，排如篋，於席間；有求算者，報以年庚，警擊板一聲，雀以嘴啣其機，門便開，雀出，鼓翼取干支，如其命造，又取十二宮，排列於前，警者指畫談論，一一如所指布，雀復銜帖，照數仍插舊處。警復擊板一聲，雀入而門，謂之雀兒算命，又其一。

更有蟻陣一戲，尤爲奇異。一丐懷竹二節，持一小鼓，規寸許，蒙以雞皮，觀者畢集。丐乃去竹之塞，折枝擊鼓以進，筒中有赤黑二蟻千百，分隊出，壘壘若貫珠，步武罔不中矩。列爲二，如對陣勢，整而不亂。既而或三或五，各隨鼓音而變，猝視之，眇小如撒麻沙，細審之，則天衝地軸，魚麗鶴列，雲風蛇虎，首尾相連，凡變合數次，又復作隊，按轡就班，蜿蜒歸其筒中，又此其一。

盧忠烈，名象昇，幼時畜蟋蟀，一種青，一種黃，各十頭。門時，於几上設大方盤，青左隊，黃右隊，以旗揮之，則門門畢，各歸盆盎，青黃紛雜。蓋喂養時，訓習而成。盧公爲將，征流寇，立奇功，是其天性然歟？

【亞羅仙】

亞羅仙，江西贛州姚某也。其父爲郡守，因拿邪教案，搜得符書一冊。正在審囚指摘，忽失此書，逼求不得，乃爲姚某竊而祕之，皆不知也。案結後，姚於無人處試演，用黃紙硃墨，效其步蹈。忽

一日，召火神至，金目碧髯，光電爛爍，立案前，問所召使。姚怖失措，答曰：「速焚此書舍，將換新室。」霎時，炤熾棟，灰燼撲滅之後，不知是姚所爲。其妻臨鏡曉妝，忽見兩眉轉落，眼下妻方驚詫，姚以手移之如故。因是疑其神。太守死，歸籍，將過洞庭，泊潛江，次早，欲解纜，而舟已在湘潭，則八百里之水程，已夜渡矣。返里後，每弄其術，鄉人闐然神之。姚因自號爲亞羅仙，自負爲羅祖後一人也。能隱形，出入不見其迹，但聞人馬之行聲，素與某姓有仇，每夜降其

家令其妻女環坐侑觴，百般蹂躪。或命優伶開筵亭榭，設座堂上，但見饑食無餘，酒壘告罄而已。而一時同席，皆其業師及同學。諸童子斂云：「遵奉仙命。」不知姚之所爲。共欲至某姓家，先一日，飛一紙下，云亞羅仙於某日降臨。當如何承應。某人陪席，不則或火或病。某苦之，鳴於官。官亦不能治。乃求籲於貴溪龍虎真人，遣法官來。姚拘法官跪塔下，笞之臀肉流血而去。是年，贛郡無旱潦之虞，或以爲姚之力。故郡人亦有畏之，且敬之者。姚復有弟子，傳其教。郡中人，有私語之者，皆頭疼，不則瓦石擲眉睫間，以香楮望空謝罪而已。地方官佐，有受賄屈人者，姚悉知之，能表暴其罪狀，每於夜深遣一鬼，直達衙署，以利刃嚇之。各官爲之喪膽，不敢稍有執法情事。郡中有鼠竊者，凡入人家，皆如木偶。俟天明，事主見之，繫於官鞫之。僉曰：「見亞羅仙至，不敢動。」會有高某，漢軍鑲黃旗人，素廉直，遷贛郡丞。甫下車，姚卽杜門斂迹，有求於姚者，輒報謝曰：「官法可治，我無法也。夫政之爲言正也，正己而後正諸人，己不正，則不正者皆能起而相亂。」故亞羅之爲鬼蜮也，不正者，召之也。然使其出於正，則又儼然仙矣。高公久知其煽惑，欲偵緝之，幾半年，不得。某夜出邏，忽旋風淩滾，如羣馬奔嘶，蹀躞而過。郡丞驚問，皆曰：「神仙夜宴歸也。」郡丞怒斥之。忽空中墜落十餘人，盡花服執紙衣馬匹，就縛焉。訊而伏罪，追其書，火於庭。以其年甫弱冠，從輕問。邊戍十年，後得恩赦歸，嘗往來廣陵諸商家，問其素所持法，百不記一。蓋其對本宣科，未嘗熟習，卽其徒亦然。故書亡而法破，後以戲法二種，衣食江湖。其一暗裏索熟酒食，其一空中起小樓臺。年近七旬，笑箕子立而已。嗚呼！以法爲戲，鮮有不敗，如亞羅者，得保首領於牖下，蓋亦倖矣！

章貢袁行川孝廉言之鑿鑿。

淫曬

【李嶧南】章邱李嶧南，肄業於濟南澗源書院。時自家中來城，日將暮，李乘車行，忽道旁兩女子呼曰：「

車中人曷播吾姊妹入城？吾金菊巷住。李停車視之，一女年約二十許，面瘦如削，玉着皂衣衫，淡葵襖，翠靸履。一
女年十六七，丰美而眉長，著淺藍衫，黑色褲，紅履花綉欲滿。李愛之，欲同載。御者曰：「不可。倘遭友於道，非親非故，
則顏厚有忤泥也。」女曰：「既不載，毋能強。郎君播有新胡桃，贈我數枚。」李與之，登車輾輪。但聞二女在後笑語
相喧，格格不斷。御者謂李曰：「伊坐我車後箱。」李曰：「伊遠行，憊無使之下也。」入城將抵書院，女子下輿，翩然
去。李入院，院之西北隅，最荒涼，內有葦塢土墻，四圍皆敗堵，肄業者恐有梁上客，多不假榻於此。李後至，不得已居
焉。然喜其靜，而無譁。是夜李坐翻卷帙，皂衫女笑而入曰：「勞勞一日，尚吟唔夜讀，這頂烏紗帽，豈爭此片刻工夫？
李驚喜，延之坐。女曰：「我風娟也，東隣陳氏婦。今夜來謝胡桃。」李前抱，覺其輕軟如意。風娟曰：「車不令我載，
床卻令人眠耶？」李笑，遂與之合。李聞藍衣爲誰，風娟曰：「是我小姑月潤也。」李曰：「他何不來？」風娟曰：「伊
避我行。」俄聞窗外彈指聲曰：「嫂家奚子呼汝，毋貪眠。」風娟倉皇起出，李尋至後園，環視毫無蹤跡。歸齋中，書
几上一女子，支頤而坐，乃月潤也。見李態度羞怯，復齒襟袖，凝眸不語。李即掩扉，與狎，情好甚密。又覺媛美異常。一
日，月潤謂李曰：「吾嫂非人，殆鬼也。人與鬼交，久則陰氣中之必死。我不忍坐視君禍，故與君爲懽，與我三度之益，
可抵與嫂一度之損。」李德之夜，風娟來，李逡巡不敢近。風娟曰：「是有先入之言矣。郎無聽其譏，我誠鬼，不爲君
害，彼狐也。將探爾精，與其日見元陽之喪，不如夜得小陰之補也。」李以其兩人相厄，轉得調停語。如是一風一月，
朝暮無間。卽院中同人，初以爲牆外媼。後李亦不諱，同人多見月潤，且與之談，獨不識風娟之面。有胡秀才，某至，月
亦避之。李問月潤曰：「胡生正人也。」半載，李以風月消磨，遂至精神憔悴。初則倦於行，漸且疲於坐矣。夜間，風娟
謂李曰：「吾家相去不遠，何不一爲散步？」李隨往，至則砌門，入則燈熒熒，几榻精好，雖斗室鳩居，位置頗自不俗。
案上有殘書一卷，標以湘帆集，詩中有「移得療愁草，種於離垢園。」又「無由似月能相照，倘化爲雲亦自歸。」
風娟掩卷曰：「此先夫舊作，對之索然。」捧茶貽李，李味之香冽，啜齒。風娟曰：「此阜盧芽，百餘年後，以泉底水煎

之，故能如是。月潤忽入曰：「嫂請得李郎，獨不致妹一聲？」乃取一盞茶，呼曰：「佳茗，但不可多飲，多則生積病耳。李郎何不更上我一層樓上去？此地不甚爽潔。」李起，風扇前引，盤曲登一小樓，四圍雕窗，獨開北面，夜闌幽淨，遙見華峯翠立目前，週以碧樹層層，頗覺怡神恬目。李倚闌甚寒，月即閉窗，羅酒菓，皆珍品，市中所不能購者。三人譔笑，無樂不至。既乃歸齋，常相過從，無間寒暑。胡生每欲爲之按劍。一日，危坐李齋，歷數鬼狐之罪，而啗咀之。忽屋瓦上，月潤言曰：「胡先生無出惡聲，妾非害李者，倘李非妾，今當索之塚中也。此皆我嫂之爲厲，嫂常氏南山之鄉女，嫁於庠生陳惇夫，夫死一年，陳氏嫂欲醮而陳族不許，遂抑鬱死，葬於書院之後埂下。時在明天順間，此地皆荒曠也，吾兄見其美而豔，且自恃得道狐，遂取之。三年，吾兄亦死，妾本吾兄撫養，兄死居嫂嫂之所，欲妾不能禁。今妾獨處於院後老楸樹間，不共嫂依。李郎不死，妾實有功，何反誣妾以罪爲？」胡曰：「然則爾嫂將何法治之？」月曰：「孰謂冥冥之中，無司權者？」胡遂集同人，具香楮，告於城隍之神，焚香籲牒。數日間，李病雖未瘳，而齋中寂然。無鬼狐之跡，咸以爲非胡生之力不及此。胡亦曰：「此我之正直而壹感神聽也。」忽一日，胡生方獨坐，有老婦洵洵入，探胡鬚而批其頰曰：「吾女與汝何仇，汝以刁詞告於神，而羈之我媳不良，我不問汝，但還我女兒便休。」既而几硯筆墨，床幃盆盎，滿室飛揚，拋磚擲瓦。胡大懼，跪而祝曰：「上仙姑姑，無怒我，願保爾千金完璧歸趙也。」老婦曰：「如此速行，否則瞰衛室而爲燼矣。」胡即濡墨書狀，忙忙赴廟禱祀以求，然後得安。及今李齋中亦毫無動靜，李病歸章，迄今五載，藥爐刀圭，未嘗斯須去諸身。噫，淫之爲害大矣哉！

【太恨生】

橋李朱雲，年十五，入庠，翩翩少年也。嘗自期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得一溫柔鄉足矣。」蚤失怙恃，家素封，十八娶妻甄氏，亦故家女，貌微寢，有麻然性，頗賢淑。朱惡之，嘗作太恨歌以自釋，其詞云：「春風瓊樹發華姿，璧月圓時芳夢魄。曲江江頭觀碧波，洗淨鉛脂浣香澤。琉璃擊碎琥珀枝，傷心惟問西湖客。宵娘素襖漫凌雲，廣袖昭陽舞盈尺。淡妝綵筆描不成，芙蓉金屋新歌拍。莫道枇杷花下居，空洞無人眾

鳳隔風翻珠綠佩，瑤珍萬絮千言常脈脈；恨不機絲午夜虛，鸞鏡飛天寶斂隻。淒淒切切白頭吟，千載河魁永今夕；梅花紙繭佛龕燈，抱膝長吟霜露白。生因自號爲太恨生，夫婦異室，終年不內，暫有私蓄，亦儲於外，同里有少年與生交，嘗引生以狹斜游。生曰：「若桃葉小星，足下當爲我物色之，雖一斛珠，不惜也。」時當寒飲節掃祭，嘉興最勝，梨花草徑，四野如市，芳樹之下，游女雲集。少年謂生曰：「君欲得佳麗，此其時乎？」生喜，與之偕出郊踏青，雖往來於斂行粉隊間，卻了無一當意者。至半橋，少年臨流徙倚，與生攀新柳枝，忽見上流輕舸如箭，無篷帆，榜人外，船頭一老僕倚祭盒，中鎗坐一麗人，珠翠壓鈿，面白可鑑，兩目若有曼光，衣帔素飾，絕世如仙，倚檻凝眸，身後立一侍女，髮垂髻，亦韶秀不凡。少年指生盼，生舉目情移，而行舟如駛。生曰：「國色也，惜僅覩其半，下爲亞欄所蔽，使我作舟楫，當盡去此檻，然至纖腰已斷魂矣！」少年云：「何不襲之？」生喜，連步以往，望前舟轉入柳灣，款乃聲漸遠，生足疲，少年壯之，又三四里，見岸上肩輿至，急奔視，麗人已登輿中，尙啓帘若有所注，肩者如飛而去，生狂喜，欲隨所至。少年曰：「夕陽已挂樹杪，請訪諸詰旦。」生不可，納履以奔，少年目送之，自返。生望輿直前，意在攀轅一顧，執意心急者，步轉遲，比到門，麗人已下輿入門內，裙幅尙拖限外，轉盼間，烏雲偏反之狀，已不可復得，惘惘若失，躑躅沈思，見牆垣週繞，門徑深闊，爲王司李別業。素本游觀之所，視門上頭銜，正新西昏，猶可辨識。俄一女子自門內問生曰：「適橋頭相遇者，君耶？」生曰：「然。」女子曰：「吾家千金，頗屬意君，當入門時，猶見君踉蹌隨至。千金司李公女也，適抱傷春小恙，城中頗厭煩囂，因就小園將息。今命吾出視，屬君以十五晚黃昏候至，與君好合，即君之同行，人切勿預問。」生唯唯，惟命如行。待女子闔門，生亦返，終日靜坐，惟待月圓。卽一至郊外，園門探望，除老僕奔走外，並不見女裙跡。且少年亦不一至。屆期日夕，生獨往，無何月上，至門扁如故，徬徨久之，聽屢屢微啓半縫，僅容一身，有人彈指聲，生就之，女附耳曰：「來，勿躁，恐鬧者覺。」生牽女衣，女闔門，導生入蟾光照微，見女子裙下如缸，心頗惜焉。至內寢，燈燭輝一室，女曰：「千金猶在床第。」乃褰幃邀生入。生見屋中華麗異常，一切器用，多未曾觀。繡帳

半開，麗人披衣伏枕，半體猶抱衾裯。床前設一几，几上爐烟縷縷，網縷撲鼻。麗人云：「清明時節，得親丰標，弱質猶薪至今，轉增十倍。」生曰：「自愧葑菲，何當願愛？相思刻骨，兩地同情。今復得親芳芷，覺游魂入竅。」因移步近榻，麗人指女滄茗以進，女執盞墜地鏗然，戶外一闕排闥而入，健僕十餘輩，執生縛之，指床上麗人曰：「千金金素，然百計苛求，使我等常辱鞭楚。今住此調養病體，乃私窺人耶？當於大人前白之！」遂牽生。麗人泣，乃搥牀爲生告，免願以簪珥贖生，僕不可，生跪請曰：「吾自有囊金，盡取諸家中。」僕笑曰：「爾市我汝出吾門，吾烏乎索汝金？」不許。生又曰：「看舊相識，乞爪牙一喚來，則得金。」僕問金數，生願以百金奉。僕怒曰：「少八百金，不能贖。」乃實應以六百金，羈之外廊。頃少年至，見生驚曰：「爾何來？此何地？」生泣告以故。少年跣足怨咎，僕曰：「願以官休耶？」生急告少年家中外室有藏金，實六百金，並鑰篋。少年雲而返，負以革囊，如數與僕。僕釋其紲，中一僕曰：「去固去，還當留此一雙耳爲記，不然恐他日無據證。」生股慄罔知措。少年曰：「不必，吾願以此二物贖之。」袖中突出兩金釧，亦生所藏物也。衆始平。少年攜生出送諸其家。生謝少年而德之，然自悔則無地矣。後少年不知所往，生終戀戀麗人。又訪於王司李家，則官京門，家中並無眷屬。生疑而不敢白。躡年，生舉孝廉，部銓授湖廣湘潭令，舊尹交案牘，指曰：「此一宗賂騙財物者，未審結。」生如期升堂，詢吏呼名至，則首犯固同里少年也。生駭，繼而前老僕一健僕數人亦在焉。末一犯年約二十，頗清俊，雖不識憶而頗善，乃執少年詰之伏罪。此少年者，蓋昔之垂髫女也。問前司李之女安在，犯供曰：「亦男子也。五年病死淮南。」生乃知前日少年同游，而後不與偕行，以及突出金釧之嬌變種種也。夫又知前升麗人在艙不起，入輿至捷門內留裙牀前撲被，總爲此半尺蓮不能變化爲之多方回護耳。嘻！亦詭異哉！而生現斷之獄，殆亦類是。於是生疑釋而囚獄成，如律論，遂傳其事於楚湘間。

七如氏曰：「斂荆裙布，昔人所稱，故娶婦在德，不在色。生奈何厭棄糟糠，狎暱惡少，至是此同里少年，亦陰伺其自內朽也，而後從而蠱之耳。」

【趙殿臣】

海陽趙殿臣，失怙恃，未有室家，幼好撻繡，嘗一擲輸一婢，千金產，皆蕩盡；子然一身，遂爲穿窬。

夜入人家，不計物值，卽雞鶩之屬，皆攫取之。一日，向暮，行村落間，遙見敗牆扉屋之中，燈光閃爍，趨而就，無人焉。趙識同博之周三家，四顧一無所有，惟炕席上解臥一嬰兒，趙以妙手不能空空，遂抱之而去。過錢翁之門，忽憶其無子，時尙未下爨，迺求鬻曰：「我前村趙某妻病死，遺一塊肉，不能鞠，謀翁盍撫養之，我不以奇貨居。」翁甚喜之，令押字脫貫數緡與之而去。詰朝，村外周字招搖於市，鳴鉦揭帖，以其夜失嬰兒，錢翁亦聞之，而不發。趙心忡忡，遂遠颺去，流入關東，二十餘年，不作歸計。當錢翁得周子之後，又生二子，惟周子長成，善持籌，家日富，連阡廣廈，周子之力也。雖二子之視兄如手足，而鄉人之物議難弭。翁患之，乃三折其產曰：「兄弟無不分之家，與其不分而強合，不如不合而早分之爲愈。無以虛名而貽後日之醜也。」又密將趙某押字付周子曰：「他人肉，安不到自己身上，汝自有父，不過寄生我家，但汝事親持家，實倍於所生，故及我未終，先爲汝區處了當。」周子泣受命，後錢翁沒，兄弟瓜分晉國，若趙韓魏然。時周子已納粟成均，固知趙之爲父也。有鬻兒之券，又聞周之亦父也，在里人之評，兩存其說。將訪諸趙而釋周疑，有年，忽趙歸，周子迎趙，趙直子之。周偵趙歸，爲人父，邀趙而索其兒。趙抵賴，周夫婦曰：「疇昔之夜，我失兒，汝鬻子，且汝故無妻，焉得有子？非吾子而誰子耶？」周索之益力，趙語塞，將成訟。周子知其事，造周廬而請解曰：「二老豈相詭哉？皆吾父也。盍歸兒家以終餘年，夫兒之周與不周，與父之竊與不竊，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然與其失去一眞，恐陷眞中之假，莫若尊其二假，終有一假之眞。」吳楚呼父曰「爹」，父多之謂也。例有三父不足多也。遂請周夫婦同造錢室，而受養焉。周與趙同居爲父，彼此皆呼親家，如兒女之姻媿同。噫！此周子克全骨肉善處家庭之變，以視宋襄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其賢不肖何如哉。

有此奇事，便有此奇文以俟。

【折鐵叉】

「折鐵叉」者，汶上老翁手中物也。壬辰，自都返里，小道歸山城，宿小孟集旅店，茅屋數椽，檐

窮風鏗鏘入竅鳴。主人翁年七十餘，髻蒼然，健步履。問所自告，以比隣邑，稱情款焉。篝火飯蔬，皆翁自爲奔赴。翁曰：「僻野繩樞，客欲臥，當以此物頂檣可也。」視之，乃半截鐵叉，約重十餘斤，摺疊剝蝕，如海船大錨柄。訝曰：「此何物也？」翁曰：「嘻！此是衰朽壯歲所弄鐵叉也。一折後，蓋三十年於茲矣。」子請竟其說，翁曰：「可俟少間。」爲馬芻豆畢，歸謀老婦，持一壺酒來坐。對余言曰：「這鐵叉，曾與衰朽跋履山川，縱橫吳越，秦晉間，黃白物取之，如几上肉。往往一人一叉，相依相傍，千里若戶庭也。卽綠林豪客，亦不識我爲誰何。一年自漢上歸，囊有中產，當初秋夜行，月明野闊，遙見樹雜烟稠，高樓連互，意此心富，僮居也。吾囊中尙不滿意，乃置行李樹間，拄叉踰重垣，躡身入院，四面圍樓，蟾光照井，人靜聲寂。因以叉擊石塔，餽然一鳴，以觀其動。聞北樓有聲曰：『妮子看誰來！』南樓忽聞如鳥翔下，乃十五六女子，執雙刀，光爭皎月，揮刀入管。我則輪叉與門，門且久，叉重臂沉，不可支，而刃鋒宰片，颯颯繞項。腦間將危，樓上聲曰：『止！』女子一躍上樓，窗闔如舊。俄聞北樓下胡梯啓門，一凜凜大漢，滿部髭，執炬曰：『不速之客，突如其來，請入我室，而假榻焉。』我慄慄不敢進。漢喝曰：『草萊如此，敢貪夜入人家耶？』我乃鑿跼入坐隅。問鄉貫，告以汶南。問此次南來計所得，告以樹杪金。漢曰：『遠來些些不足充行李，明夕借我往劫某處，可以滿箬。』我唯唯。樹間物，想漢已攫去矣。翌午，見所至皆魁梧，十數輩。漢告曰：『此山東友也，但雖耳，可攜往。若有羨，當標伊。』衆諾。晚餐束裝，暗器各選驍騎風馳，而我固健步，遂雜於奔蹄隊行。中至客道，聞東鈴遠哨，闐然而來，乃某省解淤黃項也。其一豪縱，彎彎弓，發矢直入，奪一鞞，嘯聚羣起，絕塵皆奔。惟我以脚力，官弁追捕益迅。忙迫無計，負叉旁逸，伏穉叢中。幾就獲，踉蹌返，而漢已候道左，應顧我曰：『懦奴，幾敗乃事！昨夜來，幸入吾女宅，若西院吾大郎宅中，汝其休矣！今事不濟，自貽戚，去休！』我哀之，鞘中金，無功，誠不敢分惠。蓋返我囊中物，漢眦裂鬚豎起曰：『吾向欲收爾功，故不卽焚汝身。汝今更索汝金，汝姑且試吾刃！』遂從腰間掣刀相向。我乃走，漢亦不追。幸我能行，一日夜歸。我於是深自悔曰：『這鐵叉十餘年來，未逢敵手。一囊金，本非長物，獨半生銳氣，頓挫於小女子。豈漢之手，

今使不自計決，還向豺虎猿猴之際，梟爭奪劫，其禍恐益烈矣。」因斷此父，誓不復用。今田園自力，梁間事絕口不談，積有餘儲，結廬道旁，終老天年，蓋亦幸矣。我年七十有三，已事耳，亦足以佐一觴乎？」參橫夜半，客請執爨，又禦戶以安。

【鐵腿韓昌】

韓昌，汶上人，幼傭於路氏。路子弟喜講少林拳勇之技，韓從旁剽竊，頗有所得。曾一腿撲倒，敗堵人，遂呼爲「鐵腿韓昌」。而昌亦願盼自喜。及壯，恃其能，遂流爲匪。充兗州捕，百里之間，眼目悉熟，狗偷輩亦時納小供獻。韓固一時叱咤，等泗水雄。日者，遂批出緝，壽昌境，宵征獨行，遙見村外有茅舍數間，燈光一縷，出籬落中。探之板扉半掩，土炕上坐一二十許婦人，髮漆漆，着淡紅褲，穿小靴，理纜車，軋軋不絕。韓知其非僮僮者，遂排闥入，婦手軋而問曰：「爾來尋誰？」韓曰：「尋伴。」爾者，近婦前，踰爲語。婦微哂，跂足交韓，韓仰仆曰：「歸子敢惡作劇！」及韓起，而婦人已面立，執澣杵，掃韓脛，復仆。韓怒起右腿，婦右騰起左腿，亦左騰，方一轉踵，韓三仆。婦乃騎韓背，舉杵擊其膊，韓疼欲折，忍不敢聲。婦人拖地上，宿捲，扎韓爲捆倒，栽於室南隅。婦仍紡績如故。俄而其夫歸，婦告之曰：「深更不返，席中人，訪汝者，想已睡熟。」其夫解視，則名捕韓昌，舊曾相識。婦人笑而致詞曰：「伯伯莫嗔奴，太孟浪，幸伯伯不復饒舌，倘絮絮然將杵斷小骨子！」其夫亦笑責之。時東方既白，婦入廚羅酒漿，作炊餅，韓乃強打精神，啖而去。自此豪氣頓淡於初云。

按先岳孔德溢公，韓毓光，早年失怙，入武庠。性慷慨，有勇力。家日落，嘗從草澤中游，與綠林輩往來甚悉。嘗得其潤餘以爲供給。一日午間，至顏家樓之關聖廟，酣睡神案下。夢帝呼之，快入城去，幹正經勾當，醒不爲異。復醒，又呼之如前，遂入城。時出示招募勇健營入伍，遂應名，隨征鳴，爾以軍功得守禦。乾隆年間，游升至粵省。軍標游擊，嘗行刑海盜，其隊兵決囚不如法，自撩衣手刃卅餘囚，無一失者。其勇力能挾八十斤銃，發機禦敵。又言曾在至聖廟中，隨班襄祀，族官輕其武職，慨然曰：「諸君頂戴紅藍，皆沾祖宗餘蔭耳。若我這官職，是冷

鏡頭熱肚皮揜得來的！韓昌等輩，皆其少年所結識者。

【平頂僧】

有貴公子某，載多金入長安，忽忽與馬時露倉皇之象。值巨盜十餘人，偵而隨之。公子亦疑其而靡聘。先是店中有一人居西屋中，倚門望雨。公子入見，其昂藏修偉，異之。通詢問曰：「貴客途中未遭淋耶？」客答曰：「幸而免。」公子遂邀與坐談，頗傾肝胆。二人共飲，公子忽鬱鬱不樂。客問故，公子以盜伺告。客毅然曰：「今夜公子但請高枕，吾將俟之而甘心焉。」公子起謝，就安置，並令從人皆寢。凡有聲息，勿諱。客亦閉戶獨坐，甌窗外視。月照院庭，淨洗如水，光芒可鑿毫髮。聞東壁垣間，如鳥隼飛落，乃一人踰垣入院，客窗罅以氣吹之，其人首落地。上踰時，又一人至，客又砍之。凡十餘吹，而屍已枕藉庭堦。客忖曰：「殲盜何必盡滅其口，使卽不留遺類，誰知吾刃之有餘？何如存一不必勝誅之人，令其試吾鋒之若頓。」又一人入，四顧。客但以氣微噓其頂，似切瓜一片，其人抱頭跳出，自是寂然。及曙，公子起，啓戶見屍大驚，客乃告以殲之之故。且言有一後至者，但去其頭而逸，想此人或未至死。繼出一金盒，以指匙藥彈屍上，皆化爲水。公子乃知其爲俠，厚贈之。不受，問其姓名，亦不答。送之出，客跨衛拱手遂去。後十年，公子在京師紅寺，與一僧友善，嘗對弈，往來過從，每至盛暑，僧汗流不脫帽。公子固請，僧堅不肯除。一日，又對弈，公子戲以扇柄揮之，僧帽落，見平頂如劈瓠，不生毛髮，惟斑疤，類大蓮蓬。公子笑問故，僧踟躕曰：「十餘年前，未嘗不頭角嶢嶢也。緣無行爲盜，蚤夜入人家，不知被何冷氣吹去頂皮，瀕死許久，創合，至今猶不敢脫然於王公大人之前也。」公子曰：「是某年月日雨後旅店事乎？」僧驚慄，公子曰：「我卽載金人也。茲汝已逃禪，且爲我友，不汝究矣。」遂釋然。僧每問公子，亦含糊應之。自此僧之棋頓挫於公子云。

【放鷹】

今北省有一種擅騙之人，往往以己之妻充爲嫠婦室女，待售於人；中其術者，廉其值而得之歸，不旋踵稍失防範，卽乘隙而逸，實則返其夫若父家，而其夫若父，轉至買其妻與女之門，百

般詐索名曰「放鷹」蓋言鷹得兔而鷹亦能遺放之云者有制之之道在焉直隸南宮艾姓年二十未娶值歲禱入京師爲人傭僕數年積中人產遂欲作歸計辭主人囊資市一小驢迨迨策蹇官道揚鞭意甚得也時當春暮行至獻縣界遙見新柳成行綠陰掩映道旁有老翁與一少女丰姿娟好著淺翠衣黑綢褲小白鞋坐樹根嗚咽而泣旁羈一大腹牝驢啣地上草艾驢過見之嘶鳴艾遂下騎休息向翁乞火吸烟翁擊火遞艾艾問翁何往翁告以接女歸寧者女拭淚睨艾面轉之他翁忽嘆低首艾曰「令愛歸家當歡聚何以悲爲」翁曰「客何處人」艾曰「南宮」翁曰「鄉里也客有所不知吾女適獻人某貧甚去年墜死又無兒女吾家又屢空老妻又下世今我父女無主孤魂我又衰邁不知今日明日事是以相對歎歎耳」艾曰「何不擇一婿家」翁曰「我本窮困女又在獻誰復有問蹇修者」艾曰「天下男子而無妻者多未有女子而無夫者翁不爲之急擇斯已耳」翁曰「曾娶否」艾曰「固未有室家也」翁曰「我皆井里如不以弱息醜陋願結褵焉」艾喜動眉宇曰「我方遠歸忽忽道途何以爲情」翁曰「會向前行旅店中再作計議」翁牽驢掖女乘艾遂牽驢隨其女驢後與翁同行女曼視艾艾不轉睛而翁若不聞不見翁漸落後女忽回首據鞍微笑艾以目承之無何白日西暉牛羊下來至一村墟翁與艾入旅店有房三間一堂屋東西兩夾室翁曰「僦住不必更分彼此但是一家人吾與爾東西住可耳」艾首肯女入進西間艾以行李進東間翁時出或與館人計筍豆或辦晚餐艾在室襟衣破女挑之曰「中堂有門東西何以不設」艾曰「既可同室自無庸隔閡矣」女嗤然作聲既翁入陳饌店主人持燈至翁與艾同食又分其半與女東間食艾與翁且飲半酣艾又提女事翁作醉狀曰「一諾千金何悔之有」呼女出入東室與艾成偶曰「旅中不事繁文明日歸爾即偕女至家可也」艾起欲行半子禮翁曰「不必也我醉欲眠」遂起身入西間作酣鼾艾收酒盞闔戶持燈入女乃坐炕沿視艾連點其首以足敲床棖登登然艾即解衣偃女欲接其吻女籍口不與艾曰「此天緣配定」女曰「恐是人謀算就耳」艾即與女解衣見其白覆雙乳十分酥軟可愛及解下體禪帶糾

結牢不可開。艾急曰：「安得并州快剪，割此幅巾。」既而以口嚙帶，艾即昏然仆地。蓋翁以迷藥置結上，俟其嚙臍而中之也。」翁此時過東間，扶艾臥床，取艾資，侵曉，翁起備驢，見艾驢偉，遂牽艾驢，賦其行載，命女騎，呼店主人曰：「吾婿尚寢，留其脚力，我與女先行。」主人不知，遂聽其載星而去。日至今午，主人不見客起程，隔窗呼不應，驚而入視，猶睡搖弄蹄時，醒曰：「失睡矣。」問妻與岳安在，主人曰：「令正與泰山，半夜行矣。」艾倉皇起，搜其篋，蕩然一空，問主人何以令賊竊吾金，去主人曰：「疇昔之夜，客以爲妻與岳也，今去矣，即以爲賊。倘令岳與爾妻不去，將妻與岳乎？抑賊乎？」艾不能對，乃罄其疲牝驢，掛被囊，喪氣出村。驢忽而抵西行，艾挽勒驢，奮不遵道，蹉跌而奔。艾憤退而騎之，任其往，頗駛如道，已經驪之返，則不可心異甚，過數村，不少停，約三十里，抵一莊，半掩山麓，草次數椽，驢忽入一柴門，艾方欲下，見女立院中，女見艾曰：「郎來耶，甚好，吾將與爾偕行。」艾方欲爭語，女曰：「甚毋諱，我父放鷹，常以此誑少年行旅，非止一次，我誠不願爲此，今趁我父遠集去，至暮始回，爾金在箭，爾驢在廄，我將懷細軟隨郎去，此則郎之所謂天緣配合，有非人謀所及料者也。遲則生變矣。」艾乃喜，即備其驢，隨以牝驢滿載，女與艾出村，跨鏡揚鞭上路。牝驢與艾驢俱，亦復馴然就道，遂歸南宮完娶焉。後翁半載，得女耗，來訪艾，艾告女，女即出見翁曰：「應其脫鞵，隨狗走矣，東門之故智，此後不必復想，翁其歸乎，毋落我女紅。」女遂入，不復與見。

七如曰：放鷹老翁，可謂揣摩家第一上乘，餘智皆出其下。想其操術也，常其行事也，易其用人也，則床頭膝下，不必株連黨羽，其攫貨也，則探之囊，而取諸宮，即使其謀敗也，婦口可以出走，較之白撞念秧，打絮巴種種變幻險倖，皆不若計出房中，挾此旖旎嫵娜一具，單刀直入，稍假裙帶滋味，則垂垂者自然脫貫而入，我籌亦巧矣，而翁竟何如，是可慨耳！

物

【人參考】

參之爲用也神，故其爲物也貴，所以爲非常之用者，斯有非常之寶。士人寒素，淡泊自甘，無需乎此；然或進以奉親，假以調攝，卽不能少。至今大官貴賈，在所常御。且參大內尤爲珍重，依古以來，皆有之。明季沁州高麗、邯鄲、濟澤、州箕州、并州、幽州、嬌州、易州、平州並產焉。而上黨山谷者爲最。上黨今沁州，太行紫圍山，又出紫圍參、高麗、新羅、百濟，其參結子，十月下種，如種菜法，春苗於山陰，初生一椹，五葉，四年椹二十年椹，三再久椹，四各五葉，中一莖，三四月花細如粟，蕊如絲，色紫，秋結子，類小豆，七八枚，自落。我朝獨重遼參，實乃神草，王氣所鍾，味勝力洪，他皆不及。其產地則曰鳳凰城，土人採取甚早。又有船廠，去鳳凰城三四千里，稍堅實，六七月可採。又等古臺，地處極北，去船廠又五千里，地極厚，天極寒，深秋冰雪載道，採以八九月，其體堅實少糙，而多熟，蓋產參一地，本不止於鳳廠，臺要得以鳳廠臺概之。如新城、舊城、地道雜多不一，惟以參之色光、體圓、質熟、內湛爲上。論貨不論地也。參入中土，分等第，有五六十種名目，如拔頂、紅塘、西貨、統頂、二頂、次頂、大揀、中揀、中小、熟短、中大、二修尖、太參、頂條、短兼、皮頂、糙縐、縐白、棍片、料淨、鬚條、參蘆、空紅、箱底，或以枝幹之強弱、顏色之鮮剝、皮蘆鬚末、罔不別類分標，眩人耳目，藉以高其價值。因而採取人多，滋長不及，售之者貴，用之者多，其貨遂至日低一日，其價因之年長一年，卽內府庫貨亦無久貯，皆隨收隨發，以爲匪類，甚矣人之趨利若鶩也。吾登萊一帶，游手之民，往往跋涉數萬里，偷挖私貨，雖法有嚴禁，皆慙不畏懼。其爲害也，害於苦寒，害於鴛遠，害於虎蟲，官禁種種，而惟是營求哀哉！

七如曰：「余在邊外四年，此條辨證最確，不特得之採訪，亦復親爲考據，一物一地，曾無摭飾半字。」

【葫蘆棗】

光州城外七里村，有嫗家植棗二株，熟時一道人過而求焉。嫗曰：「任自取之。」道人摘食十餘枚，將行取所佩葫蘆掛樹上，曰：「謝婆婆，意明年棗當作此狀。」後如言，今吾邑亦有此種，是誰懷其核，遷地而爲良耶？

曲阜有棗，大如杯盞，味亦甘脆。余幼時隨先君官粵之南雄，食棗有名「磨盤」者，形扁，若乾柿餅。至於樂陵，出無核棗，則人人皆至於火棗，又不知如何仙品也。

龍

乾隆十六年，肥城邱姓家，夏日與二三友坐前軒納涼，聞雷聲隱隱，陰雲四布。邱忽擡頭見西廡大震，昂首鬚角，嶄然雨驟傾注，而身已與一院圍徑相若，騰升直上，約一炊時，復晴霽，院水深尺許，屋舍樹木，了無損傷，人以爲瑞，乃於壁上鐫「龍穴」二字。

諸城某村後，有某山，山之中，大木蒼葱，有數百年者。某年秋夜，大雷雨，聞巨雷一聲，如劈山岳。其尾聲如一串金鈴，朗朗而杳。次日樵者入山，見一大樹，刮裂似大刀，斫開，中夾一爪，大如犀鬣，而且利，連以肉筋，血溚溚。僉曰：「此秃爪龍，當入牙牌譜矣！」聞此爪，尙在某紳家。

卽墨宋海月，於雷震之處，拾龍鱗二片，金色堅厚，大如蛤殼，底面有肉絲，如條筋。周如錦，贈宋試濟南，有詩云：「里選先居第一人，解名懸綴榜頭頻。山東弟子終叢妙，世上文章宋玉真。驛路槐花聯桂萼，湖秋水接天津。君行知作龍門客，昨日攀龍得二鱗。」是秋果捷。

大沽橋

沽水民某姓者，河漲，見浮木近岸，欲取之，跨其上。則鱗甲齒齒然，民知爲龍，急呼其兄於岸。語未竟，隨波去，彌漫無際，水高於頂，而身不沾濡。瞬息飛騰，不計道里，三至大沽河，皆望橋而返。以手捫之，蒼苔遍體，螺螄壘結，入鱗中，時開時閉，窺其肉，紅白滑膩，爲之摸挲，搜剔，意甚得也。居水中三日，夜，自無生理，思母而慟，因失聲。龍忽騰身擲民于岸上歸，其母哭之已兩旬餘矣。民以思母得生，誠能動物，理固有之。大沽橋，在卽墨，爲道士李常明所建，其或有驅靈伏怪之術也歟？

南山獵

東撫某公，將下某日，敗於岱山之陰，以講武事，實記勝游也。先一日，南山之柳市村農，夜歸宿

山廟中未艾，開廟外有呼殿聲。農懼，匿竈下。見數人入，執燈燭煌煌，皆五色髻，三目鬼面，抱簿皮案上。一長喙鳩形者，持小鉦，向外三擊。俄而虎狼狐兔雉鴈雀鶴，環駢而來，羣伏塔下。髻者曰：「奉命來傳集汝百族來朝撫。某纏於此，汝輩若者死於箭，若者死於創，若者鷹犬，若者網羅。」言訖，按簿而呼，羣隊俯應。旁一白狐曰：「撫軍某公，何等人也？」髻者曰：「不知也。我但宣示刑名，至於汝等之應死與不應死，撫軍之當死汝與不當死汝，吾不與聞。」狐曰：「吾聞某撫貪而殘，爲衆所棄，卽宜爲神所不佑。况又以遊戲之餘，作此鷹鷂之逐，而使者且爲之前驅，無乃不可乎？」髻者曰：「我無能也，任自爲之。」狐曰：「撫耽酒而漁色，擇一人而中傷之，使罷而不獵，吾有妹眉珠，令其今夕往縱淫之，惜無良醜投之爲餌。」旁有虎頭者曰：「我於青州從事處，得甘露一罍，殆六十甲子矣。當助爲力，成茲無量功德。」衆獸忻舞，各有喜色。髻者執炬皆出，踰時寂然，惟古柏間鷄啼啞啞，翌朝，收事果寢。又相傳開府，灘不出視事矣。

可爲耽酒漁色者戒。

【瞽者搏虎】

諸城一瞽目男子，曳杖獨行郊外，遇一虎，以尾掃其面。瞽初不知爲虎，誤以爲人之擊己也，棄杖，雙手擒之，其尾有毛，始駭大呼，虎亦驚奔。瞽愈不敢稍放鬆，相與奔。路旁有智井，虎墜，瞽仆，尾脫手。行人聞而至，扶瞽起，於甃面磕傷，窺虎納諸窰，身扼斃。

【義鳥亭】

宜興陸某，善士也。宅多樹木，百鳥咸集。亭午夕陽之頃，觀其投林，如歸市焉。更不許人彈射，遇噪震天，訊至陸，一鳥翔下，啣其首辭片紙而去，羣鳥飛散。問官驚異，刑其首者，始辨其誣。陸構義鳥亭以識異。今在毘陵地方，城內好事者，有禽言五首云：

鵲鵲鵲鵲鵲鵲聲相喚聲聲呼，南山有羊我不食，東村曬穀我不圖。大家飛入衙堂去，替我恩人雪冤苦，雪冤

苦，哀鳴衆口皆嗷嗷！

泥滑滑泥滑滑把好人受冤屈，我嗑嗑他咄咄，不把仇人快打煞，欲救恩人真沒法；拚將一紙偷脚去，飛飛飛與天公說！

脫卻布袴脫卻布袴！布袴脫卻一半破，換來不夠衙門數，打通上下誰相助？沉冤若訴還無路，脫袴脫袴，瑟瑟衙鼓斜陽暮。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堂上一呼階下匍，一聲聲屈誰相顧？陷人坑阱茫無據，黃綢被底大蒙頭！杜鵑啼老庭前樹，看看血淚如紅雨。

秦吉了！秦吉了！樹間鳴，階前噪，恩人莫上鎖，恩人莫打拷！水落石出寒雲散，青天白日自分曉！安得喚醒鏡臺前，把箇官司完結了！

平陰田怡亭言，其叔祖母，孀居，年七十餘，住樓。曾蓄一泰山紅脚鳥，六七年，能言，以籠爲巢，曉出晚歸。乾隆甲申，春風異，前一夕，鳥忽云：「奶奶，我明日出去，恐不能回來。」其祖母云：「何如不出去？」鳥云：「數不能逃。」次日，果出不歸。母思之，竟以疾終。

【鸚鵡辭】

兖州之金鄉，有太學生李某，性好音，落魄無聊，畜一鸚鵡，教之隸年而能歌，按板鉞腔，清婉合律，嘗肩負小架，棲鸚鵡於上，跨蹇驢出游，逍遙山水，得意時則命之歌，而自吹笛以和之。久之

邑令麥君子亭，強納百金以買。生不能辭，聽持去而捐金於途，歌哭盡日乃去。令得之甚喜，明日大會賓客，開筵命歌，而鸚鵡暗然不出一聲，不食數日，死任城。王生伯敏言之，因綴以詩云：「新詞自譜教鸚哥，玉笛低吹慢倚歌。倘遇垂虹橋畔路，風流爭似小紅多。人間何事足歡場？策蹇逍遙雲水鄉。曲子相公真雅韻，按歌猶帶雪衣娘。教曲經年費苦吟，相依爲命更勞心。珍珠一斛傾喉出，金谷無緣惠好音。羞向華筵唱渭城，相思一夕頓捐生。吟魂莫戀知

音者，安否難傳隴上聲」

【金蠶 蠶】

滇中有養蠶家，殺人漁利，利得亦自殺，名曰「金蠶」。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蝎蜈蚣諸毒物，聚於之，此物最靈，奉之者，凡一動一作，皆尊承而不敢稍狎於心，否將不利，暫將日變月化，形遂隱，俾其行毒，必先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人當之，中毒絞毒，吐逆，十指如墨，嚼豆不脛，含馨不澀，是其驗也。夫而後所求糧米銀錢，無不如意。然按月必蠶一人，以爲饗蠶者，蓋以其糞納飲食中云。宜良章姓夫婦亦貧，三女一子，無以爲生，遂蓄一蠶。蠶成家巨富，嘗置廝僕，多天死。初人不知，後知爲蠶，章雖多金，而門致可羅雀。乃設酒肆於蓮衢，漸亦有偵察之者，解貂人雖過門不入也。蠶之索食甚急，章於此時求之，而不得矣。章大女荷珠，已適人；二女蓮珠，三女露珠，年皆及瓜。咸以蠶，故鄉里評曰：「遂一灼不至，後年餘，其大倩死蠶也。」會有楚人畢路者，字藍峯，買於滇，爲斷苔業，三十而鰥。章欲贅之，次女將以飼蠶，畢不知，遂婚焉。畢見蓮珠美而岳多金，竊自喜，獨女視畢則點首嗟呀。畢問之，輒不答。久而荷珠露珠見之，亦如是。畢曰：「大姨小姨，何靚而黯然而神傷也？」亦不答。一日，畢入室，醉，女問誰與飲，畢曰：「是大人強以酒。」女驚，踰時曰：「萬幸！」畢次日問女，女泣，告以蠶故。「今歲蠶將及我，父母愛我，不忍割，乃以我爲餌，將得汝以代犧也。」畢問計於女，女曰：「盍去諸？」畢曰：「我不去，我死則卿活，我去則卿死，卿既不忍我死，我遂竟去以聽卿死，是爲不情，必有天殃，反不如蠶死之爲得也。無已，請就覺焉，我不之悔。」於是女爲之百計防檢，且若姊妹，亦與有維持之力。故章父母不能行其毒。然女實愛之，女欲與之偕去，而父母亦如女之防其蠶以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安，而章又急思爲蠶供日者，偶持筆槩，命畢作一札，致人。畢吮筆而書，附之去。女拍案曰：「郎休矣！」畢曰：「無他。」女曰：「含毫濡墨時，我何念不到此耶？」相與痛哭，移時而死。女悲愴甚，遂藁葬於野。夜女私往奠，窺見寒星一點，奔奔來前。女以爲燐，近女身，則畢也。女驚曰：「汝鬼也，我欲與汝偕行。」畢曰：「卿不

必爾向我死後，抵冥司，稽我並非籍中數，我將返舍，又恐岩岩者不相容。姑俟至子日，有新官過境，汝訴之，自能救我，無悲啼也。一如期，昆明令朱某直隸人名進士，道遇女案之，其家實遭金盃之害，欲去之而不得。令示期往勘，攜竹篋籠，兩刺蝟，入門，令見其屋瓦無纖毫塵土，曰：「是也。」乃啓籠，蝟出，入其家，週遭尋剔，凡榻下牆孔，稍可匿之處，莫不聞嗅。後嗅其大廳左柱間，鑽穴以下，約三時，兩蝟擒一蠱出，如赤蛇，一圍，無頭臂，大可圍，俗呼「絆之」。絆蠱，釗也。乃籍其家，章拘拷掠，其所掠，驅毒殺不可勝計。後死於獄，令乃開畢棺驗之，屍未損，以甕菜汁併死蠱烹而灌之，遂甦。女掖之歸，腸作痛，瀉三日，視其穢，而死蠱大小糾結相纏，如鎖子環。畢乃欲攜女返楚，女章之中女也，其大女孀，三女未字。章母悉以委畢，遂皆歸里。畢歸楚，有三妻焉。君子曰：「終非蠱生之幸也，得三妻亦蠱也。」

【猴 訴】

潮州刺史，署大門楹柱，皆刻木猴而飾，不知其故。古梅楊夫子告余曰：「先是市中有畜猴，丐者，豫章人，飄零韓水，嘗養一猴，教傀儡鈴索，以給朝夕。食則與猴共器，寢則與猴共處，村烟墟雨，淒其之况，憐猴者，丐而知丐者，猴兩相依，知己正在不言之表。丐有贏餘積嵬箱中，猴若爲守虜者然。一日，有無賴，丐，扳飲，猴見之，卽變面作吼，怒形聲色，丐斥之，回顧指畫，若識其不可與接者。丐固耽麴蘗，一杯在手，便刺刺成心腹交。後二丐寢處合一，猴終不釋然。嘗同往村落戲乞餘錢，則二丐卯飲薰薰，從此丐亦不復更有餘資也。每日牽擔同行，忽至一郊原，前後市塵較遠，山凹松杉蔽翳道左。二人同行，無賴丐袖石撲丐，丐應聲中顛而仆，復擊擔連揮數十，丐遂殞。猴乘隙斷鎖，緣松頂，無賴丐恨指猴曰：『毛團狡甚，幸生汝。』乃掘浮土瘞其屍，荷擔而去。蓋其醉後，曾告其箱有儲也。無賴去遠，猴下樹悲鳴欲絕，入村人戶中，長跪淒淒，頰首墮淚。人與之食，食畢復號。又去他村，如前村狀。人習而憐之，皆不忍羈繫，聽其往來，暫隨鄰人入城市，市人始異之，繼亦憐而伺之，人終不知其故。會太守出，與過猴，忽攔輿嘶號，若有所指，隸人鞭扑，猴嘶益厲。守止之曰：『毋！』令人隨之，猴悲而先導，人止則猴若招之狀。十里許，至松間浮土處，旋繞捶胸如躑躅，隸標返告諸守。守詣其地，挖而見屍，猴哀不勝。驗畢，返署，而殺

人者毫無蹤跡。守素神明，亦一時計無所出。即牽猴問之，猴不能言。守沉思之曰：「古人覆盆之下，尚爲靈冤；况屍證在前，凶身豈難緝獲？」因類以求，緣情而起，遂呼吏胥於附近會賽處，牽猴縱往聽其到一月之間，而無賴丐以丐餘資，又弄一猴，即以是猴之箱之傀儡之鈴索而招搖於市。猴見毗裂前攫豕啼而人躍，爪牙交錯於丐人衣履之間。捕者就而縛焉。無賴丐曰：「我猴戲者，何冤我？」捕曰：「有戲猴冤者，故及汝。」繫至庭，一訊而服罪，以抵太守令牽猴至前問之曰：「汝仇報矣，盍歸乎山林？」猴乃取向時傀儡衣衣之，冠冠之，如人鞠躬俯伏畢，復登大門，揭陽樓之頂，長號數聲，墜地以死。太守哀之，郡人義之，葬於揭陽樓下。故至今檻角樓頭，不飾以獅象，而猴之者，形其義也。」

按王慎旂聖師錄中，誌汪學使尹金華，一猴訴冤，與此相類。

【鷹】

泰安人李坦，性好鷹之昏鹵，懸崖自縊，取鷹雛，將至巢而繩絕，落樹歧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維谷。大鷹見人，啣肉不敢至窠，遙放肉下，坦即取肉飼雛，餘者自充。越五六十日，雛能振翼，乃製

【鷹】

蒙繫雛鷹足，鷹飛掣其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或曰：「放焉將以報德。」坦乃脫鞵使去。博山西關李氏家，蓄一鷹，最馴，見人則呦呦鳴，或作抵角狀。其家門外皆山，鷹有時出，至暮必歸，若牛羊之下來，屬當秋祭，例用鹿，官督獵者急，無所獲，鷹似鹿短小，而肉角，乃向李氏求之。

李氏不與，鷹亦如故。祭有日矣，獵者固請不已，李氏遲疑曰：「君且休，姑徐徐。」其日鷹去，遂不歸。

七如氏曰：「萬物愚於人，人愚於天，願人發殺機，物或知之；天發殺機，人鮮知也。彼死權死，寵死於聲利，禍在燃眉，身罹奔坎，尚謂彼仍愛我，迷而不悟者，衆矣！况幾先禍始動於萌蘖之氣，隔於視聽之表乎？嗚呼！此鷹智於臨江之麋，遠甚！」

【魚】

饒州商人某，過鄱陽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百餘斤。漁人索銀一兩，如數買之，投湖中。至越月，

商人挾貨歸，夜過鄱陽，遇盜登其舟，移至蘆葦中，劫其資，將刃而甘心焉。忽一魚跳入，橫膾間，氣奮鬣鱗，潑刺格盜。盜刃不能傷。俄頃捕巡船至，聞蘆中喧鬧，就而盜獲，魚亦躍入江中。商因憶救魚之事，今報德云。此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事。

【小蝦子】

有楚客買於象郡，夏月獨行山箐間；山多大樹，陰翳道左，皆不知名。客偶憩坐樹根，聞石罅泉涓涓響，倦方欲睡，又聽樹杪如蜂鬧蠅聲，舉首視有物，皆如嬰兒，首類小豆，身不滿寸，互相牽附，續續垂下，百十為羣，皆撒手飲澗畔。有沃面有漱齒，有相蕩為戲者，濯足者，觀其具體雖微，而動作罔不猶人。客異起近之，皆倉皇竄。遂手捉焉，如撲蝶蜥，共得男女老幼一十五人，置食籠中，宿店出示，土人識之，呼為「都」，又名「小蝦」，可烹而食。客愛之，飼以穀水，亦能飲啄。其一二白髮髻者，多不食死。男女一日必三配合，視其狀，與人無異。以箸撥之，則開，然亦不能誕育。一月之後，只剩一男二女，因隔其籠，使不得通。又審其左掖下皆有紅點突起，如瘰，後攜歸楚，冬寒不禁，為之製衣，輒嚙去鋪毛絮，伏暖具中，終以僵死。今其遺蛻尚存，視之如海棠中美人，嚶乾之類。雙槐歲鈔，諾臯記所載，信不誣也。因續小語數言，以贈云：「么蔑之子，難形為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於鄉黨。」

■雜記

【鄭板橋】

板橋鄭燮，興化人也。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工詩，有別裁。善畫蘭竹，精書法，隸草相雜，號「六分半書」，觀者謂其創，而實則因鍾繇碑而廣之。唐時已有草隸之說，此類是也。性偶儻，好為苟難奇僻之行，又嘗不矜小節，洒洒然狂達自放。如板橋者，使之班清華，選玉堂，搗詞給藁，相與鼓吹休明，豈不甚善？奈之何加以民社之任，顛倒於簿書鞅掌中哉！嗚呼！造物生才不偶，有才者不能見用，用矣又違其才，均

可惜也！後出幸范邑，自范而離，每多廢事。蒞任之初，署中牆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於街。人問之，曰：「出前官惡習俗氣耳。」鄭素有餘桃癖，一日聽事，見塔下一小皂隸，執板遙立，帶紅牙帽，面白衣黑，頗覺動人，遂見愛。壁有友戲問曰：「侮人者，恆受侮於人，使其行反噬之，謀倒戈而相向焉，何以禦之？」鄭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杵也。」其書室一聯最可笑，云：「詩酒圖書畫，銀錢屐股屐。」邑之崇仁寺，與大悲庵相對，有寺僧私尼，爲地鄰覺縛之官，鄭見僧尼年齒相若，令其還俗，配爲夫婦。有詩云：「一半葫蘆一半瓢，合來一處好成桃。從今入定風規寂，此後敲門月影遙。」鳥性悅時空，卽色，蓮花落處靜偏嬌，是誰勾卻風流案，記取當堂鄭板橋。」又鹽店商送一私販求懲，鄭見其人藍縷非臬徒，乃謂曰：「爾求責，吾爲爾枷示之何如？」商首肯，鄭卽令役取蘆席編成一枷，高八尺，闊一丈，剪成一孔，令販進首帶之。鄭於堂上取紙十餘張，用判筆，悉畫蘭竹，淋漓揮洒，頃刻而就。命皆貼枷上，赴鹽店，樹塞其門，觀者如堵，終日雜沓。若閉門市，泱辰，商大窘，苦哀鄭，鄭乃笑而釋之。鄭嘗因公晉省，各上司皆器重之。一日，會讌酌突泉，屬詩於鄭。鄭應作曰：「原原有本豈徒然，靜裏觀瀾感逝川。流到海邊渾是滷，更誰人辨識清泉？」詩成，滿座拂然。僉謂鄭詆誅上臺。後因邑中有罰某人金事，控發，遂以貪婪褫職。嘻，板橋非百里才也。其賈禍以才故，而乃誣之以具，冤矣。當其去灘之日，止用驢子三頭，其一板橋自乘，墊以鋪陳，其一馱兩書夾板，上橫擔阮絃一具，其一則小皂隸，而變童者騎，以前導。板橋則嵐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據鞍而告之曰：「我鄭變以焚敗，今日歸裝若是，其輕而且簡，諸君子力踞清流，雅操相尙，行見上游器重，指顧爲邊，倘異日去灘之際，其無忘鄭大之泊也！」言罷，跨蹇卽常以行。後寓維揚，以書畫稱，縉紳爭爲延譽，名重一時。有李秀才，寄贈一聯，首句云：「三絕詩書畫，」板橋按紙沉思，其下聯不得，既而啓視云：「一官歸去來。」最妙。又有名幕某，一詩誚板橋亦佳，記其末二句云：「如何乞食天寧寺，不唱蓮花唱竹枝。」蓋以板橋有揚州竹枝百首，頗涉諷讓。又自認爲鄭元和之後裔也。鄭有印章數十方，如「橄欖軒」「七品官耳」「鷓鴣」「二十年前舊板橋」皆別致。大半吾鄉朱文震所

刻。其詩鈔詞鈔家書小唱，皆手自書之，其門人司徒文膏鏤板亦精，又附道情數闕於左：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翻金影，霧抬頭月上東山。老樵夫，自砍柴，網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到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菟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爛熳頽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爐茶火通紅。水田崖，老道人，背葫蘆，戴袂巾。棕鞋布襪相廝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拿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聞說道，懸崖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樓鴉點點蕭蕭柳，撮幾句盲詞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逸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嘆龍盤虎踞，儘消磨燕子春燈。吊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嘆。七尺珊瑚警自殘，孔明枉作英雄漢。早知道茅蘆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撥琵琶，續續彈，嘆庸愚，驚懦頑。四條弦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鴈。快收拾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風流家，世元和，老舊事，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歸山去了！

【朱高安】

朱軾字可亭，巡撫浙江，有美政。外寬內嚴，以禮自律，復以禮律人。故有一檄而吏神明奉之，有一教而民父母依之，響應皆若桴鼓。雖往往有矯正之弊，人不以為非。一日途中見嫁女者極

華盛，朱公問之，曰：「秀才某妻也。」朱命彩輿移入節署，直達內堂。新婦出見一老婦，斂荆裙布，方楛棹灌地，自菜

哇來令婦人入室，琴書外了無長物。婦謂新婦曰：「我起居八座，尙安粗糲；汝冬烘家，何奢侈乃爾？大人令汝進署，將以觀我型，庶幾訓汝身也。」新婦謝而出。後歸夫家，果能相夫成名，封淑人。杭俗無論貧富，婦女遊春湖上，必不可已，雖父不能禁，夫不能禁。蓋沿習使然。朱公嚴禁之，聞其事，陽奉而陰違焉。一日，朱公馳衛至西湖淨慈寺，坐山門外，察寺中婦女百計，公選健僧百人，賦之出，說者謂朱公此舉，大不近情，百人中豈無恥以自盡者而竟不然，數日後，但聞閨中語曰：「朱辣利好惡謔也。」公江西人，辣利，俗呼禿也。會郡亢陽，自夏徂秋，井泉涸竭，餓。大人請詣天竺迎大士入城，乃雨。公曰：「大士不知何許人，又不知如何如神，既曰菩薩，當必普救衆生，何庸以一請爲榮耶？」不許。郡人莫之爲計。有道人許姓，能符術厭勝之道，從京師來，夤緣出入宮掖，遂號真人。適至杭，郡人曰：「真人至，旱魃不敢爲災矣。」暨請公敬禮之，公曰：「爲民請命，苟有利，死生以之。况區區下禮之微乎？但恐未必然也。」不得已，具旛蓋親爲控引，而道士驕姿傲慢。既至壇所，盛設供帳，自且至夕，公立壇下。道士謂公曰：「爲汝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當足否？」公以手加額曰：「幸甚！」第見百姓雲屯，觀者堵牆，三辰雨不降。道士曰：「此地災沴，由撫軍獲罪於神所致，爲汝再請七日，當有雨澤。」公唯唯曰：「罪在軾一人，百姓何辜？」如期不雨，公曰：「真人將奈何？」道士曰：「天慳未破，非人力所能回，且請去。」公勃然大怒曰：「左道之流，妖惑實甚，須當立斃。」命左右曳下壇，杖四十，血流臂股，並置俎上，曝烈日中，人皆咋舌而言曰：「我公不請大士，雖不得雨，無後災打殺真人，禍乃不可言矣。」羣掩面不敢仰視。公乃焚香設席，虔禱其詞曰：「竊惟官以治明，神以理幽，官不職而殃民，則罰隨神不靈而災民，則祀絕。茲屆夏秋，十旬弗雨，土焦禾稿，神豈不見？四野老幼，盈庭哀號，神豈不聞？不見不聞，何貴爾神？汝竟忝然廟貌哉！今撫某與汝神約，一日之內，速賜霖雨，甦百物而救萬姓，神之靈也。某之幸也。浙民之福也。不然，則塊然土木，撫某將率衆而絕汝神之血食。」祝畢，忽而雲渦四旋，雷電交作，甘霖沛沛，平地數尺。士民皆長跪泥塗，歡聲騰沸，與雷聲互應。擁朱公下壇，儀衛前導以歸。後羈一囚，壁而隨者，則俎中真人也。乃知朱

公精忱格天，甚於剪爪災，驅萬萬矣！後公撫晉，晉方災，公至，一祈即雨，晉民歌之。

袁碩夫

袁猷壯，贛之七鯉鎮人，字碩夫，故夫曰庸，又曰石樺，圖號行川，又號榕楸（其村瀕江多大榕）。

吾春舫業師長子也。少我一歲，垂髫受業時，共筆硯，一寒暑，碩夫庸於才，又懶且遲，不修邊幅。師督之嚴，乾隆庚寅，吾師設教庾嶺道南書院，每課碩夫終日不完卷，又潦草任意。師曾握其髮，擗石礪上，頭腫起若胡桃，慈受之。壬辰，師出宰粵東，多大邑，有能聲。吾師磊落負奇，不務纖嗇，好揮霍。碩夫以庠主，不獲隨任，自太師母及師母眷屬，俱往。碩夫獨留一妾伴處。嘗日不舉火，甘藜藿。歲至粵，省視一次，布衣破襪，終無貴介氣。將告歸，必多索銀及布，其餘玩好，及廣之羽毛繭網珠玉沉檀，一切無所取攜。大非吾師意，閩署人咸笑大郎君太儂角窮措大氣。及其歸，以銀計息，布稱是，貸諸貧乏，日會而月計之。又糴賤糶貴，權子母。如是者十年，碩夫本素封，得此以益，家愈饒。惟其財之裕也，故其心之慳。余辛丑過贛，訪碩夫於家，喜甚，留兩日，作竟夜抵足之談，餐用餉狸小魚，馬齒莧菜，若隻雞豚蹄，固末之前聞也。壬寅，師疾卒於官，家口甚繁，指初不知所爲計。太師母與師母及眷屬扶輿歸里，百十人，是日內外數十席，筮箸匙，不計數。卽晚，百人需百床，皆取諸宮中，不缺一。既觀其倉有餘穀，篋有餘布，園圃多蔬菜，池塘魚蟹，不可勝食。若吾師宦囊中攜歸之端溪硯田，不可耕而耨也。英德美石，不可煮而食也，書冊畫卷，不可寒而衣也，相與束之高閣。夫然後一家之人，皆食大郎之食，衣大郎之衣。迄於今又十年，恆取給焉，無所匱。戊申，碩夫舉於鄉，其二弟堂博學，例爲州丞，三弟域，幼入邑庠。碩夫三子，獻禮亦諸生，獻祐業儒，黑狗稱其善持籌之妾所出也。乙卯，公車與卽同落第，留長安，昕夕往還，嘗備述其家事。次年春二月，病於京邸，無親故，余視其湯藥，二十五日，遂捐館焉。嗚呼！吾師猶父也，師之視予，猶子也。碩夫弟也，今其死，焉能不慟傷其棺槨諸南城義園，咸我殯，並書致其家來搬柩，跡其生平，了不異人，然矯情勵俗，甘淡泊以成家，有足多者。余特書之以代挽章。

【簡

翁】

學之甘泉先生，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二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先生不受，延翁思

義堂上東西坐，以賓之。傾談，甘泉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北面事之。遂轉而受業於翁。甘泉時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有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違，致禮於布衣之一老，誠爲有道之風。時有黎養真者，年八十三，黃慎齋者，年八十一，吳藤川者，年八十，皆游甘泉門下，稱爲「三皓」。有歌云：「養真慎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吾門。」而袁教授郵亦年七十，與慎齋同駐。甘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皓首龐眉，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一圖曰：「師弟六老人。」後甘泉至九十五，復開講龍潭書院，又有鍾景星七十二，張春崗七十三，開講時皆雍雍侍側也。

【柳孝廉】

青州府諸生柳鴻圖，夫妻完娶，值歲歉，不能謀生，攜妻就食於外，繼且結衣行乞。而乞者又多

如蟻。一日，夫婦飢甚，相抱而哭。婦曰：「盍鬻我，汝得生，留我，則併死，無益也。」柳感慟，莫知所言。但搖手而已。俄見有小車，載男女數人，蓋販人者。婦曰：「推車大哥，我夫婦飢，願鬻身以就食。」車者見婦美，乃曰：「問爾男子幾何值？」柳泣不能答。婦曰：「得十緡則隨汝往。」販者曰：「不值，五緡則可。」路傍人見而德之，得八緡。車者遂脫貫出。婦負鑿置柳前曰：「我生幼少，父母愛我，呼我一捻金，孰知竟成今日之讖。柳郎，柳郎有此則生，無此則亡，但無虛生，爲前人光鬻妻活命，過時莫忘。」柳號曰：「以妻之貌，何所不可？我今與妻遂永訣於斯耶？抑尚有重逢之日耶？」車者促之，兩人相持不捨。車者擁婦上車，推柳仆地，輾鈴而奔。柳望影失聲，孑然挾資，嗚嗚以北。婦車行數日，問價者頗多，販者又奇其貨，遂不得售。一日抵新城，一村有王鳴山，武生也，家殷實而性慷慨，事母最孝，鄉里畏敬之。年雖災，而是村賴王得安。於村口開一旅店，值販者來投宿，王見婦舉止非賤流，且悽惋，欲動人憐，王知其爲販，而恐其流於娼也。王問販者曰：「若女有姿？」販者曰：「相公如愛好，何不留之？但得如本價，不敢望倍利。」王歸告母，母不許。王曰：「兒非愛其貌，實憐其人。母盡女之，以爲保。」母點首。王至店見之，告以爲妹，故婦感謝。王以二十緡得之，王母遂視如女焉。後欲爲女婚，女不從，願以老女終事母。王母亦樂得膝前煦

嫗云。當柳生之北也。欲往關。蔡不許。出復還東。是夏麥大收。遺穗於道。乃爲人傭。踰年還鄉。迤邐東歸。至新城。亦宿於是店。柳固窮。一身外了無長物。夜雨達旦。積水滿院。不能行。柳擁篲爲之糞除。值王生至。見塔前如洗。喜曰。那個人掃得除中無一點泥。柳曰。雨後早起無事。故洒掃耳。王生曰。汝何處人。柳曰。我姓柳。青州人。自早歲離家。今欲作歸計。王曰。想富貴還鄉矣。柳曰。如此藍縷。何相謹耶。但謀得一枝棲。亦隨處可安身也。王曰。汝歸計既未決。盍爲我店中料理完事。柳曰。固所願也。王喜。即令其居櫃前屋。日則潔爾舍宇。暮則安彼行旅。又識字能算。王倚賴之。乃不以備視柳。而柳竟以兄視王。稱莫逆焉。如是二年有餘。無事時。柳猶呼唔章句於夢魂雞火間也。歲次戊申。鄉比。柳詭言於王曰。弟欲還鄉。一省家門。往返約可月餘耳。王卽爲之治裝。衣履悉更。復厚贈之。柳別王。就道。則易東轍而南轅。至省錄遺。場事終。返王。以其自青州來也。時將重九。東省揭曉。多在三四兩日。柳屈指心忤忤動。是年新城落科。故無耗。越日。聞傳榜。首出壽光。柳不憚。出村口。蹀躞於大槐蔭間。遙見兩人喘而來。坐樹根。柳視之。似傳報者。柳心癢。問曰。二位何往。甲曰。自青州來。乙曰。休題起。時晦至此。言之恐人訕。費盡手眼。謀得一新舉人報。星馳往青。四覓並無其人。僉曰。荒歉攜家。不知所往。豈鬼也耶。柳忖踰時曰。日之夕矣。盍入此室。我逆旅主人也。二人從之。入村店宿。晚時燈上。柳攜壺酌來曰。二友邁行。盍飲我一甌。穉糲。以消煩悶。兩人起謝。遂同飲閒談。柳復煨一壺來。皆酣。柳曰。適所訪青州舉人。其姓伊何。甲曰。柳姓。柳曰。汝報人將何爲據。甲曰。有草榜。剪出壹條者。柳曰。乞借一觀。甲若悵。乙曰。至好相示何礙。甲解纜開摺。以示。柳拭目曰。第四十名。柳鴻圖。青州府廩膳生。柳觀罷。悽然淚下。如雨。甲曰。兄何悲切爲。豈族兄弟耶。柳曰。非也。乙曰。豈堂子姪耶。柳曰。亦非也。蓋族兄弟之弟兄堂子姪之叔父耳。兩人起曰。然則新舉人乎。柳曰。慚愧。衆人皆譁。王生至。問柳。柳乃細述。赴省僞作歸計事。王大喜。安置兩捷人。奔告母。母亦喜。乃爲羅酒漿。村之中。皆賀客也。一日。母與女在廚下置饌。饌柳。捧盆者入廚。

曰：「柳夥在此二年，竟不聞名。今貴矣！皆知其爲柳鴻圖。」女聞之，失箸。母忖曰：「此女誓不嫁，今聞柳名而若驚，豈以顯者動心耶？」晚王生歸，母問曰：「柳夥有妻否？」王生曰：「家尙無焉，得有室。」女曰：「是青州人否？」王曰：「然。」至夜，母謂女曰：「自兒隨侍我二年有餘，頗稱孝順，卽親生女，無以過此。但筵席百年，終有散期，趁我暮年尙在，眼看汝尋一佳婿，我亦瞑目無執前見。若個人家，女兒在閨中老者。」女固深沉，已審其爲柳，又不欲直言，但曰：「惟母命是從耳。」母告王，王告柳，且重以母命。柳曰：「生雖甚于死別，凶荒捐棄，臨別數言，依依在耳。我今得續佳偶，恐人在天涯，不勝白頭之歎。則男兒薄倖，莫爲我甚！」王曰：「鸞膠再續，爲無後計，兄必欲膠柱鼓瑟，作抱橋之守，倘果琴碎人亡，則終身留無涯之憾，又孰重而孰輕耶？」柳曰：「恩兄之言，加以老母之命，敢不謹從。猶有言者，萬一珠還璧合，尙望不締公稍屈一座耳。」王反命，母領之，而視女。女曰：「俟到其間，再作商量，未晚也。」王卽店中設青廬焉。至日，彩輿鼓吹，女著錦帔，至撒帳，喚盞，諸嫂姨俱來。柳簪花冠帶，爲親揭紅蓋，婦見柳，喜動顏色，不覺嗙然有聲。旣而止，諸嫂見之，以姑不識，羞歸告其母。柳固未近，亦私以爲何其貌之似我妻也。及晚，客散入室，柳執燭前，婦掩面悲慟。柳執其手，驚曰：「卿真我前妻一捻金耶？」婦曰：「郎固無恙乎？」柳大慟，繼復挑燈話舊，細數離懷，悲喜交集，眞若再世。及晨，侍姬撲被，第見鴛枕，波紋瀆瀆盈尺，將不知其濕從何處來也。柳乃衣冠見王，長跪謝曰：「吾兄恩義，令我刻骨鏤心，此並非當時楊裴諸公所可比擬。」王驚問，柳夫妻始告以破鏡重圓之故。王母知之，亦怡然曰：「吾固料女之不苟笑也。」後柳居新城，王爲之攬生徒，設教於鄉。憶自五十五一兩年，東省各府旱荒，苗枯棉槁，杼軸爲空。民皆束手待斃，國家蠲免之令，賑濟之事，儲禦之練，靡不周詳，較之前古，實所未有。而野中餓殍爲狗齋食者，仍相望不絕。嗚呼！「救荒無善策，誠哉是言也。」又復鬻妻賣女，比比皆是。官府知之，而不禁蓋鬻之則妻女去而父母與其夫獲生，否則終爲溝壑鬼耳。是時草根麥蔓，每斤十錢，市中有貨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爲羣，沿村奪食，夜則放火。故日未哺，卽錮戶，通宵不得安靜。如柳生之幸，誠

千萬中之一耳。

讀之悽愴動人。

世有恩誼如王生母子，當錄金事之。（傅聲谷）

【小 黃 梁】

晉人蔣仲翔，年二十，登進士，入翰苑，轉黃門給諫，以廉直著。不避權貴，輒加彈劾，滿朝側目。出使豫章，廉訪使，遠之也。蔣行至嚴州新安江上，水清舟逆，潭不掩鱗。李白詩「青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游子。」即此地也。乃命奚奴出佳茗，以石銚汲江水烹之，坐觀蘭陰富春山色，掩映篷窗，一時神與俱往。遂隱几而臥，忽覺一身已在蒼蒼翠翠中，煙波江上，日暮低徊，正值問津無自，而一葉扁舟，款乃隨水雲盪出。蔣急呼之，舟抵岸，蔣登舟，則十六七一女子，姣好無比，載之而去，至一深潭峭壁下，女維纜入艙，問蔣何之。蔣悅女美，以無所歸，棲告。女治饌烹鱸鱠，相與勸飧。無何，月上斗牛間，照徹波光，皎皎如鏡。蔣問女子名，女曰：「奴名翡翠，生長新安江上，打魚爲業。今得郎來，相與垂綸，把釣，當不讓鹿門雙隱也。」蔣喜更深，女下簾，相與就寢，布衾竹枕，共效結構，真如魚游暖水，歡若平生。寢曉，女起，蔣臥視之，見其凌波作鏡，理髮如雲，掠水盪盪，天然百媚，繼復晨炊，黃魚白飯，香可鼓腹。鏡日無事，繫懷，或於水際一竿，靜消清晝，時則得魚，鼓鬣揚鱗，滿筐金碧。女以河水盪盪，煮之，味無上品。餘者蔣攜入市，換鹽米而返，從無匿日。踰年，翡翠臨蓐，生一女，呱呱在懷，又生一子，女曰秀娥，子曰雲上。雖浮家泛宅，而往來只在嚴瀨間。蔣固漁，止知漁，並不知漁之爲蔣也。會春暮，翡翠攜子女入山，劇筍，蔣獨坐船頭，掀鬚自得。乃歌曰：「富春山中苦筍生，子陵灘下鱸魚多。風掀笠，雨拔簷，月明歸去笑呵呵。」翡翠歸，野筍盈筐，佐以魚酒，醅醕放適，正復不知人世事。又有廬西老漁翁，亦有一子一女，遂各爲婚姻焉。自此兩篷齊掛，雙槳同搖，盧塘月港，於以不孤。又一年，而舍館弄孫矣。忽聞水沸之聲，豁眸驚寤，正奚奴火扇初紅，蟹眼翻花際也。蔣悵悵若失，而兩腋風已勝於七盤後矣。嘗語人曰：「四十

年如炊黍，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一切向平婚嫁，利欲縈懷，盡是危磯禍水；何若逍遙苕雲，武陵源，可指迷津。古人濠濮間，想其會心不在遠也。」蔣從此頓忘世情，絕意功名。一年風憲，與人無忤，告歸作林下翁，曾以是夢記曰：小黃梁。

此條在任城和希齋巡漕行館，作記室時稿。

【呂公子】

武進呂公子，父爲宮保，家財盈溪壑。父死，公子享其豐，不能安，謂人曰：「人之所少，我何爲而輕財好施，求無不與。時人呼之爲『小春申』，而揮霍任意處，雖曰豪舉，皆出奇想，蓋以速貧爲愈也。當時食客頗多，方丈讌飲，動費萬錢。有客善吹，席間忽墜其羊脂玉笛，客窘，呂曰：『久不聞此碎玉聲！』遂相與縱談如故。一日園中海棠將開，呂顰眉，獨倚亞闌，諸客曰：『公子何爲？』呂曰：『春愁沒可奈何時！』諸客皆述所好以進，呂悉見，慣不辭。一客忽附耳笑而云云。呂鼓掌曰：『可以作一日消遣矣！』即致書各大官，便降西園，一賞海棠之盛。當道諸公，非出其門下，即是呂門客，故莫不承召而至。呂固屋宇宏深，逐客入三進，諸從者皆不得入。惟主賓數人，東西升降而已。至園中，但見海棠十樹，紅如車蓋，樹下羣女百輩，皆短衣團綉，執刀雁行立。客曰：『何用女戎？』呂曰：『非此不可以爲歡。』登堂設臬，比呂踞坐曰：『命免冠！』客愕然，衆刀簇擁，環向如蟻。諸人皆免冠。呂曰：『更巾幘衣。』諸人遂皆更巾幘衣。呂曰：『歌以侑觴。』諸人以為未嘗肄業及之也。呂怒曰：『殺無赦！』衆女以刀扼其吭，諸人懼，有爲之歌鹿鳴者。後一人作靡靡之音，如效侏儒舞，則司馬白公也。呂大笑而起，乃親爲加冠於首曰：『賢者而後樂此，老夫亦聊借爲娛耳，幸勿罪。』諸人不敢言，遂大設醴醕。諸人出，羣切齒，其謀呂氏，若甚於季文子臺上之羞，將不移晷也。及歸，其事皆癡，詢以故，蓋呂當宴客時，已載厚幣往，候其出而賂之。及讌歸，而金已在笥矣。呂嘗游瞰江山，令多人撒放金箔於峯頭，呂坐松風臺，置酒臨江，玩其迷漫炫爛之景，號爲『金雪』。自辰及申，猶霏

罪不止。嘻！如呂氏之所爲，豈呂氏之所能自爲？蓋誠有大力者，驅而爲之，以深明夫聚斂附益之爲作牛馬於兒孫者，徒爲多事。是呂氏之散金遊戲，其智不在中人下。說者多愚之，孰愚孰智，必有能辨之者。

【邵嗣堯】

國朝邵嗣堯，山西人。庚戌進士，勵志好修，備室不愧真君子儒也。初爲北直清苑令，剛正不阿。妻子來任所，公不許入城。賦詩以卻之曰：「看罷家書意惘然，紛紛相勸置莊田。狼山不捲千

年畫，雞水新栽五畝蓮。擊鼓登堂眞說法，燃燈獨坐參禪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妻子閱詩，仍歸故里。後公擢御史，督學江南，今崇祀北直名宦祠。

【邵士梅】

邵士梅，字暉暉，濟寧人。初生時，能言。邵父母以爲怪，灌以辰砂，邵遂不言。及長而慧，讀書能記。娶妻岳氏，合卺之夕，其嫂夜潛聽之，小夫婦絮絮叨叨，如遠年久別，枕邊舊語云。兩人最相暱。

愛，餘視之皆客寄也。順治辛卯，舉於鄉。癸巳進士，謁選得登州教授。一日，檄署棲霞教諭，甫入署，有二老秀才來謁，便問齋夫：「二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脗合，相與握手道故。問曰：「貴莊之高東海，猶在乎？」二生愕然曰：「庚死二十餘年，止有一子，先生何以知之？」邵曰：「故人也。」先是東海爲里正，素無賴，然性豪爽，好義輕財，有負租而賣女者，高卽傾囊代贖。又嘗私一娼，娼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拷掠，高不服，尋獄歸。高死之日，卽邵生之年。邵夫婦在登，嘗恤其子，爲之置田宅焉。後邵妻病篤，告邵曰：「又將別矣！死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蕭寺繙經，尙當重結絲羅也。」一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家，居無聊，有同年某，爲館陶令，因訪之。出游郊外，至寶相寺，寺中有藏經，邵憶妻語，繙閱良久，忽聞人曰：「寺後河水清泚，可玩。」邵卽至寺後門，見隔水盈盈，河濱籬落，可指數。視第三門，頤啓，一垂髫女，約十五六，對邵若有低徊之意。問之，果董姓。邵歸告宰，且自述其異。遂訪之，董姓云：「其女知前生事，年十五，不字人，惟待濟寧邵進士來。」遂娶焉。覲面時，邵猶不敢，一見如故，而董氏視邵之斑蒼，更懽若忘年交。岳氏未育，今董氏生二子，又十餘年，董病又欲死，復與邵訣曰：

「襄陽城王氏門前，有兩柳樹者，君來訪我於此。當再作夫婦。」邵撫之勸曰：「一再至三，從古罕有。今年踰半百人壽，幾何行將就朽。縱使餘喘尚存，齒豁髮落，何以爲情？且月老紅絲，豈真爾我如意珠耶？」妻不謂然，固盟而逝。邵後自都中返，六十五歲，無疾終。後襄陽王氏有女及笄，求婚者日盈於門，父母欲許，而女嚴拒之。城中亦有邵姓，楚世家，其小公子，隨父母游岷山，歸，媼僕輩從過王氏門，見二柳樹，各子竚立，攀條泫然，且欲入其家，媼攜之入，王姓見之，嘆以果餌，咸因公子幼稚，呼女出見。公子曰：「卿怎不似館陶重會時乎？」女驚泣曰：「不料郎君已再世矣。」相與痛哭，家人異焉。由是公子日夜號泣，思念王氏。父母以王氏長七歲，不願婚，公子欲之，父母不得已從焉。公子十五而娶，氏已年二十有二。王氏言邵三世性情，微有不同。今生獨貪麪藥酒，後人嘗問邵前世事，邵每言至夫婦重聚之故，其言即止。至一日，大醉，告人曰：「冥曹姻緣簿，載我夫婦一節，因裝砌時釘入夾縫，曹掾翻檢忙，迫往往遺漏。故由我兩人自爲之也。」王氏於屏後竊聞，及邵歸，大咎之。邵亦悔之不及。邵夫婦自此常相廝守，唯恐他生不卜，再聚良難。遂絕意功名，蓬蒿終老。王氏享壽八十二歲，邵享年七十四歲，二子六孫，計此生完聚以來，六十年中，未嘗一日相離。即濟寧之故地，亦不若棲霞之再到矣。余在勛陽守，恆德姪署，客有襄人徐子，爲余言，因取留仙漁洋竹垞所記，總而成之，更增補其說。

【賈秀才】

魯南歉歲之餘，疫流氓戶，濟寧魚臺尤甚。寧之西鄉賈氏，聚族而居，曰賈家海，有賈文學者，饒集，耿姓莊戶，夫姓半百，一女名改姑，字同里，岳家作媳。家皆殷富，時改姑忽遭疫，舉家張惶，旬日之間，百醫罔效。至夜奄息已絕。夫婦痛切，嬌生岳姓亦來吊唁。其母撫其胸，有微熱，守之而哭。至更闌，忽聞女腹作格格聲，其母驚視，則目睫已若轉動，四肢皆溫。父母喜出望外，闔家環視，母掖之坐，女左右顧，作呻吟聲，忽躍起曰：「我賈相公也，何貽至此？諸男女惡混，還爲？」其母曰：「兒勿勞，初甦語迷，謔尚不認父母。」女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耶？我將返。」

其母灌以湯，女潑而不食，強而起，行動儼如男子。而自顧足纏髮挽，不覺詫異。因復坐，默默思想，終夜之間，母姊姊妹交床疊枕，不勝厭煩。繼欲溺起，亦不似初，因大悟其前身借壳也。晨興，奮事皆不能辦。諸姊姊爲之，習以爲常。女一日告父母曰：「母若父，非我父母也。今我實借女身以爲身，敢不以女之父母爲父母乎？」言訖，嗚嗚。父母異之曰：「然乎信乎？始吾女也，今更有子道焉，不庸愈乎？第爾已委禽於人矣。此曹邑也，去汝家三百里耳。予家耿姓。」女曰：「前身以疫死，而家之病疫者，殆盡。天命至此，復何可言？」事父母頗醇謹，達禮無前。女嬌養之習，漸經家務，耿賴之。岳姓知其事，尤喜，催儻瓜期，而女轉多難色。既而締姻合，雖女其形，實男其心。床第之間，並不解裙帶，味無一點脂粉態，往往搦管咕嚕，酸措大氣，卻有時流露。夫婿青年，女代塾師教之，而變化之權，更自易易。蓋自善誘者深矣。三年，其婿游於汴，後爲培納妾，生一子。二十年，婿貢滿，秉鐸屬，攜眷往，道經浙上，而賈生已半老。佳人入其鄉，尋式里居，遍問故人，街衢井巷，悉所舊識。曰：「我故庠生賈文學後身也。」里之中黃髮台背，是當時徵逐聚首者，尙一二在。言及己事，一毫不爽，因競傳其事。

七如曰：「兩世之事，古亦誌之。獨異乎賈生以巾幗師儒，能成孺子之名耳，豈偶然哉！」

【賣菜李老】

蘇有賣菜李老者，一夫一婦，儻樓而居。隣巷多富貴，獨李老一傭介乎其間。三十年倡隨，如比翼，從不聞有詬辭聲。巷之中，以病廢，以貧去，以富且貴死，不知凡幾。而傭之况如常。四十餘，得一女，繞膝下。晨，妻女酣酣醺醺，李起笠而跣，持一空挑子出城外易菜數捆，如春韭秋瓜之屬，盈筐簞。一過於市，而青蚨入囊囊，儘一日度支。歸日未晡，妻女方起盥，李亦盥焉。飯後，則蹀躞山塘間，或啜茗，或飲薄醪。晚歸則小樓月上，李乃說荒唐雜劇，歡笑一時。真如生公坐石上演大法乘，又如馬鳴大士化昆婆羅，眷屬皆皈依也。有富室某，諗李甚詳，遂重其人。乃曰：「李老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我願假多金，權倍徙，則一勞可以永逸。」李曰：「我福薄，恐不能消受。」其妻聞之，喜德焉。李爲之動，領其資。於是持籌握算，碌碌不得安帖，鷄鳴而起，日昃尚不歸。女見其

體曰：「父何以不若前日之貧而樂也？非娛老計。請辭富而就貧。」李老不能納其言，而卸肩焉，竟以勞病死。又無兒，可憫也。吁！利之一途，其轉移之權，抑何甚？以李老三十年之雅操，尤且不能不改節於末路，遑問其他！

七如曰：「余作秀才時，不肯教書，嘗以筆墨遨遊齊魯間。久之，爲當道諸公內記室。歲得束脯百餘金，臘底言歸，一家八口，從無卒歲之虞。鄉薦後，心羨仕途，遂爾一行作吏，簿書執筆，僕僕塵埃。回憶曩昔襟期，不啻霄壤。正與李榮備同一失足，良可恨嘆！」

晚節極難，韓魏公真可自信矣。

【李 福】

乾隆二十五年，瀕人李福，年四旬，止一子，方五歲。家貧，詣京師，積銀二十兩。回家，夜行，路旁有一舍，燈光微露，因天寒借火吃煙。見一老嫗，守一病兒在炕，意境慘然。詢之，乃云：「孤孫兩世所係，今病危，醫者欲用參，計直二兩，苦無力。」福遂贈錢如數。及歸，見其子羸，疴如病新愈者，婦曰：「是兒病將不治，於某夜夢祖母至，予參一椀飲之，頓愈。」徵其期，正予金時也。觀囊金，亦無少缺。嘻！生我之愛，庇及兩世，無間幽明，洵深恩罔極矣。

【張 兆富】

卽墨之藍村，張兆富，幼委禽於同村之李氏女。女長於張，女過笄而張甫成童，故結褵尙遲。然與岳家門楣相望，常往來也。張母孀，無兄弟，有薄田數十畝，可以度日。當夏初雨後，母呼張曰：「爾可向丈人家借一斗豆種來耕地。」張至李家，其家人皆下田耩豆，獨其女在炕上弄針黹。見張笑問曰：「郎來甚麼？」張曰：「借一斗豆。」女曰：「做種耶？」張曰：「良然。」女起曰：「我家這地，雨後滋潤，也待耩，無豆種借與你。」張曰：「你家地，我自育種下。」女起，以手拍張曰：「小郎謔我哉。」張顧無人，遂與女狎。鄉女兒以其爲夫也，故亦不拒。曰：「今日之事，終身之託。」酒罷，張衣爲信。張不與，女強取而藏諸篋。張恐人來，惶懼奔。時方夏，止穿一袷，乃抱肩而走。不遑問豆，亦不敢回家見母。行十餘里，茫無止所。藍村官道也，往來官商，絡繹不絕。有西客乘

驟丁了數頭過，張隨之走。客顧曰：「娃娃那裏去？赤膊炎天，可不炙焦皮膚嗎？」張曰：「我失路人，父母行乞，棄我去矣。」客憐之，抵逆旅。客又細詢張，給而點，客喜收爲義子，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載之同客而西，學貿易。張能，客以千金倚之，不數年，利倍蓰。客固無家，賴張代其勞。客欲爲張娶室，張曰：「關山行旅，何以家爲？盍歸乎休，未爲晚也。」隱念老母，又恐終堂定妻，難保守室，一朝羞去，便不能歸，時一念及，如針氈之坐不寧。荏苒間，已十八寒暑。客老死，一切殯事，張亦盡禮盡哀。於是乃懷厚資，決計歸家門。垂垂囊橐，庶幾一洗前日之羞。而李女自張逸後，遂得一子，父母惡之，女乃持張衣裘，其子奔張氏之母，哭訴其由。張母認子衣，抱孫曰：「汝誠吾媳也，是誠吾孫也，撫孤而侍，婦何如？」女曰：「固所願也。」女之父母，遂無詞。張孫長，定婚於王姓家，亦饒裕。王以張母與李氏皆孀，邀其婿讀書於家。數年，張孫俊慧，大有父風，亦先與王女通焉。瓜期，擇日完娶。北俗親迎，鼓吹而來。王氏忽產兒於彩輿中，送親者皆赧，顏欲回車。張孫邀而自陳其罪，入門，張母曰：「喜得重孫。」李氏曰：「其不改父之行，是難能也。」正攘攘哄笑之間，忽一人軒昂而入，門外驟馱纍纍，見母在堂，趨前抱膝，跪而哭曰：「兒不孝，十八年出亡在外，今返家門，幸老母無恙！」哽咽不能成言。母手摩其面，審諦再三，曰：「是兒來耶？是我夢耶？」向內呼曰：「媳婦，爾男子歸家，怎不出視？」李女不肯出，母乃破涕爲笑曰：「此事我知之！然我難料理也。」乃告諸親串，又令其孫來拜父。張惡形於頰，衆親譁曰：「今日張母得子，李氏有夫，張孫獲婦，王氏誕兒，三善備，四事集，宜計日而行賀。」旁有鼓人執樂而前曰：「請設兩青廬，重筵加酒，盡一日歡，我爲一一吹笙擊鼓，以併力奏技。主人家當四倍其金錢，則此事辦矣。」一鄉之中，是親非親，無富貴貧賤，男男女女，雜沓咸來致慶，筵席排至門外，皆滿。比秋成之養社，尤有加等。是張兆富有門伯比之行，張孫又讀父書，本無足道，然論之鄉里，毋太繩拘。詩有之：「中壽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軒渠之而已矣。

只是張子擁厚資歸，遂成佳話。利之時義大矣哉！（太冲）

【野寺宿】

胡某夜行至野寺，敲門求宿。一老僧出曰：「大殿不可以假寐，東廚惟老衲獨眠一床，西廊中尙得容膝。但無牀榻，有人寄一空材，客能淹夕於棺蓋否？權當懸榻，未審客意如何？」胡曰：「我椒山自有胆，此上最安樂。即使柩有牛鳴，我何妨作樓上人？况空空一轡者。」僧喜，遂令闔戶，持燈而去。胡奮身登木，其興致幾欲歌「女手卷然」之句。無何，而目交睫，合神將離而魂欲杳，且以爲明日與老僧蓋棺論定，必謂我胆周於身矣。忽棺內作一響，胡驚覺，四顧昏黑，又響，胡戰栗不自持，頓縮板上。渾渾肉皆顫動，覺棺內亦顫動，與己身之殼鍊相互答。胡在上愈驚，而其下愈響。胡魄喪胆落，爲之滾落板下。又聞棺蓋若揭，胡奔命奪門出院，趨東廚呼僧出視，而胡已匍匐奄息，兩脛骨間猶作軋軋轉半响心定，始告僧。僧不之信，相與火視，排闥入，見蓋已起，凜然一人立其中，僧亦驚，喝而問，答曰：「我前村之寧五也。」僧曰：「胡爲乎柩中？」曰：「我病瘧避鬼，臥於此。頃聞棺上響，我固不知假寐者，我以彼爲鬼自外至，彼則又以我爲鬼從中來，於是乎我疑彼鬼，彼疑我鬼，各具鬼胎，遂皆鬼相，乃無往而非鬼矣。我聞客與我師捶門驚告，我始知其非鬼。客今亦當知我之非鬼也。我睡醒，瘧退將歸，我前村客，請安穩眠棺上。」遂去。胡視夜半，竟不能眠，與老僧話，東方既白，倉皇而行。

【生員有】

餘杭生員某，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見一青衣，云：「我乃冥府差人，有票拘汝。但汝不應路死，可速歸，待我攝完四十餘人，方來喚汝。」某急還家，而二青衣已候門外，卽辭妻子，摒擋家務，痛哭而逝。至冥司，青衣羈之塔下，聞唱名聲。某應曰：「生員有。」冥官云：「生員不是，拿者毋亦誤甚。」遂鞭勾使，一庭錯愕，乃遣某還。甦後，有年，以官事誣牽入衙，鞫訊，亦唱名。某亦應曰：「生員有。」堂上官拍案大怒曰：「汝以生員作護身符耶？」不容辨，手戒二十，兩掌隆腫，負痛還。某嘗憤恨，世道憤憤，致令斯文掃地。噫，等一生員也，豈獨能寬於冥法，而不獲宥於官刑哉？是其幸與不幸，初不在生員之有無，而在生員之自爲也。然則，生員可有乎？可無乎？近日之刁生劣監，開堂打鼓，長官畏避之不暇，手戒之說，絕響矣。

有生員可手戒，有生員不可手戒，在長官自行剖別耳。豈得以擊鼓遂概目爲刁劣耶？（傅聲谷）

【傷臂夫】

華亭錢鶴灘學士，歸營私第，工役煩苦，土木堊丹，經歲不休。有一夫，斃且不任役，將責焉。斃者其屋已瓦敗而垣頽，過者以爲墟，而我之臂猶傷而未可。嗚呼！豈今之屋有同於黃之屋耶？何我之罪適符乎往日之罪耶？學士感之，且罷工役。

七如曰：「夫夫也，一言而罪釋於己，役罷於工，兩得之矣。又非巧者王承福之論之徒，以獨善其身而已也。」

【南中行旅記】

五月十三日，早晴，飯後暴雨，點大如粟，俗呼爲「磨刀雨」。臨時霽，出歸德門，同許姓能通如坡，門仿闔式，開於旁側，白飾雕鏤，金碧輝煌，多幔績。門有番奴，目深碧，烟烟，鬚曲毛髮，類脊鼻鬚，持有郎機爲邏守，衣多羅辟支，懸霜刃，燭人毫芒。非問途已經者，不敢入其戶。重以綉帘，窗櫺悉用演鐵爲之，既壯觀，且可守禦。內嵌琉璃，大瓦當，屢滿時皆鏗鏘作應山谷響。地鋪洋氈，氈腥紅如瀾瀾波，幾不能履，恐襪生塵也。座設漆雕爲之，兩旁度手中，以革墊其一角，前向出入兩股中，几爲月形，或半圭，層層鑿菱蓉攢花。其白面碧腫者，爲大賈，冠以黑絨三叉，望類毘廬笠，繫青皂束身，大金鈕，纍纍貫珠，纒用雜色緯，通體皆縛扎，無懈處。革履纏赤藤，人謂其藤中藏芒刃云。通使言亦藤者，最貴，導以意作免胄禮。敝賓主歡，余答以揖，進金盒煙，嗅之，辛香不可耐。渠則盈掬充兩突間，噲噲不作一嚏。頃設饌器，質亦豫章，釜但金碧滿繪，五彩相煊，與時用者異。每器可容十升，盛雞匹，悉剖其頭，爪圍圖以具，不齷切。用鐵牙叉爲箸，食用麥雜以苗胡，蔗、煤塊、肉、酒具用白玻璃，晶瑩徹內外，口盎而中直。酒芳冽，余盡三器，渠噴噴喜，作指環抵唇者三。通使告余羨君能豪，繼乃散步檻廊，窮觀奇異，有樂鐘，至時則諸音並奏，聲節無訛，刻時不爽。有千里鏡，可以登高望遠二三里，能鑑人眉目。又有顯微多寶，小自鳴表，持之耳畔，如蠶蟲之啄木，又

有海洋全圖，貝多羅花丁香藤，相思鳥，五色鸚鵡，倒掛禽，獐獸，短狗之類。簷間懸水晶鏡，瓔珞露垂，風來則珠霞搖空，錚錚相擊。撞貯火可五十盞，余往來珠江，夜深則遙見之。辛卯，都中亦見此。門有懸旗色，用朱紅布地，作文股者，是賀蘭賈也。餘處未觀，日將暝，遂返，續遊竟不果。

【早 魃 辨】

詩大雅「早魃爲虐」朱傳云「旱神也」。未聞有人死爲魃者。山海經載黃帝征蚩尤，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帝乃召女魃止之，遂誅蚩尤。神異經言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

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又名「旱母」。遇者得之，沒溺中乃死。旱災即消。此亦誕語不經。然要未有以死人稱魃之理。山左鄉愚，每逢歲旱，輒於新塚上微濕者，卽以爲魃，乘夜聚衆，掘墓開棺，礫其屍，碎其首。值天雨，屍主固無辭，不雨，羣議息之。此等異傳，正不知倡自何人，其流毒一至是。夫開棺見屍者，擬絞，殘燬加等。煌煌律令，罪難稍追，乃毫不爲怪，相沿成習。其間蚩蚩之氓，不曉法律，猶有可原。又有點猾者，或誑誘鄉民，陰洩私憤，更不可言。乾隆辛亥秋旱，有平原張姓妻，死甫葬，村人某，詭以爲魃，一村闕起，掘墓出屍，以繩結之，犂地而行。其夫慘恨鳴於官，官捕至，首倡者逃未獲，從者論戍。吁！安得著明罪條，遍告鄉邑，余故爲是辨，使覽者廣爲布聞，亦有無量功德也。

【述 意】

場上設豆棚一架，滿開豆花，陳几案，筆硯瓶塵，中懸「雨絲草堂」，「桂馥書屋」匾額。兩旁掛「白晝饒人聽說鬼，青天扯淡坐濃陰」對聯。

〔生三髻巾服上〕「黃葉飛來帕打頭，閉門家裏一書囚。祇今學會安排法，禿管消磨豆雨秋。老夫七如居士，山東人也。幼識之無，長食咕嚕，年逾『見惡』學不『知非』。雖是四壁蕭然，却不離花酒琴棋詩字畫，取個『如道號』，還求那柴米油鹽醬醋茶，弄得來一件俱無，倒也覺『空諸所有』。怎奈囊中無鈔之時，知便要作脚下生風之想。所以出外的日多，在家的日少。誰這一些兒清福，老天竟是不輕與人的。昨日海上回來，天氣炎熱，暫作杜門之計。且喜妻賢妾淑，兒大女嬌，八口清貧，一家歡聚。正是『大鵬息以六月，鷓鴣止於一枝，

「這也不表。近作小豆棚數卷，不免搗到豆棚之下，校閱一番，便了。」

〔北醉太平〕 生取書行唱 寂寞山家有甚喧嘩！門前幾樹鳥兒喧，一棚兒豆花。荒園鏡日無人呀！我一個著書黃葉深林下，你看這長天，那個來閒話，只恁般頑耍！

坐介 你看這豆花豆葉，紫的紫，綠的綠，開的來滿院濃陰；那太陽一點也是透不進來的，真好看也！

〔北黃鐘醉花陰〕 生唱 幾曾見錦幔花棚，消得受套和袍，臥甚瓜藤架？吃慣的淡酒兒，慢品，捧一盞火柴的苦熬茶，戴甚麼烏紗？怎似俺破方巾，任歪任斜，一枝筆，一本書，胡謔亂扯！

旦上引 「浪游客子攻學懶，中饋娘兒做活動。官人」生「娘子，請坐。」旦坐「自從官人還家之後，閉戶清閒，十分自在，把我娘兒兩口，倒忙壞了。」生「娘子忙着何來？」旦「啞。」

〔南畫眉序〕 旦唱 「頭梳粉未搽，洗手清晨入廚下，煮一鍋麥飯，饗仙洞胡麻。燒一束濕柴，是枝秋水蘂霞。採半籃野菜，比西山薇，薇這忙忙難，速刺小奩花，綉鞋幫跑來多大！」

生笑介 「其實難為娘子。」旦「我們得一刻閒，大家都來聽你閒話。」生「這倒甚好。」旦向內介「二娘，你且暫停針線，抱你孩兒來豆棚底下坐坐。」小旦「來了。」小旦抱小女兒，貼扮大女，捧茶上。小旦引「乳花香透嬌兒，哺。」貼引「芥片茶濃愛女，擎爺爺請坐。」生「你們都坐下了，待我說幾段故事與你們聽聽。」小旦坐「曉得。」貼摘豆花一枝，與小兒戲介。

〔北喜遷鶯〕 生唱 「說幾個兒孫牛馬，說一回歡喜冤家。寶娥兒惹下飛霜禾盡，丁新息候，惹取明珠真亂假；臺空銅雀猶留瓦，到不如漢淮陰求一飯，甘心胯下；陶彭澤五斗腰叉。」

小旦 「雖是這等講，那世態縱有炎涼，人心自留公道。」旦「還是守分安貧，知足常樂；我和你今日呵……」

〔南歸朝歡〕 旦小旦同唱「壺觴市不賒，吃不起鷓鴣臙鴨；春衣典沒些，穿不上綉裙羅襪；一任他江山錦片前程大，爭似俺風雪單寒處士家。何須論金谷繁華，玉堂聲價。」

生「你們談到這裏，真個一家眷屬，盡已皈依我，把那憤世嫉俗的心腸，也就冰消瓦解了。」

〔北攪箏琶〕 生唱「把悶弓兒且按下，莫管他風月在誰家，且放開笑和尚的布袋，丟了那莽八戒的釘耙。不平事莫問咱，一謎價妝豔做啞，寫一部天花，學一尊菩薩，但願他沒一個冤家，好人滿天下，祇就我吊古扳今，斬鬼封神平妖怪，都是些逢人勸化。」

〔南學畫眉〕 旦合唱「聽到這雨飛花勝，生公點石，誇普陀常在空山寺，魯門何日閒車馬，打疊起忠良孝義，大家齊向抬頭，看照着樣兒描畫。」

丑草笠持竿，提魚一尾，上「雅無酒肉會元養，却有鱗魚杜孝干。我適在溪邊釣得一尾金色鯉魚，你看天色尚早，拿回家裏，供我父親晚膳。來此也是自家門首。」打門介。貼「哥哥回來了。」丑「居來哉。」貼看魚介「母親，你看這魚呀。」丑「啓稟爹爹孩兒在溪上釣子一隻金色鯉魚來家，你看鮮鱗活跳個來。」生「妙呀！得此一物，儘勾老夫下酒了。」

〔北四門子〕 生唱「稚兒學得敲針法，小竹竿得個魚偏大。這便是子陵臺上桐江下，這便是釣叟煙波也不差。管甚麼滋味佳，器皿華，瓦盆中水煮清華，添取一壺村醪，余話直到月上山頭更鼓打，方纔去高眠下榻。」〔南鮑老催〕 丑遞魚與旦，唱介「母親，你忙回廚下調腥味，須甘滑，刮鮮鱗，防刺札，寸蔥花，妍桂攪姜，都不徹。小刀兒，須漫殺破銅兒，當先刷，饒得個壓西湖五柳居無亞。」

旦「這個自然。」生起介「我想幾年出外，旅况蕭條，今日故園風味，樂不可言。那些波濤塵鞅，真令人黯然銷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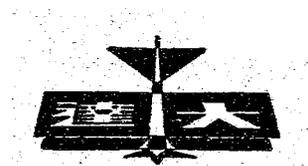
〔北水仙子〕生「自從俺久別家，把楚水吳山入夢遐。這枝兒秃毛錐，成話靶；寫張兒破瀟湘，且嗑牙。那裏是兩絲風片打秋瓜，祇弄得山空夜靜飛簷瓦。却少個東坡聽哨說鬼碧羅凹！」

旦「天色已晚，我們整備夜飯，待到月上，再至棚中玩賞。官人請！」

〔南雙聲子〕合唱「多清暇，多清暇，一家人真快活！休當假，休當假，一齣戲，皆實話。當根斂，賣幅畫，且消落照欹斜；花容妖冶！」

〔尾聲〕「七如行樂誰能寫？把自家心事直作宮商打；他年演唱豆棚圖，須認咱！」

生旦下。貼「哥哥明日你到溪邊，釣一個小小魚兒，養在缸裏，好耍子！」丑「是哉！」混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出版

小豆棚

著者 曾七如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